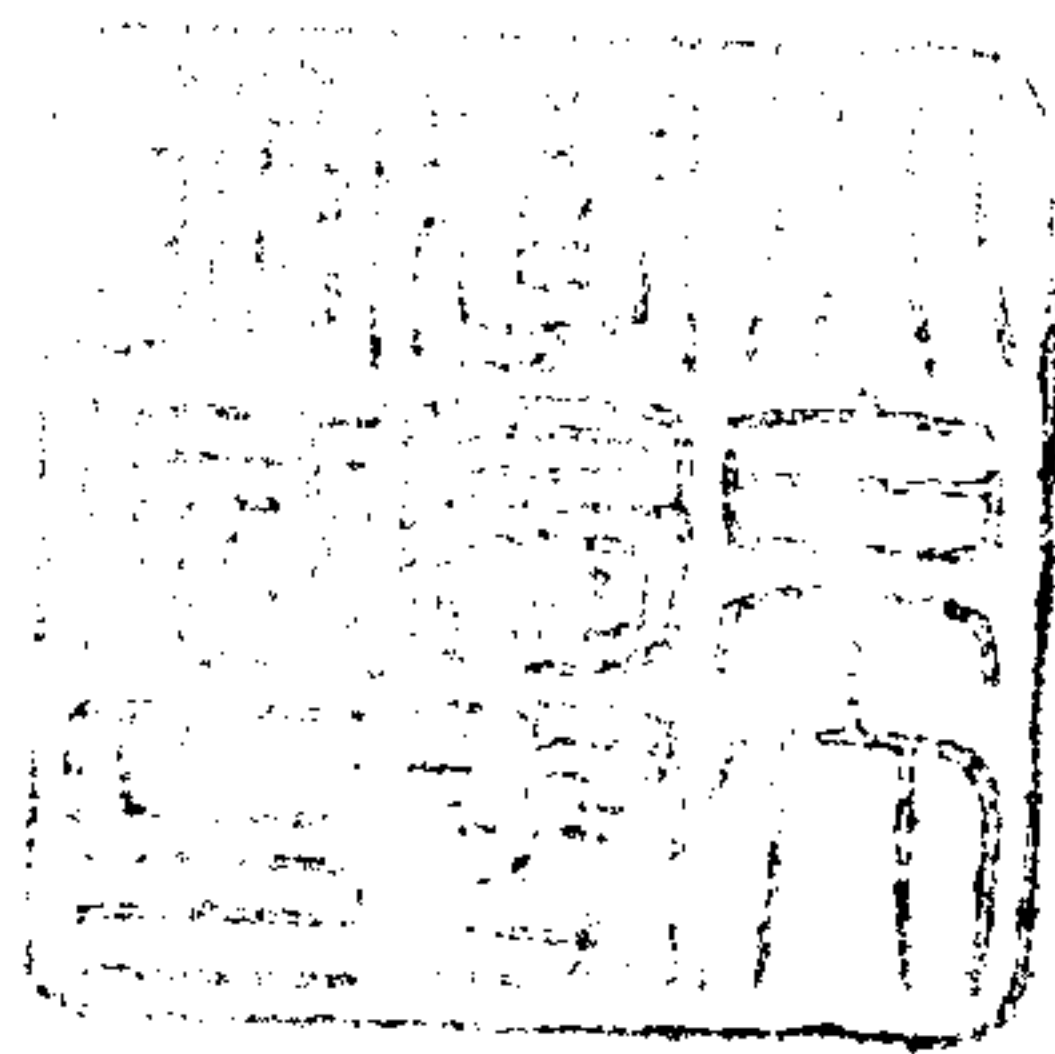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四・子部・雜家類

袖堂筆談四卷

〔清〕盛百二撰

.....一

覺非齋筆記八卷

〔清〕顧 莛撰

.....四七

過夏雜錄六卷

過夏續錄一卷

〔清〕周廣業撰

.....一三一

柚堂筆談

山東省立
圖書館藏
書箱之五

柚堂先生無他嗜好更不屑屑於章句隨意涉獵經史輒有妙悟不與世人同所著尚書釋天若干卷論者謂當與胡東樵禹貢錐指並傳其他纂述如周禮句解古文徵唐詩式卷帙甚富筮仕般陽政簡刑清一以寧靜為理劊劊之工仍未遑也蓮亟請先以筆談四卷公世雖大鼎之一鑿然已足饜飫後生矣先會大父太史公序日知錄云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若先生之學固有不謂之通儒而不得者目所共見當不以蒙言為阿好也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仲夏受業表弟潘蓮庚拜述

柚堂筆談序

袖堂筆談卷一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又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此是一貫註脚忠恕所以存誠之方以漸至于明通公溥也楊園先生曰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會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為顏會言未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即諄諄於主忠信如見賓承祭等類蓋非此無以為立

袖堂筆談卷一

德之基今人稱顏子好提喟然一嘆稱會子好提一貫之唯豈非自供其學禪乎按如知一即是誠何患入于禪也

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天地二字或恐轉寫誤易俾彼雲漢為章於天章字于天為宜不動而變于地更切也又動而世為天下道三句以分配同軌同倫同文亦可

中庸序昭穆與序齒蔡虛齋陳紫峰云序昭穆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齒輕于爵至燕毛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愚按二事判不相同

蓋昭穆所以別遠近親疎使支派不相渾也至燕毛則高曾以下子姓但序行輩年齒不復分遠近親疏矣

心中無妓不妨目中有妓君子所以矜而不爭也治家之法其上利導之其次教誨之最下者與之爭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一日克己復禮以當下言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雖有惡人偶一言一事果合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以雜之則以此一言一事上質之聖賢下質之愚不肖無不以為然也天下歸仁矣故曰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袖堂筆談卷一

三江既入蔡傳引庾仲初揚都賦見水經注二十卷入卷令本書傳或誤作唐仲初吳都賦又按仲初名闡晉書本傳云有揚都賦為世所稱亦見世說水經注以為庾杲之非也見卷十四潘水下

康王之誥蔡傳引鄭氏說五門謂雉門在庫門外與周禮圖不同蓋從鄭司農也似宜從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內

濟水為禹貢四瀆之一自黃河奪流運河改築而濟瀆遂不可見矣然按之地志踪跡猶可尋焉今張

秋鎮東北有黑龍潭白龍潭其水皆出平地此濟

水伏流之所發也東南流入馬頰水即五空橋水從運河溢出

者水經注所謂馬頰口之故道而非九河之馬頰東北流至麗家口與汶

水合明宋尚書于戴村壩遏汶入運河其餘波仍從戴村分洩北流經東平東阿與馬頰水合

是為大清河但舊瀆入海之處其故道乃今小清

河在大清河之南而非大清河入海之處也大清

河經濟南武定二府至利津入海小清河今以章

邱東陵山之懶水為源經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

興樂安至淄河門入海或謂濼水為小清河之上

流非也蓋以濼水大明湖水湖在濟南城內其泉源非一出北門與濼

柚堂筆談卷一

水合水經注謂濼水北為大明湖今古不同會于濟南城北向為陂澤

劉豫決之入小清河故至傳訛耳濼水之源即約

突泉在濟南城西南沿城北流至北水門外與大

明湖所出之水合西北流至濼口入濟今為大或清河

以為濟水伏流之所出者非也會子固齊州二堂

記甚明今山東通志有說一篇甚駁會氏非也

沂水書傳云出艾山今按發源臨朐沂山之西嶺有

南北二源南源出柞泉山北源出魚窮山皆沂山之支山

合而東南流入沂水縣境會南川水水出蒙陰縣

北之魯山逕雕崖山艾山至臨樂山受狗跑泉之

水又東流入沂故水經亦謂沂水出艾山也按鄭

氏注云鄭康成謂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三

源御覽作二泉今按地志則御覽是也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屯水

所發屯御覽俗謂之魚窮山御覽山但東南流合

成一川又云螳螂水出魯山東南流右注沂水蓋

螳螂水即今地志所謂狗跑泉也沂水南逕蓋

縣西有蒙陰縣黃鶴山水經注作黃孤所出之小沂水注

之合流南至邳州分二支一由徐塘入運河一由

駱馬湖入海

原山在博山縣西二十里一名飴山見淮南子又魏

柚堂筆談卷一

收志名馬耳山俗名禹王山頂有禹祠汶水出其

陽淄水出其陰淄川縣志以為岳陽山非也岳陽

山在博山縣東南三十里然要之兩山之脉皆自

萊蕪而來

為下國駿麗麗齊詩作驥按說文解字曰禮天子用

全純玉也上公用驪四玉一石也諸侯用瓚三玉

二石也伯用琫玉石相琫也此蓋用于纁旒之玉

亦猶之乎緜旒也然則緜旒當作冕旒之旒非旌

旗之旒

或緜或蹂毛氏云蹂黍孔氏云蹂踐其黍然後春上

有糜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祭以黍為主也按賈

氏齊民要術刈稌欲早稌黍不黏者刈黍欲晚皆即濕

踐之羣芳譜乘濕打之稌易脫稌踐訖即黍而衰之黍宜曬之

令燥稌不蒸難舂米碎蒸則米堅香經夏不歇據

此則蹂之法惟施於黍毛氏故專以黍言耳今法

用蹂而賈氏書不及者豈亦古今不同乎

既伯既禱伯或讀禱陸堂先生詩學云吉日詩注以

伯為馬祖句法不順當從說文作既禱既禱蓋禱

勦聲近而誤為伯也說文禱下注云師行所止恐

禱下注云禱禱牲馬按先生之說非也說文于禱

柏堂筆談卷一

下不引詩而旁見禱字之下悉禱字亦傳寫之誤

爾雅明云是類是禱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安

得有異說哉

又按周禮表貉之貉司農讀禱杜子春鄭康成並

讀百音又或作伯此其所以誤也漢外戚傳類禱

厥宗應劭注亦以禱為馬祭則相沿之失久矣

易首有伏羲八卦圖有六十四卦圖有文王八卦圖

無六十四卦圖而太乙數內文王六十四卦圖存

焉按亭林先生言學以詩書執禮為先而不欲以

象數圖書為務恐不墮于空虛即流為術數也楊

園先生言理明義精則可無卜筮而知吉凶又曰

五行之說盛于秦漢文王八卦圖說當興于此時

附文王六十四卦方位次第乾雷大畜大壯小畜

大有泰需夬坎蒙解渙未濟師困訟艮小過漸旅

謙咸遯蹇震巽益噬嗑復隨无妄屯頤巽鼎升大過

姤井蠱恒離明夷革同人既濟賁豐家人坤萃否

損歸妹中孚睽臨

夏小正正月朔則見傳云鞠星名也傳或云子夏按

自甘石以來諸書皆無此名竊疑為杵日星也見

且見也雜記暢曰以樹杵以梧桐鞠古通也昏參

中則正日月躔在室壁之交而杵日在危宿北距

赤道二十餘度則日未出之先晨見寅方矣星經

柏堂筆談卷一

曰杵主軍糧以近車府故也然皂以灌以浴尸危

宿主祠祀而坟墓諸星屬焉故以類相從夫杵日

二星已分見于箕虛之度又見于危者明所用不

同又按小正先言采芸傳曰為廟采也而即繼以鞠見蓋

以為祭祀之候也又十月初昏南門見夫十月初

昏奎婁中則南門方在地下之正子安得見乎此

當存疑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賦晉國以一鼓鐵以鑄刑鼎亭

林補注引王肅家語注云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

石四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按曲禮獻米者操

量鼓疏云東海樂浪人呼管子釜鼓滿則人槩之

考工記臬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

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賈氏言量金汁

入模中謂鑄作時據此則以鼓為量名亦無不可

襄公二十八年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為蛇

乘龍者是年太歲在丙辰辰為蒼龍之首次年太

歲在丁巳巳蛇也說文巳象蛇形論歲星之常度辰年當

在星紀巳年乃在元枵今以巳年之次先行于辰

年如春行夏合主氣為容氣所乘也 七政之盈

縮遲疾皆其躔度之自然占家以為失行者非也

相室筆談卷一

以歷理論之則非而占家 歲星一歲移一辰者亦

別自有法不可拘執也 就大畧言實則行一辰有餘也據今法分一辰為

十萬八千秒歲星每年平行十萬九千三百零三

秒有奇於一辰外多行一千三百零三秒有奇八

十三年即超一辰授時法亦然三統法謂百四十四年

超一辰者與今不合若一行五星議詳唐書則尤治

絲而勢矣蓋治歷與占驗固屬兩途而吉凶休咎

之占又兼六物昭七年伯瑕曰六物歲時月日星辰儒者既所弗道

術家亦秘之弗可考矣然歲星雖有超辰之說而

左傳所言歲星絕無超辰之証襄公十八年丙午

歲在姬訾二十八年丙辰傳雖云淫于元枵此偶

爾行疾度所致而仍復于星紀故三十年戊午在

姬訾之口明年始及降婁昭公八年丁卯在析木

九年戊辰仍在星紀十年己巳在顛頊之墟元枵

也十一年庚午在豕韋即姬訾十三年壬申在大梁

惟三十二年辛卯亦宜在析木因傳有越得歲而

吳伐之一語杜氏遂以為在星紀耳未可遽信分

之說諸家或且昭九年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復將

封封五十二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又傳昭

八年史趙亦云陳顛頊之族歲在鶉火是以卒滅

相室筆談卷一

陳將如之按陳之後亡在哀十七年癸亥去昭九

年戊辰正五十二年歲五及鶉火若昭三十二年

辛卯已超入星紀則哀十七年當在鶉尾與史趙

裨竈之言不符矣

土氣上騰而成雲遠望之為圓為片細視之如隙塵

牛毛歷歷似可數其不相和并者氣貫其中也氣

之升為陽陽得陰而解則自相和并積成一滴而

墜矣又陽之升也暴則陷入于陰為寒所包凝而

為雹雹每中空故字從雨下包多在夏月者蓋二

氣迭為表裏夏時地面為純陽則純陰之氣逼於

半空與嚴寒無異夏雲多奇峰陽升之暴也暑雨
着身沁入肌骨陰氣之降也電特其甚者耳昭四
年春正月大雨雹夫周之正月夏之仲冬一陽方
潛于地而大雨雹焉陽之不輯可知所謂愆陽是
也藏冰以殺其陽氣則雹無自而生雖有亦不至
于如拳如斗有擊傷人物之災矣

凡物之為所克者即為之用惟木克土故雲從龍龍
屬木雲屬土也金克木故風從虎虎屬金風屬木
也水之于火亦若是而已如夫婦之侶隨然故神
竈曰火水妃也梓慎曰水火之牡也即所謂我克者為妻財也

相堂筆談卷一

九

要之水火相反而實相成夏至純陽而一陰生冬
至純陰而一陽生心為火而交于腎腎為水而交
于心魚屬火非水不生凡鱗介之物或能有光謂
之陰火又潤下之鹹鹹之極者反為炎上之苦故
曰水火所以合也水陰用而陽體故坎為中男火
陽用而陰體故離為中女

日知錄云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云五經而唐時立
之學官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始
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
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以立按亭林謂十

三經之名至明始立殊未然蓋唐所謂九經者禮
記左氏傳為大經文多故也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書
公穀為小經選舉論語爾雅孝經附于中經百官

名為九經實十二經也太和石刻九經亦然故晁
氏石經考異序即云十二經及蜀相母音昭裔取

唐九經本刻于成都未究而國滅但有易詩書左
氏傳周禮儀禮禮記孝經論語爾雅十經宋皇祐

中田況元均補刻公穀二傳宣和中席益又刻孟

子參焉孟子于漢文時已立博士唐皮日休有請
孟子為學科書至宋時又為之疏遂并九經之列

相堂筆談卷一

十

正和厚玉楊云國朝以三傳合為一合儀禮而以
易詩書馬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并經先
經其各固立于宋時也惟以三傳合為一分大
學中庸並列為十三經者自明代始有此說
唐太和石刻今在西安府府學中先府君重修碑
林記為徐君在唐唯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康熙
七年買中丞漢補刻孟子七卷合為十三經

正義述經文作財用器械用字當補 夏官司士
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監本脫去一士字亦當依

正義補 弓人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
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石經作量其力有三參
均均者三參謂之九和按石經不字依鄭司農所
增後鄭不從者下均者參正指上三個參均而言
不必依石經增 又大和無滯其次筋角皆有滯
而深其次有滯而疏賈氏云以上參之此謂兩其
次角無滯按其次有滯而疏當依石經作其次角
有滯而疏合上下文參之自見賈氏不知脫去角
字故疏甚支離

草人注土化之法若汜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書數

相室筆談卷一

二

家汜勝爲上按藝文志汜勝之十八篇則勝之二

名也成帝時侍郎使教田三輔汜有平

元程畏齋先生江東書院講義云夫子循循善誘不

過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舍是無以爲用力之

地朱子讀書法六條總言之不越乎熟讀精思切

已體察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而切已體

察卽約禮之事可謂要言不煩親切有味

童子佩鞶毛詩云鞶珞也鄭氏云杏也按廣韻入聲

二十九葉鞶式涉切音攝一作鞶射決張弓童子

佩之又蘇協切音變鞶鞞射具然則訓珞當音攝

訓沓當音燮也釋文作失涉切失式同紐切雖異
音同

昭公三年豆區釜鍾亭林補注引毛晃曰豆當爲斗

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按此恐

非梓人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

三酬則一豆矣鄭氏云豆當爲斗者蓋以一獻一

升三酬九升合爲十升故耳劉公是七經小傳獻

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若臬氏注仍云四升爲豆

初不改豆爲斗也

襄公十八年以枚數閻杜氏以枚爲馬搯非也錢方

相室筆談卷一

三

高起枝先生云門上之枚行列釘之又鍾乳以枚數

闔倒文耳故二十一年州綽曰東閻之役臣左驂

迫還于門中知其枚數

定公九年王猛謂東郭書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陸氏

釋文云或作如驂之有靳非按詩小戎釋文引左

氏仍作如驂之有靳靳驂之外轡言如驂之隨服

爲有靳所制欲爭先而不能靳上有字不當去也

杜注以靳爲車中馬卽服恐非

鴉有二種陳風毛傳云惡聲之鳥正義云一名鴉與

臬一名鴉瞻卽云爲臬爲鴉是也俗說以鴉爲土

臯非陸璣云鴉大如班鳩綠色賈誼所賦鴉鳥是

也肉美可為羹與炙而風毛傳云鴉鴉鴉也釋本

鳥陸璣云鴉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

為窠如麻紱之刺襪或謂之襪雀又有巧婦女匠

工雀過羸桑飛諸名

校人夏祭先牧頒馬攻特頒馬即月令之別羣也頒

與班同春秋傳有班馬之聲是也攻特司農云謂

騾之按騾騾也通鑑郭崇韜謂魏王繼岌曰大王

他日得天下即騾馬不可乘況任宦官乎騾五代

史作騾

相室筆談卷一

三

朱子吉日傳云豕牝曰豕本毛氏及爾雅文也騶虞

傳云豕為牡豕文未知所出若以將為乾豆用牝

為非何不云二歲為豕乎竊以傳寫誤作牡耳一

發五豕甚言禽獸之多不必拘犧牲無用牝及春

田為蒐之說 又按大司馬注鄭司農云一歲為

豕二歲為豕三歲為特四歲為肩肩同豕毛氏伐

檀傳亦云三歲為特而七月及還皆云三歲為豕

九河既道蔡傳前云馬類寰宇記在棣州滴河北與

地記謂即篤馬河也後云樂史馬類乃以篤馬河

當之按樂史宜作歐陽志蓋傳寫之訛王氏困學

紀聞卷十河渠考一條全錄此傳其誤亦同閻何

二公亦未料出又滴河即今商河

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注云荆楚謂之擔鼓擔荷也何

荷通廣韻並有胡可切以河鼓在北牽牛在南如

担荷然自誤何為河而牽牛河鼓并為一星矣或

云乙巳占亦以為河鼓亦名牽牛不知此欺人語

耳

國語黃池之會王孫越絕書作絕書今本誤雜作確見困

學紀聞何義門云明道二年

詩序哀窈窕思賢才鄭氏云哀字誤當作衷謂中心

相室筆談卷一

南

怨之釋文云舊讀如字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按

諸解皆勉強不如直作愛字解之淮南子云兔走

歸窟寒蜚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云寒蜚水鳥哀

愛也又按水鳥

左傳哀十六年齊管修後漢書謂管仲之七世孫為

楚陰大夫遂為陰氏至陰識而遂繁昌按世本仲

至景子耐步一作能涉凡七世皆有爵諡八世至微而

衰故管修自齊而適楚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之

相君然則管氏之世祀不獨在春秋時矣夫子稱

其仁蓋其隱德所致與

閻百詩云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爲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于春秋之世則難

相堂筆談卷一

五

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又曰衛朴推春秋日食得三十五獨莊公十八年三月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爲三是也按百詩先生長于推步其所用蓋今法也昔庚辰在都下宮贊錢辛楣先生謂推春秋必用三統法始合惜當時未及以潛邱說質之筆于此以俟異日

聖人自言述而不作如克己復禮爲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古有是語故亦雜見于左氏傳又穆姜之釋隨義與文言同亦猶是也春秋之

時先王之教澤猶有存者列國大夫名卿學士猶沾沾以學爲務如劉康公胥臣叔向子產子太叔孟獻子師曠輩名理精言有非漢唐以後諸儒所可及者至戰國而其風蕩然矣蓋春秋之末其端已兆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知周之將亂原氏之將亡不有孔子集其大成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學矣胥臣諸人不能如孔子之身體完備而已胡致堂乃謂左氏但聞闕里緒言每引之而輒有更易則是聖人言必已出不許他人一知半解夫學公器也惟聖人能盡之非聖人能私之也胡氏之

相堂筆談卷一

五

見吾見其指一腔私意而已且左氏亦但就舊史爲之次叙潤色其疑者聖人猶闕之豈如今之傳

爲之次叙潤色其疑者聖人猶闕之豈如今之傳
爲之次叙潤色其疑者聖人猶闕之豈如今之傳
爲之次叙潤色其疑者聖人猶闕之豈如今之傳

爲之次叙潤色其疑者聖人猶闕之豈如今之傳
爲之次叙潤色其疑者聖人猶闕之豈如今之傳
爲之次叙潤色其疑者聖人猶闕之豈如今之傳

或以稊為稷以音相近而訛耳稊與莠寧相似乎

稊黍之不黏者亦曰糜北人讀如梅字下從黍

又說文廣韻玉篇三字互釋知一物矣明上海徐

公光啓辨之甚明而韋昭之注尤直捷特拈出之

又爾雅釋文云衆家釋衆皆為粟知稷即粟也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本義謂地上當有天字然兩

漢書所引皆無天字前漢藝文志後漢荀爽傳蓋五地之物生

各有其宜者矣

或曰濂溪太極圖有謂穆參軍之所傳本之陳希夷

又謂華山舊有石刻圖濂溪乃倒用之又謂本之

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則謂周子默契道體不由

師承將何從而可曰無不可也圖一而已傳述各

異蓋此圖淪沒于二氏濂溪從而拈出之即所謂

不由師承默契道體矣由太極而兩儀而五行而

萬物此降本流末造化生生自然之序乃養生家

則倒用之濂溪未嘗倒也石刻者名曰無極圖究

歸于虛濂溪名之曰太極圖處處是實理此正儒

與道之別凡聖人之書往往為旁門之所托如河

圖洛書算家及堪輿選擇壬遁太乙皆宗之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及知崇禮卑易中諸語修

煉者奉為丹訣又以大學正心章為火候節度其

何傷于日月乎愈見其道之大耳

曰程子生平未嘗以圖說示人有疑其偽托者信

歟曰圖說舊附于通書之後始出于程門侯師聖

傳荆門高元舉朱子發武當祁寬親得于高又得

于朱又得于尹和靖鑿鑿有據且程子易序全本

圖說有目所共覩也南軒故云程子雖不言圖說

而其說皆本之

曰朱子謂易之至極此圖盡之然易以兩儀生八

卦此以兩儀生五行五行易之所未有也母乃其

鑿枘歟曰理是一理法是活法由太極而兩儀而

四象而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此易先天之法也六

生三三而九九而八十一此三統九疇及太元之

法也卦之德方故八八六十四著之德圓故七七

四十九周易言四象周子又言五行膠柱而調處

處皆礙矣總之通其源者自能變化無窮

曰朱子謂老子以有無為二周子以有無為一故

無極太極不可分兩截是則然矣然有無猶黑白

也謂白即黑似不足以折老氏之口而服其心曰

此莫妙于游九言之說矣其言曰人生肖天地試

即人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
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但靈
源不昧下當益以萬物皆備四字

曰朱子云未動以先即爲陰然則何以先言動而
生陽不先言靜而生陰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固
不可以次第言然天下之物皆先陽而後陰如開
闢之初先有天次有地人生之始必男精先施而
後女血聚焉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即通書所言剛柔善惡中
之五者或謂上四是氣質之性中乃其正性是歟

柏堂筆談卷一

三

曰五行既各一其性人之所稟又有有餘不足是
以有五者之不同勢使然也正如人之五臟等有
得其平者五性亦猶是矣不特剛柔善惡是氣質
性中亦是氣質得其中和蓋即洪範之高明沉潛
強勿致遠致平康正直之謂也

曰或謂周子主靜之說本於老子信乎曰周子所
謂靜即仁者靜之靜孔安國注云無欲故靜樂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有
欲則不靜矣其說固非周子所創樂記之文又與
老子之語同蓋不必同亦不必不同禮失

固不妨求之野今本未嘗失也

曰主靜之說程子易之以主敬恐其遁於虛無也
然則圖說有未盡歟曰定之以中正仁義非敬而
何周子詳密程子簡括

周子圖說 性理精義已闡發無遺矣今更欲廣
爲發明未免疊床架屋然則何必多言哉乙酉六
月在歷下客猶有紉繹前人吐餘以相難者聯用
以答之如右

伯牛有疾注禮疾者居北牖下與喪大記同而公羊
傳定元年何休注作北牖釋文云或作牖按室有

柏堂筆談卷一

三

北牖不見經典惟屋社則北牖當作牆爲是金在
山先生亦云

子路宿于石門何晏解曰魯城外門皇甫謐高士傳
曰石門守魯人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
閻氏四書釋地引太平寰宇記以爲魯城七門次
南第二門爲石門孔東塘云曲阜東北石門山即
少陵題張氏隱居及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
是也太白有石門送杜甫二詩今有張氏莊傳爲
張叔明舊居因山名地因地名山未知孰是
五經旁訓不知始于何時余見舊本有萬歷乙未山

東巡撫鄭公璧重刻五經旁訓序與今本稍不同大畧相似則由來久矣張氏雲章云元休寧朱允升名從游陳櫟黃澤之門至正中鄉進士授池州學正江南北學者多從之問業稱楓林先生明太祖兵下徽州召見辭歸後連歲被徵官翰林侍講學士所居梅花初月樓太祖以御書賜之諸經皆有旁注允升嘗曰旁注之作知其覈者以為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為研精造道之要法按此則旁訓之濫觴或即朱氏矣

男女大倫也周禮仲春之月奔者不禁鄭氏謂重天

相室錄卷一 三

時權許之可乎會謂鄭氏而出此言乎內則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夫妻不可苟合妾獨可以苟合乎是教天下以亂矣蓋奔者非淫奔之謂也六禮不備則謂之奔禮不備則不親迎矣男不下女女自來就此之謂奔猶之男女年不相當而配者謂之野合也標梅之詩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毛傳曰不待聘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鄭箋曰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特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孔穎達曰謂之者以言謂女而取

之不待備禮內則鄭氏注曰奔則為妾妾之為言接也聞彼之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於君子也此可以釋奔字之義矣且奔者雖不禁仍令媒氏主之尚可謂之私奔乎又按古者女嫁最重及時不及時者禮之變也大約二十必嫁矣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也鄭氏注曰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然則仲春奔者不禁有深意矣鄭氏于此不詳注者謂已散見

相室錄卷一 三

於毛詩曲禮不煩稱也泉邱之女奔孟氏而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若其為淫奔寧賢如僖子而受懿子德州梁君志南謂會男女之會讀會計之會亦通

從來解北極者其失有四一論語爾雅疏以北斗為北極也蓋天星以斗名者三南極小斗不在中北斗七星斗斛之斗五星斗牛之斗六星以七星在三者之中最近北故謂之北斗猶之乎南極老人之非南極也一朱子北辰辨以帝座為北極也天星以帝座名者四在紫微垣者五帝內座在太

微垣者為五帝座在天市垣者為帝座在攝提闈者大角亦名帝座按神契云大角為帝座候宋均曰帝座也術家謬其說曰是四者皆居其所而不動則一天而四極矣朱子固已闢之然欲專指紫微之帝座為北極猶未盡善紫微之帝座雖在常見不隱之中而去極且十二度以此為極是仍二極矣知太微天市攝提之帝座不可為極則此之帝座亦猶是也或曰極星也后也庶子也帝也太子也天官家謂之北極五星朱子云天樞有五其二最明者曰帝座太乙常居也然則朱子所謂帝座指北極之帝星非

袖堂筆談卷一

三

五帝內座也曰北極五星者以近極而各耳星存五豈極亦有五乎帝星之不可為極亦猶五帝內座也一晉志以極星為北極也北極居其所而不動稍離秒忽即未免于動矣極星雖切近于極而不正當一點呂覽云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沈存中以管窺極見極星沿管而行安得謂之居其所或曰極星去極之度古近今遠沈存中測得去極三度強齊梁問測得去極一度強則春秋時當正合為一點似以極星為北極亦無不可曰北極北辰也以羣動之所宗而言謂之極以天壤而

袖堂筆談卷一

三

言謂之辰辰無星處也孔子言辰不言星也詩則或以七十二度為周圍之度也夫七十二度者常見規之全徑半之為三十六即嵩洛北極出地之度也北極出地隨方不同常見規之全徑亦不定于七十二若周圍之度總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自古天官家每多詭說以惑人先儒亦不免誤聽其說朱子語類有云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此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極星也動只他近辰雖動不覺又曰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居中是極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此三條最明晰大矣收此已足如再以旁說雜之轉生障翳今有一言以蔽之曰北斗曰帝座曰極星皆星名也知北極之非星則諸家之說不待辨而決矣史記云中宮天極乙常居也是指五星中之帝星不指極星又有太乙一星與天乙一星在紫微垣門曰極星一名天樞北極第一星亦名天樞

左氏廢六關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以稅行者按宣公八年公羊傳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云廢置也古通如以亂為治之類

奄人以天奄者為之非刑者也故康成謂精氣閉藏者後漢書樂巴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

柏堂筆談卷一

章

柏堂筆談卷二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漢時傳公羊者有段仲誤作殷忠本一人也王圻續文獻通考于段仲外別列殷忠下多一溫字章氏山堂考索亦然西亭王孫朱睦楔授經圖辨之日本傳無溫字乃傳寫之誤按漢書儒林傳故云蘭陵褚大東平贏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安得云無溫字哉溫乃縣名屬河內郡章氏王氏並誤以溫字屬上讀耳

柏堂筆談卷三

章

前漢書及陸氏釋文但言高堂生而其名不著後漢書儒林傳注乃云名隆不知高堂隆三國時人也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之後伏生以尚書教於齊魯之間弟子知名者二人一為同郡張生一為千乘歐陽生漢書及陸氏釋文可証也隋書志云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則張生授三字當為衍文史記有錄無書者十篇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新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列傳然則褚少

孫所補惟四篇而已小司馬索隱云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謂龜兆雜說無筆削功何蕪鄙也按索隱原文但論補書之短長初不云褚少孫補也乃張守節正義則云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三王世家刪成侯口者龜策列傳是以十篇皆褚少孫補矣

相室筆談卷二

于是晁氏讀書志亦承其謬而凌氏評林遂云景帝紀褚少孫取班書補之不及班書遠甚幾忘褚氏爲前漢人矣至陳臥子史記測義述索隱而改易其文云景紀律書元成間褚少孫取班書補之褚少孫補班書大弟之孫類川人爲其思之甚也褚少孫補班書大弟之孫類川人始沛事上武受魯詩宣帝時博士一作司馬彪云班固序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按續續一作字季則扶風人馬融之兄班氏天文志未就詔馬續成之見班昭傳而晉書天文志序誤爲馬遷續述天文志又魏收上十志啓以司馬紹統劉宣卿合爲一人曰劉紹統

史記及班書于天官甚畧至晉隋書而始備然以校步天歌則晉志缺四十八官隋志亦尙缺五官也天市之斗也宗人合二志校步天歌尙缺三官隋志有而晉志缺者凡四十四官曰輔曰天田曰亢池曰天乳曰日日天輻曰罰曰市樓曰斛曰列肆曰車肆曰帛度曰屠肆曰司命曰司祿曰司危曰司非曰匏瓜曰敗瓜曰車府曰人星曰杵曰日奚仲日月日厲石以上日十二國日離瑜日敗日雷電日土功吏日土公日礪礪日雲雨日鉄鉞日外屏日天溷日土司空日左更日右更日芻粟

相室筆談卷二

日天陰日屏日天厠日天矢以上晉志有而隋志缺者二官宗正下脫宗人天樽下脫積木隋志云兵北一星曰天乳主甘露房中道一星曰日歲守之陰陽平汲古閣本氏誤兵又歲守之上脫一日字步天歌近北斗杓三星曰三公近斗魁三星曰三師晉隋志皆曰三公又步天歌鉄鉞三星主征伐鐵鉞五星主刑具隋志合爲一誤新唐書儒學傳云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說文二語舊書無之按張參爲司業詳定五經文字在代宗大歷十年故太和初劉禹錫爲禮部郎

作新修五經壁記云積六十年崩剝汚穢泯然不鮮竊以張參為司業必已負老成宿望豈有更六十年而人猶在乎孟浩然有送張參明經詩故竹垞太史斷其為開元天寶間舉明經則恐不逮事敬宗况文宗耶

楚為掩之為司馬也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濼規假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唐劉仁軌之撫百濟以圖高麗也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途塗立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蓋國家未有根本不立可以

相室錄卷之二

四

取勝者也故仁軌富倉卒之時猶汲汲以復陂塘課耕桑為務

袁紹在河北軍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葦終以敗亡東祗請建置屯田曹氏從之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司馬氏用鄧艾之策屯田陳蔡之間開河渠增澆灌通漕運其後卒以吞吳蓋民以食為天在太平一統之時人皆相忘而不覺至割據分裂則其情見矣孟子勸梁以深耕易耨而分田制產言重詞復實戰國第一要務秦以開阡陌并吞六國雖非先王之道而六國則并此

不能矣

資融謂光武曰臣有子朝夕教道以經藝不令親天文見識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不能隋刺史蔡王智積文帝弟有五男止教讀論語不令交通賓客恐其有才能以致禍也三公可謂明哲之士矣隋文用法之密固不待言東漢之初雖視為寬厚然第五倫云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楚王之獄不出伏波所料一代之弊當時固多先見矣

相室錄卷之二

五

然卒納侯景不察臨賀王以有臺城之禍魏師圍江陵元帝登鳳皇閣徙倚嘆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果如其言使其以此等之學移之治道何至于此則二君者不反為術數之所誤乎故聖人不言

宋仁宗有寶元天文祥異書十卷後人因有祥異賦或以為朱子作恐是託名然此法雖聖人不廢保章與馮相周禮並存然要以德為主無德而有其術適足亡身至庸人強誣天道更無論矣蓋善言天者必驗于人申繻曰妖由人與人無孽焉妖不

自作莊十年周內史叔與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

也吉凶由人僖十年士文伯曰國無政不善則自取

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昭七年齊侯欲讓

彗星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

穢焉昭二十年然則堯舜湯武之世雖有薄蝕彗孛

無害於明盛又非天變不足畏之說也晉義熙十

四年彗星見八十餘日魏主憂之崔浩曰夫災異

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彘又何畏焉昔王莽之世

星亦如之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

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之應乎浩又曰興國

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更足與孟子

相發明

今之六壬賣卜者求其常驗干中無一且多言奇驗

以惑人昔高允謂游雅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

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天下妙理至多何以

為此真至言也高公年九十餘而終同時崔浩竟

至赤族未必非漏泄之報借端于史事也

嚴君平賣卜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高

允曰夫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程子易傳專

以反之日周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忠信之事

則可也君子以之寡過小人以之亡身可不戒哉

且禍福不關趨避郭璞欲為顏含筮含曰年在天

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

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

三而卒而郭公竟不免于王敦之難

齊蕭坦之既誅收其從兄海陵太守翼宗檢其家至

貧唯有質錢帖數百束昏原其死此叔向之所以

賀韓宣子也

魯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王朴曰

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于內然而天

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

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此道也

可謂知禮樂之本者矣

子貢子路皆不滿于管仲而夫子稱其仁然則如杜

預之鎮襄陽以珍異賂要人劉晏之開汴河先遣

元載書凡此類者皆不當深責回紇歸國其部眾

所過暴掠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置頓人人

辭憚馬燧自請行先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

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于是回紇皆拱手遵約

束豈得以其行賂而少之乎但士君子不可以古

人著口

書命之良法一也而禮其用心之不同如管子所謂
先憲之教即周禮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也其所
謂合獨又即媒氏掌萬民之判也其所謂養疾即
天官疾醫掌萬民之疾也蓋管子不過假借以陰
濟其生聚之計而已初非有萬物一體之心也句
踐之困于吳而歸葬死問傷養生弔憂即管子之
擬則養疾也送往者迎來者去民所惡補民不足
即管子之通窮也又令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
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即

管子取鰥寡而和合之也將免者以告生主入公

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即管子之五幼與之葆
受二人食也管仲之所以伯齊者勾踐及竊之以
伯越歟至如王莽行之以亂漢安石行之以亂宋
是又為管子勾踐之罪人矣故以周公所以致太
平者或目為六國陰謀之書又目為積亂不驗之
書非周禮之累人人自累周禮耳
太乙法以坎居乾艮居坎八卦皆右差一位而不知
其故即黃梨洲先生亦嘗疑焉偶于麻衣正易心
法注中陳希夷注得一條云天一生水坎之氣孕于乾

金立冬節也地二生火離之氣孕于巽木立夏節
也天三生木震之氣孕于艮水山高土厚水泉出焉按今九宮家以
與此異立春節也地四生金兌之氣孕于坤土立
秋節也天五生土離寄戌而土氣孕于離火長夏
節也凡此言其成象矣天一與地六合而成水乾
次合而水成于金冬至節也地二與天七合而成
火巽離合而火成于木夏至節也天三與地八合
而成木艮震合而木成于水春分節也地四與天
九合而成金坤兌合而金成于土秋分節也天五
與地十合而成土離寄于巳而土成于火也凡此

柏堂筆談卷二

言其成形成矣

北魏華陰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與津
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
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刺史而不免
于爾朱氏之禍至于滅族所謂世祿之家富貴重
豈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物忌太盛盈虛之理也
孝友謙恭猶且及禍況汰侈乎昔人謂楊嚴一
部祇發揮一艮卦予謂道德一部祇發揮一謙卦
周官井田之法以三之二出田稅以三之一治溝洫
以常田稅故無不通之水道山澤皆掌于官故無

侵占陂湖之弊而訟獄因之亦省也山左高唐博平之間有減水河減運河之水年久壅閉兩地居民往往藝麻種麥于中連朝雨集或毀堤決水或築壩絕流互相爭訟吾邑朱君正甫坤為令博平適被水又結訟上官飭州縣會勘朱君曰兩家之訟合牧之過苟河身深濬陂水通流訟于何有因與高唐牧復其故道于是暢流而民亦安息

東方朔謂武帝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桓帝

相室錄卷之二

下

時襄楷上書曰聞宮中立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又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二臣皆是因其主之所好而引誘之即孟子好貨好色之對也二君求仙奉佛乃左右有真仙真佛而不能用其葉公之好龍乎

前漢地理志平原郡濕陰縣後漢書作濕陰縣古字通濕即濕之省文皆他合切景字從田濕沃之濕亦然金石文字記于郝閣銘辨之確矣但以濕餘

水亦為濕之異文未敢深信蓋濕有二音一他合切一魯水切音竊以他合切者從系上曰魯水切者從系上田也濕餘水出居庸關東鄴氏云谿之東岸石室三層蓋古之候臺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址按此則濕餘之濕當作濕從累加水而各不與濕通音當從魯水切濕或作澤又作濕又水經濕水有三一出高唐即平原之濕當從系上曰一出雁門之累力頭山水依山而名當從系上田又按濕餘水今順義之濕榆河是也下流為沙河

相室錄卷之二

二

趙普不能辭其責太祖出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日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自此不言伐燕按圖必出于曹翰一語普之忌翰明矣觀翰可取孰可守一語則翰之能取審矣燕取而功歸于翰安得不忘乎翰死孰可代乃利口之浮談如此深慮則燕終無可取之時矣太祖猶信之則高宗之不能用武穆宜矣夫使翰先以幽燕之圖與聞于普普必贊之縱燕未可即取亦必且徐圖之何至絕口不言伐燕也

唐之盛時墾田不過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凡丁男受田百畝輸粟二石則畝輸二升李氏平賦書謂千里之都有田三百四十五萬六千頃即以海內方三千里計之已三千一百一十萬四千頃矣從未有也况不止三千里乎而合畝輸一斗則五倍其租矣又加以綾帛恐李氏亦能言而不必能見之實事也不能無疑焉而其書甚有條理井田固難行此與林勳本政書皆可備一說以待王政之斟酌者也惟行之非其人則荆公方田之積耳隋延州刺史獨孤陀婢徐阿尼事猫鬼按醫家云女

相室錄談卷二

三

子欲男思色久之必有猫鬼相侵交接昏迷往往致死妖由人興可畏哉

蟻生于水而成于日水之所過烈日曝之則蟻起焉
蟻歲旱則盛雨多則衰凡多雨之歲蟻地有收故
蟻地宜開河渠改爲水田賈讓曰水行地上湊潤
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若有渠溉
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
五倍下田十倍是也若不然則以一歲之功種苜
蓿歲夷其苗年穀不登亦可以充腹兼可食馬至
五六歲之後犁去其根以改種黍稷無不發生蓋

首蓿能煖地也周官草人糞種之法以骨汁漬其種渴澤用鹿糞瀉用麴是又一法也

晉荀崧屯宛爲杜會所圍欲求救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于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率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會乃遁去明末道州守備蕭山沈至緒女雲英奪父尸于重圍之中退賊全城授游擊將軍代領父衆亦嫻文史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相室錄談卷二

三

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於是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按先之言善矣而未盡也惟蜀漢大司農孟光謂秘書郎郤正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强致也儲君讀書寧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此可謂得其要領矣

博雅二字人但以爲博學之稱非也諸葛武侯辟廣漢太守姚仲爲掾仲並進文武之士武侯稱之曰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向今姚掾
乃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生而貴者驕生
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
國之鑑也通鑑之名取此

明于盈虛剛柔之理者可以處憂患袁閔常對兄弟
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
亂世相爭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閔築土室
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焚之禍余之謂

柏堂筆談卷二

矣乃絕跡于梁陽之間因樹為屋自同簞屨以是
免于黨禍管寧見公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遠
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又謂祁原曰
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取禍之道按此諸
君皆神乎易者也坤之六四括囊無咎無譽非惟
咎不可有譽亦不可有也

常平之與社倉古今以為善政然常平在漢時已有
言其弊者至社倉更不待言視乎奉行何如耳使
奉行非其人雖周官之法安石且用之以誤國矣
趙夢白社倉議不可不讀

孔穎達曰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

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

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二百

七十四歲有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

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之數次四百八十歲

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

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七百二十者

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

六百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五

十六相并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變氣不通

得六而數之各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

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歲

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

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總五

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六

十七歲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太數也

所以止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

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

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按四千

五百六十者四分法一元之周歲四千六百七十

者三統法一元之周歲以八十一分為日法以

柏堂筆談卷二

九百四十分為日法其原本不同不知何故損災歲以相強合實不可解又按太乙法百六陽九各有大周又何故合而為一

張瓜田先生通鑑綱目地理糾謬補正二書與吳門陳少章景雲綱目訂誤皆有功於朱子者也然瓜田成書太急當斟酌處正不少如糾謬駁集覽引劉氏以石州孟門為朝歌孟門之失是已又云朝歌東北為開州大名等處不得有孟門則非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伐晉取朝歌入孟門上太行杜註孟門隘道也則朝歌有孟門審矣且索隱故

柏堂筆談卷二

云孟門在東北齊太公世家不言在匪東也胡東雅

孟門非一而此孟門則近朝歌

又謂古陽城今之登封唐為告成不名陽城唐之陽城則今汝寧按通鑑註云武后登封元年改陽城為告成中宗神龍元年仍改復故則開元測景時但有陽城無告成矣其陽城故即告成也尚當細考

柏堂筆談卷三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周興嗣千字文本傳以為次韻王羲之書宋史李至傳言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與梁書異蓋右軍所書即太尉千文也見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云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巖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湖州羅浮山在長興縣東南高五十丈周三里與弁山相接水經注謂高三千六百丈浮山東石樓下

柏堂筆談卷三

有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者也鄭氏誤以南海之羅浮當之矣

李白將進酒云岑夫子丹邱生注家以為岑參非也集中有訓岑勛見尋元丹邱對酒相待以詩見招之作當即撰多寶塔碑文者

瑯嬛記引賈子說林云李陵為單于所圍夜半使郭超吹笛聲多悲慘入流涕解圍北走陳宏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鄉苦杜詩吹笛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正用其事注者以為借用劉琨吹笳事非

李涉竹枝詞十二峯頭月欲低空船灘上子規啼孤
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東風憶建溪按水經注空船
峽在建平郡又建平有巫溪水注于江所謂建溪
卽此也唐仲言謂閩中建溪與空船灘何涉

章懷太子詩種瓜黃臺下按黃臺小土封也種瓜黃
臺頭本諺語見齊民要術云種瓜法培坑大如斗
口納瓜子四枚大豆三箇于堆旁向陽中間之北
方農家今種瓜猶或用此法

齊民要術云禾一升以誤斗古斗作有五萬一千餘
粒黍亦此少許大豆一升一萬五千餘粒按買

相堂筆談卷三

氏所謂禾稷也黍實稍大于稷故所容較少據此
則後魏之升大于古一倍也古升容二萬四千黍

衛恒書執云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
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
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
罪始皇繫雲陽獄作小篆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
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書也則小篆之作于李
斯與程邈傳聞各異衛恒不能決無怪也乃許氏
說文序前言李斯作小篆後又云篆書卽小篆秦
始皇使下杜人程邈作也一人之言先後抵牾竊

以秦始皇云云十三字是指隸書當云三日篆書
卽小篆四日佐書卽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
程邈所作也傳寫倒置理或有然故張懷瓘書斷
直云小篆秦丞相李斯作也隸書秦下邳人程邈
作也

吳郡賦食葛香茅何義門以爲食葛疑今番薯非也
按食葛理粗如首烏其大者若小兒形亦名乾葛
予在嶺南惠潮之間常食之

張協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章竹葉李善引盛弘之
荆州記淶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

相堂筆談卷三

取水爲酒酒甘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稱
鄱淶酒又云吳地志吳興烏程縣酒有名苕溪酒
隱云圖經烏程縣古有烏氏程氏居此釀酒因以
名焉吳興雜錄秦時烏巾程林以釀酒美縣因以名其荆溪則在長興西
南六十里溪出荆山按常州之荆溪以此得名與湖州之長興錯壤張協
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則荆溪之南也 按荆州
記所謂康樂縣今袁州府萬載縣有康樂城在晉
宋時爲縣然水經注云淶水出桂陽縣東侯公西
山北流注于耒水謂之程鄉溪置酒官醞酒名程
酒初不言烏程鄉也張協明言豫章竹葉初不言

豫章烏程也李善又兼引吳地志蓋亦疑而未決矣淶水會耒水北過鄴縣東北入于湘其處名淶口在長沙府西南鄴淶皆在湘東故並稱焉袁州正與湘接壤淶水蓋發源康樂而西流入於湘者也南史劉杳亦言桂陽程鄉有千里酒初不言豫章又初學記引荆州記云桂陽一郡程鄉有酒又類函引荆州記云桂陽東界俠公山下即侯公山未知孰是有淶溪源官常取酒與文選注所引不同荆州記有二郭仲產所記者二卷盛弘之所記者三卷

柏堂筆談卷三

四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胡氏茗溪漁隱叢話云山谷而下凡二十五人劉后村序作二十六人陳振孫云呂氏撰詩派後人以其詩入派中后村云浙東舊本以呂東萊居后山上非是今以繼宗派不失紫微公初心則二十五人者呂氏之舊後人并呂氏為二十六人也王伯厚小學紺珠既以呂氏繼詩派獨去何顥以合二十五人之數如以何氏無詩潘仲達何以不去耶陳振孫云何顥人表潘大觀仲達有名無詩詩存者二十四此小學紺珠之失也又彭氏山堂肆考引胡氏叢話顥誤作顥又去一高荷此彭氏之訛胡氏原

書不如是也新建張吏部扶長奉撰江西詩派圖錄首述呂氏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與客問答漫堂宋公筠廊偶筆稱為盛舉乃吏部據小學紺珠而疑彭氏所引叢話有何顥而無高荷疑豫章志有高荷何顥而無何顥呂本中不在二十五人之數為傳寫之誤未免失考

明華亭顧正誼仲芳官中書舍人精山水法黃子久晚于濯錦江上築小圃林木清幽自號曰亭林以南朝顧野王所居曰亭林趙松雪有楷書亭林碑記頗精故仲芳以自號而顧寧人亦以名其集蘇味道樂城人其

柏堂筆談卷三

五

後遷眉山子由以名其集皆不忘舊也歐公捕蝗詩云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與于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歛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宋之盛時吏治已如此詩可以觀信矣敦煌產瓜瓜之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前漢志故狐字從瓜池湖陂之間每大霧則野鴨羣集故一名鷺凡網鴨者皆衝霧而出先飲其血則不中霧毒鷺常吞螺蜆以螺蜆之屬生于霧也食螺而

不化驚血消之以驚那烝青螺速爛家鷺即此見

古人制字之妙

渺渺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船

去三十六灣秋月明此姜白石詩也過湘陰寄長

沙志誤為許渾全唐詩丁卯集亦載之余于壬午

之夏自長沙歸棹過三十六灣有句云嫋嫋江邊

蘆荻風蘭舟連夜發湘東笛聲三十六灣月誰念

當時白石翁

黃陵廟有二一在夷陵黃牛峽諸葛武侯黃陵廟記

是也一在湘陰為二妃廟昌黎黃陵記是也今湖

柏堂筆談卷三

六

南通志藝文載諸葛武侯記

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此吾鄉之權歌

也宋時即有之楊誠齋集所謂一休休二休休月

子灣灣照九州是也誠齋改為竹枝詞云月子彎

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殺人來關月事得

休休處且休休

水經注舛誤者甚多且有經傳渾淆者明南昌王孫

朱謀埠有水經注箋世稱善本即項氏重刊者也

汝登李克然闕疑處正多原本同校者有孫

注圖胡東樵閻潛邱並有手校本水經近全謝山有

七校本水經注藏鄂縣盧氏謝山名祖也陳和叔黃中有

水經糾誤思欲會集之以成善本惜未能也黃梨

生有今

段成式金剛經鳩異一卷言持誦金剛經應驗者三

十餘事而五朝小說言徐孝穆嘗遇篤疾其子份

燒香泣涕跪誦孝經三晝夜不息孝穆疾忽愈無

他誠而已矣

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

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予謂三

王禹湯文武五子周程張朱亦是天造地設

柏堂筆談卷三

七

顏之推曰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以後思慮散逸

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

遺忘二十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可

見古人經書每月溫習今人以有限之天分而塵

務紛心經年廢置安得不荒乎

吾鄉俞日絲先生名昱明有野廟九歌其一為劉猛

將自序云司蝗之神也蝗背有孔神嘗貫之以繩

不使妄為害歌云蝗東飛東州處處青苗稀蝗西

下西州禾盡餘赤野民皇皇為蝗哀蝗之為烈真

皇哉將軍掌蝗氣雄岸千羣梵字一繩貫廣陵有

馬稜我蝗自遠竄中牟有魯恭我蝗自四散或朱

軒而鶴鶴或高冠而沐猴我蝗聊復從若游按劉

猛將之列在祀典我朝自雍正二年始因直隸

總督臣李維鈞之奏也見殊批或云封中天王

然神之諱號傳聞不一姑蘇志以為宋劉武穆公

諱錡之弟劉銳弱冠成神或云金壇劉宰諱文清

所稱漫塘先生洋或云元指揮劉公承忠見饒

陽縣志蓋本泰州牧唐君扶鸞錄劉猛將軍自述

之名則承忠也先公鎮江右為時名將予年甫三

十即授指揮俄而淮南盜起命予督兵幸而兵不

血及盜皆潛竄時劉掠之餘繼以蝗災江淮千里

一望蒼涼欲開倉發粟則非職守欲繪圖入告又

迫不及待正當轉轉彷彿遇飛蝗遍野予告于

衆曰吾與汝等逐之如何衆為踴躍予即揮劍追

逐須臾蝗遠遁然四郊多壘民在倒懸困不能扶

有司不能救鳥在其為民上耶因憤極自沉于河後

誠列入天曹神位此予生平之大業也而以為劉

武穆公者居多堅瓠集引怡菴雜錄載宋理宗景

定四年三月八日敕畧云邇年以來飛蝗犯境賴

爾神力掃蕩無餘爾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淮

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錡今特勅封為揚威侯天

曹猛將之神似為可據然今廟貌皆為弱冠之容

未知何故或云彰德屬邑有

焦山瘞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逋翁亭林云

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

非顧况明矣考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為隱

居無疑淮陰張力臣辨定以為顧逋翁書本歐公

竹垞先生跋云逋翁學道勾曲遂移居於此集中

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性所好斯瘞

之作銘理有然者然先生為王副使題焦山別銘

圖詩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弼論則亦

未以逋翁之說為是矣

初白老人中山尼篇為宋荔裳先生女作也蓋蜀亂

之時有賊將逼取之携入滇賊將死遂為尼然先

生之女實不遭辱時有侍女挺身代之也濟南教

授萊陽周君守一和字季言之甚詳周乙丑進士嘗

為縣合蜀中長于古文岳大將軍傳其手筆也與

吾邑朱子正蕃芸善

盤山志爾雅鴉鳩冠雉郭注鴉大如鴿似雉鼠脚無

後趾岐尾北方沙漠盤山多有之土人呼半翅即

沙鷄一名鐵脚此據居易錄所述按鐵脚比簷雀稍大非

半翅也竹垞先生集有食半翅詩別有食鐵脚詩

此二物東萊渤海冬月亦有之蓋避寒南來者益

都李文藻曰此物來次年必有水災見李漁邨良

錄

錄

錄

錄

齋筆記近年數亦驗而武定府以北則成土產矣
詩人得句興到偶然相同不必定以襲故為嫌如東
坡李世南画云浩歌一權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
村曹松隱題張太尉画云輕舟急樂歸何處應佳
山前黃葉村何大復蓋屋清明云獨樹桃花自發
高樓燕子誰家可惜年年春色催人白髮天涯竹
垞先生蓬萊閣晚望云源水桃花樹樹春風燕子
家家目斷江南歸思愁人不在天涯汪堯峯句云
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人崔不雕句云
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

相堂筆談卷三

吳江徐湛翁先生源虹亭太史之少子而先曾王父
之愛婿也生平篤好李義山詩有箋注若干卷多
前人所未發庚申之冬予歸自嶺南先生適自松
陵至論詩必至夜分謂義山涉洛川及東阿王二
絕一為楊賢妃一為安王溶作也楊賢妃欲立安
王為皇太弟李珣等並以安王專附楊賢妃不可
立乃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太子及文宗崩仇
士良立武宗矯詔賜楊妃及二王死涉洛川云通
谷陽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時春必妃漫結無窮
恨不為君王殺灌均言楊賢妃為文宗所寵而不

能誅仇士良至身受其禍也東阿王云國事分明
屬灌均仇士良也西陵冤斷夜來人文宗崩楊賢
妃死也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時賦洛神深惜
安王以依附楊妃而不得立也如此說詩雖匡鼎
無以過矣先生性坦易和厚與人無忤曾買一婢
知是吳江前令之女蓋令卒于官惟此一女為逆
奴所賣先生撫為養女言于新令正奴罪牒取前
令之族人且少贈以資而善歸之先生先世本居
西濠港虹亭太史始遷于城竹垞先生題豐草亭
句云青竹槍籬白竹門西濠不異舊時村

相堂筆談卷三

溫李並稱而溫不如李徒以無題詩為義山本色
者非真面目也閩百詩先生云前乎杜而有聖人
之目者為陳思王後乎杜而有聖人之目者為王
溪生其推崇確矣他如何義門田贊山楊致軒錢
玉友諸公莫不為之批卻導窾不遺餘力皆玉溪
功臣也又有竹垞先生批本恐是託名又有朱愚菴程千橋陸崑
會及徐湛園先生之箋注玉溪至今日可謂大幸
矣湛翁箋注其易簪時有遺言見託而無力可刊
適表兄馮侍御孟亭以林下餘閒肆力于義山之
詩復為抉摘幽隱而又不失于穿鑿雖玉溪再生

不是過也從予取湛翁先生本授其精華表而出之先生之苦心庶不泯矣若先生全書剞劂當以矢之異日

璇璣玉衡賦王新城尚書以李石臺先生為第一夫氣味古雅誠如所云若精切不浮則當以潘稼堂先生為第一也沈存中云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則古之璣衡也又有渾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于密室與天相符張衡陸績之所為及開元中置于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正天文之器賦舉人

相室筆談卷三

三

皆雜用渾象事若石臺先生作且不止雜用渾象事矣又梅勿菴先生賦因為詳密又是賦歷代儀器借璇璣玉衡為題耳

秋柳詩自王新城唱之而作者甚衆要當以顧亭林曹倦圃二公為最即原唱亦不及也亭林作云昔日金枝間白花只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繫長征馬葉少難藏覓宿鴉老去桓公重出塞罷官陶令乍歸家先皇玉座靈和殿淚洒西風夕日斜自注李商隱詩腸斷靈和殿先皇玉座空倦圃作云灞陵原上百花殘隄樹無枝感萬端攀折竟隨賓御盡蕭疎轉覺道途寒

月斜樓角藏烏起霜落河橋駐馬看正值使臣歸去日西風別淚望長安皆是詩中有人

又亭林咏瓠云瓠實向秋侵嗚然繫夕林不材留苦葉老死亦甘心偶伴嘉蔬植還依舊圃尋削瓜輪上俎剥棗遜清斟衛女河梁迥涇師禁渡溪未須驚五石應信值千金作器疑無用隨流諒不沈試充君子佩聊比國風吟所謂一草一木點化皆是性靈必如是方可咏物

昌黎新修滕王閣記以年月為線索元和十五年一筆正是文之結句非同題款斷不可少若刪去則

相室筆談卷三

三

篇中所謂十四年者亦無頭腦

放翁昔者遠戍南山邊一首的是拗體七律不知漁洋先生何以入古詩中蓋古體不粘而拗律仍粘但易其平仄耳

虹亭太史楓江漁父圖題詞中有南海陳獨漉先生一絕其後二句云漁翁已入明王夢楓葉蘆花猶未知托意深婉耐人尋味

劍南詩荊州歌云峽人住多楚人少土鎗爭響菜萸茶按陸璣毛詩草木疏椒樹似菜萸有刺葉堅厚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

竹垞先生題周恭肅畫牛云記得濫溪西去路荻花

楓葉淺沙灣按濫溪周氏之族聚焉濫本作爛言

溪光爛爛也有平去二聲陸魯望迎潮詞云江霜

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箔短

遠岸沒兮光爛爛韓昌黎江漢詩云淒風結衝波

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皆與寒字

叶今廣韻二十五寒內爛字不收

水經注云虞縣故城有漢司徒盛允墓公字伯世按

後漢書注作伯代避唐太宗諱也允字亦避宋太

祖諱而改當時名夏書第四篇為嗣征

後漢書西羌傳有北地太守盛包今姓氏書及廣韻

並誤作北海又包作苞按北地郡屬涼州與羌相

迫故時與安定太守杜恢同擊零昌若北海則屬

青州遠不相及矣

余宗受氏之始有二皆姬姓也一為召公之後本夷

氏漢元帝時諱夷為盛夷與盛義同是當讀去聲

一為文王子叔武之後叔武封于成左氏作邲公

羊傳作盛隱五年穆天子傳有盛柏是當讀平聲今

文登縣成山漢書作盛古字本通也又唐韋處厚

盛山十二咏隱月岫流杯渠竹岸繡衣石榻宿雲

臺上韓昌黎為之序是山在夔州以山形之似

而名故古有拄笏看山尋盛字之句此盛字讀去

聲張文昌集中

自傳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云烽戍高臨代關河

遠控洮按水經注洮水出聞喜與洩水合左氏傳

此或以為臨洮之洮則與北都遠不相及矣

檉橋為南方珍果在關中尤不易得北征詩云勸客

駝蹄羹霜橙壓香橘貴游之家且然則一騎紅塵

更何足道耶少陵詩真史也漢和帝時令嶺南貢

五里一候書夜傳送以臨武長唐

羌諫而止又在一騎紅塵之前矣

河冰始凍未合順流而下謂之冰牌河梁當其衝者

皆至毀敗故北征詩云羣冰從西下極目高舉兀

疑是空同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圯枝撐聲悉

窅

濟陽縣志載有顧亭林聞張稷若計一詩亭林集中

不載云歷山東望正淒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

一書懸劍後貽來十襲絕韋前君有儀禮句讀術

門月冷巢鷺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

禮康成家法竟誰傳按蒿菴卒于康熙丁巳季冬

時亭林在關中此詩蓋作于次年也蒿菴著述已刻者惟儀禮句讀易經說畧蒿菴閒話尚有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詩經說畧八卷春秋三傳駁義十二卷夏小正傳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畧二卷新濟藝文三卷又蒿菴弟爾崇有尚書通義五卷

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教苦其難著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放翁詩屋角成金字溪流作穀紋本此

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鳴古詩白露霑野草秋蟬鳴

柏堂筆談卷三

六

樹間皆是七月景物又云玉衡指孟冬者漢自太初以前尚承秦正朔以亥為正故以建中之月為孟冬也潛邱博湖掌錄有改歲改月改時解引此詩為証

莫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此元相別樂天句也一作重贈商玲瓏兼寄樂天勝說云商玲瓏杭州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元微之在越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按此與詩語意不合且白公想東遊詩一吟江月別七見月

星周下自注謂昔在杭州別微之微之留詩云云引此絕下二句則益知陸說非也

袁瓊秋日詩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說者曰王孫蟋蟀也詩疏云蟋蟀楚人謂之王孫然洞庭林屋之間土人有名為王孫者其形類蟬其音似箏鳴于高樹非蟋蟀矣予向和潘子廷墳徐侯齋祠堂詩有夕陽松栝叫王孫之句侯齋隱上沙為稼堂太史師無嗣太史刻其居易堂集兼為立祠有祀田

促織即蟋蟀異名其說舊矣或云促織別是一種未

柏堂筆談卷三

七

知孰是乙酉客歷下先秋五夕有蟲聲達曉其音唧唧然似急切者俗謂之促織按蟋蟀之音趨趨然而和緩與此不類以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詩推之其說近是

鷓鴣之鵬一作鳴又作焦明樂叶圖徵云焦明五鳳之一長喙疏翼圓尾身義載信嬰仁膺知負禮以色配五至則水之感也莊子音義云鷓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五鳳為瑞者一為鷓者四蓋來儀之鳳為瑞者也與鷓異說文朋及鷓皆古文鳳字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之故以鷓為朋黨之朋然則鷓鴣及焦明並當從朋不

宜從明

元天如禪師維則得法于普應國師中峯本公關姑蘇城東北隅廢圃為方丈曰師子林有竹萬竿多怪石中最高者如狻猊則公以中峯倡道天目師子岩故名師子志不忘也時朱澤民圖之徐幼文又圖之趙善長與倪元鎮商確續圖之幼文圖者歸曹侍郎竹垞先生為跋尾趙倪二家圖者張瓜田表兄曾見之兼有撫本詳圖畫精意識今師子林已為民居瓜分而筆墨精英乃猶未朽也

周子讀英真君丹訣詩云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

相室筆談卷三

六

陽造化幾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後更知後又題潮州大顛堂壁云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按元豐中濂溪與真淨文禪師於廬山鸞溪結青松社人比之虎溪蓋濂溪之與淨君猶昌黎之與大顛也康節先生于佛老之學口未嘗言蓋知之而不言也自為詩云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觀此則周邵二子皆不深闢二氏蓋二氏雖不同而其以靜為宗則一也未嘗不可以節取但二氏以靜求靜生出無窮流弊周子則云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定之以中正仁義七字其異於二氏者在此其能包孕二氏亦在此或問神仙之說何如曰神仙又佛老之支庶故道家在九流而神仙則在方技世人目神仙為道家者小之乎言道家也

昌黎南山詩云因緣窺其湫凝湛閉陰罟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按此不獨南山之湫為然也水經注桑乾泉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山之大池池在山原之上謂之天池其水澄停鏡淨會無片艸及其風薄有淪輒有小鳥

相室筆談卷三

七

翠色投淵銜去又太白山天池亦然凡求雨先於城隍祠行法頃之必有一巫者披髮狂走即挈瓶隨之至天池汲水而歸雨亦踵至如心不誠則瓶浮而不可汲吾鄉錢曉村先生為醴泉令香樹司寇之弟曾親至太白天池汲水忽有朱鳥浮出初不沾濡有題字云萬歷某年月日知縣某進因如式作一雙詳識年月并舊鳥投之池旋渦而沒昌黎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此陝西之藍田關也龍川有藍關自惠至潮所必經後人因附會之於是有文公祠此不待辨而知其非也

竊意此或因藍喬而名喬字子升修道於龍川之
霍山後仙去東坡詩云藍喬近得道常苦世權避
是也秦嶺在唐河陽今孟縣也嶺下有韓家莊及
文公墓

劉雜聯句再接再礪乃按礪疑當作厲射雉賦云伊
義鳥之應機嗽獲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
距以接壤此似正用其語

鶴之健者曰兔鶴次者曰亞鶴以其勤鳴亦謂之鳴
鶴鳴鶴每食兔鶴之餘兔鶴所在鳴鶴必隨之凡
畜兔鶴者必畜鳴鶴兔鶴或遠揚不知其處則尋

柏堂筆談卷三

鳴鶴之聲而得焉陸劍南詩云聲飛塵起望不見
從騎尋我鳴鶴聲

錢木菴良唐音審體於五古外別列齊梁一門然觀

唐人齊梁體不盡五言也陸魯望集有齊梁怨別
及寄題天台國青寺齊

半首是齊梁則格詩即齊梁矣然白集格詩七言
歌行雜言亦在其中又於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

著作羅敷飲雙袂楚姬獻一杯
不見舒員外秋菊為誰開獨注云齊梁格則

前後格詩不僅齊梁矣且白氏後集自序云爾來
復有格詩律詩碑志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初不言

有半格詩也汪西亭云時本三十六卷首作半格
詩附律詩半者本謂卷內半是格詩而附以律詩
云爾乃直標半格詩而注附律詩于其下是以半
格另為一體矣不幾於眇者之捫燭揣籥以為日
乎又云元少尹集序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
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若干首律
詩若干首由是觀之格者但別于律之謂公前集
分古調樂府歌行以類各次于諷諭間適感傷之
卷後集不復分類別卷遂統稱之曰格詩耳時本
于十一卷首格詩下復繫歌行雜體字是以格詩

柏堂筆談卷三

另為古詩之一體矣豈元少尹生平獨不為歌行
雜體乎

又按岑嘉州夜過盤石隔河望永樂寄閨中效齊
梁云盈盈一水隔寂寂二更初波上思羅襪魚邊
憶素書月如眉已画雲似鬢新梳春物知人意桃
花笑索居此律也而云齊梁者就體格言不關平
仄

自從前度黃河決董口填淤駱馬過夫柳至今喧里
巷客帆終覺厭風波東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源泉
棄尚多安得歲星長守越年年挽粟上盤渦此竹

垞先生于康熙八年過駱馬湖作也前年河決桃源黃家嘴董家溝口淤塞舟皆由駱馬湖行汪洋巨浸之中蓋其時皂河中河皆未開也又康熙二十年始令官種柳以備堤埽之用前此皆賦之民故斬文襄築清水潭決日記云十五年尙書莫如錫勘閩所司估帑五十七萬而夫柳仍派于民間今觀先生此詩真詩史矣後半含蓄不盡神似少陵

稼堂太史送其猶子至遼作度關曲蓋身歷其情景不自知其悲楚激昂他人擬作決無此真性靈發

和堂筆談卷三

三

出也康熙初湖州莊氏史禍吳越名士因嫁名宦其害者十七人子孫皆發遣而潘力田先生遂與其難後雖逢赦然安其風土而不能歸矣十七人之外如陸麗京范文白查伊璜賴有力者爲之代白故得免事平麗京被緇獨往雲遊四方後雖暫歸究不知所之麗京之女名莘行七歲卽能詩文著有雲遊始末以紀其事伊璜事詳鈕氏觚觥行

後歸園
花祝氏

古詩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史記刺客傳索隱引之竹丈人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婦嫗爲

丈人

蛙亦曰蛤東坡詩稻涼初吹蛤是也蛙與蛤皆象其聲而名之田家五行占作朶蛤今諺云蛤朶朶又讀爲都亦象其聲也

和堂筆談卷三

三

柚堂筆談卷四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武陵父子栗堂荃于闕里摩得漢銅尺見贈文云慮
僦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慮僦屬太原郡
今五臺縣此江都閔氏贈于曲阜孔東塘先生者
也先生湖海集有銅尺記余以歷下衣工尺較之
為六寸八分弱以木工尺較之為七寸二分以車
工尺較之為 寸 分

銅尺圖

此為銅尺十分之五倍此得長

柚堂筆談卷四

陰陽因人事而轉移者也民視民聽即天視天聽古
者天子至庶人其葬皆有一定之月建除之說似
無所用之然惟一道同風舉世皆守一王之法則
陰陽不能勝人事秦漢以下先王之禮已廢舉世
之人皆聽命于陰陽且頒之令典則一人之人事
不能勝之矣必欲矯世離俗非通方之論也况古
人自婚冠喪祭安厝之事皆先之以卜猶之乎命
之選擇矣且又慎重之意彼死生有命為惑于利
害枉道趨避者言之耳若云槩有命則亦何必不
登高不臨深巖墻之下有知命之君子矣總之學

者當居正窮理盡人以聽天拘忌妄想與夫吳俗
鳴高二者皆無所用之

今俗避煞不知起于何時合天下之人靡然信之而
北方尤甚吾郡惟平湖一邑無此風俗傳聞昔有
沈尚書為人剛毅少年時偶客喪家主人辭以避
煞尚書不聽于殯次潛候之忽見雄鷄飲啄几案
遂直前搏取繫其足入之籠中將以佐膳其鷄忽
作人言云來非我意乃巫家邀我故耳從此以後
不敢入貴邑境矣乞公丐我命遂舍之于是平湖
人皆不避煞嗚呼安得天下皆沈尚書乎海鹽俞侍郎也

柚堂筆談卷四

岳幼時 明御史盛公景謫羅江縣知縣初至官
署後廟神素為怪左右告以故事宜祀不聽至夕
有鷄伏神前左右請割以祭公曰邪鬼敢爾立毀
之時前令尚未發夢神求為解前令曰何不自訴
神曰前為怪乃鬼卒伎倆耳盛公方嚴何可干也
見李漁村良齋筆記 按邪不勝正自古然矣惟自顧此心有
一毫打不過在則先自餒矣君子所以貴集義也
抱朴子云立刻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雖策命暫隆宏
賞暴集無異乎渴者之資口于雲日之酒飢者之
取飽于鬱肉漏脯也鬱肉漏脯者內則云烏鰓色

而沙鳴鬱馬黑脊而般臂漏皆不可食以有毒也
曾見感應篇注引劉氏夢震云屋漏水滴脯上名
漏脯恐未是劉氏語本
洗冤錄

真西山先生感應篇序有二一為馮道錄作一代外
舅作而前篇更為謹嚴濟陽張蒿菴釋迦院記命
意正同可救世人佞佛語
道之
惑

東漢襄楷言老子入西域為浮屠南史顧歡傳云維
衛國王夫人名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
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剖右腋而生即行七
步于是佛法興焉葛洪神仙傳云彭祖自言三歲

相室筆談卷四

三

失母遭犬戎之亂流離西域者百有餘年又云殷
王欲殺彭祖因去不知所之又七十餘年有人見
之于流沙雖不言至流沙為何如人蓋亦如老子
之行道于西方也道書又云彭祖即老子化身劉
向列仙傳云古來得仙者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
人在佛經南宋王信華嚴閣記云錢塘天竺寺開
荒于寶掌禪師師生于周威烈王十二年然則西
土之佛乃中國道家之流裔而佛入中國亦不自
東京始此名曰道彼名曰佛方言異也又豈得分
而二之

黔南王犀川先生士俊平越人
河東總制閑家編有云池塘陂

埭之衆享其利者田多之家當與倡率田主出食
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令多蓄水又用水之際遠
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已亦且利人其利豈不
溥哉今人當修築之際斬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奮
臂交爭或相毆至死且至坐獄被刑此皆田主慳
吝之罪也又云上司設立保甲只為地方而百姓
却欺瞞官府虛應故事以致束手待寇及至告官
得不償失即能獲盜牽累無時拋棄本業是百姓
之自為計疎也民族雖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

相室筆談卷四

四

室又少者數十戶兼有鄉鄰同井相相助須依
奉上司條約平居和睦出入有事遞為應援若鄉
中有不遵防範蹤跡可疑者即時察之若果有實
事可據即會呈送官蓋思患預防不可不慮
按此則水旱盜賊但知責備官長是亦百姓之反
身不恕也甚而信口誹謗此乃愚蠢之輩耳士君
子居鄉安可不自省乎

亭林與黎洲書云某自中年以前不過從文士之後
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控古今然後知
後海先河為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

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此書集中無載夫以亭林之高識其始尚不免為習俗所移則天下之奇才而為蟲魚風月之所汨沒者可勝道哉此學者之所以貴乎師承也

明生死之一理而後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或謂佛氏畏死老氏貪生皆不達本原之論也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曰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張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莊子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其言若合符節但賢聖

柏堂筆談卷四

五

不數言惟教人以修身行法而理自在其中宣氏乃單提而暢衍之其弊不免躐等且使人馳心于杳冥非所以為教則有之矣罵佛呵祖學者且不

必
國法之不能治者詩書得而治之詩書之所不能治者鬼神得而治之天下頑暴之人往往猶畏鬼神也夫賞善罰惡福善禍淫既未必一一不爽且仁如曾史暴如跖蹻至于死則一切皆虛于是存為及時行樂惟圖開口一笑之說者人世之愛憎史氏之褒貶一切不必介意推此志也何所不至哉

惟謂之曰一生積善及身不必食報死後自有極樂天堂一生積惡生時即或苟免死後正有阿鼻地獄不是一死之後萬事俱休庶幾為善者猶有所勸為惡者尚有所忌乎世愈降人愈漓所以御世之法亦愈變而奇此二氏之所以有助于國家而三教之所以並立千古也蓋與上等人言道理與下等人言因果彼教中人已為此言矣

一統輿圖余所見者有五本一為閣中書所刊一為黃梨洲先生所定其孫證孫刊之于泰安一為新安汪戶部日本一為山陽阮太史澹學重訂閣中

柏堂筆談卷四

六

書本又有湖南藩庫所藏本不知何人所刊凡此五本雖有小異然大約梨洲本其權輿也其誤處不少惜未有能取武英殿開方銅板圖一訂正之

南北兩盤江至潯州府始合舊說以為在南寧合江鎮不知乃南盤與交趾麗江合非南盤與北盤合也江陰徐氏親溯其源而詳辨之諸本南北兩江合在西林之北不知何據此亦當考正之一大端也
紫星麗天以宿名者二十有八就其公名而言曰星

以其為日月所躔離而言曰宿其義如信宿之宿宿也星也一而已矣周禮馮相氏哲族氏惟言二十有八星之位號而目不詳爾雅星名述十有七星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月令日躔及中星合之得二十有六又有建弧而無箕昂鬼張至于秦漢諸家二十八星之日始詳其說復有二曰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者此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天官書及太初以來歷家相傳之二十八星也而史記律書則有建罰狼弧無斗觜井鬼又昂謂

相堂筆談卷四

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注特牲禮宗人執畢注云畢按此濁同獨一作籍又魚者律書曰濁屬也柳星勾形如注故工記轉注則利準注云濁之濁者形如注星昇同蓋後人音同非也蓋為之宿昇從日下酉不從卯某文非形也蓋字中開為異耳故留即昇之倒文也詩維參與昂星成音力求切不知本音留無煩吐也又昂數十星成之故以名果焉律書雖後人所補其來有自賈氏第據漢志以疏周禮其果合于當時之所謂二十八星否耶予竊謂二十八星者原于演禽家欲以合乎四七之數以分配七政而歷家承用之歷法與演禽實則治歷明時不必拘此凡近乎黃赤二道之星皆可用此夏小正所以有南門鞠織

女月令旁及建弧魯歷及甄曜度並以斗易建舍井鬼而用狼弧不特見于律書者為然也或曰昔人謂黃道帶天一周適當其度而明大者惟二十八星餘或不當度或當度而微暗故止二十八也日不然以言當度則列宿中亦有不當度者如奎壁張翼是也餘星亦有當度者如左右執法天江外屏雲雨等是也若言當度又明大則軒轅之權星不數倍于張翼乎故知列宿之定以二十八者原于演禽而歷家沿用之者也演禽與奇門壬遁諸術儒者所弗道而聖人却不廢若族氏以方書

相堂筆談卷四

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懸乎巢以去天鳥周公則固用之矣此儒與聖之分也蓋儒者聖人之大宗而術家其庶孽耳星圖之法莫善於以蓋寫渾說者謂赤道外宜欽天潤與天不合不知度雖潤而三百六十如故也以言視差則近地之濛氣能展狹為潤正與蓋圖合矣宋新儀象法要特製為赤道南北兩圖則正當赤道之星聯者皆斷矣吾邑陳獻可先生漢手製渾儀分宮圖自赤道外為瓜瓣形究亦繁碎總不如蓋圖之適用也新儀象法要三卷元祐三年蘇頌上上卷渾儀製中卷渾象下

卷水運刻漏乃橫山張氏所藏影寫乾道壬辰吳興施元之三衢刊本也此書可以補宋史之缺今人但知赤道南北星圖為太西創製不知宋時已有之矣

丹元子步天歌後之人似莫能贊一詞矣然星有古多今少者故長洲皇甫昈齋歛有步天新訣薄子玉珥有經天該薄氏之書慎菴梅氏文龍爾已刻之惜皇甫氏尚無有表揚之者

近南極之星自西人入始著名然亦有不同者如孔雀亦曰司寒異雀曰中辰密蜂亦曰小環之類豈回回與歐羅巴之異歟

候氣之法自古有之以管有長短入地有淺深氣應

相室筆談卷四

九

有先後而不必正當其節也有大動小動不動者之占又或應于南不應于北則地氣之早晚可知或氣未至而灰先飛氣已至而灰猶未飛則氣之有餘不足可知蓋以律候氣而非以氣定律也明代于順天府內埋管候氣至冬至則以灰飛入告乃預設機關使之應候而動自欺以欺人即信部芳輪扇之故智也至魏文奎始破其謬見邢雲路古今律歷考

治歷明時以測日為本太初大衍附會於鍾律著策識者譏之是已然古歷法兼通於太乙未可執一

而論今鋪註猶以甲子亦太乙之遺法也

選擇家七政到向到山之說有主過宮而言或有主加臨而言後說似長而直十二宮與斜十二宮參差不準于是以三角法通之而其說愈密然假如七政在人居天頂以北則南六山有終日不到山者矣五星中行最遲者則有數年不到者矣竊以古人必不如此之拘即如星命臥十二宮之與時宮未嘗不知其不合然亦就其法算之不必如西法之屑屑相較而要未嘗不驗又如列宿值日豈必日躔此宿乎再証之崔浩傳之占彗惑可見古人一切以支干為主不可專以迹象而求筆此以質高明之君子

相室筆談卷四

一

悟道為上導引次之不悟道而但言導引者縱得其傳亦且無益也况不得其傳乎究之悟道即得道矣至於得道則素位而行自有樂地又何導引之足云

舞有俯仰屈伸以利形也武舞用干戚以衛身也而又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豹養其內虎傷其外吾知免矣

或問本草所言久服輕身之品極多真耶妄耶予曰

久服者屏去滋味專服此藥耳但以理度之必有
內丹然後可服不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後見龍
川雜志知古人已言之矣其載仙都山道士之言
曰內丹未成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
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此言真可以醒世
夫草木之實雖不可與金丹同日而語然芻豢膏
梁之體而忽欲于女貞黃精之屬以求長生其不
至于病者幾希矣中散養生論不可不讀

立異姓為後聖人所不取也然蔡西山之仲子沈字
隱于西山前湖書室自號一出後虞氏改名知方
卷居上學者稱復齋先生

相室錄卷末附

後雖以母命歸宗儒者固為之矣然此亦因不得

已也若與為人後則比于債軍之將亡國之大夫
矣鄭氏云與奇也後人者一人而
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貪財也

菩薩二字從草必皆草名也古者犯較之祭以菩
棘柏為神主若是香草則薩亦其類在佛書雖自
有名義然竊以為神主即菩薩之名所由權輿矣
佛固西方之神也

爾雅艾一名沐臺博物志云削沐合圓舉以向日艾
承其影則得火故曰沐臺按今青州博山縣所作
瑠璃火鏡如彈丸體薄而中空有一小孔欲取火

則以木實之是知削沐合圓凡易燃之物皆可取
火何必艾乎意古人以艾炎疾必取火于沐為其
火之和平耳習醫者當參之古人指火于沐後
有損于人

國語云槩弧箕服槩弧即桑弧也注云槩木谷視未
詳其何木按本草綱目桑為箕宿之精則知槩亦
桑之別名耳按漢書作其類師古云其草似棘而
細恐非

袖堂筆談卷四

三

道州愛蓮池出蓮藕甚佳蓮則乾之藕則粉之以此
並真相傳池即濂溪周子之遺跡也然按年譜
蓮說乃嘉祐八年通判虔州時作年四十七矣周
子年十五父諫議公卒偕母仙居縣君自營道入
京師依舅氏龍圖閣直學士鄭向年二十一仙居
縣君卒葬于潤州丹徒龍圖公之墓側年五十五通
判永州始至春陵展墓後以丹徒墓為木所嚙改
葬于江州廬阜清泉社遂家于廬阜卒時年五十
七計生平居營道之日無多也

愛蓮說四明沈幾聖希書之餘杭錢拓侯建石皆
嘉祐八年在虔州時事又有行縣至雩都與錢建
祐八年正月七日刻石而朱子云先生嘗以愛蓮
愛蓮說刻石在五月之望

名其居之堂而為是說以刻石焉初不云在虔州
按年譜嘉祐六年道出江州愛廬山之勝因築書
堂于其麓豈刻石在虔而移置廬山耶朱子守南
康以為濂溪故治乃立祠于學又刻像及太極圖
于石會濂溪會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
為贈乃復寓其名于後園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
壁間然則南康之愛蓮館朱子因周子故治而名
之則道州之愛蓮池後人亦因周子游釣之所而
名之耳濂溪亦有二道州之濂溪發源于安定山
今謂之聖泉江州之濂溪發源于廬山
蓮華峯之下乃周子所寓
名以識不忘其舊之意

湘堂筆談卷四

三

王深寧云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語出文子
孫思邈取之按此一作胆大心小智圓仁方智主
動故圓仁主靜故方孫真人對盧照鄰語也

感應篇跋

劉向父子述藝文六經之後次以九家以為九
家之術雖有蔽短合其要歸皆六經之支與流
裔可謂通方之論矣其序墨家者流出於清廟
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
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
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
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
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又何論有本原而持
論之平也秦漢而下二氏並興而文昌之教至

感應篇跋

一

宋始盛以太上感應篇為宗其文出於道家又
似近於墨氏然取墨之長祛其所蔽故博愛而
非二本其稱舉條目皆切於人倫日用而無元
虛曼衍之病於儒者之道最為近之故宋時即
有李中丞昌齡所註釋真西山亦屢為之序乃
議者終以鬼神禍福之說為訾然則福善禍淫
降祥降殃言重詞複聖人何亦不憚煩也觀老
人結草則知無德不報昆吾被髮則知無怨不
讐如斯類者豈可謂誣又或以三台北斗三尸
及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於茫昧不根然天官

家言三台主昭德塞違北斗主伐無道誅有罪
祭法王立七祀諸侯五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
成云司命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
按五祀不及竈蓋以司命統之至今遂以竈爲
司命良有由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要皆有本
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九峯書傳引王氏
之說曰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
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
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又京山郝氏敬曰三

感應篇跋

二

代以前淳風未散心術淳而機變少上之立教
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所以幽明同接人
鬼一道曉之以鬼神則懼惕之以災祥則恐至
於後世機智多而文飾巧反嘗殷人爲尚鬼謂
祭祀爲矯誣此教化所以愈難綱罟所以日多
與刑罰不加而鬼神之惕道民之忠也故夫子
猶有取於盤庚云然則感應一篇亦三代以前
所以不用刑罰而化民成俗之一法也夫上士
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無所利而自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者

天下一人而已氣之決驟軼於奔馬情之橫放
甚於潰川請以斯文爲銜轡隄防不可易也矣
若夫君子之所守則所謂尙不愧於屋漏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居易
俟命不以禍福動其心又未嘗不並行而不悖
也

感應篇跋

三

陰陽文跋

或問文昌之祀古有之乎曰有周官大宗伯以
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第
四星第五星也春秋元命苞云文昌宮六星上
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
咎司中主佐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
或曰星辰與天地俱有乃世傳梓潼神張姓諱
亞子家越嶲徙梓潼爲魏晉間人今以梓潼神
爲文昌豈前此無文昌乎曰五人帝得配五方
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又臺駘爲汾神實沈爲

陰陽文跋

參神造父王良名參元象如上擲開闢則神明
之號無非後起何獨疑於文昌乎或曰梓潼廟
祀始於姚秦唐時會顯靈異見孫可之集宋葉
石林巖下放言載祥符初神有預擬進士鑄鼎
象物賦之事以爲神實司文章而未必合古之
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爲
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高辛祀祝融商
人則祀閼伯水經注載廬山神姓徐氏血食六
百祀而見替則神道之事亦有代更以古律今

何異膠柱刻舟也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災
咎云者不過如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
已不必操禍福如道家師巫之流之說也彼持
以恐惑士人致其崇信耳儒者亦篤信之與曰
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以絕地天
之通又司巫之官周禮不廢春官屬云凡以神
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之居辨其名物楚
語云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中
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
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

陰陽文跋

爲現在女爲巫故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
牲器時服若不可信周公曷爲設官觀射父之
言左氏不載於外傳矣其不可信者所謂惑於
淫厲苟貪貨食誣妄人神者耳今文昌之教太
旨主於天道福善禍淫勸人以孝弟忠信爲本
與五經四子書相表裏蓋彼蒼鑒於世日下而
人日漓特降此一家之教以爲聖門之疏附後
先奔走禦侮也又何疑焉

周禮句解序

范蔚宗曰東京學者各自名家而守文之徒固滯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章句多者或百餘萬言學者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信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學者畧有所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以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乖離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由是觀之務博而不反舍本而逐末經術之不

周禮句解序

明有自來矣五經四子之書有宋元先賢先儒之所審定學者得奉爲圭臬至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其於歷代朝章猶水木之有本源也其用視十七篇之禮尤切注疏既無單行之本又不便生徒之須習鄭賈而後爲之注解者指不勝屈惟是擾亂五官顛倒聖經者固不足論卽如王東巖之訂義採錄四十餘家亦云詳矣然其中可以補鄭氏之缺者十不過二三其餘則敷衍鄭注而已又或不察鄭注本自精密但以師心自用汨亂其間亦復不少如大司樂五

嶽注與大宗伯注異者蓋據西都及職方之文立解以吳嶽爲西嶽耳賈氏疏之詳矣舊注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嶽偶誤作嵩東巖改定鄭注爲嵩在豫華在雍直不識鄭氏本意又若未見賈疏矣大師注蕤賓後五律仍以律下生呂呂上生律乃傳刻之訛有月令孔氏疏所引本註可證且賈疏明言子午以東爲上生西爲下生而楊謹仲不察反以翻駁鄭氏不亦過乎又匠人注日中者最短之影也蓋一日之內日中之升度最高故其影最短因其最短可定日中既

周禮句解序

定日中南北已正隨日可測且凡建國亦不定在地中疏云夏至尺有五寸之景已失之拘而長沙易氏又謂合四時日景以求地中似乎詳密去之愈遠此外如五等封地與王制孟子不同鄭以爲三等封地爲夏殷舊制武王承之至周公作周禮始改定五等之制雖不必果確鄭說自成條理薛常州創爲開方之說強以合之乃所謂無事之擾如斯類者正使學者勞而少功疑而莫正適蹈范氏之譏矣至於融會衆家意趨簡約又未免襲用前人不復識別使學者

昧於本源難以取信因竊取廬陵朱氏尚書之例為之句解專依後鄭為去取其司農及杜子春與鄭異議者別表出之注或簡古間以疏叅之非敢謂鄭氏必無可議但學者就一家之言先自會通由是泛濫諸家如舟有舵不患汗漫而無歸矣蓋專為塾師課本而設間有管窺及聞之師友者別錄焉而此不具若夫斟酌漢唐權衡宋元掇英取華以歸盡善已備於欽定義疏如中衢置尊固任人之擣取矣乾隆癸未日在星紀秀水盛百二秦川述

月禮句解序

三

盛母馮太孺人家傳

太孺人馮氏嘉興桐鄉人前明隆慶戊辰進士湖廣布政使司諱孜者太孺人五世祖也其後累世以文學著名膠庠考伯陽公諱景夏康熙癸酉舉人起家長安令歷官刑部左侍郎為

世宗朝名臣妣沈太夫人太孺人生十三歲而失恃幼

端靜嫻女儀伯陽公歷任方面常隨侍左右性儉約未嘗飾華侈歸秀水盛晴谷先生諱熙祚為繼室先生考學正丹山公諱楓為睢州湯文

傳

正高弟浙江通志有傳以中壽歿太孺人不及

事事繼姑鍾太君能得其歡心先生原配余族祖鶴洲公諱彝爵女也遺一女二子百一

百朋太孺人為辦婚嫁一一如已出雍正五年

詔許外臣守令以上各保舉一人時伯陽公為廬州守以生平相信最確者莫如先生遂引內舉不避之例以名上於

朝官嶺表十有五年歷劇邑太孺人襄內治識大體令龍川時邑被水凡室廬之被衝者先生捐

俸賑恤酌厚薄計豐約太孺人爲權衡封識或
至達旦不寐云十三年九月以

覃恩封孺人先生性好施與鄉黨姻戚有所求一再
不止太孺人無吝色先生素苦肺疾久在瘴鄉
益甚每作連夜不能臥太孺人扶持左右節宣
寒煖夜以繼日未嘗有倦容及移疾里居齊厨
蕭然有無黽勉或與親舊飲酒賦詩果餽必精
潔皆內助力也先生考終於乾隆十七年壬申
昆仲八人合宅而居或有大事折衷於太孺人

傳

得一言指示皆唯唯聽命先生歿十有五年子

百二以丙子舉人奉

命揀發山左試觀城令授淄川令太孺人就養守舍

甘淡素一如在里時曰我性不喜豐華願我子
爲清白吏足矣歲己丑年七十三以疾卒於淄
淄人無男女竝感慨太息爲賢母惜也

論曰女子之職惟酒食是議然米鹽零雜不知
大體其或生長華腴則又不屑畱意中饋太孺
人殆無間焉伯陽公於雍正初會知山左之膠

州有遺愛淄邑東距膠僅數日程有父老籍紳
至淄者猶頌伯陽之惠政不衰太孺人聞之輒
淚下勉其子曰爾其黽勉夙夜以無貽外氏羞
且亦爾父之素志也嗚呼若太孺人者非識大
體者歟

勅授文林郎知山東東昌府博平縣事姪朱坤拜撰

魁非盒筆記

序

丹徒教諭顧君思亭博雅君子也乾隆辛
余主講京江寶晉書院獲與君昕夕過從講道論藝
相得甚歡君嘗出大著詩古文辭屬余點定余皆浣
讀數過謹製序以誌欽佩通籍後睽隔餘二十載丙
子假歸則君已謝世歲戊寅余受鍾山書院聘居白
門有顧生名鎮生者因省試謁見余詢知爲君令子
如見故人旋承乞余爲君誌墓讀行狀始知君所著
述除詩文集外尙有覺非盒筆記八卷余昔未之見
也急向令子索而觀之見其綜述古今博采典籍遵
唐賢之軌則集藝苑之精華不僅學古有獲其輔翼
世道人心處亦復不少因君不喜近名故至今尙藏
書篋衍未及梓行余以爲亦君生平精力所在屬令
子早廣其傳遂不禁歡喜贊歎而爲之序
嘉慶戊寅秋八月德清小弟蔡之定謹識

覺非盒筆記

序

一

覺非齋筆記卷一

顧莖思亭集

錢氏大昕云開成國子學石經舊唐書譏其字體乖師法近崑山顧氏尤詆之余於癸巳歲取石校勘再三乃知此經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後梁補闕二也又有旁注字大約北宋人所作三也若明人補刊闕字則別為一石不與本文相淆而世俗裝潢者欲經文完具乃取明刻剪割連綴之遂不復識別顧氏所舉石經之失大半出於明

覺非齋筆記卷一

刻而援為口實不知其為裝潢本所誤也若旁注之字惟易書詩春秋論語有之此尤戾於古者如易觀卦彖添日月不過四字書封比干墓式商容廬墓上問上俱添之字詩從夏南南下添姬字上入執宮功執下添于字錫山土田錫下添之字山下添川字田下添附庸字歲其有有下添年字詒孫子詒下添厥字春秋美與子犯謀謀下添飲之酒三字旅弓矢于弓下添十旅二字奸絕我好我下添同字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公下添弃字我下添同字童子言焉子下

添何字余狐裘而羔袖余下添猶字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添掩字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使下添視寢二字是將行而歸為子祀行下添乎字其四國當之之下添六物之占四字今于少不處少下添貞字而告于知氏氏下添范氏二字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添哉字多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添矣字皆淺陋非唐刻之舊或謂晁公武據孟蜀石經增入非也公武撰石經攷異在乾道庚寅帥蜀之日長安已非宋地公武何從增改之且公武所舉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

覺非齋筆記卷一

十二經皆有之而石經旁注祇有易書詩春秋論語非公武所作審矣惟春秋六物之占一條與公武所舉適合然孟蜀石經文即用開成舊本公武作攷異乃以長安國學板本校勘得之而又自言石經固脫錯監本亦難盡從則公武非專信監本也予故謂旁添之字必是北宋人依監本增改然監本出於田敏敏經學疏淺又在唐元度之下固難深信矣太平御覽所引經文問與旁添之文相合亦即據當時監本非別有古本也朱梁所刊惟儀禮左氏穀梁三經間

有數段蓋經韓建築城委棄之後輦來城中偶有損失而任意補之非奉朝命故字法醜劣亦無師承所謂自鄣無譏者矣乾符修改與初刻本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夫今人得宋槧本尙知寶愛此經刻於唐世同時儒者議其蕪累固所不免越今已及千年世間不復見有唐本而此石歸然獨存乃以謬戾譏之甚矣其惑也

周易與今本異者君子以哀多益寡哀作衰攷說文無寡字鄭荀諸家易皆作攄云取也衰从衣从采采

覺非盒筆記 卷一 三

與孚同則衰亦與攄通矣力小而任重小作少章懷注漢書亦引作少今本改為小則與知小句重出雜卦姤遇也姤作遘說文亦無姤字古文易作遘而鄭氏從之王輔嗣改就俗體獨此一字未改此古文之僅存者畧例云筮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筮筮字初刻從草後改從竹案說文無筮字筮蹄出莊子外物篇崔譔註筮香艸可以餌魚則從草者爲正
尙書泰誓予有亂十人亂下旁添臣字春秋襄廿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廿四年及論語予有亂十人俱

有旁添臣字陸元朗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邢昺始據誤本添入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唐以前無此說也說文獸訓飽厭訓笮經典都借厭爲獸飽字此經萬年獸于乃德爾雅豫射厭也皆正體

詩以十篇爲什惟二雅周頌則然若魯頌止四篇商頌止五篇不能成什故但云駟詁訓傳那詁訓傳相臺岳氏本與石經同今本稱什者誤矣子尾脩脩石刻作脩脩有蕭音故中谷有雍篇與獻叶宋高宗御

覺非盒筆記 卷一 四

書石經亦作脩說文本無脩也賈用不售初刻作讐不遐有害初刻作瑕如彼邇風初刻作愬按說文無售遐二字晉人賦云愬流風而獨寫正用詩語此則後來改本不如初刻之善矣涼曰不可涼作諒此用鄭義訓諒爲信無此疆爾界界作介此從陸氏釋文周禮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石刻作犒攷說文無犒字小行人若國司徒則犒禴之注引鄭司農說犒謂犒師也春秋傳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然則犒爲犒之古文也考工記舛胡之笄注云

故書符爲筭杜子春云當爲符符讀爲稟按說文無
 符字石刻上半雖殘缺下半从句不從可其爲符無
 疑符與荀字形相近讀符爲稟聲尤相近也至如大
 司樂王大食三宥宥與侑通太宰邦甸之賦今本譌
 爲郊凡以神土者今本譌爲仕皆當以石刻正之
 儀禮士冠禮啐醴建柶與與士昏禮啐醴建柶與之
 文同今本建譌提鄉飲酒禮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與
 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之文同大夫即遵者也
 今本脫一席字鄉射禮閭人爲燭於門外與大射之
 文同今本燭上多大字少牢饋食禮尸受同祭于豆
 祭與有司徹之文同今本受同譌爲同受此以前後
 篇參觀之而決其可信者也有司徹主婦洗于房中
 與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同今本洗下多爵字則
 與特牲文同予謂少牢有司二篇皆有主婦贊者授
 爵之文則洗爲洗爵可知特牲無贊者授爵一節故
 云洗爵此古人文字之密或疑此有脫文者失之矣
 喪服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諱審石刻爲下本有
 君之二字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常有

覺非筆記

卷一

五

此二字大功章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此文正
 同可證君之二字不可省今本皆無之石刻亦已磨
 改乃知初刻之精審乾符修改幾於不知妄作矣
 禮記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按注云舉
 肺脊以經文但言舉故以肺脊實之且肺脊兩物如
 經文言肺不言脊正義亦當申明之矣岳本及衛湜
 集說本皆無此字其爲後人妄增無疑也喪大記子
 大夫公子食粥今本公子下有衆士二字蓋因上有
 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之文相涉而誤按下
 文疏食飲水即衆士也則衆士不在食粥之內矣學
 記燕辟廢其學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石
 刻辟皆作譬蓋用鄭義岳本皆作辟而圈去聲亦依
 鄭讀也緇衣章義廬惡今本義作善蓋後人依尙書
 改之陸氏釋文引皇侃云義善也又云尙書作善可
 證古本不爲善矣君奭曰在昔上帝割岳本作昔在
 石刻在上帝之上有闕文必與岳本同閒傳柱楣翦
 屏今本柱作柱柱俗字岳本作柱而圈上聲用陸德
 明音得其正矣他如耗作秬廢作癡鏘作鎗一个臣

覺非筆記

卷一

六

之个作介皆當以石刻爲正

春秋左氏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此據陸氏釋文非誤也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經書錫傳書賜故傳有謝賜命之語非誤也宣三年晉侯伐鄭及延今本作鄆說文亦以鄆爲鄭地然地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廩延字亦無邑旁也宣十八年凡自內虐其君曰弑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可省成二年且辟左右石刻且作且夢必在夜則且義爲長昭三年少齊有寵而死今本齊作姜亦石本得

覺非盒筆記

卷一

七

之定元年榮駕鷲今本作鴛鴦字說文無之依正文當用鴛假借同音則鴛亦通也哀六年四方其順之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是古本作順也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妄改至若襄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予謂左氏義例至精此傳子太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也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于經如知悼子不書晉太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義者也昭元年趙孟曰天平今本天作

天天與亡對故云鮮不五稔昭廿五年吾聞文成之

世謂文公成公也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皆作文成今本作文武誤矣哀元年宿有妃牆嬪御今本牆爲牆說文無牆字陸德明云牆本作牆或作牆漢隸月旁字或變从广牆與牆實一字也哀廿六年越臯如舌庸廿七年越子使舌庸今本舌作后以國語正之亦當爲舌又如皇戊向戊穿封戊沈尹戊皆从戊从一唯衛公叔戌从戈从人板本往往混淆非得石本何由決其異同

覺非盒筆記

卷一

八

公羊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今本作賊據注云賤不爲諱則當爲賤也僖廿六年乞者卑辭也今本乞下有師字據疏云乞者至若辭則不當有師字也或二年卻克朕魯衛之使今本朕作朕說文有朕無朕當以今本爲長然陸氏釋文音舜又丑乙達結二反从下二音當爲朕从舜音當爲朕石刻蓋據陸初音也襄二十七年攜其妻子而與之盟今本攜作挈注云挈猶提也按上文已有挈其妻子何氏無注注于此句之下知當爲攜字注中挈字亦攜之誤提攜疊韻

故轉相訓也襄廿九年爾弑吾君今本作殺按下文云爾殺爾兄兄言殺君言弑辭有輕重之別石刻為長定元年不衰城也今本衰為蓑說文衰訓雨衣衰正字蓑俗字

論語願車馬衣裘衣下旁注輕字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常解所服青鼠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做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陸氏釋文于赤之適齊節音衣為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也邢疏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

覺非齋筆記

卷一

九

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也皇氏義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是後人因通行本而增入非其舊矣無求生以害人今注疏本作仁而疏中仍有害人字蓋明人依朱本校改猶幸改之未盡以石刻證之益明白矣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九字皇本無石刻亦無此節宋人增注于旁非唐本之舊矣至如我三人行必得我師寢不尸居不容與漆雕之為彫皆據陸氏釋文爾雅釋詁底底止也釋文底丁禮

反底之視反後人疑其重出輒改底為廢不知注替廢連文乃訓替為廢非本有廢字也釋言楷柱也今本皆从手旁說文楷柱砥古用木故从木非从手也華皇也今本皇在華上釋文亦先華後皇釋天四氣調謂之玉燭李善注文選引此文正作氣也荷芙渠今本渠為渠澤烏菴今本菴為瓊葶麻母今本葶為李蒙王女今本王為玉釋木味莖著今本味為蔞狄臧棹今本臧為藏釋鳥鷺白鷺今本分楊鳥二字皆當依石刻正之

以上皆金石文跋尾

覺非齋筆記

卷一

十

鮑氏廷博得梁皇侃論語義疏於日本足利學中正文有與今本異者愚輒披錄之以廣異文其疏義之當否通人碩士自有定論愚不及論也其為人也孝弟弟字作悌後皆放此按經典通用弟說文徐氏新附有悌非古也鮮矣仁仁上多有字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交下多言字道千乘之國道作導後放此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與下多也字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下多敬字可謂好學也已已下多矣字子貢曰日上多問字未若貧而樂樂下多道字

愚按鄭康成注云樂謂志於道可見古本正文無道字告諸往而知來者者下多也字愚不知人也愚下多已字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于作於回也不愚愚下多也字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已下多矣字誨女知之乎女作汝案汝古皆通用女此後人刊本變改下放此臨之以莊臨下多民字則敬則勸二則下皆有民字孝乎惟孝乎作于按石經作於是亦爲政政下多也字雖百世可知也可上多亦字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穆下多矣字女弗能救與弗作不賜也爾愛其羊

覺非盒筆記 卷一

十一

爾作汝使民戰栗栗下多也字焉得儉儉下多乎字孰不知禮禮下多也字樂其可知也下多已字以成成下多矣字君子之至於斯也也作者焉得知知作智後放此案經典通用知惟孟子作智蓋漢石經無孟子依唐明皇改从今體字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仁下多者字我未見力不足者者下多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人之過也人作民義之與比比下多也字不患莫已知知下多也字吾道一以貫之下下多哉字又敬不違敬下多而字不遠遊不上多

覺非盒筆記 卷一

十一

子字古者言之不出不下多妄字出下多也字不知其仁焉用佞仁下佞下皆有也字子說說作悅案古本通用說此亦後人變改後放此其由與由下多也字不可得而聞也下多已矣字久而敬之而下多人字案疏義亦云人愈敬之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如下多也字違之之一邦作違之之至他邦無一字有至他二字再斯可矣再下多思字不知所以裁之之下多也字敝之而無憾敝作弊此亦後人變改哀公問弟子問下多曰字曰賜也達曰求也藝二曰上皆有子字女得人焉耳乎乎下多哉字誰能出不由戶戶下多者字問仁曰曰上多子字并有仁焉仁下多者字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有作能衆下多者字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每句末皆有也字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公下多也字舉一隅隅下多而示之三字案孟蜀石經同則不復也則下多吾字子於是日哭日下多也字如不可求求下多者字曰古之賢人也曰上多子字又何怨怨下多乎字飯蔬食蔬作蔬此亦後人改从俗體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至下多也字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下
多而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三上多我字有作得以
我為隱乎乎上多子字孔子曰知禮曰上多對字揖
巫馬期而進之之作也君取於吳取作娶此亦變改
則吾未之有得得下多也字口之禱久矣禱下多之
字恭而無禮節合下君子節為一章案古本亦如此
使驕且吝使上多設字不足觀也已已下多矣字不
易得也下多已字不謀其政政下多也字三分天
下三作參周之德無之字大字知我乎乎上多者字

覺非齋筆記

卷一

圭

牢曰節另為一章注疏本同有鄙夫問於我問上多
來字雖少必作少下多者字吾自衛反魯反下多於
字後生可畏畏下多也字斯亦不足畏也已已下多
矣字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作凋可與共學章合
唐棣章為一注疏本同孔子於鄉黨至與與如也為
一節當暑袵絺綌作纈君子不以紺緇飾至必有
明衣布合為一節注疏本同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
合為一節注疏本亦同臭惡臭作鼻按說文無鼻字
見玉篇乃俗臭字也雖疏食菜羹瓜祭疏作蔬瓜作

茨席不正至斯出矣為一節問人於他邦另為一節
康子饋藥另為一節疾君視之另為一節君命召另
為一節朋友死另為一節朋友之饋另為一節以上
七節皆與注疏本同見齊衰者見上多子字子路共
之共作供皆不及門也也上多者字今也則亡句下
多未聞好學者五字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不下多可
字柳皆作椁不可徒行也不上多吾以字行下無也
字曰有慟乎曰上多子字而誰為為下多慟字敢問
死敢上多曰字注疏本同閔子侍側子下多驚字若

覺非齋筆記

卷一

齒

由也若上多曰字由之瑟之作鼓子貢問師與商也
問下多曰字過猶不及及下多也字而附益之之作
也鳴鼓而攻之無而字師也辟辟作僻億則屢中億
作憶子張問善人合下論篤為一章注疏本同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之下多也字子路率爾率作卒可使
足民民下多也字冠者冠上有得字夫子何哂由也
夫作吾曰為國以禮曰上多子字宗廟會同非諸侯
而何廟下多之事如三字而作如之二字亦也為之
小孰能為之大小下皆有相字克已復禮克作剋

斯謂之仁已乎斯下多可字已下多矣字斯謂之君子已乎斯下多可字謂下無之字民無信不立無作不棘子成成作城猶犬羊之羶羶作羶羶下多也字崇德也無也字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生死下皆有也字既欲其生生下多也字吾得而食語吾下多豈字博學於文博上有君子字子帥以正以作而苟子之不欲無之字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草下皆有也字夫達也者夫聞也者者上皆無也字富哉言乎哉下多是字忠告而善道之而下多以字道作

覺非重筆記

卷一

五

導不可則止不可作否魯衛之政兄弟也無也字如知爲君之難也無之字一言而喪邦而下多可以二字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無之字兄弟怡怡怡下多如也二字憲問恥合下克伐章爲一危行言孫孫作遜飯疏食疏作疏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夫下有也字人不厭其言人不厭其笑人不厭其取言笑取下皆多也字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言作日也上多久字則爲之也難則下多其字之下無也字陳成子弑簡公弑其君弑皆作殺告夫三子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三上皆有二字不敢不告也無也字勿欺也也作之子曰不在其位合曾子曰章爲一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而作之行下多也字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乎下多我夫二字哉下無夫字患其不能也其不作已無孔子曰非敢爲佞也日上多對字於公伯寮寮下多也字賢者辟世合作者節爲一章晨門曰晨上多石門二字脩己以敬連下六脩己四脩字俱作修是爲賊賊下多也字闕黨童子將命命下多矣字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參下多然字夫然後行

覺非重筆記

卷一

六

行下多也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與下無之字友其士之仁者者下多也字人無遠慮人下多而字已矣乎無乎字孫以出之孫作遜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行下無之字勿施於人人下多也字吾之於人也人下無也字如有所譽者所作可今亡矣夫今下多則字非道弘人人下多也字不莊以泄之並下文泄皆作莅何以伐爲爲下多也字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無二於字言及之而不言之下無而字民無得而稱焉得下無而字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

曰字言下有也字聞斯二者者下有矣字亦曰君夫
人人下有也字性相近也合下節通為一章注疏本
同公山弗擾弗作不如有用我者有下多復字佛盱
佛作拂下文同有是言也也下多曰字子曰由也由
下無也字居吾語女居上有曰字周南召南召作邵
注疏本連上小子章合為一此卻分古者章下無重
出之巧言令色章覆邦家者者作也孔子辭以疾以
上多之字食夫稻衣夫錦稻錦下皆有也字女安則
為之女上有曰字博奕奕作□賜也亦有惡乎乎作

覺非齋筆記 卷一

七

也遠之則怨則下多有字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衰諫追下皆有也字不得與之言言下有
也字夫執輿者為誰誰下多乎字曰是也曰上有對
字辟人辟世辟皆作避鳥獸不可與同羣羣下有也
字以杖荷篠篠作篠如之何其廢之其下多可字之
作也道之不行行下多也字不辱其身身下多者字
入於河於漢於海於皆作于播鼗武鼗作鞞其不可
者拒之拒我拒人拒皆作距小人之過也必文必下
多則字是難能也難下無能字紂之不善善下多也

字如日月之食焉食作蝕焉作也叔孫武叔兩章通
為一窺見窺作闕夫子之牆夫上多夫字不得其門
而入入下多者字日月也日上多如字人雖欲自絕
絕下多也字四方之政行焉焉作矣寬則得眾下少
信則民任焉一句公則說作則民悅多民字子張問
於孔子問下多政字

說經家凡云集解者有二義論語何晏集解謂集孔
包周馬鄭王周諸家之說也杜預左氏傳亦名集解
者謂聚集經傳為之解也

覺非齋筆記 卷一

七

論語古有益氏注何晏集解未入錄皇侃義疏採江
熙所列十三家注亦無此人
荀爽九家易集解十卷人輒以淮南道訓二十篇號
九師易者為證不知劉向別錄有曰所校讐中易傳
有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據史記注引
淮南要畧曰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
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與淮南為九也若荀九家
據陸德明經典序錄爽所集有京房馬融鄭元宋衷
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與爽凡九家也以荀九家易

即為淮南九師易誤矣案馬貴與經籍考云陳氏曰
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易苟爽嘗為之
集解則此誤蓋自陳始也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
儒林傳曰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
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故訓章句其解經即用十
篇之言明其當日之口講指畫如此其十二篇之次
費氏未嘗改也後人誤讀儒林傳乃贗作費氏易省
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

覺非盒筆記 卷一

九

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攷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
施孟梁邱三家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易與古
文同若其篇題與諸家異者則劉向班固何以不言
乎蓋自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
後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彌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
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
辭後解爻辭者遂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
者莫能言其舊矣

王氏應麟云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

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
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下已
字皆讀如矣音惟朱子發讀為戊己之己予昔與僧
曇瑩論及此問之曰讀作己日何如瑩曰豈惟此解
雖作辰已之已亦有義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為
庚庚革也故已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
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猶云從此而變也

覺非盒筆記 卷一

三

覺非盒筆記卷一 終

覺非盒筆記卷二

顧莖思亭集

冰古作夂凝古作冰說文凝俗冰字惠氏棟云坤初六象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案文冰當作夂凝當作冰爾雅釋器云凝脂也此孫炎本古本則作冰脂也郭璞曰莊子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詩膚如凝脂即冰脂也古文尙書亦以冰爲凝

吝古作遴惠氏棟云蒙初六以往吝說文引作遴云行難也案史書遴本吝字

覺非盒筆記卷二

漢書魯安王晚節遴王莽傳性實遴音廣雅云遴踈也音良鎭反小顏云遴讀與吝同又周伯琦六書正譌云遴行難从人遴聲又謹選也別作遴非是則又與說文漢書異

需有耨音奴豆切惠氏棟云歸藏易作溲說文大部云需从犬需聲讀若耨禮記儒行曰飲食不溲鄭氏注云恣滋味爲溲溲之言欲也故象言飲食宴樂左傳昭十五年傳云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說苑敬慎篇云諺曰誠無垢思無辱辱與垢切是讀爲溲服虔曰

辱欲也古文易不可攷然溲字不爲無說鄭氏注易云需讀爲秀

鄭本需于沚即沙字惠氏棟云沚當作沚與沙同說文云沙水散石也从水从少水少沙見譚長說沙或作沚穆天子傳云天子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郭璞云沙衍水中有沙者水少沙見故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或以衍屬下句讀非是訟上九終朝三褫之說文云褫奪衣也讀若池鄭康成本作三拖之音徒可反惠棟云淮南人間訓秦牛

覺非盒筆記卷二

缺遇盜拖其衣被高誘曰拖奪也是拖與褫字異而義同晁以道讀爲拖紳之拖揚慎以爲終朝三拖之以誇於人真小兒強解事也拖紳之拖本作袍見說文

師貞丈人吉康成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王弼云丈人嚴莊之稱也惠棟曰象辭言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有天下之稱也謂之丈人可乎易緯乾鑿度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

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歷舉五號獨不及丈人知丈人非王者之稱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謂王者之師斯得之矣

小畜九五有孚攣如古戀字子夏傳作戀惠棟云隸釋漢唐公所碑及景君碑皆以攣爲戀知古文戀字作攣也

履九二幽人貞吉虞翻曰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虞云雖幽訟獄中終

覺非筆記

卷二

三

辨得正故自不亂荀卿子曰公侯失禮則幽注云如晉文執衛成公實諸深室禮說云今學者輒目高士爲幽人非也

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毛居正六經正誤云後笑作笑誤案笑字古作笑从八象眉目悅良後轉作竹轉作天天笑之良天本有點省文作天俗訛作笑東坡謂以竹擊犬有何可笑者戲譏王荆公字說之穿鑿耳惠棟云笑古皆作笑說文無笑字李陽公刊定說文始从竹从天義云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

之笑故毛氏據以爲說非也古本漢書薛宣傳云壺矢相樂應劭曰以壺矢相樂也今本云壹笑相樂音灼曰書篆形壹笑字象壺矢字因曰壺矢然則笑爲古笑字審矣李陽公多臆說吾所不取

貳古貳字豫彖曰四時不貳京房作貳尙書洪範曰衍貳史記引作貳管子如四時之不貳皆古貳字也月令無或差貸貸卽貳也呂覽正作貳貸當爲貳字之訛

九四朋盍簪侯果曰朋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

覺非筆記

卷二

四

惠棟云士冠禮皮弁笄鄭注云笄今之簪說文云无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俗无作簪然則簪本作无經傳皆作笄漢時始有簪名侯氏之說非也子夏鄭元張揖王弼皆訓簪爲疾陸德明曰古文作貳京作摯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云坤爲盍戠聚會也坎爲聚坤爲衆衆陰並應故朋盍戠戠舊讀爲摯爲宗禮說曰戠與得協韻當從虞義玉篇戠音之力切鄭氏尙書云厥土赤戠墳讀曰熾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劉歆曰牯之言角案牯爲牛馬

牢非角也九家作告說文引云童牛之告告者牛觸人角著木所以告也从日从牛鄭本作楛謂施楛於前足是也鄭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楛元吉注巽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良體之良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楛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楛在手曰楛今大畜施楛於足不審楛楛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棟按釋名曰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太元云童牛代鳥明童牛者無角之稱童牛無角是楛施於前足許鄭二說近之今作楛者非也

覺非書筆記

卷二

五

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此爻象辭及九五爻辭漢魏以來諸儒皆不得其說謹案易說曰凡卦皆二應五初應上唯大過之象無所不過故二過應上五過取初兌少女稱女妻巽長女稱老婦聖人觀象繫辭故有是占不然過以相與之言果何所謂耶此說是獨闢從來謬妄見虞仲翔集解惜宋元諸儒從未理會及此

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

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又云去不順忽出也或從哀倒古文學即易突字鄭康成曰震為長子爻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周伯琦六書正譌云去之義俗用突乃竈函也

咸上六象曰滕口說也鄭虞皆作滕虞云滕送也不得之三山澤通氣故滕口說矣鄭云咸道極薄徒送口言語相感而已不復有志於其間惠棟曰滕當讀

覺非書筆記

卷二

六

為騰騰傳也淮南子曰子產騰辭後漢隗囂傳曰帝數騰書隴蜀高誘許慎皆訓騰為傳滕本古文騰字燕禮曰滕爵于賓鄭注云滕送也今文滕皆騰是滕與騰通又按釋詁云滕虛也以虛詞相感義亦通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說文引作犂云一角仰也从角切聲鄭作犂云牛角皆踊曰犂子夏作犂荀爽作犂虞翻曰牛角一低一仰故稱犂尔疋牛屬云角一俯一仰犂字林音邱戲反云一角低一角仰樊光云傾角曰犂牛屬又云皆踊犂郭璞云今豎角牛釋文

云字亦作挈字林音之女反从虞翻說當依荀氏作
騎从鄭氏說當依余正作齧張有復古編云齧从角
契省別作掣非齧从角契故子夏傳作契騎角一低
一印故荀爽作騎諸家無作掣者王弼以為其牛掣
者滯隔所在不獲進是讀為牽掣之字失之

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釋文云下弧字本亦作壺
諸家皆作壺今作弧者聲之誤也虞仲翔曰五已變
乾為先應在三坎為弧離為大腹張弓之象也故先
張之弧四動良為後說猶置也兌為口離為大腹坤

覺非會筆記

卷二

七

為器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
兌故後說之壺案禮說云古說與設通虞翻云猶置
也離上與兌三陰相應而家道睽乖故先疑後釋張
弧者拒之如外寇設壺者禮之若內賓壺誤為弧失
其義矣楊子太元云家無壺婦承之姑壺者家之禮
法故家無壺婦無以承姑妻無以事夫上九六三昏
葍之象始以為寇也故先張之弧非寇乃昏葍故後
設之壺昏禮設尊於室為內尊又尊於房中東為外
尊此之謂設壺

解豕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云馬陸作
宅云根也鄭康成注云本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
解謂坼罅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棟案古文宅字作
寔與坼相似故誤作坼馬鄭皆从古文非改坼為宅
也

損易之用二簋可用享簋蜀才作軌棟案公食大夫
禮云設黍稷六簋于俎西鄭氏注云古文簋皆為軌
周禮小史云序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簋或為几鄭
司農云几讀為軌古文也說文云簋或作甌或作杝

覺非會筆記

卷二

八

蜀才依古文故作軌又渙之九二云渙奔其杝杝亦
古文簋渙宗廟中故設簋

夬九五莧陸夬夬虞仲翔曰莧說也讀如夫子莧爾
而笑之莧陸和睦也震為笑言五得正位兌為說故
莧陸夬夬舊讀言莧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
言莧陸非棟案論語莞爾而笑字本作莧見釋文邢
昺撰論語疏依唐石經作莞從俗作也古睦字亦作
陸見唐扶頌及嚴舉碑蜀才所訓與虞同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

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故商頌殷武云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梁入其阻哀荆之旅竊疑周之荆楚商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次于荆者蓋鬼方地也世本云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姓季連者楚是荆楚故屬鬼方有冥隘方城之險故詩言梁入其阻易言三年克之鬼方克而民人貢即詩所云有截其所也丙子學易編引蒼頡篇云鬼遠也又云鬼方言其幽昧也皆不以地實之此臆說也詩攷補傳云震用伐鬼方震擊

覺非金鑿記 卷二

九

伯名未知何據愚謂震奮也猶詩之奮伐不得以其人實之

言天下之至曠而不可惡也荀爽本惡作亞云次也案古亞字皆作惡尙書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康成注云惡讀為亞秦惠王詛楚文云告于丕焮大神亞馳禮記禮器作惡馳宋時有玉印曰周惡父印劉原父以為即條侯亞父史記盧縮孫他之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荀氏以惡為亞故訓為次

聖人以此洗心石經作先心虞翻曰聖人謂庖犧以

著神知來故以先心諸家如京房荀爽董遇張璠范長生等皆作先心唯王肅及韓伯作洗心非也管子云聖人先知無刑尉繚子云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皆先心之謂也

覺非金鑿記 卷二

十

古字通春秋傳僖廿四年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史記作伯備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謂嵩曰義真備未平義作服趙世家武靈王云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今戰國策云騎射之服然則史記備當作備也特牲饋食禮云備答拜焉注云古備為復說文紘車紘也或作鞞从革葡聲是古備字有服音伏字有葡音

不封不樹虞仲翔曰穿土稱封古窆字也音彼驗反聚土為樹冢人云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檀

弓云懸棺而封康成云封當爲窆下棺也鄭仲師周禮遂人注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聲相似說文曰塋葬下土也从土朋聲今讀易者皆作俯容切失之

自唐人爲五經正義傳易者止王弼一家不特篇次紊亂又多俗字如晉當爲晉巽當爲巽姤當爲遯乾確乎其不可拔繫辭確然示人易皆當作雀或作確見鄭烈碑周伯琦曰雀胡沃切鶴字从此俗用爲鶴字非坤初六象陰始凝也凝乃俗冰字古冰字作欠屯初九盤桓漸六二鴻漸于

覺非筆記 卷二

十一

磐皆當作般與盤同六二乘馬班如當作般左傳班馬之聲役將班矣古皆作般蓋古文也匪寇婚媾當作昏葦本鄭上六泣血漣如漣本瀾別字當作漣或省文作連師九二象承天寵也當作龍从王古文寵毛詩蕭蕭云爲龍商頌何天之龍鄭箋云龍當作寵與邦協韻爲丰比初六終來有他吉當作宅釋文宋本皆然九五王用三驅當作歐古文驅履上九視履考祥本作詳見釋文古祥字古文祥作詳又泰初九以其彙古文作萑釋文九二包荒本作庖說文六四翩翩古文作偏偏王弼本作篇篇今本與子夏傳同否九四

疇離祉當作畱从鄭本古文疇見說文豫六二介于石古文作矢釋文晉孔坦書云矢石之易悟九四朋盍簪古文作貳或作

哉虞翻本隨象君子以嚮晦當作鄉从王古嚮字說卦而治同左傳皆以鄉爲嚮无妄象天命不祐當作右从馬融繫辭

古祐字大畜六四童牛之牯當作告从說文或作枯

本从鄭坎六三險且枕古文枕作沈六四樽酒當作尊離九三日吳之離當作廂从說文今作屏亦說之弧當作壺諸家皆然明夷六二用拯馬當作拊

从子夏說文渙初六同解豕甲拆當作甲宅从馬鄭陸諸家損二筮可

覺非筆記 卷二

十一

用享當作軌从蜀才據此則諸筮字皆當作軌古文筮見儀禮注損象懲忿窒欲當作徵古懲字夬九三壯于頄當作頄从鄭文無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當作告从說文古文誥頄字鄭氏禮記注初六羸豕孚蹢躅古文作蹄躅與蜀古今字萃豕聚以正當作取古聚字困六三據于蒺藜當作黎从唐石經上六輓輓當作契机契古文机豐初六遇其配主當作妃从鄭既濟六四繻有衣袽古文作襦釋文繫辭八卦相盪當作蕩从諸家藏諸用還藏於密知以藏往皆當作臧从鄭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凡

隕字皆當作噴乾之策當作策從釋文下同引而伸之當

作信見釋文古伸字聖人以此洗心漢石經作先心乾

坤其易之組邪當作韞從虞翻象也者像也像當作象

天地細緼當作壹從說文張有復古編云壹從壺

凶在壺中不得滌也別因貳以濟民行當作式從鄭

作氣氣又作細緼並非見說文爲道也屢遷當作婁說文無屢字

貳字古文二見說文爲道也屢遷當作婁漢書皆以婁

屢噫亦要存亡吉凶當作意毛萇曰兼三才當作材

石經又宋參天兩地當作兩本斤兩字妙萬物而爲

言當作眇從王肅震爲專當作專從延巽爲寡髮寡

當作宣從鄭釋文所載古文皆薛虞傅氏之說必有

據依鄭康成傳費直易多得古字說文云其稱易孟

氏皆古文虞仲翔五世傳孟氏易故所采三家易爲

多諸家異同動益數百然此數十字皆卓然無疑者

易經古文僅存者今人皆未之省或有失讀者如屯

六二象以從禽也從古縱字需彖位乎天位上位字

讀曰泄從鄭穀梁傳曰泄者位也比九五失前禽失

讀如馬牛風伏之佚古佚字皆作失見尙泰象財成

古裁字明夷文王以之箕子以之以讀爲似從鄭姤

九二包有魚包讀爲庖古文省鄭氏周禮庖人注

五以杞包瓜與匏同艮九四其形渥形本古刑字見

陰震碑賁卦之賁讀爲奔明夷象用晦而明而讀曰如

義從虞蹇六四往蹇來連連讀曰輦從虞損二簋可用

亨亨許庚切從蜀說卦震爲龍讀曰駮其于稼也爲

反生反讀爲阪反古阪字司馬溫公曰凡觀書者必

先正其文辨其音方可以求其義可謂知言

鄭氏易所謂爻辰者乃律家合辰樂家合聲之法蓋

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錯乾鑿度所云問時而治六辰

故謂之爻辰也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並時而交

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

貞正也初爻以此爲正次爻在右右行陰時六以順

各從次數之陰退一辰故貞於未

成其歲歲終於屯蒙按此與十二律相生圖合鄭於

周禮太師注云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

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

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

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

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

右爻辰值二十八宿之圖朱子發云子寅辰午申戌

陽也乾之六位未巳亥丑卯酉陰也坤之六位此亦誤當

云未酉亥丑卯巳所謂右行也位之升降不違其時故曰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按此與康成月令注參同契等說皆合若

以日所歷言之則右行而周二十八舍明堂月令所

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者是也與此不同以上皆周易古義

元李氏洽云后稷摯堯契同為帝嚳之子契則十三

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若以代數較之文

王于湯但不及一葉耳殷之先一何天周之先一何

覺非墨記卷二 末

壽乎此甚可疑者案史遷周本紀封弃于郟號曰后

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

不窋以失其官而奔走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

卒子公劉立不日弃卒而曰后稷卒且承上皆有令

德之文明非祇弃一人也蓋后稷者乃世守官名不

宙失官微竄之際譜牒蕩然厥後公劉雖立國于豳

已無人能追攷先世世系故史記書法如此又攷漢

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積德累善

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其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

世者與史記皆有令德之文合漢初人相傳尙可據

也至國語稱十五王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

者耳見敬齋古今註戴氏震云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

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俗本脫

去王字作先世后稷朱本及史記並有王字蓋不窋

以上世為后稷之官至不窋始失之也脫去王字連

下作一句讀遂似后稷一傳即至不窋古書字句之

覺非墨記卷二 七

不可不慎如此二說確足破千古之疑

武成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傳云大王修德以翦齊商

人始王業之肇迹案孔說非也迹古績字言不窋失

官社稷不守至于太王光復祖宗始立勳績於王家

耳如此則紛紛翦商之說可以息其喙矣楊慎以詩

戢穀戢字解翦商翦字議論亦好但太巧

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箋北人謂之杜梨

南人謂之棠梨誤也案爾雅杜甘句棠句又杜句赤

棠句白者句棠句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蓋赤

者味澁白者味甘白而甘者謂之棠梨赤而澁者謂之杜梨郭璞云棠色異異其名是也古人文句簡奧一失其讀遂混淆耳日下舊聞引十六國春秋云慕容儁觀兵近郊見甘棠于道周從者不識儁曰此詩所謂甘棠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將有赫赫之慶于中土乎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將覽焉於是內外臣僚並上甘棠頌此誤以杜為棠也又采蘭雜

覺非金筆記 卷二 末

志燕地蘋婆果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佛書蘋婆華言相思也通志甘棠謂之棠梨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即詩所云甘棠而俗呼沙果即沙棠呼檳子者乃赤棠也

詩魯頌云新廟□□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儔歌其路寢陳思王承露盤銘曰奚斯頌魯謂此詩為奚斯所作既無所據與本義乖矣此顏氏匡謬正俗說也汪氏應辰題其後云以余攷之其失自揚

子雲始揚曰正考父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父矣正考父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也至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為無所自也愚謂子雲之失亦不為無所自案史記宋世家贊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與作商頌注韓詩章句謂美襄公闕宮薛君傳言其新廟□□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然則皆韓詩

覺非金筆記 卷二 充

說耳蓋其時毛詩未列學官漢人所本大抵皆三家說即如頌襄頌儔二事用者多矣不獨小顏與汪氏所引已也沿流討源乃知所自

熊氏朋來曰鼓鐘之卒章鼓瑟鼓琴之下特言笙磬同音何也此詩人妙達音樂而後能言之也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受均于笙之證也鼗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笛受均于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

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二器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夏秋冬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頒朔必以

周正蓋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

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鄭康成據余正謂中數曰歲朔數曰

年中數者日躔發歛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則三百八十四日日

覺非盒筆記 卷十一 干

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然此法馮相氏職之矣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又

不相通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

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

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為二時審矣先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

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烏能相及乎哉故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為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節戴東原集

覺非盒筆記 卷十一 圭

覺非盒筆記卷十一終

召	徇	優	偏	偕	試	傲	訴	覺	識	識	瞿	揚	宥	宥	欠	株	胡
父為召南面子為	徇小彼有屋	優而也詩曰	偏詩曰處妻	偕會也詩曰	試其也國語曰	傲長也傲也春秋	訴告也从言斥省聲論語曰	覺非金華記	識詩曰識以益我	識詩曰識以益我	瞿詩曰瞿鳴于	揚山在遼西从山易聲	宥書曰宥也	宥書曰宥也	欠貧病也詩曰	株止于詩曰	胡白也詩曰
伎詩曰	侘實不也周書曰	俚疾也周禮曰	侷鄉也少儀曰	侷論語有	僻避也詩曰	詛然詛無	與今異如皂亦音香	三	營詩曰營	譚數也商書曰	案藏也周書曰	嗟殘田也詩曰	充水廣也易	州水可居曰	統進也	斂商書曰	
人伎或	完也逸周書曰	實不也周禮曰	句兵欲無俚	論語有	如也詩曰	詛然詛無	與今異如皂亦音香	三	營詩曰營	譚數也商書曰	案藏也周書曰	嗟殘田也詩曰	充水廣也易	州水可居曰	統進也	斂商書曰	

積	隳	滄	窞	恣	慙	慙	恣	恣	恣	恣	恣	恣	恣	恣	恣	恣	恣
積積之秩秩詩曰	隳宗廟盛主器也	滄鳥獸來食聲也	窞乾窞然	恣周書曰在受	慙慙也詩曰	慙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恣慙也詩曰
棋百有六旬	匪器似竹篋逸周書	陰詩曰實納于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棋百有六旬	匪器似竹篋逸周書	陰詩曰實納于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慙泣下也易曰

吹	散	柺	榘	牀	亦	非	月	食	壘	覺	楚	璿	哲	軻	芟	卽	室	廷
詩吹求	散不周書	柺桃之	俗榘也	安身之坐者	並無从省象	亦異故知其妄	非月	壘食所遺也	覺	楚詩楚管	璿詩楚管	哲詩楚管	軻詩楚管	芟詩楚管	卽詩楚管	室詩楚管	廷詩楚管	廷詩楚管
每	故	樛	櫛	櫛	睽	睽	睽	臙	寒	璿	璿	璿	璿	璿	璿	璿	璿	璿
每商書曰貞日	故周書常任	樛商書曰若	櫛商書曰若	櫛商書曰若	睽詩曰睽	睽詩曰睽	臙詩曰臙	寒詩曰寒	璿詩曰璿	璿詩曰璿	璿詩曰璿	璿詩曰璿	璿詩曰璿	璿詩曰璿	璿詩曰璿	璿詩曰璿	璿詩曰璿	璿詩曰璿

覺書筆記 卷三

逖	綈	綈	既	武	母	語	作	大	中	復	歸	一	同	下	怨	南
逖不	綈綈	綈綈	既論	武王	母之	語而	作有	大倉	中和	復禮	歸仁	一氣	同類	下歸	怨並	南面
逖不	綈綈	綈綈	既論	武王	母之	語而	作有	大倉	中和	復禮	歸仁	一氣	同類	下歸	怨並	南面

覺書筆記 卷三

子僅以許與釋之恐非定義

橫渠謂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皆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不遺也又曰太虛者氣之體氣者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其散也無數故神之應也亦無窮無數由橫渠之說則是氣為主而神隨之蓋橫渠之學有見於氣無見於神之於氣猶母之於子也氣之屈伸往來皆神爲之氣可見而神不可見遂謂天地之道只有一氣可乎若一程子則無此等見解矣

覺非會筆記

卷三

九

神猶火光上之晃晃成風者火之可見者猶氣也油猶精也薪猶形體也火之成人見爲由於油薪而不知由於上之晃晃成風者觀滅火之時橫吹之則火滅而必有烟上升且薪上必有一點之紅移時而滅若從上單下則不必吹而滅既無煙又無一點之紅何也神先散也故知神爲貴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以其規模狹隘故進以大人之道也君子儒者有體有用通方之士也小人儒者硜硜之固獨善其身致遠恐泥也

不必是爲己爲人之辨

謂心體無思無慮則可謂無善無惡則不可蓋生生之理便是善雖冲穆無朕意未着於仁義而不謂爲無善也

周子明言靜無而動有橫渠乃謂言有無諸子之陋何歟大易曰寂然不動不謂之無而何

論語主忠信注云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愚謂人不忠信已是大惡更有何善之可爲人能忠信已是爲善更有何惡之未去天下不忠

覺非會筆記

卷三

十

不孝之事只一不忠信爲之耳如朱子說則善惡在忠信不忠信之外矣

道不同不相爲謀注云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夫善不與惡謀邪不與正謀亦何待言所謂不同者如聖人之與佛老是也聖人爲宰世之道佛老爲出世之道皆至正而不相謀

以尊德性道問學分存心致知然則尊德性決不可以致知道問學決不可以存心乎愚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道問學之所以存心也動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尊德性之所致知也此亦可以化朱陸異同之見而世之左右袒者可以息其喙矣

孟子于歲之日至未來之日至也其故則已往之日至也言觀已往之日至可以知未來之日至也智者好測未至而不喜推量成轍故以為說若指已往以解日至則與其故二字重複矣

師擊之始關雎之亂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

覺非全筆記 卷三

十一

歸皆以始亂對舉是其義也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謂之一成始于升歌終于合樂是故升歌為始合樂為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擊為太師是以云師擊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駭下猶云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耳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嘆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亂則笙間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

效如此劉端臨云以上皆馮氏劄記

愚讀論語子游問孝章至於犬馬二句注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云云竊遲疑而未敢即安及檢苞氏注原有兩說其第一說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即此以比人子之能養而不知敬意非不悚切而義理較圓穩不知何故反用其第二說

戴氏震曰量之數斗二升曰斛十斗曰斛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斝斝與斛庾與斝音聲相近傳注往往為溷論語與之庾謂于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

覺非全筆記 卷三

十一

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苞注十六斗曰庾誤也其誤蓋由小爾雅
輒亦作輒大車名輒論語包咸注輒者輾耑橫木以縛輓輒者輾耑上曲鈞衡其說誤也韓非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輒車輾耑持衡者輓大車輾耑持衡者按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輾耑持衡其關鍵名輓輓耑持衡其關鍵名輓輓所以引車必施輓輒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

之關鍵故以輓輒喻信轉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卽橫木橫木卽輓包氏以踰丈之輓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輓輒誤矣

轂末小釭謂之軒今並作軹與轎內之軹混淆非也大馭右祭兩軹祭軹注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作軹軹謂兩軹也或讀軒爲簪笄之笄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軹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轉頭也按少儀之左右軌卽大馭之兩軹軹本作軒譌而爲軌軌軒少見非改爲軹卽譌爲軌學者初

覺非盒筆記

卷三

三

涉古經未能綜貫宜其不辨也軒从車开聲讀如笄轂末也軌从車凡聲讀如范式前也軌从車九聲古音居酉反今音居消反車轍也軹从車只聲讀如只軹內也軹間六尺六寸軌八尺軒相去丈一尺六寸兩軹又在軒外轂末爲軒軹末爲軹祭軹則兼軹祭左右軒則兼軸不可以軸末之軹爲軒

說文軹車前也曲禮疏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較去車牀凡

五尺五寸此條尺寸本之考工記而所言式較形製則大謬今各經傳注引呂氏大鈞說實曲禮疏之文學者倘涉文義見其明曉又尺寸有據不復深思詳考於是爲車制一大障礙美氏兆楊曰三分車深而

一前二後者其前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而餘爲後也式在車中與曲禮疏同苟如其說四尺四寸之輿於今尺不盈三尺乃以式較隔斷其中爲礙已甚有是理乎式與較皆車闌上之木周於輿外非橫在輿中較有兩在兩旁式有三面故說文槩言之曰車前

覺非盒筆記

卷三

五

鄭康成則曰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若橫一木不得有深矣式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式敬

易小畜九三輿脫輻大畜九二輿脫輻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輿說文輶車伏兔也輶車軸縛也釋名展似人展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輶輿伏也伏於軸上也按輶輿實一字其下有革以縛於軸今易惟小畜作輻蓋傳寫者誤輻在轂與牙之間非可脫者又當連輪言不當連輿言後人不知輶何物於

大壯大畜皆作輻解矣

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輗按雜記輗車鄭注引說文解之謂輗讀為輗又引周禮蜃車即輗車謂蜃聲相近其制同輗崇半乘車之輪又於喪大記君大夫葬用輗士用國車謂輗與國皆為輗今考大夫廟中有載柩朝廟之文用輗用國車皆謂朝廟載柩之車國車即輗軸也既朝廟然後用輗車載柩以行鄭氏不以為葬之朝廟故誤爾惟周禮之蜃車即輗車蜃乃假借字輗其本字也輗車四輪而迫地其輪無輗

覺非會彙記

卷三

五

然鄭氏以為即輗亦非也輗者車之名輗者輪之名不宜溷而一之

說文鍍錡也从金爰聲虞書曰罰百鍍錡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守聲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為銖此徐本說文也攷蜀本及陸德明所引說文並作十一銖徐本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銖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銖亦脫去三字戴氏補注鍍錡篆體易譌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鍍讀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坳其假借字也錡讀

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鍍而成十二兩三銖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鍍當為錡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銖當為

鍍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

一入為縹再入為赭三入為纁此染絳法也若再以

縹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以紺

再入黑則為五入之緇再以緇入黑汁則為玄再以

玄入黑汁則為七入之緇矣

考工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頰聘賈公彥曰此

謂上公之臣執以頰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

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

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頰聘不得執君之桓圭

信圭等直瑑為文飾耳據此則論語集注以聘圭為

諸侯命圭者誤

鎮圭命圭通謂之介圭介正圭大尺二寸謂之玠據

鎮圭言也詩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據命圭言也介者大也禮器大圭不瑑以素為貴

亦謂此也大有二義以尊大言者鎮圭命圭之為大

覺非會彙記

卷三

未

圭也以長大言者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享禮以之
琥璜曰將大饗以之圭璋特謂皮馬不上堂璧琮九
寸諸侯以享天子而諸侯自相享則以瑑璧琮享諸
侯束帛加璧享夫人束錫加琮天子饗諸侯諸侯自
相饗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終南諸侯受顯服曰黻
衣繡裳采菽天子命諸侯曰□衮及黼此王賜繡黼
之文其錫之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

覺非盒筆記

卷三

七

禮器管仲鑊簋注云鑊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
爾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雜器注云鑊簋刻爲蟲
獸也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
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
冪氏三禮圖云舊圖曰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
簠臣崇義案瓶人爲簋及豆皆以瓦爲之雖不言簋
以簋簠是相將之器亦應制在瓶人歐陽氏集古錄
云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似龜有首有尾有
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

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與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戴震
曰集古錄所云但於蓋刻爲龜形者卽三禮圖之敦
與簋簠皆於蓋頂作爲小龜是也其說始于儀禮疏
誤解鄭注飾蓋象龜一蓋字蓋之爲言意擬未定之
辭無正文也古者簋簠或以金或以木或以瓦爲之
管仲鑊簋金簋也爾雅金謂之鑊是也飾以玉飾以
象者木簋也瓦簋不得有飾

覺非盒筆記

卷三

末

江氏永曰戈戟皆曲胡而異用以春秋傳攷之獲長
狄僑如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
搯之也狼臙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
南以戈擊子皙而傷苑何忌刺林雍斷其足當亦是
戈胡擊之刺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
戈殺駒伯用援用胡皆可云殺子都拔戟逐穎考叔
靈輒禦公徒皆擬用戟之刺與援也狂狡倒戟出鄭
人於井反爲鄭人所獲樂乘槐本而覆或以戟勾
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勾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
其間甚狹何能鉤人出於井蓋鉤其衣若帶是以其
人不傷反能禽勾者也鉤樂樂斷肘而死蓋本欲生

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勾之勾之而胡之下
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可以
知艾戟之形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朝服馮
偉曰此注非也言鄉服所以別于飲酒之朝服儒行
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禮說曰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諸侯三門臯應路戴
氏震曰此蓋失其傳也攷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
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凡朝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

覺非會筆記

卷三

九

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
天子諸侯皆三門歟天子之宮有臯門應門路門路
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
獻命庫門之內此以魯用天子禮樂故諸侯之宮有
推魯事合于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庫門雉門路門不聞諸侯臯門應門也臯門天子之
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
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
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
朝謂之內朝稟人及玉藻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

在路門外庭其位正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

連文為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

朝路寢庭外朝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

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

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

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太僕正其位若射聘禮

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

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

游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

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

覺非會筆記

卷三

十

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
當遠火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
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
之象魏諸侯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
設于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
門者也左氏傳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以朝廷執政
所在為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
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
甚眾畧舉五事以明之節錄戴東原集

馮氏偉曰孟子之論禹誠不如韓子之明確如韓子可謂智足以知聖矣南河陽城箕山之陰考之於古則無據證之理勢則難通堯之咨舜既明明受之矣巡狩祭告命德討罪凡皆天子之事受其位則任其事矣何攝之有任之於生前而避之於死後有是理乎聖人視天位艱難鄭重迫於不可卸而任之未見其可樂也湯武不得已至冒不韙之名而不敢以天命委棄猶此意也舜禹而果可避天下大物委於不知誰何之人可以爲仁智乎無若丹朱傲禹知之舜

覺非盒筆記

卷三

主

豈不知之而可以居天位乎帝諄諄諭之於生前而死則背之乃以諸侯百姓推戴而卒踐之何其視帝命輕而視諸侯百姓轉重也且諸侯百姓之推戴既前此矣廟堂之上四岳九官十二牧俱在乃聽其君之逃匿而不爲之所猶泰然自安于其職至於諸侯勸之百姓歌之而復來歸何在朝羣工憤然無知也後世紛紛勸進率由于此然則防患之心孟子誠出于不得已而不知奸雄事事可以假託也

覺非盒筆記卷三 終

覺非盒筆記卷四

顧莖思亭集

小學不講久矣世俗作書偏旁點畫之訛形聲意義之舛多疑混而不察偶檢唐韻隨筆摘其易淆者別白之以示學子輩云爾

一 古本切

采 蒲莧切

叫 況袁切

廿 居城切

支 普木切

奴 昨干切

支 五割切

丹 古瓦切

覺非盒筆記

卷四

一

知 庚切

△ 秦入切

門 古癸切

父 山危切

久 陟齒切

久 舉友切

市 子答切

兪 普活切

束 書玉切

束 七賜切

山 武延切

門 莫狄切

日 莫保切

日 莫報切

全 與全同見說文

卯 去京切

尸 五葛切

尸 魚檢切

市時止切買
所也

霽於蓋
切

僭他給切音鍊
僭佻狡猾也

次第
澤潤澤釋名下
有來也

澤潤澤釋名下
有來也

蓋古盍切通俗文曰張帛也
禮記書作都又掩覆也古

也說文
居奄切厭也又於豔

苦也
於豔切語飽也又於豔

亦惡夢
於豔切語飽也又於豔

泛又房法切水聲
作沉又孚梵切

之類報執
此

之類報執
此

之類報執
此

之類報執
此

之類報執
此

之類報執
此

之類報執
此

之類報執
此

之類報執
此

後之
張六切又冬毒切地名又姓

竺孤竹之後又與篤同俗作竺

塢書說文見古文尙

妝側羊切文作尙

卣以周切中尊上

詔丑切下曰

沼以冉切

脩通刀切目

无外夫切虛無

萃火媯切

饑居依切

禕詩歸切

禕詩歸切

禕詩歸切

禕詩歸切

禕詩歸切

禕詩歸切

禕詩歸切

禕詩歸切

祖子邪切縣名又慈呂切

囿于六切又

糗尼呂切

肉徒聊切草木實

詔疑也

沼又水刀切漫也

脩騎也長也又姓漢屯

先側吟切說

華文戶切莠也呼瓜戶化二

飢居夷切又呼瓜戶化二

禕也離切又呼瓜戶化二

禕也離切又呼瓜戶化二

禕也離切又呼瓜戶化二

禕也離切又呼瓜戶化二

禕也離切又呼瓜戶化二

禕也離切又呼瓜戶化二

禕也離切又呼瓜戶化二

禕也離切又呼瓜戶化二

禕也離切又呼瓜戶化二

紙 諸倫所造	婿 音欲又	涑 蘇相又	褪 自又	鐫 大戶	睽 苦也	禾 田戶	覺非 卷四	取 意而	騫 少亦	崇 祭天	玉 魚欲	角 况字	哲 白先
紙 絲都	婿 夫報	涑 侯切	褪 自又	鐫 大戶	睽 苦也	禾 田戶	覺非 卷四	取 意而	騫 少亦	崇 祭天	玉 魚欲	角 况字	哲 白先
紙 絲都	婿 夫報	涑 侯切	褪 自又	鐫 大戶	睽 苦也	禾 田戶	覺非 卷四	取 意而	騫 少亦	崇 祭天	玉 魚欲	角 况字	哲 白先

璵 其璵	璠 而段	諸 子皆	又善	重氏	逢逢	論未	覺非 卷四	逢 相符	危 人同	厖 子莫	粵 切普
璵 其璵	璠 而段	諸 子皆	又善	重氏	逢逢	論未	覺非 卷四	逢 相符	危 人同	厖 子莫	粵 切普
璵 其璵	璠 而段	諸 子皆	又善	重氏	逢逢	論未	覺非 卷四	逢 相符	危 人同	厖 子莫	粵 切普

字不恆用詩意甚佳周又有詠著云正使遭讒口何當廢直躬上前如許借猶足沃淵衷懷抱可想見元遺山中州集

吳楚人謂船中為艙猶北人稱車箱也其實只應作倉字倉者藏也義甚明加舟旁者乃俗字耳徧攷古今韻書皆不載此字唐元稹詩橋鳥斜折頭倉下水狗斜傾尾纜開宋楊萬里詩船倉周迴只五尺皆祇作此倉字

洪氏隨筆云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本於詩羔

覺非倉筆記

卷四

十

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踪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良一曰委他詩君子借老委委他他毛注委委者行可踪跡也他他者德平易也三曰透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云斜去良四曰倭遲詩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注倭遠之良五曰倭夷詩韓氏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云險也七曰委移離騷載雲旌之委蛇一本作委移注委移長也八曰透移劉向

九歎遼江曲之透移九曰透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透蛇之節十曰倭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倭蛇李善注聲餘詰曲也十一曰迤迤漢逢盛碑當遂迤迤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隄止行韓公南海廟碑蜿蜒蛇蛇亦然也

隨筆又云本字从木一在其下今為大十者非休字象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犬今从犬从火者非匍字古以車戰故从勺下車後相率作軍義無

覺非倉筆記

卷四

十一

取看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作看者非揚州取輕揚之義从木者非梁已从木作樑者非乾有干虔二音為字一體今俗分干音者作乾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尊从酋下丌作奠者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非者从旨作老下目者非漆黍黍黎並下从水相承作小作小者譌泐沖況涼盜並从水作之者譌饑飢二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韭之屬並加草岡加山攜作携鉏作鋤惡作惡霸作霸筍作筍頤作髭須加髟或从水祕从禾簡作簡

寶从尔趨从多衡合从大而从魚啓从又及戈肇从
文徹从去麤爲龜蟲作虫墮俗作曠又以爲情幡作
幡怪爲恠關爲閔豕从夕閉从日功从力竝合从二
立而作茲升作卅輩从北妬从戶姦爲姦蘇从毒吝
作恡冤上加點鄰作隣牟从午互作牙元从點舌从
干蓋作盖京作京皎从日次从之鼓从皮潛潛借从
替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方爲才阜爲皂曷爲曷
匹爲疋收作収臥从人而以人爲卜改从戊己之己
而以爲改凡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从月从

覺非盒筆記

卷四

主

又而作火瞻作瞻線从衣淫从缶徧作徧微作徧漾
作漾琴瑟之弦从糸輕作輕如是者皆非也

鷓鴣鴝字義古多淆混按漢書黃霸傳鷓鴣雀顏師古
解作鴝雀宋景文筆記云應作鴝雀官本誤耳余謂
此非官本之誤良由顏氏家訓有以啓之攷家訓云
愍楚友婿竇如同從河洲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玩舉
俗呼之曰鷓吾曰鷓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
襟也故陳思王鷓賦云揚元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鴝
雀似鷓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余按說文

鷓字下云似雉出上黨从鳥曷聲鴝字下云鳥似鷓
而青出羌中从鳥介聲初非鴝字也若鴝字下則云
鳥聚貌一曰飛鳥从鳥分聲家訓引說文以鴝爲頰
此誤之所由也又鷓似雉鴝似鷓明是兩種鳥名家
訓固能辨之至師古而承鴝之誤並以鴝訓鷓此又
誤中之誤矣景文辨鷓與頰異義似矣而鴝非卽鷓
尙未訂正甚矣考古之難也

覺非盒筆記

卷四

主

謙而四益顏氏注謙與謙同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氏
注讀爲慊荀子臭之而無謙于鼻楊勅注與慊同蓋
謙慊慊三字古皆通用也說文膺古文藍字集韻廉
古作膺廉與藍聲相近故可借用碧落碑飛廉之廉
作膺蓋省一草此碑以言旁膺爲謙則借廉爲兼也
諡說文多語也唐韻汝閭切與謙字音雖相近而義
各殊未知少温何據

石林燕語王起對武宗曰起所不識惟商商二字蓋
指列子造父爲御商商爲右而言也穆天子傳則作

窗商雲溪友議作齊商王元美集作齊商王應麟作
商商音泰丙亦因淮南子鉗且泰丙之御而意釋之
耳屠緯真云唐辨商齊止存王起則又顛倒雲溪友
議之文

胸臆音潤蠢顏師古地里志胸音劬

說文無煥字徐氏新附有之煥乃灸之俗非異文

古器銘多用鑿勒字惟石及寅簋文正作鑿勒伯姬

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休諸家

皆釋攸為鑿焦山鼎銘亦俱作攸蓋古文之鑿勒即

彙纂筆記

卷四

五

詩所云鑿革也詩條革凡四見鄭氏箋或云鑿或云
鑿首或云鑿首垂毛公訓條為鑿革為鑿首說文無
條字而有鑿字訓為鑿首銅明乎鑿之即條也釋器
云鑿首謂之革郭景純云鑿鞞勒也詩如鳥斯革韓
詩作勒明乎勒之即革也詩條革有鶴鄭以鶴為金
飾古文條从金與許叔重訓鑿首銅合孔疏謂以條
皮為鑿首之革似未達古制矣伯姬鼎師毀敦並有
縞必字薛氏釋必為縞案考工記書必鄭氏讀如鹿
車縹之縹是必縹古文相通焦鼎文亦作必與鄭注

合

沈州本因沈水得名今尚書沈州之沈作充與沈水
異文說文無充字篆書家不知充字所從難以下筆
余謂古文从水者或用立水如江河之類或用橫水
如益類之類沈本立水或以橫水作禿而隸變為充
耳以上二條俱錢氏大昕說

兼有平去二音九成宮醴泉銘歐陽詢書結銜稱兼
太子率更令渤海男初不解兼字後考舊唐書職官
志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為兼職事卑者

彙纂筆記

卷四

五

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
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皆解散位
其欠一階之兼古念反其兩職事之兼古恬反字同
音異乃悟此碑之兼當讀去聲率更令職事官也有
職事而去散官又以其欠一階故加兼以別於當階
者此唐初之制後人知之者尠矣

唐韻久已絕傳惟吳彩鸞韻徐氏傳是樓有之直二
十萬錢纖屨不能細檢也

世謂反語始於孫炎不必然也古語如不可為叵何

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者焉爲旃者歟爲諸之矣爲只之類未易枚數

顏元孫干祿字書無當於古人之正字也然習之可以無無來歷之字賈昌朝羣經音辨無當於古人之正音也然習之可以無無來歷之音

說文切音乃徐鉉等以唐韻附入者其廣韻爲宋人增刪已非唐本今陸德明經典釋文李善并五臣文選注張守節史記正義顏師古漢書注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張湛列子注史崇及僧元應一切經音義楊

覺非盒筆記

卷四

末

齊宣晉書音義顏師古急就章注等書具在世多讀書好古之士卒無一人采錄諸家之說以復唐韻之舊者何也夫由唐韻以合諸周沈更由周沈以合諸漢魏上溯三代之音古今正變可觀矣而後人乃指吳棫之書爲古音之正取爲詩騷漢賦之證何其謬哉

三字反者吳孫亮初童謠云於何相求常子閣反語石子岡常閣爲石閣常爲岡也又有自反北齊濟南王立爲太子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侍者未

達太子曰跡字足旁亦豈非自反耶如矢引爲矧女良爲娘舍予爲舒之類是也又有雙反韻家謂之正紐倒紐晉武帝作清暑殿識者以清暑反謂楚聲楚聲爲清聲楚爲暑也南北朝多尙此等如袁粲舊名袁愍爲殞門殞門爲袁門殞爲愍梁武掘同泰寺開大通門取反語以相協同泰爲大泰同爲通似此之類不可勝書顧氏炎武說

覺非盒筆記

卷四

七

先二後四轉轆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引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八句詩一難三寒同部二山四還同部爲進退韻格之證而葫蘆轉轆未有引證別本詩話引太白我攜一尊酒爲葫蘆韻之例引漢武寵阿嬌爲轉轆韻之例乃古詩也

唐韻視今之平水韻冬分鐘支分脂似乎狹矣而葫

蘆轆進退韻用法有嫌韻兼韻有通用轉用叶用作者猶為輾轉言平水韻似寬而葫蘆等諸法俱廢則實狹矣

韻書自曹魏李登梁沈約以來其故甚繁此難具述唐之官韻今不可得北宋禮部韻余曾見二本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名廣韻者因唐韻而廣之者也即此可以知唐韻矣今世通行之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之類乃宋理宗時平水劉淵並舊韻之二百六部為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舊韻一東獨用二冬三鐘通

覺非會筆記

卷四

末

用淵則竟并通用者為一部古韻通轉者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為一部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十韻為一部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為一部侵覃咸鹽四韻為一部韻之通轉又分兩界有入聲者十七部為一界無入聲者十三部為一界兩界不相通轉通轉有類有部有界平上各自通轉為部東董送真軫震通轉為類有入聲無入聲通轉為界非此則謂之叶叶乃通轉之窮也自平水韻行而北宋禮部韻詩家名公俱未經日界部通轉叶之法俱未之講唐人葫蘆

轆進退之法何可考哉

唐人有嫌韻兼韻之法嫌韻者即出韻也兼韻亦名干韻謂兼取通用韻中一二字也嫌韻與兼韻可通用不可轉用寒與刪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轉用之真文元則不可

唐排律有兼用者東兼冬庚兼青也叶即協也不用如是之聲者謂之轉轉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轉者謂之協通用乃劉淵并韻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韻猶仍其名呵呵以上錄園爐詩話

覺非會筆記

卷四

末

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曰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互護為雙聲礪礪為疊韻蓋用東方喉音為木西方舌音為金南方齒音為火北方唇音為水中央牙音為土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為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礪礪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耀騏驥慷慨伊嚶霹靂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龍從螳螂滴瀝皆疊韻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斬格磔聲上句雙聲下句疊韻

也

舌居中爲宮口開張爲商舌縮卻爲角舌柱齒爲徵唇撮聚爲羽此陰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之法

戴氏震曰小學者六書之文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論書名聽音聲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後世小學不修古文絕於嬴氏佐隸起於獄吏漢興百年始徵小學之士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中脩理舊文而許叔重從

覺非盒筆記

卷四

辛

受古學撰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今考經史所載漢時之言六書也說歧而三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解一見班書藝文志其一則叔重序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觀古人制作本始謂諧聲最爲淺末者後唐徐鉉之疏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紜也爲轉聲爲轉注者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之爲互訓失其

傳且二千年矣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綱領既乖譌謬日滋矣

案班固次六書之目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許氏說文序則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戴氏所云綱領之正宜從許氏者此也

許氏又於轉注舉考老二字後人不解異說紛紜戴震曰說文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从老省弓聲其解字體一會意一諧聲甚明而引之於序以實

覺非盒筆記

卷四

辛

其所論轉注者蓋言字體則屬諧聲會意而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也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故文字既至則

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者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為始印吾台予之皆為我其義轉相為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其論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

覺非盒筆記 卷四

三

覺非盒筆記卷四 終

覺非盒筆記卷五

顧莖思

吳氏徵云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考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鄆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灋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鄆於今為河南又營灋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十二王都鎬京為西周迨平王東遷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景共十二王都王城為東周至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之入於王城次月猛終句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於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父子同諡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

覺非盒筆記 卷五

十

則仍襲父爵居於王臣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尙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觀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卽王城也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赧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于愚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于陽人聚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王城爲東

覺非盒筆記

卷五

二

周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言也總之周三十七王前十二王都鎬京爲西周中十三王都王城爲東周季世自敬王歷元貞哀思考威烈安烈顯慎觀十一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夫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蓋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係乎公不係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

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者先東周次西周豈無義哉二周分治以來顯與慎觀二代五十餘年王于東赧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序也

宋葉氏大慶著考古質疑云前書歷志曰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是則三統歷乃歆作也司馬彪作後漢志迺曰自太初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按太初乃武帝年號歆生前漢之末安得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又按哀帝建平二

覺非盒筆記

卷五

三

年改爲太初元壽元年若指爲此太初則是時固有三統歷矣但自此至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上書言歷不正之時止三十六年不應言施行百有餘年也何承天亦議之堃據大昕錢氏云太初造術以前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上元一元之中卽有三統三統與太初異名而同實劉子駿以太初法推衍之以說尙書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牽牛之始以爲太極上元初非別立一術則三統之名固不自歆始也張禹西漢有兩人東漢又有一人一河內軹人帝師

爲丞相卽朱雲所謂欲斬佞臣頭一人者一清河人傳詩此西漢也一則東漢永初時爲太尉者○有兩公孫弘一西漢對策第一人爲丞相一則東漢人爲幽州從事虞延欲辟之以其交通楚王而止者也○有兩韓嬰一在西漢燕人卽世所傳韓詩者是一在東漢南陽人其父歆爲大司徒光武以其言剛切免官復詔切責之歆乃與其子嬰自殺○有兩張敞一西漢京兆尹一東漢時南陽人爲竇武令史武自殺與掾胡騰共匿其孫輔於零陵界○有兩胡廣一東

覺非會筆記

卷五

四

漢人字伯始京師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一晉人字宣祖位至少府胡奮兄也○有兩徐邈一魏人字景山爲尙書郎好飲趙達白事邈適醉但曰中聖人一晉人爲祠部郎常詣東府遇衆賓沈酒邈曰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此皆偶然拈出者其餘不可枚舉或前入已經臚陳或覩記有所未備故述止于此

襄陽閒評載徽宗初踐祚詔以建中靖國改元是時羣臣或有言建中乃唐德宗時年號徽宗竟不之從

此已兆播遷之禍矣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宋熙甯崇甯二號乃南朝章宣二后陵名也以上皆余因攷明代永樂之號据南唐世家見五代史虔州妖賊張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踞白雲洞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虞侯嚴思通事舍人邊鎬攻之羣盜執遇賢以降其紀載彰彰如此乃成祖以之紀年豈非當時文臣不學之故歟

覺非會筆記

卷五

五

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曰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也按說之言誠不易之論十二姓者姬酉祁已滕葳任荀偃信環依是也青陽與夷鼓皆已姓此錫姓之始

棄疾君父之際可謂窮矣或謂君子不幸處此洩命而逃其父身死司敗可也愚謂不然父有罪而受討

是天討也天其可逃乎逃之是無君父之分也且子南之爲臣既聞君命安保其不爲篡弑之事是益之罪也舜之可以竊負而逃緣瞽瞍所犯者小若伯鯨之罪則禹不得竊逃矣天子之父尙不得而壞法況臣乎故棄疾之事君子無譏焉

臣于子糾亦可臣于桓公臣于建成亦可臣于太宗也君子處此務以正道至情匡救彌縫使之油然而骨肉天性之情而隱弭其隙上也安有預圖其事而

覺非筆記

卷五

本

教人以大惡者乎如必不見聽則奉身以退我勿預知可也非苟免也後有求者亦以此道告之而已非倖祿也使謂管仲王珪事讎則王吉龔勝亦有事讎之嫌矣若子糾既爲君而桓公篡之仲不可立于朝也明之惠帝殉國舉朝死之是也若仲珪之事以孔子斷之足矣後儒之論俱不必辨以上二條馮偉說宣聖及七十二子像贊高宗御製并書其像則李公麀所畫也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其姓名具於列傳家語所載亦七十七人無公伯

僚秦冉鄭單而有琴牢陳亢縣竄惟文翁禮殿圖作七十二人而圖亦罕傳林放蘧瑗二人史記家語不載禮殿圖有之其他不可知矣攷舊唐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制贈公者一人侯者九人伯六十七人與史記七十七人之數合然杜氏通典載諸賢封號則贈伯者實七十二人蓋十哲之外別有七十二賢兼史記家語禮殿圖所互見者而數之也宋祥符二年追封閔子以下九人爲公曾子而下六十二人爲侯并充國公爲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追封公夏

覺非筆記

卷五

七

守十人侯爵預祀典則仍加七十二賢于十哲外矣思陵撰七十二子贊校之祥符所追封多廉潔秦商后處樂欬少公良孺勾井疆顏何公西輿如不知又何所據文獻通考云通典所載除十哲外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枏琴牢琴張六人按琴牢琴張本一人通典于琴牢云贈蘭陵伯于琴張但云贈伯而無地名蓋重出也玉海稱聖賢十三贊理宗紹定三年御製淳祐改元

孟春謁先聖就賜國學宣示諸生蓋必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也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丁官氏之女今攷韓敕禮器碑本作并官氏宋祥符追封及元至順加封詔皆作并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訛廣韻引魯先賢傳孔子妻并官氏今本亦誤為元蓋流俗相傳失其本真惟石刻出千載以前者信而有徵也

元至正十二年五月所立關王廟碑稱王薨於章鄉今當陽縣玉泉山也今號大王塚每歲清明鄉人相

覺非會筆記 卷五

八

率上冢如祭掃之禮宋荆門守臣王銖始建祭亭環垣樹松柏紹聖三年五月賜廟額曰顯烈東廟曰昭貺即侯子平也俗呼為三郎荆楚之人相傳顯烈六月廿二日生昭貺五月十三生是日朝拜祭掃者遠近輻輳焉按王之生日不見於傳記碑所據者荆楚相傳之說今祀典遂以五月十三日為王生辰矣

錢氏大昕說

古今量之大小與錢之輕重各隨時消長有不可一概論者攷班書食貨志稱李悝為魏文作盡地力之

教云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十終歲用錢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

秦末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米石五千人相

覺非會筆記 卷五

九

食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 莽末年雒陽以東米石二千

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

孝文鑄四銖錢文爲半兩

武帝時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次之赤金爲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繪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後有司言三銖錢輕

覺非金筆記

卷五

十

易作姦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摩取銖又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行白金稍賤民弗寶用

王莽居攝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卽眞以劉字有金刀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火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

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

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宅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其龜寶有四品貝貨五品又布貨十品布亦錢也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重一兩而直千錢矣後五歲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

覺非金筆記

卷五

十一

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

愚按米價低昂卽班書所載白石五錢而三十而三百餘而二千而五千而萬錢相懸若此之甚者何也雖歲有豐凶時有治亂要必由錢之輕重遞更量之小大不一貿易者乘除加減於其際史各據實書之耳

原錢之始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周景王鑄大錢名曰寶貨

秦幣二等黃金以溢爲名溢二十兩也上幣銅錢如周文

曰半兩重如其文

管子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漢平準祖此

宋葉氏大慶著有攷古質疑內一條云吳氏漫錄言

王觀國學林新編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

覺非金筆記

卷五

三

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鑄皇宋乃寶元時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之皆王氏說余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大慶謂王說之非固不止此吳氏所論要亦未然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魏多細錢高道穆上表宜改鑄大錢載年號以紀其始于是始鑄永安五銖永安乃魏孝莊年號以甲子攷之

時已酉歲又齊明帝建武二年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鑄太和五銖太和乃元魏孝文年號是則文載年號已見于此時乙亥歲也又先乎永安三十五年矣

故高承事物紀原云錢文以年自魏孝文太和始蓋

以此也大慶又按杜佑通典宋景和二年鑄二銖錢

文曰景和景和二年前廢帝年號即永光元年又宋

孝武卽位鑄孝建四銖孝建元年甲午歲也又先太

和四十二年矣然則以年號鑄于錢文當以南宋孝

建景和爲始而北魏太和永安皆後于此者也故曰

覺非金筆記

卷五

三

吳氏所論要亦未然乃若學林謂唐三百年皆鑄開元無怪乎此錢之多非也按唐食貨志高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肅宗乾元元年改鑄乾元重寶而代宗時又鑄大曆元寶謂三百年皆鑄開元誤矣又云五代有天祐天福等錢天祐乃唐末年號初非五代故曰王說之非不止如吳氏所云也開元所以獨多者蓋自乾封改鑄之後商賈不通米帛涌貴後行開元錢天下皆鑄之又武宗時許諸道皆得置錢坊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

開元夫以高宗時天下皆鑄武宗時諸道置坊開元獨多此也吳氏又謂世所傳青瑣集乃以開元錢明皇所鑄上有甲痕楊妃掐跡殊不知談賓錄武德中進開元錢樣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然則青瑣云爾其謬可知孔氏雜記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世俗不知遂以為明皇所鑄太慶謂吳氏所引二書正欲證其非明皇時以辨青瑣之謬然唐紀明言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沈存中筆談云參乃累字之誤

覺非齋筆記

卷五

五

爾十銖為一銖大慶據此一錢重二銖四累則積十錢為二十四銖乃與一兩之言合索力水切通鑑亦載于武德四年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吳氏豈偶忘此耶何必引談賓錄為證也大慶又觀通鑑攷異薛當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又凌蟠唐政要錄乃以為寶皇后按是時寶后已亡文德未立今皆不取攷異之言如此則談賓錄亦未足為據也惟取信于史則知其為武德所鑄足矣區區甲痕不足辨也然自今而觀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有輕重大小不等者

有篆文者有錢背之字不同者蓋此錢非盡出于武德所鑄歐陽所書亦有高宗武宗所鑄者若錢背有京洛潤益者由李紳請以州名鑄故也竊怪近世刊行涉世錄乃謂開元皇帝時有人詐作神降帝問有何所求其人乃云欲得錢百萬帝乃特鑄開元錢與之以為之別俟其出用則可捕矣其後將出罪人斯得所有爪甲乃錢樣將上貴妃以爪掐之帝命勿改故至今有甲痕也此其說尤為誕妄或謂錢文多載年號明皇以開元紀年武德何為先有此錢也曰自

覺非齋筆記

卷五

五

我本朝專以年號紀於錢文爾攷其自始雖曰南朝之孝建景和北朝之太和永安然中間亦有不以年號者如齊文宣之常平五銖周宣帝之永通萬國是也唐高祖開元通寶亦此類耳然則明皇之年偶符武德之錢文而開元通寶非紀明皇之年號也五代相承石晉於天福年間則有二品曰天福鎮寶前蜀曰天福元寶王氏有天漢光天乾德咸康後蜀孟氏亦有廣政皆以年號外此如大唐唐國等錢其李主所鑄者歟此又不以年也惟我朝專以年號獨開寶寶元不然有

如學林所云者蓋出于歐陽歸田錄其言是矣或謂
藝祖以建隆改乾德今有乾德錢安知其為蜀錢乎
蓋宋通錢體製厚廣輪郭分明以後皆然彼乾德形
式細薄與天漢等錢相似以此知為蜀錢也此條全錄原文
齊人伐燕孟子明言宣王而史記則以為潛王自蘇
氏作古史陳氏著新話皆疑孟子為誤至朱子亦無
定論然戰國策有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于齊蘇秦
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秦
死而齊宣復用代使於燕燕王問齊王何如曰必不

覺非齋筆記

卷五

六

霸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代欲激燕王之厚任子之也
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大
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
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
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
亡由斯而校孟子初未嘗誤也然則以為誤者皆因
遷史世家年表而為是言歟司馬公作通鑑乃于周
顯王三十六年云齊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
年云燕易王薨子噲立據此則齊宣正與燕噲同時

顯王在位四十八年次年 赧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
覬王立又六年赧王立 燕且舉孟子答問之言甚悉是歲齊宣王薨子潛王
立然則齊宣十九年通鑑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
王立于顯王二十七年通鑑則謂立于三十六年故
自是次第有差爾此條亦本葉氏大慶說
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
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
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少長之字應劭云孤竹君
姓墨胎氏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覺非齋筆記

卷五

七

兄終弟及殷制也而流弊滋甚所以傳子為義之正
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景嗣昇立封弟景遂為燕王景
達為鄂王景邊為保甯王秋又改封景遂為齊王諸
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為燕王副元帥盟於
昇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此蓋先宋太祖而效殷法
者皆不可訓也
五代有兩沒字碑唐安重誨薦崔協可為相任園爭
曰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
碑後卒為相人多嗤其所為安叔于狀貌堂堂而不

通文字時人亦謂之沒字碑歷唐晉漢並附契丹至周兵入京師掠其家貲傷重而死

漢制公卿以下皆五日一休沐唐會要永徽三年上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便百僚休沐則唐時十日一休沐休沐亦謂之休澣唐書劉晏傳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是也宋時百官旬假循唐故事故有上澣中澣下澣周益公撰光堯本命道場滿散朱表有日踰中澣之句攷其時乃十月二十一日又撰四月十八日丁亥本命道場

覺非會筆記

卷五

末

朱表亦云日近中休然則每月之十日爲上澣中澣則二十日下澣則晦日矣一旬中止一澣日今人以代上中下旬失其旨也又休澣惟有官人乃可用之不當通之士庶也

金大定戊申蓮峯真逸二絕句石刻有上沐字猶上澣也

宋初有兩王著一爲單州單父人字成象官翰林學士一爲京兆渭南人字知微官翰林侍書史皆有傳字知微者爲太宗摹勒閣帖者也字成象者傳云開

寶二年卒

吐蕃者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音轉爲吐蕃

唐書會要尙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並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畱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

宋制開封爲東京歸德爲南京河南爲西京大名爲北京

覺非會筆記

卷五

充

唐碑署銜有四品孫五品孫之稱按唐書選舉志三品已上蔭曾孫五品已上蔭孫孫降子一等碑列朱賓鄭莊二人法當蔭敘而尙未得官故以四品孫五品孫署銜也他碑蓋所未有錢竹汀云

龔明之中吳紀聞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科舉以四人爲額慶歷中就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四人之額視他藩爲最寡熙甯元豐間應舉者漸多增爲六人三舍旣罷去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三年之數爲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

寓一名

宋嘉熙己亥徐清叟等在曾公巖題名有綉使黃自明綉乃繡之俗字繡使未知何官

壙誌有子姓所述而題某人填諱者案顏氏家廟碑敘述先世皆直書其名而加諱字顧炎武博引張說陳子昂劉禹錫白居易李翱諸人文證之以為古人臨文不諱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人法也予考周益公跋初寮王右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椽填諱則宋人已有之矣錢氏大昕云

覺非齋筆記

卷五

三

范成大同年唱酬詩序載宋時進士登第既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庭下禮畢更以齒班立四十以上東序西向未四十西序東向推年最長及最少者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嚮少者北嚮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消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甲敘同年

元世宗製笙名興隆又有斧名劈正以玉為之自殷時流傳至元者朝會時一人執之立於陛下取正人

正無官玉斧沈

覺非齋筆記

卷五

三

覺非齋筆記卷五 終

覺非盒筆記卷六

顧堃思亭集

馮氏偉云老子出生入死一段說者紛紛愚謂出生入死者言人自有生以後聲色嗜欲皆所以戕伐其性而入死之道也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言可生可死之常道均在人自擇耳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言生死之道雖均而無如人之趨死者又居其三則之死者十之六矣生生之厚沈溺而不知有死也所謂死於安樂也

覺非盒筆記卷六

李純甫號屏山居士金尚書右司都事著鳴道集說其論學者云內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憑之而亢才蕩之而浮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辨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深中學者膏肓之病

秦端毅紘云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又云平日操持非實驗之當境決難自信可謂近裏切己之言又云凡應接之道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君子哉皆吾輩所當書紳者

夏寅松江華亭人嘗語人曰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可稱名言

惠氏棟云太上感應篇即抱樸子所述漢世道戒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非後人所能假託然隋經籍唐藝文志皆無之宋藝文志始有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此書之傳蓋自李始矣据仇山村跋則宋有李善齋注其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輯而為贊衍而為解韻而為詩今惟鄭

覺非盒筆記卷六

清之書載於道藏餘無聞焉家金臯志冲云今世所傳禽經相沿為師曠作張華注蓋偽託也按坤雅爾雅翼所引禽經今本皆不載姑就所見者錄于後

青鳳謂之鸞赤鳳謂之鶡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鸞紫鳳謂之鸞○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寮○鷹雞多秋生雉雞多冬死○旋目其名鸚方目其名鳩交目其名鵙○鳥之小而鶯者皆曰隼大而鶯者皆曰鳩○鳥鳴

啞啞鸞鳴啞啞鳳鳴啞啞鳳鳴啞啞雉鳴鸞鸞雞鳴
 啞啞鸞鳴啞啞鸞鳴啞啞鸞鳴啞啞鸞鳴啞啞鸞鳴
 啞啞○其足駕謂之蹠鼻謂之跖雞謂之跖鷹謂之
 駭鶩謂之駭鷓謂之鶩○卻近翠者能步卻近莆者
 能擲○朱鳶不攫肉朱鳶不吞腥○鶩好風鷓好雨
 鷓好霜鶩好露○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眾
 鳥曰集○鷓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鷓見異類差翅
 鳴雞見同類拊翅鳴○雞上無尋鷓上無常雉上有
 文鷄上有赤○鷓鳴即小雨朝鷓鳴即大風○鷓
 覺非重筆記 卷六 三
 鷓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鷓○洵河在岸則魚
 沒沸河在岸則魚泳○雕以周之鷓以就之鷹以膺
 之鷓以搢之雉以尹之○鷓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
 愛毛遇雨高止○雁曰翁雞曰鷓鷓曰鷓○鷹不擊
 伏鷓不擊姪○鷓以怨望鷓以貪顧鷓以嗔睨鷓以
 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矜鷓以喜嘯鳥以悲啼鷓以
 飢鳴鷓以絜唳鷓以凶叫鷓以愁嘯鳴也○一鳥曰
 佳二鳥曰雉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
 鴟七鳥曰駝八鳥曰鷓九鳥曰鳩十鳥曰鷓○拙者

莫如鳩巧者莫如鷓○鷓見蛇則噪而賣孔其蛇則
 宛而躍○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
 多修水禽之尾多促○衡為雀虛為燕火為鷓亢為
 鷓○鷓生三子一為鷓鳩生三子一為鷓○鷓好時
 雉好翔鷓好沒鷓好浮○乾車斷尾則坐歌孔雀拍
 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鷓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
 之也○霜傳僵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
 死者多○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冠鳥性勇帶鳥性
 仁櫻鳥性樂○鷓飛則蛾沈鷓鳴則蛇結○鷓鳥不
 覺非重筆記 卷六 四
 登山鷓鳥不踏土
 池北偶談載施愚山潤章書王考功西樵墓碑云君
 於諸書綜擇折衷獨有義例嘗病二十一史冗駁乖
 舛三國並列為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陸季漢書倣
 晉書例列魏吳為世家去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七
 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未遼金用柯維祺宋史
 新編合之為十二史既正史體復省繁複擬上書不
 果又坊本子夏詩傳申公詩說并偽書李維正序行
 津逮秘書收之皆誤也為辨甚詳有功經學甚大

彭氏輅云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顧東橋與之書云嚴惟中袁州府志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璘收有長安舊志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之此作志不難正惟發凡起例爲難耳又本府若上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尋遺跡就請白公興復蓋百五十六年方遇明公一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機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目查內府及諸司供

覺非盒筆記

卷六

五

億近年與國初多寡之目庶仁者有惻惻之意此不爲徒作也

唐宋八大家之目世以爲歸安茅氏坤勛始非也臨海朱右伯賢氏定之於前矣彼云六家者合三蘇爲一耳至今鈔本大約皆本王道思唐應德所甄錄蓋順甫家饒於賞其所開雕皆藉手他氏也

劉子素繪答楊用修書云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寄而意不縱則忘之不遠惟忘之不遠而後我無所貪無所貪而後能適此言具有深意又論文云仙釋二

氏非聖之書吾既不從其道卻借彼之言以資吾文所謂文者將何所爲乎爲文而雜以二氏此卽唐宋間雜學也昌黎不道二氏與二氏言必舉六經之言告之子厚爲某秀才文多引莊列頗奪正氣論亦凜凜至與二氏言便盛稱其教而雜諸戒律毘尼之說卻不自覺蘇氏記大悲勝相諸作至爲偈語準楞嚴法華大不宜也其持論甚正

覺非盒筆記

卷六

六

曹植名都篇寒鼈炙熊燔七啟寒芳苓之巢窺資暇集引李氏注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尙此法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韓與寒同今本文選注無腊肉之解又湘素雜記引李氏云清月謂之寒今亦不載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棉架爲曲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卽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蔓便可耕種江東淮南處處有之然王氏謂葑田卽周禮澤草芒種未有確據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

蔬賦江而曰芒種嘉蔬又曰匪藝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見楊氏慎丹鉛續錄

王子年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曉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盪其光不滅是為陰火當堯世光爛起化為赤雲丹輝炳暎百川恬徹游海者銘曰沈然以應火德之運也又丹鉛總錄易澤中有火素問澤有陽燄注陽燄如火烟騰起水面者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

覺非會筆記

卷六

七

况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是也抱朴子云南海中蕭邱有自生之火嘗以春起秋滅邱方千里當火起時此邱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但小焦黑人或以為薪者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

都穆詩話木元虛海賦雲錦散文于沙汭初不解後遊東海之上見波紋印沙堅如刻畫毫髮不失而螺背珍異之物紛錯其間粲然五色日光射之真所謂雲錦散文也愛玩久之

西清詩話唐詩烈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遊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

母曰汝貴無疑所載祇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泐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尙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隨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寞人散後八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翦鬢鬢鬻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

覺非會筆記

卷六

八

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謬誤獨少陵載之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觀少陵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
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

贈哥舒翰開府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
勝在畧地兩隅空其美之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
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何
先後相戾若是哉概以純全之道亦未爲無疵也愚
謂哥舒前後功過各不相掩據事直書正其所以爲
詩史也

郭功甫嘗與荆公登金陵鳳凰臺追次太白韻援筆
立成一座盡傾詩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
海流舞罷青蛾同去國戰殘白骨尙盈邱風搖落日

覺非會筆記

卷六

九

吹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荒
草向人愁

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
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貼如枯桑知天
風是也恨未見仄字詩聖俞旣引舟遂作五仄體寄
公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
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
可愛

促句法止於兩體三句一換韻或平聲或仄聲皆可

江南秋色摧頰暑夜來一枕芭蕉雨家在江南白鷗
浦一生未歸鬢如織傷心日暮楓葉赤偶然得句應
題壁此全仄也蘆花如雪灑扁舟正是滄江蘭杜秋
忽然驚起散沙鷗平生計如轉蓬一身長在百憂
中鱸魚正美負秋風此全平也

溫庭筠嘗得句云蜜官金翼使花賊玉腰奴初得出
句偏于知識無人可屬久之乃自聯其下余以爲道
盡蜂蝶見清異錄

陸放翁嘗夢一故人語曰我爲蓮花博士鑑湖新置
官也我且去矣君能暫爲之乎月得酒千壺亦不惡
也遂以詩紀之云白首歸修汗簡書每因囊粟歎侏
儒不知月給千壺酒得似蓮花博士無又夢到萬頃
荷花中有詩云天風無際路茫茫老作花王風露郎
只把千尊爲月俸爲嫌銅臭雜花香

覺非會筆記

卷六

十

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摩詰像鬚中宗
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廣其物令馳騎取之又
恐爲他人所得因翦棄其餘見劉公嘉話元遺山詩
虛名不值一錢輕喚得嗷嗷百謗生可惜客兒頭上

髮也隨春草鬪輸贏以鬚為髮不知何據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多名士中有馬琬一章云湖頭女兒二十多青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頗見婉麗馬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他作不多得耳

唐末侍御史黃子稜自洛陽寓居建陽之東觀山築亭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文公之父韋齋先生愛建陽山水未及卜居公築考亭以承先

覺非齋筆記

卷六

十一

志正取黃侍御之意後人專以考亭屬文公侍御之名湮矣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中侍御詩中句也查初白和朱竹垞建陽詩云考亭本是黃家墓侍御橋邊宅久空陳蹟已銷名姓外好詩猶展畫圖中後來結構原因此佳處溪山遂屬公欲買麻沙村畔屋餘年拚作畫書蟲

楊妹子宋詩紀事謂恭聖皇后之妹元吳氏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則云宮扇馬遠畫宋甯宗皇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書史會要謂楊妹子書法極似甯

宗馬遠畫多其所題語關情思人或譏之折衷諸說

當以記事為正項鼎鉉呼桓日記云馬遠畫梅四幅俱楊妹子題後有楊娃之章一小方印其白玉蝶梅云重重疊疊染細黃此際春光已半芳開處不禁風日暖亂飄晴雪點衣裳著雪紅梅云銖衣翠蓋映紅顏未委何年入帝闕賦被畫工傳寫得至今猶似在

衡山烟鎖紅梅云天桃豔杏豈相同紅潤姿容冷淡中披拂輕烟何所似動人春色碧紗籠紅萼玉蝶梅云渾如冷蝶宿花房擁抱檀心憶舊香開到寒梢尤

覺非齋筆記

卷六

十一

可愛此般必是漢宮粧朱氏舞尊小宛堂詩云小宛堂前梅兩枝疎花點點映清池分明馬遠圖中見只少楊家妹子詩

列朝詩集載袁敬所題淵明五柳圖詩云藜杖芒屨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檢點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相傳敬所為靖難後流寓常山之松嶺酒酣書此擲筆悲吟有江右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也何為在此敬所趨掩其口不顧而去今按元貢師泰詩與此同或敬所書貢詩而人遂誤為其作

狀元黃由妻平江湖氏給事公女也號惠齋有文章兼通書畫吳人傳其戲因几案上凝塵畫梅一枝于中乃題百字令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踪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按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子由帥蜀夫人偕行過黃州雪堂行書赤壁賦于壁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闕於後云

覺非會筆記

卷六

三

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潤泥香路輭金蓮自塢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鯁莖扳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又有草書禊序雖未合法大書橫幅亦嬾人所難也

華州王允甯維楨生平以少陵爲宗尤自詡七律然極儒鈍胡元瑞云嘉靖時爲杜者王允甯係仲可爲

六朝者黃勉之張愈光允甯於文矯健勉之於學沈雄皆勝其詩錢受之云允甯論詩服膺少陵自謂獨得神解尤深于七言近體以爲有照應開合關鍵頓挫其意主興主比其法有正插倒插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者宋元以來推李崆峒一人及其自運則麤笨棘澁滓穢滿紙如潦倒措大經書講義填塞滿腹拈題監義十指便如懸椎累人捧腹良可一笑也愚按五言有句無篇如千里秋水孤舟月夜吟花樹迷官路濤聲入縣門山無雲斷處塔有雁來時暮雲

覺非會筆記

卷六

四

迷遠岫春棹響空江天險分秦塞神謀度漢兵尙凜然可誦也朱氏彝尊說張文忠居正以奪情爲清議所不容然能身任天下之重定陵冲年請大閱京營時掌中樞者山陰吳兌也曾繪圖以傳及戚武毅鎮薊大臣行邊簡閱士馬隨上功狀疏恩晉秩鋒火不徹于甘泉者十五年江陵之秉國成可謂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于文定與邱尙書書云江陵以蓋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爲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遊其

平生顯為名高而陰為厚實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不取也債帥鉅卿則有賂小吏不敢也當其柄政舉朝爭誦其功及其既敗舉朝爭索其罪皆非情實矣嘗有題詩于故宅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足稱詩史亦朱氏靜志居詩話

漁洋詩話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為陳大樽一為程松圓大樽遠宗右丞東川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放翁此其大畧也程警句如

覺非金臺記 卷六

五

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竹燼西窗雨雪返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颿疑葉下吳頭迴峯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欄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來白日過城上雪聲遊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礪雨浦樓寒醉雪山風皆不愧古作者香祖筆記梅村詩話云嘗與陳臥子共宿問其七言

律詩何句最為得意卧子自舉禁苑起山名萬壽復宮新戲號千秋一聯然余觀其七言殊不止此如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倚竹林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七月星河入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諸聯沈雄偉麗近代作者未見其匹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

覺非金臺記 卷六

六

情漸老見春羞到處消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其扇在宋時猶傳諸貴人家見春羞三字新而警

刁約使契丹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醜行三匹製蜜賜十貔狸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房閣匹製小木嬰以色稜木為之如黃漆貔狸如鼠而大契丹以為珍膳見霏屑錄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甯馨兒以甯為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詩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

甯馨以甯爲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甯馨兒
山濤叱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
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將刀來割我
腹那得生甯馨兒据二說知晉宋間以甯馨兒爲不
佳也雖平去二音皆可讀然張劉詩義則乖矣東坡
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邱隴空使奸雄笑甯馨作
仄聲讀已上皆吳虎臣漫錄葉氏大慶云按通鑑注云甯字音
書無音世以甯音之甯馨猶言阿堵指物之稱斯言
是也阿堵物猶言這箇物甯馨兒猶云如此兒平去

覺非盒筆記

卷六

七

聲皆通而美惡亦皆可用晉書云王衍神情明秀風
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
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
也此乃先褒後貶之辭故以然字爲間隔漫錄謂濤
叱衍語非也至王太后云云乃怒罵之辭爾又馬大年
錄云古所謂阿堵者今所謂兀底也所謂甯馨者猶
言恁地也又按世說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又桓温大陳兵衛謝安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
何須壁問著阿堵輩又殷浩嘗至劉惔所清談殷去

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王丞相云見謝仁
祖常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
馨桓温詣劉真長臥不起桓彎彈劉枕劉作色曰
使君如馨地甯可鬪戰求勝王仲祖好儀形每攬鏡
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此所謂阿堵與爾馨如
馨正合兀底恁地之解江西詩派李商老詩短李門
前無甯馨書淫詩癖類天成意蓋本于張謂山谷詩
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陳簡齋曰疾詩
天公嗔我眼常白故作雲花阿堵中如此用事深于

覺非盒筆記

卷六

末

詩者必知之梁元帝金樓子舉宋王太后語直
改作那得生如此兒義更明顯
雪浪齋日記云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茗溪漁隱曰
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
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謂退之開闢非也
愚按漁隱之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自漢柏梁臺始又
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不特陶謝杜諸公也
前輩詩文多用化鶴事其事卻有二神仙傳蘇仙公
者桂陽人漢文帝時得道有白鶴數十降于門乃跪
白母曰某當仙被召有期卽拜辭昇雲漢而去後白

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此一事也蘇君名航又續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欲射之于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此復是一事山谷戲書秦少游壁云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此用令威事次韻宋楸觀東坡出遊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此用蘇航事化鶴看羊皆的切蘇氏

覺非盦筆記

卷六

九

李莊簡公光風槩凜然而詩筆清婉有致最愛其越州雙雁道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烟十里人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

覺非盦筆記卷六終

覺非盦筆記卷七

顧荃思亭集

唐太宗得蘭亭真跡命六臣各爲臨本諸葛貞得其筆意趙模稍遜之湯普徹得其形似馮承素形意兼得而褚遂良歐陽詢之本則定武所從出也智永伯施有書學而無書才顛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體平原誠懸有書力而無書度

覺非盦筆記

卷七

右軍思想帖乃雙鉤本也子昂跋謂右軍真跡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勢觀者咨賞神物之難遇是不知爲雙鉤也又大道十字是米南宮所臨子昂乃謂世間神物有能簞片石以傳者僕願供摹搨之役傾倒極矣甚矣賞鑒之難也

唐人墨蹟傳世者甚少如曹嘉禾溶所收林緯乾帖已列入停雲館李汀右元鼎所收韋莊樂章李西蜀迎峻所收懷素千文東孝廉蔭商所收顏魯公送劉太冲序皆唐蹟之佳者以上二條孫退谷云

漢碑有郭香察書洪适云是察泣他人之書爾小歐

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

居攝二年墳壇刻字一爲祝其卿一爲上谷府卿今在曲阜孔子廟疑亦孔氏之裔也趙德甫不知此二卿爲何官洪景伯據縣竹江堰碑稱縣丞犍爲王卿又應劭說大縣有丞左石賦所謂命卿三人以證祝其卿之爲縣丞又據武開明終吳郡府丞而武榮碑稱爲吳郡府卿以證上谷府卿之爲府丞其說誠辨而核

碑刻往往有千佛邑千人邑之稱蓋濫觴於五代而

覺非筆記

卷七

二

盛於遼金大略合千人出錢施之名攷後唐重修寶晉禪院千佛邑碑稱邑首維那三人次維那十人共稱良圖互相勉導與逐處鄉邑次立維那舉其萬法之門結會千人之數卽其事也

以上二條錢竹汀云

池北偶談云予記陳卓曼仙補刻肅府淳化閣帖事適門人海甯陳奕禧于文寄所著臯蘭載筆至中述蘭帖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攷肅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相傳有龍膽壺鳳喙卮并帖而三至憲王時洮岷道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

材官本於臯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段久

缺而茲獨全知爲馬房光怪以前物也姑蘇温如玉南唐張應台爲之雙鉤鶴鳴攜之黔陽憲王乃鐫石於蘭未竟而薨世子識鉉卒業於萬曆辛酉先後七年其初搨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幾淪陷順治甲午洮岷道揚州陳卓補刻復成全璧然神明不備視初拓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燄及蘭靖逆奮威兩將軍自

覺非筆記

卷七

三

河西來軍於龍尾臯蘭之間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爲礮僞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學有張尙書鶴鳴王尙書鐸憲王父子四跋

以上偶談所述

乙卯之夏仲弟

禋反自臯蘭拓此帖貽余故采錄之復齋碑錄謂石鼓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於祭酒欲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於鳳翔孔子廟中經五代亂又散失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致府學之門廡下而已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得之野獲編謂唐時僅存其八至宋向傳師得其二石

鼓始完愚按昌黎詩十鼓只載數槩駝則知唐時未嘗亡也又梅堯臣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則知向傳師祇得其一也集古錄載石鼓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趙夔東坡詩注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資古紹志錄謂藏本在集古前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帝京景物略謂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今搨本共三百二十五字素齋集謂至元已

覺非齋筆記

卷七

四

卯潘迪爲音訓時猶存三百三十九字永樂甲午僅二百七十八字其中可識者九十八字丹鉛錄則謂潘迪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余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凡七百二字全文然升菴集中又稱六百五十七字完好無譌愚按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亦僅有四百九十七字又杜少陵詩陳倉石鼓久已訛韋左司詩風雨缺謔昔辭瀕昌黎詩年深豈免有缺畫在唐已無全文且文正懷麓堂集亦無一字題及其爲用修作謔可知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甯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晉穆帝升平五年歲在辛酉逸少卒後二年爲哀帝興甯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曇醜村養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鸞而去而晉書本傳

覺非齋筆記

卷七

五

亦著此事初未嘗言寫黃庭也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真誥前故未考證耳至唐懷瓘張氏作書斷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黃庭換白鸞苟欲隨之耳伯思之論如此愚按宋張湜雲谷雜志辨證此篇極爲詳核其言曰黃庭與道德經換鸞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

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為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夫人所得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歐陽集古錄目校之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也又謂與梁武啟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為之說也予又嘗於道藏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

覺非齋筆記 卷七

六

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性復好鶯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最為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鶯而寫若黃庭經是道士贈鶯而求其書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鶯遂使後人指為一事而妄起異論惟太白知之故其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鶯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鶯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鶯

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來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鶯此言寫黃庭經得鶯也太白於兩詩各言之初未嘗誤乃後人自誤耳張氏之論可稱精核恭讀

御製義之書換鶯詩云兩帖誤為一因之相徑庭太白詩堪證伯思論漫聽又云同是老君著都歸道士扇煌煌

天語曠若發蒙矣

周吉甫摹瘞鶴銘僅得十七字其後王瓚詩字遂無

載矣按墨莊漫錄云瓚刻詩一篇於銘之右方字畫差小於銘而筆勢入法乃極相類或此銘是瓚書顧氏銘考獨不及此蓋李石續博物誌謂書板帖與此銘皆定為陶隱居耳瓚詩在宋已漫滅其全篇云冬日與羣公泛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眾芳且未歇近臘仍衿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安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銘字焦弱侯

覺非齋筆記 卷七

七

据茅山志定為顧況書

書錦堂宋韓琦以丞相判鄉郡建於治第者也琦第別有榮歸虛心二堂其後曾孫肖胃守相又建榮事堂書錦堂記蔡襄書字極方正為一代絕筆容臺集稱為每一字輒書數字擇其合者存之名為百衲碑乃別體不乏寫功从刀矜从予學書者宜棄其短也錢少詹云琦初封衛國晉封魏國歐陽作記時稱衛國是也板本作魏國誤甚矣當以碑為正

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

覺非筆記 卷七

八

勅字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甯間蔡京臨平寺碑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尚書勅又曰蔡家勅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尚存

陶徵觀錢武肅鐵券詩序吳越武肅王錢鏐唐昭宗四年賜鐵券其事史載頗詳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連王冊進呈御覽元豐五年又進宋末兵亂券沒入官泃水凡五十六年為漁者所獲其十四世孫珪始

購得之時元至順二年推券之失當是景炎元年也明洪武二年上將封勳勞之臣下禮臣議制度近臣言鏐券其十五世孫尚德猶寶藏之遣使者訪其家尚德負券及五王像來詣闕下上特御朝與諸臣共觀命工倣其制不盡肖上乃還券禮遣東歸元年台州亂其二十五世孫珍負橫匿山中乃免辛卯四月予遊台州與顧子赤方得共觀券券質以鐵為之狀偃如瓦高一尺一寸廣一尺八寸厚三分正文二十六行行十四字計三百三十三字金色爛然因沒官

覺非筆記 卷七

九

涓久後半多剝蝕獨首行朔字為明高皇帝引佩刀剔去以觀刻畫之淺深者世守垂八百年失而復得豈非鬼物護持之力哉又武肅忠懿二王舊存手蹟冊子後有米襄陽朱晦菴宋金華諸題識

世但知三藏聖教序唐沙門懷仁集王右軍書而不知開元九年所立鎮軍大將軍吳文碑明萬曆末浚西安府城濠得之於土中移之於學宮祇存半截俗號半截碑者亦釋大雅集王書也又富平美原鎮永仙觀主田尊師碑立於大曆六年者亦為某名德集

王書文獻通考唐六譯金剛經恆農楊勗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蓋當時風尚如此至趙宋而又有習書之款汧陽龍泉山普濟禪院記乃大中祥符三年立題云沙門善備習王右軍書又中州濟源縣延慶禪院舍利塔記爲楊虛己書虛己當時藉有書名亦稱習王右軍書蓋其所宗法者特爲表明之也

唐太宗御製三藏聖教序高宗藏經後序述聖記褚遂良書有二本一爲永徽四年立在咸寧慈恩寺一爲龍朔三年立在同州府學又王行滿書一本爲顯

覺非齋筆記

卷七

十

慶二年立在河南至咸亨三年立者乃懷仁集王書也凡四本宋太宗亦有御製新譯三藏聖教序釋雲勝隸書在西安府學

賈秋壑常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詩話乃節唐本事詩中事耳又自選十三朝國史會要諸雜說之類如曾慥類說例爲百卷名悅生堂隨鈔板成未及印其書遂不傳矣其所援引多奇書廖羣玉諸書則始開景福華編事雖誇張江上之功而文卻可采

江子遠李祥父諸公皆有跋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較百餘人儼正而後成以撫州草鈔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簽然惜刪落諸經注耳反不若韓柳文精妙又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甯所開文選諸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注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

秋壑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肥本禊帖命婺州王用和翻開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搨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金帛稱

覺非齋筆記

卷七

十一

是又縮爲小字刻之靈壁石號玉板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皆不逮此也於是其客廖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法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以上二條並淳于長夏承碑其字隸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隸釋謂其奇怪真奇怪也至後魏李仲璇修孔廟碑忽楷

忽分忽篆令人噴飯唐睿宗景龍觀鐘銘楷書也亦兼篆隸體宋人識解院記忽楷忽行又時帶篆隸攷古書法大小篆謂之篆東漢諸碑減篆筆有批法者謂之隸以篆筆作隸書謂之八分亦謂之隸正書謂之今隸亦謂之楷書各有體製不得相雜古人所稱隸中帶篆籀法者亦惟用其意而不用其象故佳耳豈可以篆隸形象雜出耶

趙宦光凡夫以篆書名略用草書體書之號曰草篆紺園琳觀精舍名園咸乞其書題扁所撰說文長箋

覺非齋筆記

卷七

主

一時紙貴然自解人視之未有不齒冷也古之小學書數方名字或不正童子皆知之自周秦及漢無不識字之學生其後大小二篆生八分三真六草諸體雜出古法未盡亡者賴有許叔重說文解字一書自一至亥本之蒼頡迨以四聲譜之說文亡矣顧氏玉篇其文多於叔重孫強又增益之迨題以大廣益而玉篇又亡矣蓋書之最古者莫如篆學野王雜以隸書已失其舊李陽久刊定說文頗出私意詆呵許氏學者已恨之凡夫草隸又何所本乎錢氏大昕說

明彭鄰初輅著客座贅語云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真蹟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鼎彝尊壘又次之漢玉盃珖之類又次之宋之玉器又次之密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密成化密又次之永樂密嘉靖密又次之留都舊有金靜虛潤王尙文徽黃美之琳羅子文鳳巖子寅賓胡懋禮汝嘉願清甫源姚元白淞司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時泰姚敘卿汝循何仲雅涓之或賞鑒或好事皆負雋聲黃與胡多書畫羅藏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父鼎

覺非齋筆記

卷七

主

最為名器他數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箱盡掩前輩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煽矣愚按前明南京風尚最為華美亦可想見昇平之盛然而雲烟過眼視寓意而不留意者何如哉張擇端清明上湖圖舊云在南康一質庫後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公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價購得送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世蕃喜甚裝潢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其偽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尙書考滿入都分宜宴之堂上挂吳小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圖顧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曰此摹本也真蹟在吾鄉倪青谿處此畫甚佳當求其真者嚴爲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著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授書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元敬看畢吐舌曰生平未見

王維江天雪霽卷爲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馮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尙在其長君驥子家慕

覺非齋筆記

卷七

五

而欲購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搨黃庭經肥本最爲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記胡有蘭亭序

姚敘卿藏宋搨淳化閣帖紙墨光黦如漆而字肥後爲其姻家鍾樞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敘卿又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價至七白金敘卿後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睹其字多拖沓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爲徽賈以重價購去

王藩幕元耀故富家子善畫家多蓄古畫至數百軸李成看帖圖爲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皆三吳及金陵人書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慙直有氣岸一言不合卽投視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以小仙呼之因以爲號憲宗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進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幃間上嘆曰真仙

覺非齋筆記

卷七

五

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悶歡而豪客競集妓餌之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逾數年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武宗卽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遺命葬金陵

海岳畫史云鍾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畫

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集賢院內合同黑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元章直以鍾隱為李後主如此按劉道潛五代名畫補遺花竹翎毛門神品二人一曰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恬不嬰俗事好肥遯自處嘗卜居閒曠結茅屋以養恬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象必致精絕尤喜畫鶴子白頭鷓鴣鳥斑鳩皆有生態尤長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為南唐李煜所有煜親筆題署及以偽璽印之鍾隱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

覺非筆記 卷七

未

沒其人耶

鄧椿畫繼載陶縝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茶示德逢詩所作畫花果尤精緻可玩周公謹雲烟過眼錄言鎮江張萬戶所藏陶縝茶諸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縝筆縝乃金陵人也

歐邏巴國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者建康實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即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乃知古來西

域自有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宣畫花竹翎毛為近歲之冠既老筆尤奇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為精絕江甯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

覺非筆記 卷七

七

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此圖畫見聞志所載在金陵新志撫遺卷中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未載

澠水燕談記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為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直廷珪其父超易水人與廷珪渡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邽弟廷寬子承宴孫又用皆有開江南善墨者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承務李文遠張遇陳贊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龍

團圓餅批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
宣府字或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宋仁廟嘗於宴
賜近臣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賜者皆廷
珪雙脊龍文尤爲佳品又墨莊漫錄載宣政間佳墨
如關珪關緝梅鼎張鑑守元曾知唯不知何許人又
唐州桐柏山張洪製作精妙遂壓京都又河東解子
誠又韓偉升所製久藏膠力不乏精彩與新製敵可
與李氏父子甲乙者又李格非破墨癖說言用薛安
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辟暑錄

覺非齋筆記

卷七

末

話言潘衡墨佳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又言
墨工高慶和大觀中令取煤製墨不計其直又言潘
谷親造者黑他如張谷陳瞻與潘使其徒造者不黑
李後主嘗寶一研山徑長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
猶手指左右別引兩坡坳而中鑿爲研及國破硯歸
士大夫家後爲米元章所得米歸丹陽與蘇氏易並
江地在甘露寺傍古木頗多蓋晉唐人故居米起庵
名曰海嶽研歸蘇氏不幾月索入禁中後又在台州
戴家以上皆贊言

日下舊聞宣銅鑪款莫若彝乳鑪之口徑三寸者其
製百摺彝鑪乳鑪戟耳魚耳螭蚰耳薰冠象鼻獸面
石榴足桶囊香奩花素方圓鼎上也角端象頭鬲判
官耳雞腿脚扁鑪翻環六稜四方直脚鑪漏空桶鑪
竹節分檔索耳等下也耳有別鑄磨治釘入分寸始
合者其色做宋燒班者初年色也尚沿永樂鑪制蠟
茶本色中年色也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後人辨宣
鑪色五等栗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而藏金紙色爲
最鑲金色者次本色爲掩銅質也鑲腹以下曰湧祥

覺非齋筆記

卷七

九

雲鑲口以下曰覆祥雲雞皮色者覆手色跡如雞皮
拂之實無跡火氣久而成也其款陰印陽文真書大
明宣德年鑄舊鑪偽款者有永樂之燒班彝景泰成
化之獅頭彝後人偽鑿宣款以重其價真鑪真款而
釘嵌者當年監造官每種成不敢鑄款呈上准用方
依款鑄其款鑄特精流傳至後謂有款易售取宣銅
別器款色配者嵌入其縫合在款隅邊際但從覆手
審視覺有微痕耳相傳宣廟時內佛殿災金銀銅象
流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銅以何法煉

而佳工奏鍊至六次則現殊色寶光異恆銅矣上曰煉十二次煉已條之置鐵鋼篩格赤炭鎔之其清者先滴則以鑄鑪存格上者以作他器云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匹偶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為小窖別而治之天氣晴和時出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鼠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

覺非齋筆記

卷七

辛

恆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見霏雪錄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之見西陽雜俎

羅願爾雅翼梓即楸杜詩楸樹高花媚遠天當是梓花也

陸佃埤雅梓為百木長故呼為木王

晦日為提月見公羊傳

妙善菩薩即觀音之別名出北史王劭傳

吹雪一字每見劉長卿用之作傷寒感冷之意人間

之漫云出漢書然莫考也繼閱方書於香芍散證治

云吹雪傷風頭疼發熱此必有所據見癸辛雜志

集韻饒餗亭名在上谷饒謨官反餗胡官友而廣韻

十八尤收餗字作谷旁九亦謂饒餗亭名此兩字義

無別見从尤从九傳寫異文音遂因而異其呼耳

韻府押字下收行押引北史崔浩傳云云今檢浩傳

乃是行狎从犬不从才大抵作行狎為是从才非也

浩傳稱宏善草隸為世模楷行狎特盡精巧乃謂浩

父宏也而韻府改云范陽盧宏此甚可笑當日纂修

覺非齋筆記

卷七

辛

諸公讀書鹵莽如此推此一事其他謬誤人者可勝道哉

覺非齋筆記卷七終

覺非會筆記卷八

顧菴思亭集

深甯叟云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方之強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北方之勇猛矣晉以是霸秦以是強於諸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世威強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劉念臺先生云風俗世道之元氣也固然已而其壞也紀綱之壞存乎風化氣節之壞存乎培養人心之壞補偏救敝存乎執中約言之存乎朝廷又云有司以培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科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言之可為蹙額

秦端毅紘云小民逋欠良亦有由當徵收錢糧時吏書兵隸投託催糧惟事索取民既納賂意在延緩是豈徒民之罪哉真仁人之言也

又云地方刁民人皆惡之而所惡不同上憲惡其害民州縣惡其害已特患化之無術耳但事誅鋤適足

以長貪吏之計其言誠是也然愚以目今事勢較之則又大不然上官畏刁民如虎而州縣官方倚之為爪牙矣豈特不惡之而已哉

蔡凝字子居由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字謂察友曰庶來者無勞人苟能似此存恕所謂終身可行者也

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即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知足之言可以書紳

金壇劉宰字平國早有經世志以微疾不樂出或言

其面黥點詔起者力辭以免嘗大書其印歷云怪矣面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材疎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輒啟榮望豈特一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萬有喪故俛以自適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甌之辱飯蔬食何用八珍之餉隱几覺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或和漁父滄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伎言笑而川谷傳響優游歲月逍遙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語之曰汝非伯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從子致富亟去毋敲吾樂遇籃輿而來

者掛之曰汝非不肯見督郵者乎與其得錢送酒家固不若高臥北窗自傲羲皇之上也又嘗發明靖節意云士大夫既作縣棄官而歸率自託於陶元亮其說以不見督郵為高以不顧五斗米為廉愚以為此士大夫有血氣者之常元亮非為血氣所使者其胸中必別有見地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元亮發之程門以為論道體蓋本其真彼不舍安此自富之說惜其寄情於酒而為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

覺非會筆記 卷八

三

名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有志於道知時事之難為故翻然而歸特發於督郵之來蓋不欲為苟去云爾世遂以為誠然乎哉洎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皆大好士人省殿試前列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近世士人進取莫若科場若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能為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

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黜落盡以官資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人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及至懷奸私壞綱紀亂法度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終不考其才行何如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自古為難今則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皆得人及至陞對既無過人

覺非會筆記 卷八

四

之善亦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過於忠厚宰相誤國大將覆軍者皆未嘗誅戮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啟誓六卿曰不用命戮於社義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干先王之誅况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為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法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一二柄臣自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更勉勤夙夜以懋庶績豈不休哉

潛夫論愛日篇云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

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觀此則世之爲大小吏而好聽民訟者是飢其赤子而使之僵踣於道路者也可不蹶然知做而痛自懲艾乎

通儒謀國者以爲今天下稅糧當盡徵本色其說蓋西漢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自五銖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掉草把土手足胼

覺非筆記

卷八

五

既已奉穀租又出稟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末利深而惑於錢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民一歸於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載宋齊邱策曰江淮之地唐季戰爭之所兵革乍息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綢六百文縣每兩十五文齊邱請

絹每疋擡爲一貫七百綢爲二貫四百縣每兩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綢除朝議喧然沮之齊邱致書徐知誥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卽行之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真謀國之遠猷萬世之長慮也愚以爲欲用禹貢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之言必當用齊邱虛擡時價而折絹綢縣本色之議則農力於田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爲吳順義年中定租稅額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

覺非筆記

卷八

六

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口課調亦科錢故齊邱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所稅錢乃輕減如此後之爲人上者可不灑心而易慮乎資治通鑑失載此事

盜賊所以不治由長吏畏罪懼誅法愈重而防愈疎令愈嚴而吏愈怠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乃生大奸此國家之大患也爲之制者莫若寬長吏之罪而但以獲賊爲功范史建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

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此千古治盜第一善策也

沈氏筆談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西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印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

覺非會筆記 卷八

七

是諸寺工作鼎興又興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為令觀此則宋世之納善以恤民立法以經久可謂兼盡矣然考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以展其才志若蕭然縣罄雖有范公其如之何故以

舊防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潰決之憂以舊章為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亡之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後耳目志載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此四語可為居身之法而前世又有名語云與世多相知者必非正人聚會多密語者必非良士邂逅即親狎者必非益友以此三語為觀人之法亦庶幾思過半矣

以上五條錄徐氏昂發畏壘筆記
余讀馮氏景集每多見道之言因摘錄以備觀省其持盈一則云高為其居顛莫之救江海所以能為百

覺非會筆記 卷八

八

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夫無底之管天下不能實之以粟其所處者虛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盛而不落盈而不昞者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居上之患莫大乎主盛處賢而自予雄趙恬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一念之盈殺身亡軀阮長平四十萬眾而有餘滿之為害也大矣是故管子曰金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秦始皇欲以一世二世傳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而光武云天

下大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卒之
彼亡此興在滿與不滿之間耳書曰志自滿九族乃
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昔魏武侯
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楚莊
王語申公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
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楚
國其殆哉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武
侯有慙色夫其羣臣莫及者豈真莫及哉殆亦從史
承意讒諂面諛以驕其君耳郎顛有言明王聖主好

覺非筆記卷八

九

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末世導諛之人堯稱君
舜稱相其果昏主愚相與則惛然受之否則未有不
心忤者宋太宗嘗問輔臣曰朕何如唐太宗皆曰堯
舜主唐太宗何足云李昉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及
也王導每出一言一坐贊美王述正色曰人非堯舜
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故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
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噫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
比晉武於桓靈二君容之不失爲賢主人將死惡聞

酒肉之味國將亡惡聞忠直之氣善持盈者德薄而
執謙功高而不伐其要在遠佞人而求直言

蝗多而捕之弗勝於是有議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
者又謂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宜設祭勿殺者余謂是
倪若水虛懷慎之警說也姚崇不云乎楚莊吞蛭而
疾愈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
饑死乎或曰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滋甚是宜禳曰
不然吾主捕之說者非苟捕而已也以爲農夫職在
捕有司職在禳不偏廢也農以食爲天而蝗食其苗

覺非筆記卷八

十

是逆天也逆天者殺無赦故義當捕者農夫也官以
養人爲職而人失所養是天降之罰也得罪天者勤
修德故爲民請命者有司也今有司既不修德以咎
天變又弗祈禱以恤民災農夫惑焉相與束手而聽
蝗之食及蝗飽欲死而原田濯濯矣是誰之過歟漢
桓帝時有公沙穆者爲宏農令螟蟲食稼乃設壇請
以身禱於是暴雨旣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
烏虜今若有神明吏如公沙穆者則蝗不入境矣夫
君子清其心濁其跡眾人固不識也君子識之至君

子亦不識而其志隱矣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以松江剪編單遺王振振大喜凡所上便利事悉從中贊之江南賴焉夫文襄豈媚振者哉

徐邈謂不可寄耳目於羣吏或善其說此特防弊恐偏聽生奸耳非端本之論也舜明目達聰正須好問好察亦顧擇其人而任之各於其類而詢之耳韓子曰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又曰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若如邈說恐寬大之政未成壅蔽之害先見也張忠定公采訪民間事

覺非齋筆記

卷八

七

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此條關係吏治民生甚大

行計典一槩不見屬吏則其人賢否何由知明少保胡世甯為左都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胡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遂弗禁

左傳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范

史第五倫客河東往來太原上黨輒為糞除而去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趣躬灑掃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吳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嗚呼賢者之用心誠敬忠恕千載若一後世為吏者視其官為傳舍解字倉庫漫不省視任其頽敝因循歲月以致墮敗重加繕治勞費百倍上糜國家之財下貽後人之患居心鄙薄可為悼歎案容齋隨筆載宋

覺非齋筆記

卷八

七

開寶二年詔云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解舍有無毀壞及所增修著以為籍迭相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歷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觀此詔可謂得察吏之術矣余前錄蔡凝修中書解字一條得此數事互參可知賢者用心先後一轍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六事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

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父之於子無不愛也然稱嚴君何哉既愛之必勞之雖威以夏楚而仍主於恩爲民父母何獨不然今泣政者痛民之桀驁不率而重加笞朴又荷校於市以謬辱之始不過冀其改久則民視官如敵仇矣夫民既視官如仇而冀其革心以從我是猶負舟上山抱車入淵徒勤而無功也則莫若解而更張之所謂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中道也善乎賈生之言曰

覺非筆記

卷八

三

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夫知民不可敵敵且弗勝也恩斯勤斯民乃懷矣是故慈民以德不以刑狎狗以骨不以鞭民雖卑且愚使之取吏必取其愛焉故曰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萬人愛之有歸則千人萬人之吏也又聞之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莫若靜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賈生之言主於愛荀卿之言主乎惠其義一也慈民之術備矣

天子元首也二三執政股肱也諫官王之喉舌也此見於詩書傳記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息也其歌謠詛祝謗議猶鼻孔之息也此吾一人之私言亦天下之通義也人莫不曰一身之中首爲元股肱次之喉舌又次之至於鼻具體而已其爲息也微而吾曰不然息最重有息而後有鼻有鼻而後有口有口而後有喉舌有元首有股肱蓋九竅百骸四體之衰強存亡懸於鼻息矣其微也乃其所以成鉅也哉身常存而精力強健者氣爲之嘘吸吐納也口可以終日閉

覺非筆記

卷八

四

而鼻息不可一刻絕今使緘其人之口而又塞其鼻之息外不得呼而內不得吸則其死也不旋踵夫然後知口可以終日閉者以鼻息爲之通也古之聖帝明王知之其取於臣也略而取於民也詳諍臣七人耳時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而師箴而瞽賦而矇誦而百工執藝事以諫而庶人謗而士傳言而官司相規徇木鐸於塗采臚言於市登其歌謠審其詛祝察其謗議於以明四目達四聰而股肱良元首康也鼻息之重何如哉故

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彜牝注彜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彜牝之門為天地根懸懸若存用之不勤則與吾說有合也

教管雖不可廢然過峻酷亦非御下之道所謂怨毒之甚王者尚不能行於臣下者也春秋經書閹弑吳子餘祭公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杼間以弑公蜀先主戒張桓侯曰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以今觀之帳下兒亦大可畏

覺非筆記 卷八 五

周官荒政散利居先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專之可也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倉穀原儲以備荒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小雅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給也皆取官庾之陳者以食之即今官貸法但古有貸而無償至春秋始有施舍已責倍貸取庸之說今權宜救災亦猶行古之道耳若虞其後不償遂不敢動官倉一粒坐視飢民流離餓死代天司牧之謂何漢武帝女弟隆慮公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子

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請論左右為之請帝垂淚歎息良久卒加法焉而哀不能止夫帝行法無所假貸則善矣吾獨恨其欺死弟而陷生甥則輕諾之過也何也方隆慮豫贖死罪時帝宜即以流涕之所云者正告主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不許其請然後慰之曰弟無憂兒子也吾擇嚴師傅以教之使不至於犯而已豈不恩義兩全哉既許之而復殺之是帝自食其言

覺非筆記 卷八 六

而安忍無親也貳命不信賊恩不仁教敕無素不義一事三失涕何及矣且安知昭平君不恃帝許而日驕遂敢於殺人放法乎昔絳灌等以賢長君少君所出微為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為退讓君子帝計不出此許之贖以驕之使至於恃恩觸法而又毅然殺之嗚呼死者復生而有不愧其言乎哉吾嘗攷帝行事雖法立而誅必然於羣臣之當斬贖為庶人者實繁有徒如蘇建公孫敖張騫趙食其之屬皆是也他如膠西王端至驕暴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帝

未嘗問焉而霍去病射殺李敢帝爲諱云鹿觸殺之其誣先帝之法不少矣昭平帝之自出又尙帝女夷安公主猶不得比於議親議貴之條也何故且帝赦天下殊死以下凡數見若昭平者醉殺非故獨子可矜卽在齊民胥災肆赦亦宜及之帝又嘗發罪人以擊南越募死罪爲兵以討朝鮮赦囚徒發惡少年而出敦煌及七科謫爲兵以伐宛安在死罪必不可贖而獨忍於昭平君試法耶然則主之豫爲贖者乃所以構之也帝之輕爲許者乃所以果於殺也而東方

覺非筆記

卷八

七

朔猶以誅不擇骨肉爲王道蕩蕩吾謂適開刻薄寡恩之路而已矣死而有知隆慮大望曰帝棄言焉將何以答

修德必無爽報峻法隆刑決不可與言治昔嘗惡梁仲甯性剛毅而好法律其上書請重刑罰乃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且謬引孔子稱仁者必有勇禁民爲非曰義又云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刑輕之作反生大患忍矣哉其心則申商吳起慘刻之心也其言則韓非假託聖謨以熒惑主聽

也夫吳起善用兵者也故其言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韓非子習刑名法律之書者也故其言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於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以秦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敢爾然起與非皆忍於殺人而卒至白殺其身固處心積慮成於是而安得良死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

覺非筆記

卷八

末

喜氣多陽愁氣多陰晉袁甫有言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城恆澇昔梁伯夏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宜已惠真仁人之心也嘗讀樊準疏云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此有激之言非篤論也蓋有賑不勝贍者矣未有不賑而能贍者也有名存而實亡者矣未有并無其名而希其實者也第實心行政者少耳惡有損上而下不益者哉

覺非筆記卷八

終

先君子性好讀書每遇切理屢心之處隨手劄記歲
月既多積成藁本八卷顏之曰覺非盦筆記陶宏景

山中白雲祇自怡悅而已鎮生仰承先志久藏篋衍

又因中年多故兵燹迭更未及梓行今鎮生老矣承

諸親友勸勉正欲謀付劄劄適柳塘籽青薄游滬上

與葛君理齋相視莫逆因行篋中攜有筆記副本出

與商榷並助資付梓輒蒙葛君特識願收入叢書中

以廣其傳甚盛意也籽青馳書告慰鎮生欣感交集

口占三小詩以復之卽以持贈理齋仰希察政其詞

覺非會筆記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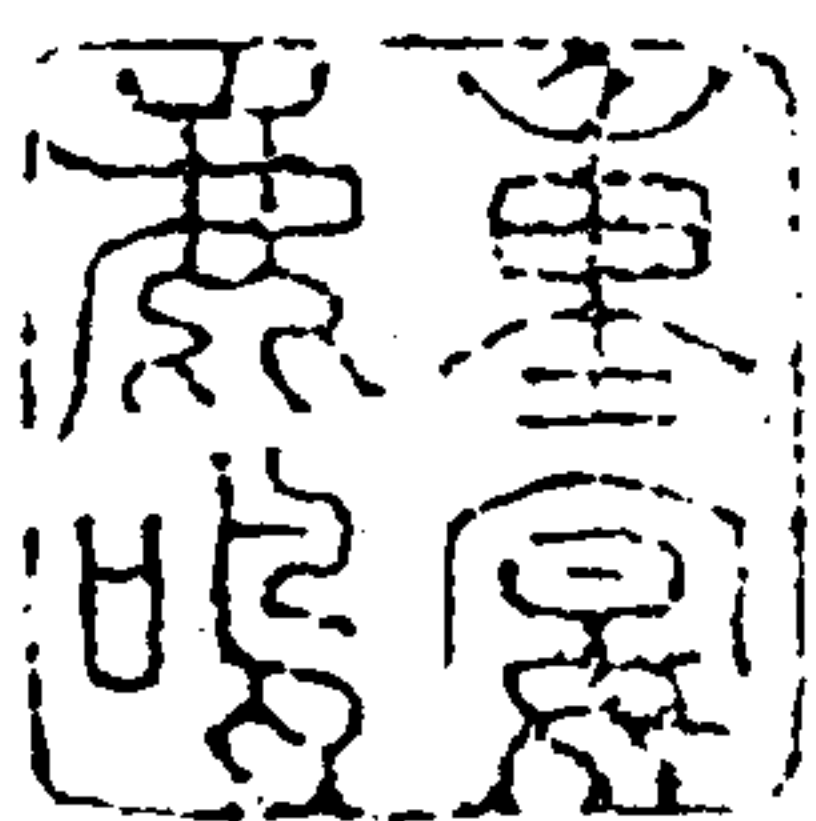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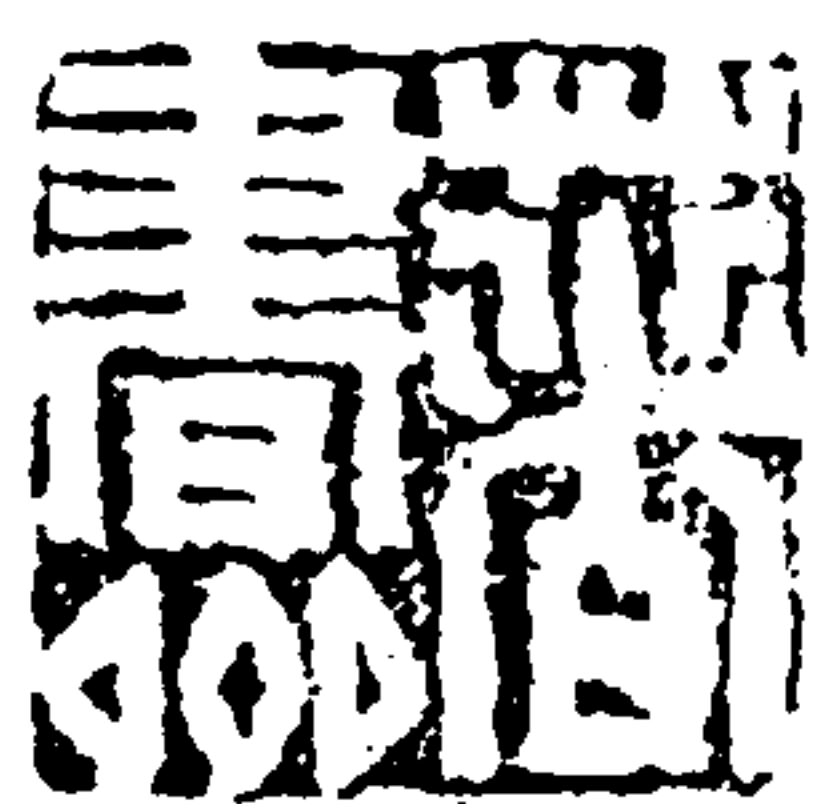
曰琴川毛氏匠門張俊逸參軍獨擅場事未百年人

有偶又聞淞滬勝錢唐日知錄是稼堂傳舊事吾家

感昔賢縱使虛懷深若谷不妨隨遇任天緣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冬十月男鎮生校畢恭跋

洛塘宗姪耕厓孝廉嗜讀書著述等身與余最相得
君卒後五年余按行狀序其蓬廬文鈔兼傳體也君
著述已刻者四種孟子四考爲尤著未刻者尚有十
餘種茲過夏雜錄六卷乃癸卯計偕下第後所錄考
訂精詳不減洪容齋一流間及時事則漁洋山人居
易錄例也雖特一斑亦復可傳令子虞階茂才索序
因書數語于簡端餘具文鈔序者不贅及云
嘉慶辛未長至日叔氏春拜書時年八十有三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一
三
二
一

過夏雜錄卷一

海寧周廣業



周易集解

唐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多避國諱如以亨為通避肅宗諱以豫為逸避代宗諱小畜彖傳下載虞翻曰需上變為巽與逸旁通就四之坤初為復又曰逸坤為自我兌為西乾為郊大象傳下虞翻曰逸坤為文乾為德初九復自道下虞翻曰謂從逸四之初成復卦此數條皆謂小畜旁通於豫也全謝山卦變圖說不知為諱而改逸為遁因言旁通一例以六爻對易言

種松書塾鈔本

乃虞氏有云小畜與遯旁通是但以巽艮相易而三陽不動別是一法則知游移變化漢人已闢其端而今但以咎宋儒亦不考矣秦仲翔易注九卷自謂蒙先師之教依經立注又獨推荀爽知易馬融鄭元宋忠皆不及固非漫無師承者今其書略見于集解其旁通並無兩卦相易之法惠定宇易例引之皆作豫豈謝山所見本訛逸為遁歟但不應據以詆漢儒也

張洽春秋集注

元世經義取士四書用朱氏章句集注詩主朱氏書主蔡氏易主程朱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傳

禮用古注疏明洪武三年詔開科舉其制畧同惟詩書俱兼古注疏春秋胡傳外用張洽傳為異陳繹曾文說論科舉之文云禮雖主古疏制度當訂以朱子經傳通解又勉齋楊復並有經傳集解三書皆具然後可考也又論讀春秋云朱子本說皆在張洽注今科舉偶不及此蓋事實在左傳論辨在公穀斷以胡氏而取朱子語錄及張洽之說折衷之可也觀此知當時定制雖諸經各有所主仍聽作者旁參博採張洽所著名春秋集注汪克寬胡氏纂疏多錄其說以元儒甚尊信之故明初遂用以取士也乃其後止用

胡傳不特張書高閣并三傳亦不復用易專取朱義
禮記改用雲莊集說而科舉之文日益淺陋矣冷字
元德號主一清江人

奇智

易臨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李杞詳解云鳳有利觜
衆鳥不賓麟有利角衆獸不馴君有奇智天下不親
此六句如古箴銘惜未詳所出

孽尾

虞書鳥獸孽尾交接曰尾說文尾亦訓交接案毛羽
之族除鶴雉雉相視而生兔望月而生其餘交接無

不在尾者古人格物之精如此史記改為字微字義同孳微字無義注家亦不能釋日本有古文尚書孳作孳彼自以為無考蓋譌體也

良書

抱朴子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某竊好之論語讖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搥三折漆書三滅

七經孟子異同

日本山井鼎作七經孟子考文物觀為補其遺石之清平義實木晟校之鼎自言得古本七經及孟子係

唐以來博士所傳寫又足利學所藏有宋板五經正義其經文注疏多與今異因取汲古閣本注疏參以正德嘉靖萬曆注疏及永懷堂注本詳考同異其所述凡例余既具載之四部寓眼錄矣宋板易書禮記最佳毛詩左傳差劣知亦為宋者以是書為明洪永間彼國永年間人上杉安房守藤原實所捐故也左傳大抵與永懷堂同詩篇題下有附釋音三字與正德本同禮記大抵與陳皓集說本同惟古本經文有絕異者原書計二百卷今除注疏及改正汲古訛字與夫增損語助俱不錄外略記以資博聞易乾惑躍在淵文

之故惑反復之道也可與言幾也坤履霜至堅冰敦天
地之雜色也草木蕃茂蒙童蒙來求我以亨行得時
中也需自我致戎畜小尚德積載泰以其彙往隨動而
說大亨利貞噬履校滅趾荷校滅耳妄天下雷往不
耕而獲象井井渫不食其行惻也巽頤巽吝渙用
拯馬壯吉悔亡下貞於一者也恒先雜而不厭其用
柔得中也說巽東南方也為堅為多節序故受之以
習坎乘必有所難物不可以終動動必止之節而後
信之。尚書首卷有古文考即所謂古本亦足利學
所藏者古文字體太奇山鼎疑是唐初隸書謂元宗

種松書塾鈔本

嘗命衛邑改從今文而此其未改之原文也然如虞

書作廷昏協和作叶味之類彼亦自言無考或云偶

誤或云字書無所見僻處不文之徒展轉書寫而大

失其真者則亦難盡取信也其異同者虞書敬授民時

汝羲暨和後凡汝字並同。典舜班五瑞於羣后誰若予工聲

依詠大禹謨弗虞上告無通用九功惟序九序惟歌

帝初耕于歷山臯陶謨五禮五庸哉五服五彰哉益明

試以功今試作庶曰往欽哉無帝拜。禹東迤北會于滙

允惟中康肇位四海湯誥罹其凶虐乃亦有終凡厥多

文其伊茲惟難哉太甲萬世有嗣。咸有厥

字訓

德匪常上盤庚至於今五邦由乃在位小民之攸箴

悉至于朝廷依福依災中盤庚作丕刑于朕子孫上說命

弗言臣下亡攸稟命下說命朕小子舊學于甘盤一夫

弗獲則曰時予之罪上秦誓致天之罰下秦誓斬朝涉之

脛割賢人之心案新割必傳寫之誤。武師逾孟津洪明曰哲

無偏無頗唐開元中以音義不協教五者是來脩金滕

禾則盡偃大誥惟累我幼冲人以于撫寧武寧功至曰

嗚呼肆告我庶邦冢君康誥今治民將在祇適乃文考

酒誥惟曰化我民人無於水鑑下民鑑大鑑梓材啓鑑同。誥教拜

手稽首敢字古文禽面稽天若禽古比迹于我有周御

種松書塾鈔本

事通迹即。誥孺子其明慎其往已乎汝惟冲子惟終

多誕淫厥洪罔顧爾今又曰逸無厥子亦不知稼穡之

艱難自殷王及中宗及高宗下及祖甲君亦惟純佐

秉德明我峻民公曰嗚呼篤棊時二人官周弗畏入可

畏陳君惟孝于孝友于兄弟命願師修大辨循今作率一人

冕執鉞銳牙君小民惟日怨咨率乃祖考之道行命罔今

予命汝作大僕正無暱于儉人刑越茲麗戮之文侯父

誼和誓費敝乃甲冑誓秦若弗員來鮎鮎猗。毛詩耳風卷

陟彼高崗酌彼兕觥字書兕同兕七月稱彼兕觥又

薄言旋歸鶴在原之也。殷其莫敢或違處莫敢或

類皆不錄可以類推也。

違息舟相寤擘有標借君子胡然如天也胡然如帝也子君

于曷其至哉爰老尚寐無聽裘羔彼已之子山有扶蘇

之水彼其之子鄭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

菴高往近王笄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古

左僻聊椒遠脩且繆網見此滄維士與女殷其盈矣葛婉然

梅門街可以療饑冠素勞心團團人候荷戈與役無羊荷

。月七月九月傲直破四國是訛戮九無使我心西悲兮雅小

韉我馬維駟攻車徒御不警干斯濊濊其溟乃寐乃興載

持之璋節南璫璫姻亞之交月噶背憎弁小鞠為茂草

無將大車維塵壅兮明小日月方燠扈柔兕觥其觶弁類實維何

種松書塾鈔本

斯綠采不盈一掬六日不瞻華白歎歌傷懷念子慘慘大雅

明大諒彼武王矣侵邠祖共樂假匪懈于位劉公既景既罔

取礪取礪板辭之繹矣民方殷屎喪亂蔑貨桑柔國

同天之誘民桑柔具禍以蓋職諒善背漢雲矜矜業業赫

赫恢恢民天臨有周仲山甫征齊瞻婦無與公事頌

將維天其佑之邁時實佐序有周競降祿簡簡既佐

烈考亦佐文母閔子熒熒在疚殷溥天之下有歲其

有矣以詒孫子那喟喟管聲既和既平武歲時耒辟

○春秋左傳十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宋板正

十信三猶秦之有具圃也襄獲皇鄭命校正出馬刊利

山并鼎曰崇禎本上下諸文校皆作統字同今不悉
記當以意求廣業此避思璜御名非誤也鼎未之知

耳此書所載異同皆汲古字誤不足記汲古別刻左

傳杜注讐對甚精與此古本正同也。禮記禮曲是以

聖人作為禮以教人而况於富貴乎見父之執友凡

為長者擯之禮客踐席主人乃坐言必則古昔酒漿

處右宋板足利同受于樽所左蒼龍檀弓服勤致死吾寡於

兄弟而弗忍除也非疾病也喪事欲其提提耳子盍

慎諸懸子璣曰君子以為洁也斂手足形還葬而無

槨司徒敬子使旅歸四布與君妻之喪是日禫石祁

子得兆三家視植楹使子貢問之孔子過泰山節而暴人之

種松書塾鈔本

錮疾子制王大學在東郊不變王屏之遠方凡三王養

老皆別年制月宿離不貸稱兵必有天殃上下命樂正

入學習舞釋菜螻蝻鳴鷄始鳴習鐘磬祝園木槿榮

命大理瞻傷菊有黃華是月也察阿黨地氣且泄无

有不禁問曾子相識者有喪服周公曰豈不可乎文王世子

其在軍旅禮運夏則居櫓亦作櫓字句解音魯法

無常而禮無別足利本舍禮何以知哉以四時為柄故

人情可睹也故事有守也禮器大夫再重士不重有美

而誠若奏肆夏而送之玉藻為已饗足利同廣案石

宗入太廟說笏非古也主人置其爵今其醬曰祭

宗入太廟說笏非古也主人置其爵今其醬曰祭

瞿喪服小記婦人當喪而出則祿之儀少受之授立不坐皆

臚而不切學記罕譬而善喻樂記是故大人奉禮樂五成

而分陝雜記視君之母與妻既祥而從政於是乎書無上

士喪禮。即位緝則使人執之法祭夫何恍恍惚惚

惚之有乎孝子如執圭祭義未有匱年者循乎軍旅夫

人受尸執足經解雖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歲時以敬

發祭祀仲尼燕居閨門之內三族失其和官失其體前吾

不語女乎昭然各發矇矣坊記所以厚敬也東鄰殺牛

以祭大斂於阼階示民不敢自專也中庸其文王乎表記

仁者有三天子有道以筮緇衣小民惟日怨奔喪觸地無

種松書塾鈔本

容深衣可以為擯相投壺請慶多竿學大如見肺肝然為人

臣者為人父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下五句同若有一

介臣聘義貴其能行禮也。論語皇侃義疏古文孝經

中原並有刊本故不復記論語文異尤多已另錄山

鼎自言文獻通考稱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三人行上又有我字今皇疏相同可證為古本廣業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臨漢石經與今本不同者殊多

其論語有曰意與之與孝于惟孝朝聞道夕死可也

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擾不鞅子路行以告子懽

然置其杖而耘其斯以手摩諸宮牆質諸魯之越洪

迺隸釋載石經論語同異尤詳今皇疏孝于惟孝譬
諸宮牆正與漢石經合又古文孝經每章計其字數
與東觀餘論隸釋所稱論語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
七百一十字亦相似謂為古本洵不誣也孟子異同
已載孟子四考茲亦不復述云

穀小穀是兩地

春秋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杜注云齊地三
十二年城小穀杜注云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
仲井春秋地名曰穀小穀二名屬齊地在濟北續漢
書郡國志東郡穀城本注云春秋時小穀有雋下聚

劉昭補注亦引杜注證之案左氏城小穀傳云為管仲也杜注公感管仲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此蓋據昭十一年楚申無宇之言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故左氏繫其文於此而杜阿其意耳同時范甯注穀梁固云小穀魯邑宋泰山孫明復作春秋傳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則小穀非即齊之穀甚明春秋之例內城書地如隱七年中邱九年即桓五年祝邱十六年向莊二十九年諸及防襄七年費之類今小穀之城與中邱等正同穀梁所謂凡城之志皆譏是也杜氏亦知其不合而曲為說云大都以

名通者則不繫國然春秋書穀不自莊七年以後
二十三年遇穀文十一年盟穀宣十四年成五年皆
會穀成十九年至穀皆不連小字即申無字亦祇言
城穀安得謂小穀為大都以名通者乎又僖二十六
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冬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左傳曰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
為魯援楚公叔侯成之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晉文
出穀
此即蓋穀在魯之西與魯壤地相接鄆即莊三年紀
季以之入齊者又有周首即文十一年傳所稱齊公
子成父獲長狄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者皆與穀密通

種松書塾鈔本

而魯亦自有穀嫌與齊同故加小以別之齊之穀魯嘗取之而卒不能有文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西鄙六月公及齊侯盟于穀秋公至自穀其為齊地自若也小穀魯自城之於管仲無與也穀地當秦楚之際謂之穀城史記項羽本紀以魯公禮葬於穀城是也漢地理志東郡無此縣唯臨邑注云莽曰穀城亭東漢及晉皆曰穀城宋為東平州東阿縣見張洽春秋集注不得與小穀混而為一

一體

儀禮士喪禮傳曰父子一體也夫葬一體也昆為一

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畔合也昆弟四體也敬語親切有味又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據前文昆弟齊衰期此何以言小功今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俟攷

甥舅

爾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皆為甥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今稱甥者專屬姊妹之子而妻之昆弟稱舅姑舅之子姊妹之夫無稱甥者矣然爾雅又言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則妻之兄弟稱舅

種松書塾鈔本

寔因姊妹之夫稱甥而起

晉文公娶齊女

崔星洲應榴著攤飯鳩譚六卷中言左傳晉重耳妻姜氏有殺妾滅口謀醉遣行之功而得國後齊既不能如季隗之送晉又不能為羸氏之迎以為憾事并疑姜先已物故余舊作咏史詩亦曾議及此然姜氏寔非羸氏之比并不可與季隗例論古人叙事詳畧皆有深意季隗者本文公正妻其子以嫡長稱伯僚後叔隗為內子而季隗以文羸故竟不得為夫人伯僚叔劉以狄人之請不得為嗣君其微并不為趙衰實

季議立所及蓋二子初不虞文嬴無出又以晉詛無
畜故甘仕狄而不悔此其大者史不得而畧且左氏
之文照應緊密如記季隗請待之言即為狄歸季隗
張本記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即為後逆夫人嬴
氏及辰嬴二嬖張本亦有事無明文而讀其全書可
以意會者如秦伯納女不可謂即簡璧五人不必言
中有夫人晉侯送夫人不必言并逆懷嬴齊姜氏之
歸晉亦猶是耳林堯叟於齊桓公妻之下注曰以宗
女妻之明非宗女則齊桓雖前死其女當不在秦下
文公雖欲得寵忘舊亦可得亦善于設想者然以趙

孟班在九人思之夫人文嬴一襄公母偪姑二季隗
三杜祁四辰羸九其五六七八秦女復去其三又其
一安知非姜氏乎姜氏大節度無踰于勸公子行者
則其他自可不詳後之史家唯馬班得其遺法次則
承祚若晉書南北史煩瑣冗襍有近小說正坐不知
省文耳

書社

四書釋地說書社詳矣大戴記千乘篇有曰千乘之
國受命于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
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為仁如備廟如

當時諸侯無不有書社者矣

大戴禮文法

大戴禮四代篇子曰羣然戚然頤然羣然踏然柱然
袖然首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
穆穆然皇皇然連用十六然字又下六然字上多疊
字古今絕奇文法荀子非十二子篇亦連用然字但
較少耳

論語

古書策皆長二尺四寸獨論語一尺周尺短寔止八
寸蓋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省懷持之便也見論衡

種松書塾鈔本

青桐

月令桐始華此青桐非梧桐也青桐三月開花淡紅色而無子爾雅所謂榮桐木也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而多子爾雅櫨梧是也陶隱居曰桐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同桐無異唯有華子爾岡桐無子材中琴瑟埤雅非之反以青桐為即今梧桐謬矣余辛丑晚春入南山省墓見有花滿樹艷若朝霞全未有葉山中人呼為青桐南越志青桐花似木綿而輝薰過之最善名狀本草衍義謂梧桐即月令之桐尤謔

斗筲

論語斗筲之人鄭康成注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皇侃疏言小人量小如斗筲案方言著筲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筲或謂之籩自閩而西謂之桶摠又曰菴南楚謂之筲蓋盛米之器以竹為之故字從竹顏師古注漢書桓寬曰斗筲之徒云竹器容一斗注叙傳斗筲之子云斗筲小器也亦與注疏畧同百官表云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注外戚傳云斗食謂佐史也言祿少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薛宣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孝廉補不其丞則斗者食祿之數

種松書塾鈔本

也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今邑中自斗食以上史記
始皇紀王翦使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據此則斗
筲之人乃言今之從政者名為大夫寔不過食斗筲
之材祿浮于人素餐素飽何足齒數非言其器小也
後漢郭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吏林宗曰大丈夫
安能下從斗筲之役乃就屈彥家學此其明證矣

葦首正月小

陳厚耀春秋長歷云僖五年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杜氏曰朔旦冬至歷數所始孔氏曰歷之上元其年
十一月朔旦冬至至十九年閏月盡復得十一月朔

旦冬至是為一章漢律歷志據此為一部之章首考
春秋歷者皆緣此朔前推後以知春秋二百四十之
歷然是年正月辛亥朔九月戊申朔以月法大小相
間之數推之則正月朔得辛亥九月朔當丁未九月
朔得戊申則正月朔必壬子若正二月頻大三月復
得辛亥則合或此兩朔之間有二月頻大者亦合然
章首之年必無頻月而大者不知杜編長歷何於此
並無疑也因思古歷家最忌章首正月小唐人猶有
此說故借前章末閏月大之三十日入正月朔日則
章首正月大是以至朔分齊之末日為章首至朔之

種松書塾鈔本

始日也依此推之則僖五年之朔始合終春秋之世朔日合者共二十餘其不合者亦多或差一二日則是閏法乖次之故也廣案治歷必推歷元而元寔章莠之積也其時日節刻不容有毫釐之差故精於推算者千歲日至可坐而知若謂之莠首而冬至合朔乃借前莠末閏餘之日恐無是理余於歷法甚疎無以糾正之錄其言以質明者

杞桓公

春秋杞桓公姑容即位於魯僖公二十四年卒于襄公六年寔享國七十年桓公為成公弟成公初即位

八年桓嗣立之日年必在二十內外又娶魯莊公女
伯姬計其壽可百歲此春秋所僅有次惟齊景公在
位五十八年

外弟外妹

檀弓稱同母異父之昆弟左傳成十一年聲伯之母
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
弟為大夫嫁外妹于施孝叔外字甚有意又定五年
秦遄奔齊杜注秦遄平子姑婿漢書霍光傳昌邑王
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閔內侯姑婿姊夫
正堪作對

費惠公

曾子書雜篇魯人攻費而責其罪曾子謂費君曰請
出遊姑無使狗豕入吾宅也費君曰寡人之於先生
厚矣今寡人見攻而先生去之安能為先生守宅也
曾子不荅而去及魯攻費責費之罪者十而曾子所
陳者九費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迎之見金仁山孟
子集注考證案此事亦見說苑費作鄴曾子書早佚
宋劉澄集者有雜篇仁山所見當即是本餘詳四書
釋地費惠公條

論語人名

金仁山論語集注考證間采旁說如荷長沮桀溺古之隱者不以姓名自見人亦不得而知之若荷蕢晨門荷蓀丈人皆以物與事名之獨長沮桀溺若名氏長桀古無此氏而名皆從水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長而沮如其一桀然高大而塗足故因以物色名之猶荷蕢丈人云爾又曰說者謂虞仲隱逸于夷故曰虞仲夷逸朱張即周章武王求之不得故亦謂之逸民案左傳僖二十九年長祥守門注長祥衛大夫姓苑漢有桀龍則不得云無此氏夷逸尤鑿或以夷仲年等為證亦非

衛宣公

容齋隨筆說二子乘舟詩云左傳宣公蒸於庶母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為宣姜生壽及朔屬諸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急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於魯隱四年立至桓十二年卒凡十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蒸亂而假即以次年生勢湏十五歲始娶既奪之以生壽朔朔能與母搆兄壽能代兄使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辨然則十九年間如何消破此

最難曉廣案宣公蒸亂雖不可知其何時以精勢燮
之其在桓公即位之初乎其時州吁弑美兵石碯請老
君夫人賢而失位宮閭之事孰與知防方晉之立衛
人逆之于邢安知不以上淫之故不能安于其國而
奔于邢耶且宣公奪伋妻以前不聞先有所娶是即
位之日夷姜已正位中宮而伋為適子故以屬右公
子猶晉獻公蒸齊姜所生太子申生也迨宣姜生壽
朔屬左公子後夷姜乃不勝其忿而縊觀其字曰夷
必宣公謚之明矣以此推之桓公在位十六年伋年
大畧相當其娶于齊而宣姜生子在宣公即位之一

二年彼死當在十八九年則朔壽年皆十六七矣似無甚難曉也郊亭偶見謂若在宣公未即位時其父莊公兄桓公必不赦之敢復以蒸子屬右公子哉春秋逆公子晉於邢未有已為公子而子復稱左右公子者其說似辨不知屬子之事乃在宣即位之日其始私育之子方自諱匿何敢屬人人亦豈肯受其屬也至云不赦則更迂甚左傳所紀蒸淫通報多矣宣公卒後齊人強使昭伯蒸於宣姜屢生戴公文公等墻茨鵲彊諸詩通國公言無忌其誰斷斯獄耶然宣公之淫於上下其醜于春秋為最昭伯之事亦天遺

之好還而戴文及齊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諸賢好
女皆出于淫亂之父母此則真不可曉矣

宋儒說經

黃澤易學濫觴云說周易者漢儒至虞翻皆欲明象
王輔嗣始創忘象之論學者宗之伊川又據易以明
理其後說者皆務明經不專守師說晦菴之於程張
蔡節齋之於晦菴徐機劉彌劬之於節齋並有異同
各出新意比漢魏諸儒各主一師黨同伐異者大不
侔矣其意蓋以師承為專固恐不可為訓後閱黃宗
炎周易尋門餘論則極辯宋學自出師心不特抹倒

漢魏諸儒連文周孔子俱欲駕軼其上故其言曰弟
過於師方能傳受此釋氏之弊宋儒因之皆欲智過
於師各創一說以罩聖人之上如以無極加太極編
四書以歷六經又集大學章句以冠四書削詩序而
別為臆說凡此之類皆破壞吾夫子之規矩準繩而
別尋至理大道者乃釋氏之佛未也打祖未也打避
其名而行其實者也古來善學孔子者無如孟子孟
子只言私淑又言願學近聖居去聖未遠兢兢步趨
猶不敢自處見知聞知之列何後世學孔子者不特
輕忽孟子之私淑而并欲補孔子之不逮豈非受遺

師一語之誤耶此寔快論至論說經不宗漢學非皮
離即繁蕪無或可也

尚書疏蔡編

尚書蔡傳之誤宋末已有譏之者袁仁疏蔡凡數十
條皆有確據獨舜典云東晉梅頤一段全用孔氏疏
檢晉書無之惟隋經籍志載此事又查姚乃姚興其
方字連下讀大航原作大析其謬誤如此廣業隋志
古文梅頤奏上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興中吳姚興
方於大析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
就其文方與誤倒洵然必連下讀亦未盡爾且五代

種松書塾鈔本

志唐人所撰穎達當自有據不得以今本繩之大航
頭係建康地名梁書武帝紀大航以西新臺以北字
正作航未可為謬誤也

書傳會選

書傳會選音釋最詳核如洪範庶草繁廡之廡古文
但作無音武而有無之無但作无與亡後人既以無
為有無之無故書經今文加广以別之廡乃堂下周
室之名音同而義非矣說文作無注引書作庶草繁
無無即無字後人省兩木為四點也當以說文為是
又金滕啓籒之籒與鑰通即今鎖也鄭元易緯注

魯之間名門戶及藏物之管曰籥周禮管鍵注傳此
門之管亦皆訓籥如黃鐘之龠容千二百黍即黃鐘
之律管長九寸者也鎖形如管籥空其中以受鍵故或
名管或名籥字皆從竹以形如竹管也鑰字从金以
金為之也蓋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播鎖中以搏鍵者
即今之鎖匙也禮記月令注以鑰為搏鍵器故禮記
注疏及周禮疏皆承其誤

子西伯氏

論語問子西古注馬曰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集
注用或說金仁山考証謂是時未有白公之敗

素白公之

敗在哀而其遜國改紀有可取者故或舉之與子產
十四年而管仲同問經典稽疑曰左傳子西子駟之子公孫夏
也良霄戮子西亦死荷亭辨論云子產子西詞意連
屬若為近是此用馬氏前說也奪伯氏駢邑三百仁
山云當以伯氏駢為句左傳管仲封於穀不言駢疑
是人名也然皇侃疏固言伯氏名偃漢書地理志齊
郡臨朐縣注應劭曰臨朐有伯氏駢邑則金說為鑿
矣

經典稽疑

論語集注有兩節最可疑事親不敬固不可言孝悌

以犬馬則非倫管仲相桓誠有功而遂謂桓公兄子
糾弟應被其殺則失誣讀陳晦伯經典稽疑乃始豁
然按子游問孝章句咸注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
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
別觀其所列前後自以犬馬養人為正說自朱子偏
取後說金仁山考證不敢異論遂云辭氣非以貴賤
尊卑懸絕者為言則無以見不敬之罪重以不敬為
無別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子游在聖門號稱學道即
敬有未盡夫子亦何至為此駭聽之言稽疑後古注
前說而為之博引以証之未廣徵補亡詩噉噉林鳥

種松書塾鈔本

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魏書陸麗封平原王以讓父啟曰愚歎之情未申犬馬之效未展願裁過思聽從所請唐書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文苑英華李嶠為武攸寧辭奪禮表云用伸犬馬之願獲遂烏鳥之情又為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曰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申風木之悲累至則知南宗以前固無有從包氏後說者矣子糾小白事三傳本是明白左傳莊九年書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糾獨稱子與子同子赤也

例則固許其為子矣公穀雖止書納糾而穀梁傳曰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小白不能存出亡
齊人弑無知迎公子糾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
之于魯故書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公羊曰其言
入何篡詞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
也則其孰兄孰弟不待智者知之矣故皇侃義疏直
云小白殺庶兄子糾于生竇宋程子乃強據公穀納
糾之說以作春秋傳又以漢書淮南王傳薄昭言桓
公殺弟以安國人遂斷以為桓兄糾弟胡傳因之謂
左傳言子糾君子以公穀為正故不書子明不當立

小白繫之齊明當有齊也此與公穀傳文顯相矛盾
安足信乎稽疑首引管子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
子糾公子小白此書固不盡出夷吾之手其說必有
根據又引莊子盜跖篇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
管仲為臣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
其利大也荀子仲尼篇桓公前事則爭^殺兄而爭國後
事則詐却襲莒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與
桓爭國云云史記初襄公誅殺不當羣弟恐禍及故
次第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第小白
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乎僖公說苑

賢篇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又
齊桓公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鮑叔曰昔子糾在上
位而不讓非仁也尹文子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
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
故齊人立之又淮南王傳薄昭云云注韋昭曰子糾
兄也言弟者諱也然則糾弟桓兄之說漫無依據何
程子之說胡氏張氏朱子皆從之耶晦伯以為玩物
喪志之言適于中蓋亦病其不考但此二條皆關於
父母兄弟之大者故稽疑可錄者頗多而是尤緊要
亟錄之

天帝

左傳僖十年晉狐突適下國遇共太子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成三年趙嬰齊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帝而可請天而有使非天神而何何休公羊傳注曰帝天皇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緯書因立五帝之名道家復著玉皇之號亦踵增之勢也夫申生鬼也其復請期以七日若往來帝所者然但所請雖云罰罪而忽畀秦忽敝韓未免曲徇人情若嬰齊淫亂瀆倫之人而祭其得亡是天以飲食之致為禍福之施

似所不可此士貞伯之所以言不識也

春秋纂例

唐大厯中啖助字叔佐為春秋集注右公穀而詆左氏其弟子趙匡陸質偕其異裒輯之號纂例時吳人施士匄亦撰春秋傳文宗嘗謂李石曰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文宗此言深得讀書三昧今士匄書早佚纂例尚存

申祥言思

鄧名世姓氏書辨証云檀弓申祥哭言思思子游子

也祥子張子娶思之女 禮記鄭注言思子游之子
申祥妻之昆弟是因同學而結為婚媾不以陳吳道
遠為嫌也子張姓顓孫此言申祥鄭注云周秦之聲
二者相近未知孰是趙岐注孟子但云申祥賢者祥
作詳

父在為母暮

儀禮士喪服父在為母期父卒則為母三年所以期
者為父降也所以伸父之尊也蓋夫為妻期父已除
服子不敢仍服衰經以重傷父之志惟心喪三年而
已徐原一曰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禭

十五日而禫注云父在為母期則是吾人於母既欲全父之尊而減其三歲之期又欲達子之志而加其一時之服名為期寔則十五日與終喪之時相去止十月耳况又有心喪之禮是服減而居喪之寔無以異也唐人欲增為三年謂何至與伯叔母同制夫伯叔母之期曷嘗有祥禫乎華天沐曰地統乎天母統乎父陰陽之大分人道之大防也故父在為母三年則嫌於無父不得不屈為期聖人之制服也順天地之理定尊卑之分為父苴杖而圓所以象天為母削杖而方所以象地為父苴經左其本而在下為母牡

麻經右其本而在上天左在陽而升地右陰而降順陰
陽升降之義而亦示有別也知地之不可同天陰之
不可敵陽則知父在不得伸私尊于母矣今以唐武
后一悍妻暴母更百王之典禮而千百年莫之正何
後世之信周公孔子不如其信武后也然武后以來
猶為母齊衰至明洪武易以斬衰而父母之喪凡衰
裳帶經冠纓杖屨之制悉混同而無別先王制禮之
意蕩然無存矣然而人心安之者蓋父尊而母親人
之親其父常不如親其母人之欲伸私尊于母常過
于欲尊其父是父尊于母者天理之公同母于父者

人情之私理之公不勝其情之私宜哉氏一易其制
後人不惟莫之正且從而甚焉也子夏曰知有母而
不知有父禽獸是也野人則曰父母何算焉夫父母
何算野人之論也有聖人作其於此必有不安者矣
廣案此論仁至義盡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考變禮
之始在唐上元元年武后請之開元二十年遂定議
為母不論父存歿齊衰三年載于唐律開元禮宗政
和禮書書儀家禮並同明初嘗改依古制至洪武七
年著孝慈錄改為斬衰三年與父同迄今仍之但俗
額禮廢其文彌盛去寔彌遠為妻名期冠服如常甚

種松書塾鈔本

有尸未寒而更娶者矣子名服新有飲酒食肉御內
無異平居者矣齊斬之衰貧者多代以木棉布即有
力者亦止于受布帛啓殯之日一用之而三年之內唯
元冠墨衣而已誰復知禮意者愚嘗謂古之期似輕
而寔重今之三年似重而寔輕說禮及此能無浩嘆
哉

生祖母服

錫山蔡敬齋德禮經本義喪禮注載一則云漢景帝
晉安帝魏廣陵王恭北海王顓薛神智皆為生祖母
服重而明臧應奎為南京車駕主事以庶祖母喪求

去例不得持重猶執私喪三年然則或祖母應服期
乎應持重乎華天沐論庶子為父之母服期曰考喪
服傳妾為其子期而于孫不聞為之服庶子為其母
三年而其孫亦不聞為之服庶子之子為父之母期
古未有也夫禮妾母之祭不及孫故制服亦不及孫
未有為之服期而廢其祭者也小記曰妾母不世祭
穀梁傳曰于子祭于孫止未有廢其祭而為之服者
也又論庶子之子為庶祖母承重曰古禮之亡久矣
獨父卒嫡孫為祖父母承重猶見古人重嫡之義曰
承重者承先祖宗祧之重也故家有三子長子卒則

種松書塾鈔本

長孫承重其餘次子卒則次子之子不承其父之服
若以承重為代父服斬云爾則次子亦子也次子之
服亦斬衰也父死子承則次子之子皆宜承其斬也
今次子之子不敢稱承重以並嫡庶子之子願敢承
重以並祖庶母于祖母乎且微特祖庶母不得承重
而已即祖母亦非概稱也禮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
者三年自周公迄今未之改故祖沒然後為祖母得
稱承重若祖在止為杖期不得稱承重也况妾母而
何承重之有春秋之法妾母卒不赴不祔于姑子祭
而孫不祭祖庶母稱承重是無嫡庶之辨也此二條

辨證古禮極允然以情理揆之父為所生母三年而其子無服似亦未安則開寶禮家禮為生祖母服期疑可從也至為生祖母承重固斷不可行而事會遷變亦有未可執泥者廣昔館于王氏有王功山者與妻俱早卒惟妾戈張生一子年甫二十守志撫育為娶婦未幾子婦相繼死為撫嗣孫嗣孫將昏又死又為撫嗣曾孫及戈氏之沒族姻疑所服質于余余曰此于禮律無明文庶祖母尚無承重之例焉有為曾祖庶母承重者然所嗣之祖乃戈氏所出則即生曾祖母也嫡妻無子早亡非戈若節永貞勉延似續則

種松書塾鈔本

功山血食早斲然矣且二孫皆其所立加之撫養禮
士為有子妾緦麻三月是妾之升降全視其子之有
無如戈者使功山尚存亦當進而為之服而况三世
一脉皆其所出乎又禮有義服慈母養母亦斬衰三
年今之撫教甚於慈養而死不為之服重於禮律雖
協而於情理則大乖惟是戈氏立繼非為己也為其
主君主婦也二孫之入繼亦非繼戈而繼其主君主
婦也酌其名稱當曰生曾祖妣而自稱曰持服嫡曾
孫某所謂禮以義起庶幾兩得之矣因閱前說并記
之以為禮之變而不失其經者準焉

漆雕開

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鮒詰墨曰開形殘非行己之
故何損於德

七年

論語善人教民七年孟子小國七年又曰七年之內
必為政于天下又曰七年之病趙岐注孟曰天以七
紀故云七年業天以七紀出左傳杜預注云二十八
宿四七是其旨也

衛孝公

孟子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趙氏無注朱子謂

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金仁山曰輒拒父為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父命故特以孝諡之以掩其非爾孔子久居於陳至衛而輒脩地主之禮受其公養之餽一年而反魯舊說孔子久居衛者非也史記衛世家出公十二年蒯瞶入孔悝立之輒奔魯蒯瞶者莊公也立三年晉伐衛復出奔衛立公子班師為齊所虜復立公子起石曼逐之出公復自齊歸立又二十二年卒然則出公雖拒父其君于衛久矣且繼祖之說衛人皆以為然子貢冉有亦致疑于夫子之為不為而子路直

以正名為迂其卒也國人安得不為之美謚哉公羊傳亦以拒蒯賁為尊王父也

南面

論語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注云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集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案易繫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禮記大傳聖人南面而治天下禮器聖人南面而立鄭注南面立者視朝是則非人君不言南面也周易尋門餘論說大篆夬个二字云大之為文象南面而立正位而居之形人之為文象拱手屈身東向之形天下臣庶貴者東向賤者西向

種松書塾鈔本

雖居家无敢正位南面者唯人君則衣裳恭已向明而治至秦漢尚然項羽本紀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時項幾天子自居以義帝尚存猶不敢南面也亞父沛公乃侍坐不嫌其僭也又韓信得廣武君坐之東向是信欲執弟子禮而求教于廣武亦以東向為極重也周勃傳勃不好文學每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言其不以賓主待諸生而自貴也田蚡傳自坐東向而坐其臣北向是則驕蹇若蚡便見侍坐猶不敢南面也夫子之許仲弓竟稱其可為王者也廣案黃氏據秦漢之法亦是一

說但尊君抑臣寔自秦始坐見列辟政置郡縣漢以來因之自謂為天子之貴其臣下專以東向為重恐非周制禮記郊特牲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此君字兼諸侯而言非必王者始南面也當以包注為正

達巷黨人

史記孔子世家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漢書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注孟康曰人項橐也橐淮南子脩務訓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又說林訓項託使嬰兒矜

種松書塾鈔本

以類相慕高誘注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孟康所云項橐當即其人

堯舜並有九男二女

堯使九男二女事舜人皆知之舜亦有九子二女呂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初學記舜納三妃生九子帝王世紀云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然則事舜者皆庶子也舜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二妃堯女也又益比氏生二女宵明燭光四書釋地謂伯益為舜婚不知所娶者宵明燭光歟

戰於甘是禹

疏蔡編曰注稱啓與有扈戰甘之野據書序史記也說苑子貢稱禹與有扈氏三戰不服脩德一年有扈請服莊子稱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逸周書亦稱有扈夏之方與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墨子引甘誓之文則稱禹誓然則戰于甘者禹也非啓也廣業淮南子齊俗訓昔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有扈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亦可備一說

葉公之願命

種松書塾鈔本

禮記緇衣載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
 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鄭注
 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案葉公諸梁哀十九年尚
 存孔子安得引其語逸周書祭公解王若曰我聞祖
 不豫有加注祭公於穆王為祖列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
 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
 名祭公疾雖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
 勗完天命注我魂在天言必死也雖魂在天猶明王之所勉君天下之事也又公曰
 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
 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

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
莫恤其外云云又曰嗚呼三公子雖不起朕疾汝其
皇敬哉茲皆保之是則此三言者乃祭公謀父將死
之日以告穆王及三公者也葉公必祭公之訛逸周
書出於汲冢班固謂是孔子刪削之餘其太子晉解
稱晉巫公使叔譽於周是春秋後人所輯也

鯀墮洪水

孟子稱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又曰禹之治水水之
道也蓋疏滄決排以及濬川道水止一行字盡之而
鯀之九載績用勿成箕子挾其病則在一墮字孔傳

種松書塾鈔本

曰湮塞也蔡法鯨郭洪水而殛死山海經言鯨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博物志稱鯨填洪水障塞之皆言其湮也善乎袁仁之言曰禹只是疏濬鯨只是湮塞今河北有鯨堤無禹堤此一徵也既湮洪水則木不得茂土不得乾金不得顯火不得明故曰汨陳其五行然則治水者謂築堤之外別無長策皆鯨之流也

厥賦貞

疏蔡編曰貞者隨所卜而後定之之名也蓋即貞悔之貞究地最早沮洳難去與他州不同水患雖平盈虛未卜故必作十有三載歷歷驗之然後得其一

之法而賦始年年齊矣必十三年者史記太歲在子
旱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
明歲衰惡蓋歷十二辰而豐儉可定始可得其大同
之法也廣案貞正也龍子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
常正謂此正字與彙之上上錯揚之下上上錯錯字
相反言彼或有錯出而此則正賦止此所謂惟正之
供也越絕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
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天下六歲一穰六
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史記貨殖傳引之作歲在金
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此

種松書塾鈔本

亦十二載乃同之義也。蒹波之說尚有未盡。

作備

檀弓孔子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案淮南子說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是備始作于魯也。用人見于經者始秦穆公後則邾莊公而龍龕手鑑以為晉文公時有之不知何據。二公之卒先後間豈晉倡而秦效之歟。抑宋文公之訛歟。成二年傳始用

齊景公女吳

四書逸箋曰：孟子女吳二事。吳越春秋齊女質吳。吳為太子聘之解者謂孟子所云即此。按春秋襄二十。

四年傳晉平公嫁女于吳齊侯以女為媵此又一事
為媵則更可恥矣其意蓋以後事為是也不知襄二
十四年為齊莊公光五年明年遇弒又明年景公杵
臼立自襄二十六年至哀五年始卒凡在位五十八
年此明言景公焉得以媵誣之且襄二十三年左傳
但言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未聞以女
也越絕書記吳地云齊門闔閭伐齊大克取齊王女
為質子為造齊門置於水海齊女忍其國死葬虞西
山伐齊之事雖不見於春秋但闔閭即位在即昭二十
七年越二年滅徐又三年伐越又四年入郟景公之

女矣其在定四年入邠之後乎

勸親親

中庸所以勸親親也講家多作勸親之親我將上親字作諸父昆弟下親字便作不怨既與上復且是效而非事矣閻氏四書釋地謂上親字宜衍以有勸字也亦非蓋賢與大臣可單言勸親不可單言勸諸父昆弟所以謂之親者同氣合體乃天使之一本其一種親愛之意自然纏綿周浹而不能自己即親以漸而殺至於五世屬竭降為庶人而祖廟未毀則冠取必告死必赴其親自若也或遇其變而讞獄追宥于

有司死罪止磬於甸人其親亦自若也故統說親合
下便當親二字脫開不得一脫開便失其為親矣本
章親親字四見其解並同親是真意尊位重祿同好
惡是良法以勸之者親之怨之所以泯也若上去親
字全恃位祿之厚好惡之同以勸之而真意索然豈
文武所以待諸父昆弟乎此親親所以異于賢及大
臣也余癸卯聞墨通篇主此然家語却作所以篤親
親也篤與君子篤于親之篤同此字亦好

孟子配享

典故撫遺載明太祖讀孟子怒其對君不遜會丁祭

種松書塾欽本

遂命罷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
命復之嗚呼儒者一俎豆之得失上動天象可不謹
歟

衣錦裝衣

詩名物攷云裝字書縠也縠縠屬爾雅翼縠高四五
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寔如大麻子今人績為布
蓋用此布為單衣故謂之裝沈括筆談細與縠同蓋
用縠麻織疏布為之細即裝字也龍龕手鑑縠入火
部注引玉篇于營切縠麻也切韻作自死草又九部
縠字音力穎反亦解作自死草

果羸

詩螟蛉有子果羸負之舊說細腰無雄皆取青虫教
祝變成已子雖揚子雲亦有久則肖之之言陶隱居
曰一種土蜂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
房如併竹管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
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為糧也其一種
入蘆竹管中亦取草上青虫一名果羸此最足破其
惑余親試有驗載在別錄但其捷土作房遇竹管則
便負虫生子以泥封口遇書簡木空便成併竹管而
生子管中不必土蜂始能為併竹管特土蜂不能巢

種松書塾鈔本

竹管耳果羸又名蠟蠅又名蒲盧

鄭注中庸謂即土蜂

既塞穴

後則冗云象我象我洵如陸璣所說毛晉作陸疏廣

要乃以物類變化不可度疑陶說為未然誤矣許魯

齋詩名物攷引解頤新語比陶說加詳因云今人養

晚蠶者蒼蠅亦寄卵于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繭

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廣案此喻差近但云變為蠅

則不然晚蠶時天氣已熱有一種大蠅俗呼為毛蒼

蠅所集輒生子初甚細終着物便蠕動成蛆其寄卵

蠶身亦蛆也繭成蠶化為蛹蛆乃穴繭而出甚肥白

久之色赤黑乾死未嘗為蠅也

趙孟

集注考証曰晉六卿趙氏為長故春秋時謂之趙孟
至戰國時趙已易為國蓋舊俗方言爾四書逸箋曰
自簡子襄子至于烈侯皆稱趙孟廣案六卿之長及
起簡子之說並非也趙孟之稱脩詳左傳蓋昉於趙
宣子盾文六年晉襄公卒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雍杜注趙孟趙盾也韓厥謂景公曰成季之勲宣孟
之忠注云成季趙衰宣孟趙盾初成子在狄娶叔隗
生盾及反晉文公妻以女生原同屏括委嬰白虎通
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嫡長稱伯伯禽是也庶

長稱孟如魯之有孟氏盾雖因君姬氏之請得為嫡

子固不敢僭稱伯衰有字曰子餘季其行第盾字無

聞以屏括稱屏季推之孟亦是行第即所謂以伯仲

者也原屏委杜氏以為三子之也但盾之稱孟祇成六

年三見後不復然至其孫文子武平公時為正卿莊

朔之子即從姬氏高于公宮者其名始大著自襄二十七年宋向戌

弭兵如晉告趙孟之後每稱趙武必曰趙孟蓋遭樂

節之難族幾滅而復續故特蒙祖之行稱以示不忘

先德也武生景叔成生簡子鞅昭二十九年蔡史

墨曰趙孟與焉此簡子也自後屢稱與文子同鞅自

保晉陽拔却邾以來名晉卿寔傳國權後改名志父
生襄子無邨哀二十年趙孟降於喪食謂襄子也終
春秋之世稱趙孟者可考惟四人襄子生猷侯浣浣
生烈侯籍籍卒弟武公立武公卒籍子敬侯章立章
生成侯種與韓魏分晉種生肅侯肅侯生武靈王其
後又傳惠文孝成悼襄幽繆四王為秦所并孟子當
成肅之時雖已變家為國而舊稱無改則以其名久
著之故非方言也至武靈傳國惠文之後自號主父
主本卿大夫之稱見於左傳甚多其連謚者則欒祁
稱桓子為桓主哀二十年楚隆謂趙孟曰黃池之會

先主與吳王有質此先主即簡子也史記趙世家簡

子生稱主君沒稱簡主

韓非子說苑等書稱簡主極多

襄子稱襄主

或合稱簡襄主國語欒武子曰昔我逮事莊主則趙

文子之父朔也至孝成時左師觸龍謂太后曰今三

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則

又稱趙主韓魏二家想亦應爾但不概見於史惟甘

茂傳魏樂羊稱文侯為主君

說苑等書亦有

余甲辰闈中第

三藝用趙主字閱者以濃筆點其句蓋未知所出故

因趙孟連及之

無以無已

孟子無以則王乎趙注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無已則有一焉趙注不得已則有一謀是以已二字未嘗通也集注以為通用經典稽疑引管子大道篇桓公曰勿已其勉霸乎呂覽貴公篇管仲告桓公曰勿已則濕朋其可皆更端之意或彼時方言如此廣案以已字更端尚書大誥梓材已有之但以本訓用古字借用如不以泰乎不以急乎史記不以甚乎皆作太字解不與訓止之已通論語子貢曰無以為也皇侃謂抑止之使無用為訾毀則此無以亦是抑止宣王使不用桓文然後可與言王

也國策魯仲連謂辛桓衍且秦無已而帝鮑彪注無已言無止之者此以已為止呂覽云云本莊子徐無鬼文乃滕文公章正解也

萊有釐音

東觀餘論云吳人呼來為釐始於陸德明詒我來牟棄甲復來皆音釐蓋德明吳人也范成大吳郡志亦云來釐吳音並同廣按爾雅釋草釐蔓華說文則云萊蔓華从艸來聲則萊即釐也詩小雅北山有萊與臺基期叶黃直翁以為萊通作釐郭璞遊仙詩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萸萊亦

與葉叶故吳才老韻補黃公紹韻會俱云萊釐同韻
非始德明也釐釋文作黎

巾箱五經

齊書衡陽王鈞常手自蠅頭細書五經部為一卷置
巾箱中以脩遺忘自言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易且
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效之為巾箱五經自
此始也葉氏過庭錄劉東父蠅頭細書六經為一編
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者遂為雕板世傳夾袋
六經是也

鵲巢鳩居

種松書塾鈔本

毛傳鳩鴉鳩結鞠也鴉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結鞠今之布穀歐陽文忠詩正義非之謂是今拙鳩多在屋瓦間或於木上架椽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鷺隕雛鵲巢甚堅既生雛能飛則棄去容有鳩未處彼空巢廣業此說亦未的耳目所接從未有拙鳩居鵲巢者南方唯鸛鳩俗名八哥者所在成羣占奪鵲巢鵲不能勝往往讓之而別椽故吳諺曰烏鵲銜柴湍口血八哥占了現成窠意詩所謂鳩即此類也

叔孫姑

唐撫言載李繆公程讀春秋誤呼叔孫媯略為媯勅

有小吏色不懌問之乃知釋文傳寫之誤因拜吏為

一字師案左傳昭七年叔孫媯如齊蒞盟杜音勅略

反又音釋今皆從上一音讀連但此字公羊作舍注

但云二傳作媯而無音今讀公羊者皆如取舍之舍

依杜當作舍菜之舍穀梁媯丑略反五經文字丑若

反

埜澤之門

宋城門見左傳者曰形門桐門盧門曹門澤門揚門

桑林之門孟子又有埜澤之門

種松書塾鈔本

饑餓

孟子饑餓不能出門戶饑餓有別韓子曰家有常業
雖饑不餓淮南子曰寧一日饑毋一旬餓是餓甚于
饑也黃公說字云饑猶可生餓而至死故言餓殍不
言饑殍見逸箋

從聖經看來

魏了翁答周子曰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
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
真來書謂只須祖述朱文公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
緣不欲于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

神也。業此真善讀書人語。然聖經不易者，息心靜氣，反覆涵泳，猶未必有得。固陋如廣，乃欲爭客授之餘功，鹵莽從事，宜其無濟矣。行篋無書，日益荒落，則并賣花擔亦不多得安問地頭。古人云：炳燭孰與昧行，尚其炳燭乎。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過夏雜錄卷二

海寧周廣業

戰國策

戰國策不著撰人史記田橫傳贊曰蒯通善為長短

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疑是通所作也漢書

為雋蓋此書本名長短書亦曰脩書脩即長蓋避淮南王安父名

一曰國事劉向始定為三十三篇名曰戰國策史公

時未有此名班孟堅稱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

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直據後名名之耳故唐趙蕤作

長短經言從衡之說猶用舊名從橫者史所稱合從

種松書塾鈔本

連衡也漢書音義云以利合為從以威勢相脅為衡然蘇秦為從約長張儀成其衡道孰非假勢與利以濟其傾危者乎毛居正補禮部增韻非之曰以六攻一為從以二離六為衡物之衡直相當亦然故從曰合衡曰連衡亦作橫古今文異也通志氏族畧云木槩著戰國策春秋二十卷見七錄今無知者

同年友善

漢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同日生壯俱學書又相愛也及高祖得天下封綰燕王親幸蕭曹等莫及晉劉引字和季沛國相人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少

同研席以舊息累官車騎將軍開府封宣城公此二
事畧同皆因年里相同而得顯貴者史載同年友善
如吳周瑜與孫策步騭與衛旌晉何劭與武帝之類
甚多然不盡同里及同研也

拜母見妻

周瑜與孫策善升堂拜母母謂堅妻吳氏也吳嘗謂
策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晟謂嘉興王晟也
見妻有兄弟之義拜母有子姪之義皆密友所為

東海

史記劉敬說高祖曰文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正義云呂望宅及墓在蘇州海鹽縣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海也中吳紀聞云常熟海隅山有石堂室十所昔太公辟紂居之孟子謂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此常熟去東海止六十里故謂之海濱楊脩郎中嘗作詩紀其事廣案齊世家太公東海上人注引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史又言周西伯獵於渭之陽說苑尊賢篇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續漢書郡國志琅玕國西海城劉昭注引東觀書有勝山博物記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

于棘津其浦今存據此則太公生于琅玕而渭陽朝歌乃其遊歷之所吳季札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以本東海人故封之于齊耳海鹽常熟皆浪說也

諸經古注疏

元明以來習科舉者墨守宋元儒注是以一家之言包括數聖人之微言大義本屬未盡明中葉後漸悟其非於是有所稱述古注而疑宋人為杜撰者本朝名儒碩學尤銳意於漢魏晉人之學而宋學僅以供場屋之用而已偶閱孫明復小集中有上范天章書云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

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錢
板藏之太學頒于天下禮部設科取士執為準的有
違戾注說者即皆駁放愚不知國家以此數子之說
能盡于聖人之說理耶又不知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
窮經者皆不能出數子之說耶專守數子之說以求
經吾未見其能盡于經也既不能盡于經而可藏于
太學行于天下哉執事宜亟上言天子廣詔天下鴻
儒碩老置于太學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參之古
今覆其歸趣取諸卓識絕見大出王韓左公穀公杜何
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為注解俾六經廓然瑩然如揭

日月于上而學者庶得其門而今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廣讀此未竟輒撫卷長嘆以為劉歆所謂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者其明復乎自此宋學興而漢晉之書俱廢拘墟穿鑿之說貽誤學者不淺罪歸作俑非明復而誰然今之古注得存猶賴宋刻宋亦有君而無臣矣

張蒼

史記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薨子復長八尺代侯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此數言可得與于曹文之甚獨不可使東方曼倩聞

之致羨朱儒飽欲死也

韓信

謝在杭史測云漂母謂韓信為王孫景帝謂魏其侯為王孫王孫猶今言公子蓋羨稱也故雋不疑亦稱暴勝之為公子乃注謂魏其字王孫勝之字公子何異癡人前說夢耶史惟馮唐子馮遂字王孫後漢薛漢字公子而南陽有杜公子乃名也 廣案韓信之王孫或如所云若魏其侯則竇嬰也漢書明言竇嬰字王孫何得謂之說夢暴勝之字公子野客叢書固嘗疑之謂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一介之士與部使者。

初未相識遊謁之始即稱其字定理蓋亦以後世之
見揣測古人觀其言曰間公子名久則安見不稱字
也他如列傳所載卓王孫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皆蜀人
並見華陽國志儒林傳有雒陽周王孫礪田王孫亦見孔穎達易論
皆字疏廣兄子受字公子游俠傳趙他羽字公子
俱炳在史策豈止馮薛二人哉春秋之制天子之子
自太子以下曰王子王子之子曰王孫如王子虎王
孫滿之類是也諸侯之子自世子以下曰公子公子
之子曰公孫如陳公子完鄭公孫僑之類是也再降
或命氏則稱氏否則統稱王孫公孫論孟中王孫賈

種松書塾鈔本

舊說周靈王孫名賈公孫丑原不必盡屬姓也戰國諸侯僭稱王則稱王子王孫皆冠於名之上以別于寒門未有繫於姓之下者信家世雖無考然以生乃與噲等伍之言思之自是貴家子故漂母謂為王孫漢承秦法置郡國已無復此稱遂有以王孫公子為名及字者非祇為美稱也且史漢于失其姓名之人例稱曰公曰知錄論之甚詳不得謬以王孫公子呼之又如朱買臣字翁子古公翁相通亦公子也莊忌直字夫子史司馬相如傳不知謝水部又將何以測之耶。池注徐野民說北偶談有下僚能文一則云婁縣縣丞施鴻字則威。

閩邵武人著史測十卷論南北事甚可聽豈即謝氏
此書歟

贅婿

史稱淳于髡齊之贅婿時賤贅婿故特記之然管仲
亦出贅婿盧照隣悲才難云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
之贅婿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是也太公事
詳說苑城陽未知所出竊謂夷吾贅婿正可對呂尚
出夫一為齊始封之君一為齊中興之相區區辨士
不足言矣

廢舉廢居

種松書塾鈔本

史記孔子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裴駘注
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適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
則逐時轉易貨賣取貨財也家語貨作化又平準書
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注蹠停也廢
居者貯畜之名廢出賣也居停蓄也又越世家范蠡
居陶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然則廢
居即廢舉無二義矣

夢得將相

殷高宗之得傅說也以夢可謂奇矣而其事不始于
殷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

夢人執千金之弩鈞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
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
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
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求之得風后
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
著占夢書十一卷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下夢馬喙
子得皋陶聘為大理則夢中之得將相由来久矣其
曰垢去土后在也即後世離合字之法今市人所謂
拆字者正如此

奚如

何如亦作奚如史虞卿傳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于秦秦已納鄭朱卿以為奚如卿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集解求和曰媾

儒醫

今士人習醫輒自號儒醫案史淳于意傳意臨淄人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又從菑川唐里公孫光得古傳方光見慶子殷屬意于殷曰意好數言好術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儒字本此近人罕知所出

輪軸

史呂不韋傳不韋使嫪毐以其陰闕桐輪而行令太

后聞之始謂闕輪極形其大耳閱北堂書鈔引夢書
曰輪軸為夫婦夢得輪軸夫婦之事也乃知不韋為
此將以示意也

李瀚蒙求

唐李瀚蒙求余初入塾時所讀有宋徐子光注甚詳
見於宋書藝文志稱補注四卷既著之三餘摭錄目
治偶抄中矣近武林新刊補注京師書肆見一注本
亦時人所撰二書乃皆未知有徐注殊可怪也鷄肋
編云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記
云字子輿今觀史記未嘗有劉孝標云子輿因臧倉

種松書塾鈔本

之訛五臣注為孟軻是也李翰注則又寡陋所未見或翰為翰之訛更不當稱注余嘗考千字文孟軻敦素出處不可得李翰蒙求作孟軻養素徐注亦不能詳蓋讀書之難如此宋王逢有十七史蒙求元世又有歷代蒙求亦四言為句乃今之鑑畧

二十四孝

俗傳古今孝子起虞舜漢文帝訖宋朱壽昌黃庭堅村書編刻事迹農家率繪像於旂懸之家堂以故野老村童無不知稱述者兒子勲懋幼隨余讀書私加考訂成一編名二十四孝事寔既亦疑孝子不應止

此遂妄為說曰舉其最者著余嘉其意不之禁也案孝經所列有五孝故陶潛孝傳十八人天子則虞舜夏禹殷高宗周文王諸侯則周公旦魯孝公河間惠王卿大夫則孔子孟莊子顓考叔士則高柴樂正子春孔奮黃香庶人則江革燕康範汝郁殷陶是也自後傳孝子者王韶之蕭廣濟鄭緝之師覺授宗躬梁元帝等凡數家洪适隸釋載武梁祠堂畫像孝子有標題可辨者曾子閔子老萊子丁蘭邢渠董永章朱明七人隸續碑圖又有榆母其旁一人標題磨滅疑是伯榆近則明成祖孝順事實亦頗詳備今概以二十四

種松書塾鈔本

而其人乃雜出不倫殊不可訓元武進謝應芳子蘭著龜巢稿有二十四孝讚序略云郡人常王達善所讚二十四孝裒為一編其間言孝感之事十有八九且以孝經一章冠于編首蓋取孝通神明一語推廣之欲使人歆羨而勉于企及于名教豈小補哉或謂重華聖孝千古一人豈宜與泛泛者類稱是固然矣吁達善之意蓋欲攬太陽與月星並照容光焜耀無幽不明若夫儼非其倫辭不達意君子無求備焉據其言則始于虞帝遞降至宋而止以其村陋故多為曲恕之辭今所傳殆即王達善本也但坊刻無護人

子蘭序雖云泛泛類稱未嘗鑿指某某恐難遽定余
又考明臨江張九韶義和所緝羣書拾唾其第五卷
載二十四孝自注云古今言孝子者有此二十四人
大舜老萊子曾參閔損江革陸績郭巨董永丁蘭韓
伯俞劉殷田真孟宗王祥陳娥蔡姑魯義姑姜詩睽
子鮑山黃香趙孝宗王武子元覺其人大半與今所
傳相合其異者劉殷字長盛晉書有傳田真紫荆事
見續齊諧記魯義姑棄子抱姪見列女傳趙孝宗疑
即後漢書趙孝字長平者餘如陳娥蔡姑睽子鮑山
王武子元覺無可考見意達善著書諭俗特去其隱

種松書塾錄本

僻者易以子路負米吳猛驅蚊之類而朱黃二人又
當時父老見聞所及故孱入之歎然亦可見二十四
孝名自由^來久甚久莫謂村書皆出杜撰也

昭君女

王昭君嫁單于有一女為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妻
見漢書王莽傳

四子皆五眼

北史齊高昂傳昂與兄乾等數為劫掠父翼字次同
常繫獄中惟遇赦乃出嘗語人曰我四子皆五眼我
死後豈有一人與我一鍬土者耶次周死昂為起家

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鋤土今被壓竟知為
人不五眼二字不可解佛家說五眼云天眼肉眼法
眼慧眼佛眼梁書孝行傳江紆父徭患眼紆夢僧云
飲慧眼水必差徭因草堂寺智者法師啟求捨地為
寺敕荅云慧眼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
為名此與高昂無涉又晉書載記符生無一目父健
以時有三羊五眼之讖立為太子今此云四子皆五
眼亦不可通考是事北齊書高昂傳無之鄭樵通志
純襲北史其文正同若非字訛疑當時呼盜為五眼
也翼仕魏為東冀州刺史封棊城侯

傅父

漢書張騫傳騫言烏孫王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以為神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然則今之乳公可稱傅父

道士

新唐書樂樂國呼僧為比丘呼道士為貪通志以貪呼道士可謂名稱其實

別字

別字見後漢書尹敏傳光武令敏校圖讖敏曰讖書

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
誤後生以非本字而別作一字故名別字

弓腰

酉陽雜俎稱有女子歌曰舞袖弓腰渾忘却案梁書
羊侃字祖忻為冠軍冠軍性豪侈姬妾列侍有孫荆
玉者能反腰貼地啣得席上玉簪此即所謂弓腰也

劉繼莊韻譜

劉獻廷字君賢號繼莊順天大興人僑居吳下四明
萬季野器重之引叅明史館事有廣陽雜記新韻譜
等書韻譜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叅以天竺陀羅尼秦

種松書塾鈔本

泰西蠟頂語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
證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侑齡自謂
倉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
未得通而但畧見華嚴者之音也繼莊之法先主鼻音二
以鼻音為韻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
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
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叠之失去矣次定喉音
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語女直國書梵音
尚未有精者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
伏音送音變音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

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于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其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或未能通也吳江徵士沈彤作傳未甚詳全謝山因取弟子黃宗夏所次廣

種松書塾鈔本

陽雜記傳之其言如此

弔靡

弔靡波流弔音頽弔靡即頽靡也見莊子應帝王篇
弔者何篡

鴻飛冥冥弔者何篡見揚子法言問明篇范書逸人
傳序引之亦作篡李賢注篡字諸書或作慕法言作
篡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弔人執矰
繳何所施巧而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為篡篡亦取
也今文選逸民論作慕李善注引法言及宋衷注亦
作篡今或為慕毛晃禮部增韻云俗本作慕非篡初

悉切弋取也亦引法言余會闡孟藝用冥冥何篡語
騰手改為慕彼自以為正誤不知此乃揚子本文但
於文義無甚害視不知趙主出處者有間矣

夷長公

范書獨行傳琅琊魏譚為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
束縛以次當烹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
有夷長公者極垂念譚密解其縛令急去對曰譚為
諸君爨恒得遺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譚長公義之
相曉報赦遣並得俱免此由譚之謹厚足以感人然
夷長公乃出于賊亦義人也大抵處平世佻薄者競

種松書塾鈔本

目前之利處亂世謹厚者多免于禍史事類此者非

一

食其

西漢有酈食其審食其武帝時又有將軍趙食其此
二字不知其解何當時爭以命名也索隱曰三人並
以六國特衛有司馬食其慕其名也案司馬食其今
在魏國策注云魏人則作衛為誤

寶劍

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勝
四曰鄧師五曰宛鴻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

九曰干將其劍皆出西平縣干將莫邪則匠名也見
史記索隱古劍皆冶銅為之新安程易田田瑤嘗得四
口嘗出一示余說其所著通藝錄中

眇能視

淮南子伊尹之興土功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
案準所以為平今匠人鉋木欲知平否必閉其一目
而以一目視之乃得易稱眇能視是也九經字樣云
凡物見不審則手遮目看之故看字從手下目

鷓夷

吳殺子胥盛以鷓夷而浮之江說者謂鷓夷為革囊

種松書塾鈔本

案呂氏春秋魯歸管仲於齊使吏嚮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鷓夷置之車中蓋古者罪人慮其脫逃俱用此陳歸南宮萬于宋以犀革裹之是也

古人坐如跪

古人危坐如跪如故管寧木榻着膝處皆穿韓非子戴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以坐久膝屈故腓為之痛而筋不能舒也高士傳又作平公與亥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及見叔向乃伸一足伸足之坐即曲禮所謂箕也

秀才

隋書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止相州洹水杜正玄
正歲正倫兄弟三人皆舉秀才為世稱羨正玄字慎
徽開皇末林邑獻白鸚鵡台令作賦倉卒立成文不
加點僕射楊素異之又令擬諸雜文皆立就辭章華
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正歲字為善著文
章體式時稱杜家新書詳隋唐二書鸚鵡賦既踵美
稱衡新書復齊名杜恕似此方不愧一門三秀才

蚶菜

唐制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憲宗朝尚書右丞孔
戣字君嚴以為自海抵京道路役凡四十二萬人奏

罷之後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為朕求之度以殘對即拜嶺南節度使見新唐書

四括四黃四高

晉李定字文義仕魏漁陽太守有四子竝仕晉平字伯括樂平太守機字仲括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並尚書郎兄弟皆儒素著知時謂四括又機之後有輔輯字護宗晃字仲黃朶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並幼弟著美時謂四黃見通志後魏李喬傳南宋時吾浙金華有杜旗字伯高旃字仲高旂字叔

高旒字季高旒字幼高皆有詩聲時稱金華五高戴
復古贈旒詩有兄弟皆名士文章動上台之句旒詩
名癖齋小集

孫叔敖

古今姓氏辨證曰楚為敖字孫叔一名艾獵古人先
字後名故謂之孫叔敖傳曰為敖為宰是稱其姓名
伍參曰孫叔為無謀矣是稱其字非姓孫也廣案宣
十一年令尹為艾獵城沂注艾獵孫叔敖則二名信
矣又僖二十七年為賈尚幼注為賈伯羸孫叔敖之
父是年子玉治兵於為注為楚邑二十八年又有為

呂臣為令尹襄十五年為子馮為大司馬注叔教從子則為其以邑為氏者歟為又作遠五經文字云為子彼友春秋傳及釋文或作遠與為同又序云為遠同姓春秋互出是也呂氏春秋荆王使人迎叔教以為令尹史記循吏傳但云孫叔教又以孫為氏叔教為字及名後漢桓帝延熹間期思縣孫叔教碑曰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教本是縣人也規古則竟姓孫矣但饒之名又何據也。孟子言孫叔教舉於海注謂隱處海濱說苑謂隱民間虞邱子薦之蓋父伯陽為關椒所為殺因避難于南海濱也。

魯季氏

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四世上就魯君之世
下就季氏之世言非有異義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
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
矣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又三十二
年晉史墨對趙簡子曰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
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是君也四公矣孔子
此言在定公時自當為五世四世韓昌黎筆解謂隱
公不在十二公之列多其詞說何耶

孔子三朝記

孔子三朝記七卷有用兵篇世本十五卷有居篇作篇並見史記索隱三朝記哀公問今在大戴禮

越絕書

撰越絕書者吳平字君高見於論衡而事無考藝文類聚載異苑曰句章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謠歌之聲平思惡而斫殺平隨軍北虜首尾三載死桐歛自還立於故根上聞聲樹巔空中歌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樹已復有光輝平尋歸如鬼謠未知即此人否也

勾芒尊收

今印賣春牛圖一人驅牛曰勾芒神雙髻如牧童不知所據按墨子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一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穆公正恐懼奔神曰帝享女明德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子為勾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據此則勾芒自有常形矣又國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門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吾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噐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奪收也天之刑神也成公使囚之且

種松書堂鈔本

使國人賀夢六年虢亡是蓐收亦有常形然鄭夢勾芒為瑞虢夢蓐收為妖固二神所主生殺不同抑內史過所謂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者乎據左傳則重為勾芒該為蓐收皆少皞氏之子也

桃爻

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飲桃湯又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又揮桃符于門傍說者以桃為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括地圖又有桃都山鬱壘二神于大桃樹執鬼之說皆非也案韓詩外傳齊桓公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爻桓公怪而問之是何名何經所

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
桃之為言亡也夫曰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
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父桓公說與之共載來
年正月庶人皆佩然則桃湯桃符濫觴於此明矣

文學

唐官百官志外官文學一人從八品上掌以五經授
諸生縣則州補州則授以吏部然無職事衣冠耻之
此蓋宋元教職所由昉也耻而不為當時風節如此

武宗廢浮屠

唐武宗會昌間初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

提蘭若四方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此自浮屠入中國以來未有懲創如此之甚者也然武宗卒以好道為丹藥所誤至宣宗復崇佛汰異端之難去如此時有破胡集一卷皆載沙汰佛教語勅見藝文志

歌後鄭五

新唐書鄭綰字蘊武昭宗大順間為右散騎侍郎每以詩謠托諷時事帝聞之因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綰詩多俳諧故使落調時號鄭五歌後體至是省史走白綰笑曰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此俄制詔下嘆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致仕案蘊武以詩得相人地誠未必宜然立朝侃然風節亦復矯矯且其自知之明如此器識亦高人百倍豈妄希鈞軸負乘貽譏者可比

種松書塾鈔本

墓表

梁書裴子野墓時湘東王為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
又立墓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案羨道立誌
即今墓表

顧協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梁武時帝官終鴻臚卿少時將
聘從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
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繼
嗣近淮安有白頭花燭之事與此正相類
少妹

梁劉孝綽本名冉字孝綽為廷尉携妾入官府其母
猶停私宅到治劾奏之曰携少妹于華省棄老母于
私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為姝孝綽坐免官案漢人
稱妾曰小妻與少妹作對

大二小二

後魏崔休字惠咸弟彥字敬禮彥子愍字長謙與休
第二子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見北史

風流罪過

高齊時郎基字世業皇建初帶潁川郡守在郡惟頗
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

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見北齊書

嶧山碑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
儒議刻石頌秦德其銘曰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
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世
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
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
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
血于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他及五帝莫能禁止迺
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廉定利

澤長久羣臣誦畧刻此樂石以著經紀此文獨不載於史其詞亦不及泰山諸銘當是後人贗作杜少陵李潮八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則其流傳亦久顏師古解樂石謂以泗磬浮磬作碑也

赫蹠

禮部韻畧云楮籍不知所始後漢宦者蔡倫以魚網木皮為紙俗以為紙始于倫非也前漢皇后傳已有赫蹠紙矣案漢書外戚傳籍武發篋中有赫蹠書注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閱蹠應劭曰赫蹠薄小紙

種松書卷之六

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赫蹠

外戚園廟

史記外戚世家文帝立母薄姬尊曰皇太后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薄太后母葬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此外戚園廟之始也其後竇太后父安成侯王太后父共侯並置園邑如靈文焉

竈上騷除

史李斯說秦王曰以秦之彊大正之賢由竈上騷除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徐廣曰騷音掃索隱言秦有天
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廣案此蓋
當時方言騷當同搔爬刮也梁伯鸞滅竈更炊騷除
即滅也小司馬似迂

卜肆

賈誼為博士與中大夫宋忠同日洗沐相與嘆曰吾
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乃同與之市
遊卜肆中得司馬季主江文通上建平王書下官雖
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于簾肆
之間卧于巖谷之間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

臺之上李善注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鄭子真名樸君平名遵皆修身自保安貧樂道遵自言餘錢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樸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京師詳揚子法言及三國志注高士傳

清明

清明者漢董仲舒所著書名也漢書仲舒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今獨舉蕃露以名其書何也蕃又作繁西京雜記云仲舒

夢蛇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文王似元年

說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比擬絕奇

問無恙

今人相見問無恙古禮也而其間亦有差別呂氏春

秋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賈誼新書作孔子贛由孔子

荷杖而問之曰新書作正顏舉子之公不有恙乎新書

子之大父母母搏杖而揖之問曰新書及子之父母不

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棧步而倚

種松書塾鈔本

之間曰新書曳杖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新書妻子家中得無病乎

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又况

於以尊位厚祿乎新書作身之倨句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疎

戚也

蟻穿九曲珠

蘇東坡詩注有得九曲寶珠穿之不得孔子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之案此事出衝波傳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若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

不能使回賜返問焉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二瓜獻二
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珠將絲
繫蟻蟻將繫絲而不肯過用煙燻之子依其言乃能
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血逆流

晉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臨刑血著柱
遂逆流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
百姓誼譁咸白其寃伯息忠訴稱枉焉見晉書劉隗
傳

譜學

種松書塾鈔本

南齊賈淵字希鏡仕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專家
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
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于祕閣及左戶曹淵
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表七百餘
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
抄次百家譜與淵參定建安初淵遷長水校尉儉人
王泰保寶買襲琅琊譜尚書令王啓晏以啓明帝淵
坐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
罪後為北中郎參軍所撰氏族譜要狀及人名書行
世案譜之名始于周 太史公作三代年表邪行

旁上悉依周譜是也時亦謂之世本其百氏之譜則見於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不特可以別昭穆辨親疎而祖宗血脉由之聯屬故古人極重之唐世猶然然觀襲買之事則後世連譜已兆其端日知錄有王氏族望曰太原曰琅琊世謂琅琊祥之後太原覽之後不知何處晉書王祥琅琊臨沂人覽即其弟也金華子雜編云琅琊之族世嘗有錐頭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爭稱是已族其實非也太原貴盛之中自有級鏤之號宋文憲濂集錢唐王驥孝思菴記云驥言其先系出于周有敬宗者為周司徒

種松書塾鈔本

時人號曰王家因以命氏至秦武成侯離生三子曰
元曰威元避秦居琅琊後徙臨沂威遷太原去之廣
武由是有琅琊太原二族晉丞相導出琅琊後家江
左云云又給事中王公穀墓版文云王出姬姓有二
族一始王子晉之子司徒宗恭其後廣案恭宗恭即
敬宗宋世避敬
為恭又倒
其字也則太原琅琊為尤盛一始畢公高之子畢
萬其後則京兆河間為尤蕃然則據劉氏之說二望
且非一族據宋氏之族雖一族而非分于祥覽但王
氏之望見唐表者甚多今則并京兆河間無之凡氏
王者非琅琊即太原亦何從辨其襲買與否乎賈淵

因是便當極法當時譜之重如此

五鴈六禮

古昏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及羊酒惟納徵用羊佐以皮幣故鄭康成以為五鴈六禮今惟親迎用鴈鴈不可得而代以鵝五鴈之名無知之者矣

八節

四時八節常語也問人八節或未了之蓋其說有二似異而實同一曰四立二分二至為八節左傳所謂分至啟閉也范甯云凡春秋分冬至夏至立春立夏為

一種松書塾鈔本

啟立秋立冬為閉此八節之日登觀臺書其所見雲物氣色可知歲之妖祥也小學紺珠八節注左傳少皞氏名官元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是也一日八風應八節禮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疏云八風八方之風律十二月之律也言八風應八節而至白虎通曰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則准以四十五日為一節以八卦言之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

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閭闔風乾為不周
風坎為廣莫風史記律書通五行八正之說氣索隱
曰八正為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夫分至啟閉之
節正以四十五日而應則二說自相合矣漢書律歷
志正八節晉書律歷志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皆即
八正也

柳玘家訓

唐柳玘述家訓戒子孫曰夫門第高者一事墮先訓
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
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寔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

種松書塾鈔本

微累十手爭指矣見唐書本傳數語可作世家龜鑑

十圍

史傳都稱腰帶十圍鑑戒錄云圍者環繞之義古制圍三徑一是一圍三尺也人長不過八尺腰帶豈有三十尺此圍蓋以兩手大指頭相合為一圍即今言一榻也此說甚是若枚乘傳所云十圍之木容或三十尺然如莊子櫟社樹挈之百圍拾遺記磅礴山桃樹百圍亦未必盡三千尺齊書五行志廬陵石陽縣山為溪水衝山崩得柱千餘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以長短計之亦當是兩手合成一圍

少友

吳太史慈字子義年二十一說劉昭烈昭烈曰卿吾之少友也少友二字甚新

孫策托國

孫策臨亡以弟權託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此與昭烈以後帝托忠武相似而孫事不甚顯見三國注引吳歷

宇文氏

宇文氏之先普回因獵得玉璽自以為天授俗謂天子為宇文因號宇文氏說見魏書北史並同新唐書

種松書塾鈔本

宰相世系表云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北方
鮮卑俗呼草為俟汾以神農氏有嘗草功因自號俟
汾氏後音訛為宇文其說稍異

俞俞

古今姓氏辨証云俞姓苑曰漢有俞連吳志孫韶伯
父河本吳人姓俞集韻曰俞音冑姓也直救切武陽
高棗曰一畫為俞音餘平聲兩畫為俞音冑去聲今
衡州多此氏乃音丑蓋音變也案元和姓纂有俞氏
亦引此俞俞疑即一字廣案今本吳志直作俞干祿
字書俞俞俱平聲注云上俗下正既無兩音且以兩

畫為俗恐未然當再考

休澣

漢諸臣五日一休沐唐制十日一休沐唐制十日一休沐錄云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三澣蓋本唐制一休澣而今猶襲之也

布施

布施二字見莊子外物篇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淮南子原道訓亦云布施稟授而不益貧真君二字亦見外物篇其連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家醜

俗語家醜不可外揚史記樂毅傳樂燕王遺樂聞書
曰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寡人不為君取也此言
家有忿爭之語乃不自相規切而以告之鄰里為薄
情也正與今俗語合

齊醜女

齊宣王納無塩醜女人皆知之更有醜女為宰相妻
妻者列女傳齊孤遂者即墨之女也狀甚醜三遂於
鄉五遂於里齊相婦止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
而起與之語女曰夫屋堅不堅在乎柱國家安不安
在乎相王曰吾國相若何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

也內比外比然後能成其事王曰何謂對曰明其左
右賢其妻子是外比內比也王曰善遂尊其相以逐
女妻之三月四方之士歸於齊而國以大治見北堂書鈔
噫何齊女之多醜而又多賢也然其始固嘗三逐五
逐雖視孟光之偃蹇數夫不免草草亦時無諸葛擇
婦故也說苑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
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跪而行謂
左右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
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授為相而國大治
士女之始誑後信大率類此

種松書塾鈔本

神書

唐類函載搜神記益州有神仙以石為室其民奉祠之自稱黃室公凡欲問吉凶者持紙筆及墨置石室中須臾索觀之其言吉凶甚驗不見其形初學記作黃石公有禱者持一白紙一雙筆一丸墨先聞石室中有聲便言吉凶遂不見形按此即後世扶鸞之始梓潼降筆亭亦是如此

關氏

通志氏族畧關氏風俗通云關令尹喜之後也一云夏大夫關龍逢之後漢有長水校尉關陽蜀有前將

軍漢壽亭侯關羽望出隴西東海古今姓氏辨證云
喜為函谷關名非姓風俗通誤矣又元和姓纂以關
龍為夏關龍逢之後龍逢姓關莊子言龍逢剖即其
名也後無複姓姓纂亦誤也廣舊纂徵信編據羅泌
路史及唐書宰相表尚存應劭之說今宜補入鄧說

論語注

東觀餘論稱漢石經論語後記諸家異同之語若曰
在於蕭墻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
書通志氏族畧云暢氏不詳所出齊有暢憲明撰論
語義十卷今亡并姓氏無知之者考暢憲明義注十

卷唐志有之列鄭元後宋明帝後前則非齊人隋志云梁有晉司徒左長史張馮及陽惠明鮮則是晉人而陽姓非暢也晉注且傳訛如此宜蓋毛之早失傳也

接子

氏族畧又云三輔決錄有接子名昕著書十篇今漢書藝文無名廣按漢藝文志無接子有捷子二篇本注云齊人武帝時說其接子見史記孟子傳云齊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又云環淵著上下篇而

接子田駢皆有所論今云漢志無名誤矣大抵此書
繆戾百出其自著諸畧所謂漢唐諸儒不得而聞者
尤乖刺

ㄣ

古文苑王延壽王孫賦曰ㄣ瓜懸而瓠垂章樵注了
字一了切懸物貌以足挂木枝如瓜瓠之懸繫案王
孫猴類柳宗元有憎王孫騷體通志六書略ㄣ音了
子切又作ㄣ息夷切與子同體又云ㄣ族篆文作ㄣ
象男子之勢故又音烏ㄣ與ㄣ即了敵了者交勝之
端也故ㄣ勢下垂ㄣ狀樵上並象形之文此說ㄣ字

種松書塾錄本

甚精文考試蓋取此藝文類聚改為乍非也

占米貴賤

師曠占常以十月朔占春糴貴賤風從東來春賤逆此者貴四月朔占秋糴風從南來西來皆賤逆此者貴正月朔占夏糴風從南來西來皆賤逆此者貴余有句云客裏繫心惟八口喜占春糴已東風

一窠蜂

浙中鄉語謂人衆擁至曰一窠蜂案宋史列女傳紹興初有強寇號一窠蜂破縣邑欲殺詹氏父兄其女趨拜願以身贖父兄命賊遂携之行數里躍水而死

則知其名亦有由也

祝道巖

宋咸平五年十二月賜京城父老祝道巖爵為公士
道巖百十九歲率父老百五十人上尊號上嘆其壽
考故獎之或云祝道巖也見古今姓氏書辨證案祀
氏古未之有疑以祝為是

宋神宗朱墨

姓氏辨證二十九條竊繳氏神宗朱墨本第六十三
卷三月丙午以左班殿直繳順為東頭供奉官案朱
墨本疑亦日記之類魏董遇字季直善左氏傳為作

種松書塾鈔本

朱墨副本別異不肯教人後無傳者朱墨之名蓋昉此矣

董遇見魏志注

敗與憊近

荀子曰孟子惡敗而出其妻敗與尚書欲敗度縱敗禮之敗同韓詩外傳載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禮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之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夫以踞為無禮是惡敗也龍龕手鑑曰敗壞也又虛羸也義與憊相近

得之矣

莊獄之間

孟子莊獄之間趙注莊獄齊街里名案左傳襄二十八年慶封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先是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莊既為慶封積木之所而反陳即在獄則莊與獄相接可知故曰莊獄之間又哀六年陳乞鮑牧以甲入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知莊與公宮相近杜注獄為里名莊為六軌之道恐不如趙通謂街里為得餘詳四書釋地

黽金

九真郡下有裸國其民男女皆裸體自耻無蔽侯夜
與人交市閭中黽金便知好惡曉看皆如其言見水
經注

馬衣

趙岐注孟子皆衣褐云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案
左傳定八年公侵齊攻廩丘之邾主人焚衝或濡馬
褐以救之杜注馬褐馬衣近人作四書逸箋謂馬衣
不經見誤矣後漢王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注牛衣
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已見別錄

竹書紀年異同

隋經籍志紀年十二卷注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
案水經注所引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
率師築長城于西竹書云梁惠王十五年築又汲冢
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年其後有子南勁紀
年勁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此即同異
之文也今不傳

許翰春秋解

襄陵許翰春秋解曰梁邱據說錦帛而魯昭不復楚
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扈之盟

種松書塾鈔本

荀寅求貨沮台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于哀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上國也蓋春秋一書止辨義利則桓文譎正以此而分桓雖仗義亦利中之義故止於霸而已

黠

吳俗呼綿曰黠子土斗切字極有本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黠續塞耳所以塞聰薛綜東京賦注云黠續以黃綿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也

九章美術

漢許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竝善九章美術見廣韻

貼婦

六朝有賣兒貼婦之語貼者賣而未絕也猶今言典
戲南史蔡樽字景節為臨海太守百姓楊元孫以婢
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酌乳哺直權死後元孫
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訴樽判還本
主吳能為巫出入樽內以金釧賂樽妾遂改判與吳
元孫搥登聞鼓訟之為有司所劾時樽已去郡雖不
坐而常以為恥見蔡
廓傳

續說苑

劉向說苑二十篇唐劉貺字惠卿有續劉向說苑十

種松書塾鈔本

篇

伏波將軍

漢書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初從票騎將軍霍去病封
邛離侯票騎死後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後漢書馬援扶風茂陵人交趾女子徵側反璽書
拜為伏波將軍擊之一武帝時人一光武時人後世
但知有馬援宋劉克莊提舉廣東題伏波巖詩有云
緬懷兩伏波往事可追記銅柱戍浪泊樓船下湟水
時異非一朝地去亦^萬里山頭博德廟今為文淵矣
謂予詩勿信君請訂諸史是則然矣但交趾即南越

粵地故援征交趾還謂平陵人孟冀曰昔伏波將軍
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南粵傳元鼎五
年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又云南
粵平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然則文淵擊交趾至
浪汨上亦未必相去萬里也

長鋏

戰國策孟嘗君客馮煖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長
鋏名文選張景陽雜詩長鋏鳴鞘中李周翰注曰
長鋏神劍名寇敵將至則必鳴於鞘中李善引楚詞

種松書塾鈔本

帶長缺之陸離王逸曰長缺劍名也然則煖雖甚負而蒯緱一劍亦足自雄矣舊注以缺為劍把而本文復殫其劍缺衍一缺字皆非也古劍以三尺為度長者或至七尺荆軻刺秦王王拔劍劍長搯其室裴駘以為長七尺也

陰重

史記周文名仁景帝時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案陰重不泄即今之疝患甚者絕後人道集解載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

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此說是也服虔小顏作性
陰容不泄人言誤韋昭謂陰重如今帶下病泄痢亦
非

將軍

史記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
兵扞燕晉之師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
即匡反遂以將軍為官名案史文上言將軍下言將
兵則上將字非如字明矣而今之將軍皆讀如字誤
也穰苴在戰國策為湣王之臣非景公也其為將軍
當與魯慎子後先杜佑通典云左傳晉作二軍公將

種松書塾鈔本

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後世將軍名始此將亦當讀
即匠反國語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小太宗

唐宣宗臨御逾于一紀而憂勤之道始終一致輿論
謂為小太宗見金華子雜編

互可思

古今姓氏書辨證九遇互字下載唐紀異錄寧州羅
川人互可思年已百歲明皇時得三十七仙玉像於
金華可思其地即可思莊也可思至京失其所在金
華可思四字疑有誤無原書可校

太醫

俗傳太醫視宮人脈祇以線候其動止不敢觸其手以理揆之脈之微豈線所能辨偶閱後漢書郭玉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嘆息稱善掇此知雖宮人診脈未嘗不露手也唐宮殿中呼診脈為對脈

宋江等

宋江三十六人擾亂山左見於宋史蓋劇盜也癸辛

種松書塾鈔本

雜識載龔聖與撰諸人贊施耐菴又為之傳奇遂有
一百單八人姓名

古人貴玉

古人貴玉君子以之比德因之四肢百體皆取喻焉
如左傳展禽謂齊孝公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公羊
傳楚莊王對鄭伯曰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戰國策
觸龍后謂趙太后恐玉體之有鄰也史記魯仲連傳
新桓行謂仲連曰吾觀先生之玉貌文選宋玉神女
賦苞溫潤之玉顏魏志曹植上書文帝曰陛下將復
勞玉躬他若玉膚玉腕玉肱玉臂無不玉之又尚書

大傳天下諸侯受命于周莫不磬折玉音金聲越絕
書越王勾踐謂子貢曰出玉聲以教孤列子周穆王
時有化人至甚敬之日日獻玉衣旦旦獻玉食

通鑑

司馬溫公脩通鑑自辟官屬書局自隨二十七年始
成亦云久矣而魏了翁序尹起莘綱目發明猶曰公
數論新法小人思以中傷謂書局之人利尚方好腸
於是速于成書唐至五代不暇詳校是何成書之難
若此

臨摹二法

種松書塾欽本

東觀餘論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榻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榻焉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藏書之厄

廉州陳太史觀樓 昌齊聚書五六千卷見異書必借鈔藏之嘗見余拙注意林遽留抄一本他可知矣甲辰除夕前三日寓舍不戒於火燬滅無遺余走弔之嘆曰餘無足惜十數年心血一旦盡矣余亦深為惋

歎因憶魏了翁眉山孫氏書樓記及跋尤氏遂初堂
書目皆言昔人藏書鮮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
壞於火或覆於砥柱唐太元文昭之盛或燬於盜或
散於遷徙本朝之初江源叔所藏合江南吳越之本
數萬卷而子孫不能有為臧僕竊以市人裂以藉物
者不可勝數安陵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篋之
富僅供一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舊書李文貞
所藏亦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宋宣獻兼有
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可敵中祕而元符中蕩為
煙埃晁文元累世之書校讐是正視諸家為精自中

種松書塾鈔本

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無存劉
壯輿家廬山之陽所儲亦富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
开氏藏書五十篋盡歸晁氏眉山孫長孺自唐開成
年建樓儲書光啓元年僖宗書書樓二字賜之偽蜀
燬於火乃遷魚鯽長孺之五世孫降衷建隆初為眉
州別駕市監書萬卷以還天聖初降衷孫號儒心者
復入都傳東壁西雍之副與官本市書相載而歸即
所居魚鯽建重樓藏之比歲又燬於火書僅有存者
六世孫某復建樓於舊址走闕下借抄以補缺遺焉
錫山尤氏寶慶初亦厄於火擬鶴山之言孫氏之屢

絕而復興尤氏雖有火厄而書錄卒傳固較愈於江
張諸家然其遭厄亦甚故鶴山以為書為天地神人
之所靳藏之徃徃遭忘也吾浙明以來藏書者甚多
今亦惟寧波范氏存耳陳太史知有此正無事戚戚
矣

古文奇字之別

東觀餘論跋蘇氏篆法後云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
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
古文高質而難遽就若三代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怪
巧而差易若漢劉棻從楊雄所學及今夏鄭公所集

種松書塾鈔本

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往不能辨往往以奇字為古文焉

指掌

人身膚肉惟手掌有文指頭有轔音螺賢愚貴賤於此畧可見

相辛

古音駢字相拉張融海賦作來往相辛辛字字書不載案融字忍光劉宋人其海賦則顧凱之所稱實超元虛者也

朝歌

水經注曰朝歌紂都也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道論語比考讖曰邑名朝歌顏子淵不舍七十弟子捨目宰予獨頷由感墮車宋均曰子路惡宰予頷視凶地故以足蹙之使墮車也

掂捶

掂捶即掂簾稱量忖度也俗云掂斤簸兩亦作掂揅亦作掂播見古音駢字

乾坤二字

龍龕手鑑雜部三三三注乾坤二音周易卦名三三下又

種松書塾鈔本

注云新藏作三案三為乾三為坤故易於二卦注乾
上乾下坤上坤下今以重卦之名音為音則震離諸重
卦皆可為音乎不經甚矣大抵收字之濫此書為最
釋藏杜撰之字皆彙其中世徒矜其浩博不深究耳
啞

異聞總錄載宋嘉熙年蜀人崔福子為父所逐宿里
廟適梓潼帝君至問何有生氣廟神以福子告帝君
曰啞啞字初不得其解閱韓非子難篇晉平公與羣
臣飲酣喟然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
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于壁公曰大師誰撞曠

曰有小人言于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說苑師徑撞魏文侯事畧同啞下注云嘆息聲然則帝君所謂啞亦驚嘆之詞蓋福子得罪於父為帝君所斥一字中已寓深意矣

圓冠方屨

齋釋道盛啓武帝論檢試僧事云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屨楚莊周諸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唯有孔某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者皆

為竊服矣見宏明集

鼎沸

史書都用鼎沸字廣宏明集載後周王明廣請興佛法事有云昔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

過夏雜錄卷三

海寧周廣業

陶淵明集

陶元亮風節既高胸懷冲淡其詩在文選中如雲間
白鶴矯矯不羣惜全集少佳本友人鮑君廷博嘗於
吳門書肆得舊刻陶淵明集後為家松叔松霽春所有
甚寶秘之余未得見案懶真子云世所傳五柳集數
本不同遊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非也近得廬山東
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為正然則此集在宋時當名五
柳但東觀餘論有跋陶淵明集後云政和二年歲壬

一種松書堂鈔本

辰六月十四日巳亥於洛都大福先寺校竟是又作
淵明據馬永卿云有數本知當時寫刻非一明板題
陶靖節先生集余謂不如五柳為雅

韻海鏡原

唐顏魯公作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依韻切起東字
脚皆列古篆而引說文蒼雅諸書窮其訓解次以經
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先後共事凡數十人釋
皎然亦與編輯故贈詩云爾其書不傳唐藝文志并
不錄其名殆汝州握節之後遺稿散失歟惜哉

杭州南亭子記

杜牧之樊南文集有杭州南亭子記凡千餘言大率言佛經所說無間地獄人有罪惡施僧事佛即可消滅以煽惑海內崇飾寺宇豢養徒衆疲敝天下文宗嘗謂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聞吾民尤困于佛念其本牢根大不果去之武宗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十萬人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按行天下督之御史乘

驛未出關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剝之凡除寺四千
六百僧尼筭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
枝附為使令者倍筭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
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
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宣宗即位詔曰佛尚不
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
寺用齒哀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
五焉著為定論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此與
前所載唐書小不趙郡李烈播自尚書比部郎中出
同故復詳錄之為錢唐令取寺材作南亭于城東南隅宏大煥顯江

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畫上凝東
閩西越宦遊善地也杜記如此今南亭不可踪跡矣
鮮于侂

唐鮮于侂字仲通以字行漢陽人居巴蜀之新政年
二十未知學父令徵切責之乃于離堆山鑿石室以
居勵精為學至以鍼其臉使不得睡開元二十年年
近四十進士高第宦終京兆尹漢陽太守顏魯公為
墓銘鈎臉事可與蘇秦刺股作對

伏突

李光弼京兆萬年人安史之亂光弼討平之以為戰

者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嘗貯伏突于靴中義不受辱見顏魯公所作神道碑伏突不知何物

徐秀

徐秀東海鄉人天寶間官至信都郡長史雅好攝生在新安或指靈叟於秀、齋心四日采入其阻而後覲之訊其由來陳思王東閣祭酒蔣覲也說魏時事歷歷可聽稽首斬之叟曰從我必可度世秀以王事靡盬退而辭焉廻顧則為茅草矣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年十六明經擢第仕肅宗為翰林待

詔尋貶南浦尉不之任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
謂烟波釣徒又號浪迹先生著玄真子十二卷元浦
陽尉鶴齡恐其浪跡不還于會稽東郭買地結茅居
之浙江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少遊表曰玄真坊又立
閑閔旌曰迴軒卷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為剞造行
者呼大夫橋因作告大夫橋謝之肅宗嘗賜奴婢各
一志和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之曰漁
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
茶大歷九年顏真卿守吳世興往訊之顏以舴舺既敝
請更之答曰儻意漢舟願以為浮家泛宅沿沂江湘

之上往來茗嘗雪之間野夫之幸矣其詆諧辨捷皆此類也右四則俱見顏魯公集

蕭翼賺蘭亭

張陶菴岱書蕭翼賺蘭亭序云王右軍蘭亭序醉中屬筆醒後莊書數十百紙都不及右軍傳其七世孫智永授弟子辨才時唐太宗酷好二王真蹟民間進一字者賜萬錢得真蹟二千六百本以未得蘭亭為恨乃勅辨才入內道場供奉百計誘之辨才言失之兵燹乃留辨才密遣人搜訪僅得智永千文以歸辨才託疾還山太宗謂侍臣曰辨才蘭亭死護不出老

禿木彊須以計取左僕射房元齡謂御史蕭翼有謀
可充此使翼請得御庫二王雜帖三四通易服至洛
潭隨客舟至越衣黃衫寬長潦倒日入寺廡觀西壁
過辨才院踞門坐辨才問之曰某北人將少許蠶種
來賣因延入琴棋款洽留飲賦詩往來決旬翼出梁
元帝西臚貢圖示辨才辨才讚嘆翼言收有二王真
蹟真希世之寶辨才笑曰明日可把來看翼如言先
出二帖辨才昏曰贗本最後一帖祕匿數四始出辨
才熟視曰是則是矣非得意書筆蹉口出老僧有三
字旋低頭默塞翼力究之乃曰老僧有真本又低語

種松書藝錄本

曰蘭亭翼謬言數經離亂必是臨本辨才曰智永臨終親付與我那得差錯因自携梯向屋樑上取出翼故指敗缺曰果是臨本分競不定自此不復安樑上并翼二王雜帖留案臨摹一日辨才赴北橋齋翼給守房弟子曰忘淨巾在內為撤關遂取蘭亭及雜帖軼出辨才歸急檢已失走走翼所翼已去乃躡地大慟曳杖追趕翼走二十里始敢展看山花盡開後遂有花街之名翼方開帖辨才嘆喑而來翼又走三十里入永安驛呼驛長曰急報汝都督齋善行善行至老僧亦至見翼氣勃舌駛不能語但持杖亂撲之翼

環驛走都督使人持辨才令其喘定言之翼遂對宣
墨勅大言曰吾御史蕭翼奉勅取蘭亭爾當護送還
闕辨才聞言驚倒仆地良久始甦翼遂奉帖進太宗
大悅擢翼負外郎賜金錢瓶瑪瑙碗良馬莊宅并賜
元齡錦綵千段始怒辨才慳吝不與數日仍賜帛三
千段穀三千斛辨才施於寺建塔三級是為辨才塔
一時能書如歐陽虞褚皆臨榻相尚太宗日不去手
嘗曰吾千秋萬歲後必得此殉葬一日賜太子燕亦
以語之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厭代遂以真本殉葬昭
陵紫辨才字元靜於潛人居天竺峯下此事有無不

可知相傳閻立本嘗為之圖畫鑿又有顧德謙購蘭亭圖宋會稽華安仁鎮雲門寺外勝迹諸詠云蘭亭墨跡何由見祇說蕭郎奉使時見藜齋小集明楊文貞士書蕭翼賺蘭亭云妙絕真立本筆其事後人然疑非一觀此當必有因吾家唐畫獨有此卷續見東里集蓋閻畫猶有存者南部新書則云蘭亭乃武德間歐陽詢赴越詐求之始入秦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辨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乃得其摹本與此異

枳殼花

雍陶城西訪友別墅詩村園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
枳殼花風趣甚佳枳寔枳殼皆藥名枳即今枸橘叢
生多刺春開白花村人多植之以為虎落初夏採其
子曝乾小者全用為枳寔大者去穰用殼為枳殼則
不應言枳殼花余村行有句云港南埭北沿籬落花
滿春風枸橘香較為得實

寶井游宮

范蠡收四方難得之貨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麗色
溢于閨房謂之游宮見雲仙雜記

錦標集

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此唐盧肇及第
後看競渡詩也肇袁州宜春人方赴舉時與同郡黃
頗偕黃富盧貧郡牧薦頗甚盛而肇策蹇而過明春
盧為狀元因感事作江西舉狀元自子發始後人遂
名其集為錦標余癸卯秋試寓家屋宇宏敞所容百
許人余居極卑濕忽一日懸字幅於堂書此二句後
署癸卯秋琴圃伯兄存齋過見之笑語余為與薦之
兆已而果然科名信有定數耶然科名究何足重人
子發意中正恐未忘狀元二字羅念菴所以不可及
也肇武宗會昌三年狀元

泥窓

蜀人謂糊窓曰泥窓花藍夫人宮詞曰蜀錦泥窓繞
四廊見老學菴筆記

杼山集

釋皎然杼山集詩致清逸美不勝收末卷有與顏魯
公張薦李萼等聯句戲為大言小言樂語饒語滑語
醉語遠意暗思樂意恨意諸篇皆屬滑稽其樂語云
若河既濟真僧喜萼新知滿座笑相親真戍客歸來
見妻子畫學生放假偷向市薦滑語云雨裏下山踏
榆皮真莓苔石橋步難移畫蕪美醬醋喫煮葵吟縫

種松書塾本

靴蠟綿油塗錐萼急逢龍背須且騎益暗思云斜風
飄雨三十夜疾隣女餘光不相借昨跡滅塵生古人
西畫洞房重鎖無隙罅均燭滅更深月西謝心從樂意
云良朋益友自遠來均萬里鄉書對酒開盡子孫蔓
行負奇才疾承顏弄烏詠南陔澄鼓腹擊壤歌康哉
昨案大言小言料無有踰宋玉賦者他若漢東方朔
隱語口無毛聲誓誓尻益高郭舍人諧語令壺齟老
柏塗伊優亞狝呌牙狝五伊反晉顧愷之與殷仲堪
桓靈寶共作了語云火燒平原無遺燎頽白布纏根
樹旒旒桓投魚深泉放飛鳥殷復作危語云矛頭漸

米劍頭炊桓百歲老翁攀枯枝
殷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駘寔諸語之濫觴也

李壽

北堂書鈔引吳錄云海鹽李壽作糜以食饑者而不
自名此人當在三國時崔秋谷表弟撰武原遺事曾
收入否

趙孟堅

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寶慶初登進士入元隱不仕
兄子昂嘗往候之登堂良久絕不與見既去急呼童
取水洗其坐處其為人孤介如此書畫亦有名劉克

種松書畫鈔本

莊題其詩卷云紫芝仲白俱仙去晚秀惟君擅士林
字肖率更親手寫詩疑賈島後身吟九成合奏音方
備三染為纁色始深老去尤于朋友薦未忘几研琢
磨心有藝齋集四卷姚桐壽樂郊私語入之元人誤

唐重進士科

唐重進士謂之白衣卿相視其榜為千佛名經末年
尤甚金華子雜編載許棠嘗語人曰往者年漸哀暮
行倦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一第以來
筋骨輕健攬轡升降猶愈于少年時則知一名能滌
身心之疾真人世孤進之還丹也諺云人逢喜氣精

神爽其許崇之謂乎崇宣州涇縣人二十餘舉始及第

銅鏃斗

宋楊冠卿字夢錫江陵人所著客亭類稿有古銅鏃斗頌為中隱壽其序云淳熙丁未春嘉興渙者得秦漢間飲器於海鹽斷岸石斗中鷄首鼎足蟠腹圓蓋有柄橫揭取象於斗驗諸古昔其龍眠所紀杜陵銅鏃乎夏六月中隱先生懸弧旦是器也金堅質良久而勿壞可以酌酒醴葆冲粹門下士楊冠卿敬取為先生壽薰淪百拜而獻頌曰維北有斗斟酌元氣酒

漿不挹斡乎天地智者創物尚象制器鶉首山立熊
蹯鼎峙揭以魁柄可用酌醴在昔杜陵有曰馮氏名
紀銅鏃芳流圖史羸顛劉蹶陵遷谷異漂轉人間不
知其幾風雨剝蝕鬼神呵衛待人而寶出為嘉瑞我
中隱君其汾陽裔再造王室維持國是坯治一陶埏
埴萬類海若效珎坤靈隕祉錫此大斗酌之罔既以
介眉壽以綏福履興雍熙和垂休永世

五色雀

羅浮山有雀各自為一色栖于絕頂每遇海風調順
曉日照耀即逐色以類相從次第飛入雲中莫知所

集俗傳此雀好樂聲昔南海尉作樂于山上翔集久之宋金君卿有五色雀詩見金氏文集

度周卿詩

度正字周卿又字伯周四川遂寧人晚遊朱子之門朱子深契重之嘗以性善顏其堂詩文即名性善堂稿贈張袁州隱齋云齋王非愛牛厲人非愛子秉彝未殄滅生意不可已倘能竟其端萬物均一體胡為隔形骸強自分彼此達人有大觀俯仰盡天理從渠美與惡不與我愠喜敬問何以然請先自克己一少時見敲榜澱背欲汗及壯事州縣稍稍竟不憚由

種松書壁錄本

來祇一心今昔非異見君子遠庖厨夫豈惡芻豢長
恐惡念熟此道出無間是隱乃在我扁榜安用辦君
侯退歸來此意却無限二殺麀無戚容活蟻有德色
不如未見蟻生道猶不息心如隔窻月光不見微隙
不患無發時却患發無益一矜障萬善千悔無一得
要加持養功跬步見天則宇宙渺無窮此道足充塞
三又籠鷄詩云籠中畜一鷄飲啄頗云足其鷄渾不
顧引頸欲逃出旁鷄大愛之貪食籠中食回旋欲歸
籠不省籠拘束讀前三詩令人惻隱之心滿腔活潑
讀後詩令人利祿之心化為冰雪

鸞刀詩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主省試得程明道張橫渠蘇子瞻子由及曾氏兄弟是年廷試鸞刀詩度正詩有云考論勲庸推虎榜講求師友是鸞刀

曼淵

吳兔沐騫刻孟子外書後有涪翁曼淵跋曼姓見古今姓氏書音阮唐時荊州多此姓又洪适隸續有不全碑陰題名列議曹掾陰曼武偉文又文陰學史陰曼超公叔是漢時陰縣已有此姓矣淵之為人朱氏經義考所載甚略今考淵字亞夫四川涪州人性沉

一種松書塾鈔本

靜履行清修深明經學頗通世務少從禮部尚書李燾遊燾愛其志中年往從建安朱子朱子亦愛之留與諸孫校書及門最久故聞記師說最為詳備其所得亦最精時建陽坊刻朱子經說淵所錄易說寔居其首江東提舉李道傳集朱燾語錄淵所錄亦附載其中嘗應舉于鄉適權臣以朱學為偽抑不敢取及禁弛淵已衰老不復從事科舉嘉定十四年十月明堂大禮赦文開項有保奏遺逸時度正權夔憲以淵應薦見性善堂稿

濂溪年譜

濂溪年譜度周卿所著今元公集有之周卿有跋濂溪序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後一篇云濂溪此序乃官蜀所作推官即程明道之外舅也舊有石刻溫泉寺僧得之以貽正正時方集濂溪遺文且修其年譜得之甚喜其序乃濂溪自述其平日所歷比他所記最為詳備恐久而漫滅復摹刻二石一置重慶郡齋一置濂溪祠堂時嘉定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正方知重慶軍府事也

于湖集

張孝祥號于湖有于湖集合璧事類稱引甚多楊冠

種松書塾欽本

卿有謝臨安趙安撫啓云准使帖遣劉忠等盜開于湖新集改易元文追板入官押出府界者客常何之館亦既有年求相如之文僅存遺稿方與鳩工而鋟遽聞售偽而假真又云竊惟文籍之興莫甚魯魚之辨銘訛麋壽歐氏特書車改金根昌黎無子春于湖之逸軌邁漢廷之諸公平生千萬篇垂金薤琳琅之體作詩三百首掩咸池冥默之音詔趨上帝之玉樓公棄奚奴之囊錦微茫手跡流落人間又云惟虞震電之取將詎言雌霓之誤讀以冰為凝以剗為則如鄭亂雅如紫亂朱念謬于遠者由差之毫釐况附其

真者茲十焉八九苟肆行而莫禁則壞亂而不收是
須絕去其本根毋使難圖于滋蔓帝貴洛陽之市方
傳者以爭先雷轟薦福之碑幸應焉而如響全文見容亭類
稿蓋冠鄉嘗為于湖客為刊其遺稿而劉忠等翻刊
射利趙安撫為追削之故其言如此

何潛齋詩

何潛齋觀禽鳥哺鷦有感詩父母人心物豈無靜觀
禽鳥見中孚自來擇木心勞瘁計得巢成口卒瘖同
翅漸長郎罷短閩人呼子為囝仔身已壯阿婆癯江西
呼子為仔呼人問恩義尚如此幾箇林中反哺鳥和
母為阿婆

種松書塾鈔本

文山先生詩坐對煙煤冷麝臍一窻風雨慣幽栖
叢國破鶻啼血玉樹堂空燕落泥華表有時歸老鶴
桃都何處聽天鷄十年往事俱塵土莫上揚州唱竹
西兩詩絕不相謀而忠孝之誠益然流露于筆底故
知道學必從忠孝出也

鐵牛翁

鐵牛翁者何景福字介夫潛齋族孫月泉吟社中人
也有詩一卷甚奇偉詠柳絮云繡床漸覺香毬滿魚
艇初疑雪片多極體物之妙又鼓角樓詩云龍吟一
奏霜飛瓦鼉吼三通月滿城

前定命

前定命俗號鐵板數其為四柱凡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以色括古今天下生人之命不知造自何人蘇平仲以為昉於虛中然韓昌黎誌虛中墓但稱其以人生年月日推算命數初不及時則唐世尚無所謂八字四柱也已見別錄平仲之說曰其四柱同而賢愚貴賤修短休咎異者在乎世運地域氣候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世運也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地域也一時離為八刻一刻離為初中末此氣候也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稟賦也稟賦有厚薄氣候

種松書塾鈔本

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之所以徵也其說精矣然按之古人所謂三命如援神契論衡孟子注所說受命遭命隨命要不離乎脩身盡道四字以最靈之人而皆可豫設一命以固之恐未然亦謝應芳贈星術王達夫詩有云天降災祥本在人人能轉移天亦喜君不見宋君三善言熒惑退三舍天人果相孚大咎亦可謝又不見韓退之命在斗牛身坐箕遇遭謗受謗能自知怡然高咏三星詩可謂達者之言矣

杜牧

杜牧自撰墓銘云夜就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子生于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于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福德大君子救于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週歲遷舍人木還福于角足矣土火還死于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浮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已而竟卒牧雖詩人其言如此亦知命之君子也

富以德

元宣城貢仲章奎以勤儉起家嘗曰富以力者苟得必易覆富以德者難效必致遠可謂名言仲章即尚書玩齋之父也

瑞竹

天台丁復字仲容賦姚氏瑞竹軒詩云想見靈萌錦籜兼露蕤戢々長雙尖蒼擎漢使駢頭節翠擁吳姬總角鬢迭和鳳聲風及檻竝回鸞影月當簷何因末客勞前席相對此君長捲簾玩詩意當是駢生竹其稱瑞者以此凡物本異而忽同者皆為瑞余家嘗有並蒂桃並蒂菊合歡瓜自惟薄德何以致此意者

先人之餘蔭乎

吳用章

吳康字用章南豐人生宋紹興間敏博逸羣試不利
乃留情樂府音韻雅正性愛梅為賦詞自訪梅至結
寔十二闋自紅梅至蠟梅六闋又取古人梅咏可命
題者自南枝至粉薄香殘四十四闋總六十有二仙
源趙學士師有名之曰雪香絕唱且亟稱其紅梅之
句曰試問海棠健否海棠雖似減清香又稱蠟梅句
曰凌空蜂翼遞香來驚破蜜房幽夢時謂知言劉侍
郎岑夷陵尉胡夢賡皆為作序蓋與姜白石之暗香

種松書塾鈔本

疎影李溪老之漢宮春劉行簡之夜行船並喧競麗
者殆百十年至咸淳永嘉戲曲出澹少年化之而後
淫哇盛正音歇矣用章善謔嘗坐事繫獄得釋或詢
獄中風景憮然曰種種不便聞者絕倒里人因祖為
俚語至今云劉堽為作詞人吳用章傳見水雲村稿
用章同時同里有玉壺彭氏亦賦梅花百詠半自作
半集句寶祐中陳文定公宗禮典中祕鈔入祕府其
自作曰一谿煙月無人共吹落梨花初曉夢初有刊
本遭寇失之今無知其名者所謂永嘉戲曲蓋指高
則誠琵琶記則誠永嘉平陽人也至正五年張士堅

榜中第授處州錄事草木子云俳優戲文始于王魁
永嘉人作

於菟夜兒傳

元廬陵主禮作於菟夜兒傳云兵興荆楚沔為藪戶
口十餘萬富積寶貨男子從征戍家居率婦女姬婢
而已有皮工蔡姓者出奸計縫虎^皮衣為衣手足着銅
距長二寸許遇夜匍匐而行若真虎也踰垣破門婦
女悲^悉駭怖竄逸雖奇貨重寶盡失惴惴不敢視以為
神虎一郡相謂曰今之財物悖致也其天降罰因是
孽而喪也不然何出入不常莫能逐也蔡由是日富

畫穿其有于牀下凡三歲不敗鄰有袁氏者家惟妾
三人一日刺豕蔡市肉不得怒夜蒙虎皮入其室眾
妾逃頃之其一妾謂其二人曰恐虎去而不畏者踵
入吾室將畫吾有也吾冒死覘緩急汝吾助遂潛伺
于室之與俄而虎復入人立四顧取虎所不取者妾
抱持之大闕虎扶其面躑其脛妾察有異抱愈力呼
二妾二妾呼四隣四隣集蔡憂弗免褪其皮逃去腰
以下未及褪也妾以皮聞之官官命大索得之掘蔡
穿室得虎皮半截驗之合籍其家坐其孥梟其首于
是君子曰世之肆貪暴以戕害人者蓋白晝之於菟

也蒙其皮為妍于昏夜者彼知僂之身為於菟于日
晝而弗知已者又將誰僂耶殆表妾之未遇耳世之
畏威俯伏寧齏粉其身而不思除其妍者何智力不
妾婦若也嗟夫余取其言有合泰山婦人所云故從
麟原集錄之見元季吏治墮敗如此

義犬傳

水雲村稿有義犬傳絕竒略云閩僧祖傑挾貲豪恣
求得永嘉江心寺主席有知識陳某者本家城中薄
有資產州縣利其富而懦數因戶役困苦之積不堪
與妻謀捐田入寺依傑勢苟活乃徙近寺為任庫院

種松書塾鈔本

之職傑頻造其廬窺其妻始猶間往久則輿至方丈
或累日彌旬乃反妻怒罵其夫曰初為避官府謀庇
身今反失身如此汝為人夫甘忍辱耶乃密謀遠徙
于別島嶼瀕海大聚落也有巡檢司又有一佛閣宵
遁近閣而居傑聞大怒訪知所在募惡少年十四人
使往屠之約截取婦人雙乳來為證少年如命夜舟
徑造盡殺其家七口會天衝曉倉皇鼓棹去獨一人
追逐弗及潛登佛閣隱壁間巡檢聞變亟領卒掩捕
茫無踪跡留連佛閣前里社役首進飯見事主家一
犬跳嗥左右不已叱去復來嗥愈厲巡檢舉餐則又

跳嗥大躍至衝散其臺盤酒食眾怒擊犬復不去巡
檢起犬隨後啣其衣襟引至佛閣仰而嗥若欲言者
巡檢乃驚訝曰是豈有異乎領卒登閣周視則壁間
微有衣露視之見一夫懷刃立禽之搜出雙乳鞞得
實送縣上府初府有同知與傑交後以疎慢啣之及
事露即檄萬戶府遣兵圍寺傑囊橐充斥哀金寶鈔
貨凡四擎授其徒令疾赴都求內援所蓄玉器悉碎
之既就逮械送總管總管其所素厚欲全之故緩其
事待京報未幾果聞懿旨召傑同知令獄卒曰僧姦
良人婦又謀殺七人可恕乎汝速處置當賞汝卒命

傑醉飽立懸枷梢干梁囊沙置腦上扼其氣遂死人
皆快之既死而旨至無及矣當日非此犬則失此賊
七人啣冤無訴矣故傳之以愧世人之不如犬者然
斯人因避官府虐害而遷遷非其所而蹈禍至一家
絕祀死刃下者七蔓延奸僧惡少死于官者十五推
究禍原皆當時官吏驅之入死地也天道無知則已
誠有知則彼官吏者伏冥誅禍後嗣決矣

齋中聯語

百花鬧處松千尺羣鳥聲中鳳一鳴劉壎跋官文翁
所作性命論引此二語但不言誰所作令百作萬鬧

作開鳳作鶴非也齋中懸聯係沈益交書贈如此故
記之

楊巨源

宋開禧二年蜀隨軍轉運安丙受密詔討吳曦事詳
程史後讀水雲村稿此詔乃楊巨源與丙密謀矯為
此詔命丙權四川宣撫使陝西河東路招討使巨源
益昌人以右選為忠州管下合江之倉官其詔彭
子申作或曰白某用合江倉印未幾曦誅丙由是擅
勲名富貴終身而不知此舉實自巨源發之乃為詭
疾所殺悲哉詔文四百餘字

田贛

水雲村稿有四禽贊一曰田贛不知何鳥贊曰似慵
非慵蹠足谿東勿嘆無魚有時會逢蓋即鷓鴣信天
翁之類

袁鏞死節

元袁伯長撰四明志偶遺袁進士鏞死節事鏞之後
人忠徹謂伯長之祖求與進士通譜不許伯長因泯
其死節事薛方山已譏其偏辭矣今符臺集中載進
士忠義甚詳而不知前此表章者乃已有深寧居士
居士鬻山詩題下自注進士袁鏞抗節死於此山家

人投山下溺死者十有七人其詩云天柱不可折柱
折不可攀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
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
恥為不義牋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挽搶拔劍突前麾
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
不得聘寸長妻孥悉從溺枯骨誰為襄忠烈動天地
遊魂為國殤山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幸一息
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掛墓柏
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見王尚書遺
稿王名應麟字伯厚仕宋至禮部尚書入元不出亦

鄞人也進士得此詩足以不朽復嘵嘵于志乘之有
無費矣

西湖款乃集

朱梅邊西湖款乃集南豐劉堽跋云日落雲昏西窓
剪燭玩梅邊款乃集正似出涌金門行湖光山色柔
風媚日日西船細柳開元事分明在眼展轉三復情
致流麗句律安熟亦有富貴氣非三家村中夫子
語蓋治世之音如此視唐人挑野菜摘山柴氣味萬
可惜未見夔州以後作也噫此士落江湖熟思令人
癭見水雲村稿梅邊不知其名字里居西湖志似未

列其書當查補入

敕黃繳黃留黃

詩話載石曼卿年登第有人訟科場事覆落數人石與焉追所賜敕牒人皆泣而起獨曼卿解靴還之蓋宋制士人登科即授敕牒以厚黃紙書之名曰敕黃然後赴部銓注給誥授官自是脫韋布列簪纓矣水雲村稿載其七世族祖坡敕黃式云中書門下牒鄉貢進士劉坡牒奉宜賜同學究出身牒至准敕故牒景祐五年三月日牒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李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尚書左丞參知政事程戶部侍郎

種松書塾鈔本

平章事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張即鄧
公士遜章即郇公得象也又載宣德郎致仕劉公轉
通直郎誥式首行宣德郎致仕劉况二行右可直特
授通直郎致仕三行敕朝散大夫致仕李書等天以
八寶貺朕使增重社稷宗廟而為神民主故恭受于
正月之吉又推天貺以敷錫百工乃自九品以上進
秩一等雖仕而告老者亦與焉惟率德厲行俾里人
有所矜式以助予風化則予汝嘉尚其懋哉可依前
件又另行大觀二年十月四日又行中書令中書侍
郎臣林攄宣奉中書舍人臣俞臬行奉敕如右牒到

奉行又行大觀二年十月五日又行侍中云云又行
十月六日戌時都事康繼隆受又行尚書令尚書左
右僕射左右丞云云又行告通直郎致仕劉况奉敕
如右符到奉行又行左司郎中亮又行大觀二年十
月七日下午墮跋後云宋朝中書造命門下審駁尚書
奉行故中書省有舍人主書黃告詞苟命有不當即
不書謂之繳黃舍人書行矣然過門下省有給事中
主讀黃苟命有不當雖已書亦繳駁謂之留黃蓋以
維持紀綱杜絕僥濫也故今誥中有三節初日造命
則書名皆中書省官次日過中則書名皆門下省官

又次日告行則書名皆尚書省官至是乃為成命其
付出者左司郎中郎皆尚書省屬官猶古丞相掾也
其時又有三省同奉聖旨之法此則命出即行無復
論駁矣此皆宋史所未詳錄之以存一朝典制

列女圖

劉向列女傳七卷顧長康為之圖宋初猶傳其三黃
伯思東觀餘論云呂縉等嘗見母儀賢明仁智三圖
于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其三
後止其二存仁智一圖自密康公至趙將括母凡十
五圖是宜珍護因手摹之大觀元年望日也今刻有

列女傳圖鮑綠飲嘗買得其板而未詳何人所刻續
增者新安汪氏居^為多疑汪氏梓之然余閱汪氏譜傳
不言有刻此書者

世說新書

劉義慶世說新語東觀餘論曰本題世說新書段成
式引王敦說深豆事以證陸暢事為虛亦云近覽世
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蓋近世所
傳又曰世說之名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今書
已亡宋臨川孝王錄後漢至江左名士佳話亦謂之
世說果劉峻注為十卷採摭舛午處大抵多就證之

與裴啟語林出入皆清言林囿也 廣案此書在隋志原八卷注十卷皆但名世說則後加新書未必不因段氏而起而又誤以書為語也唐志劉義慶世說八卷是矣却云劉孝標續世說十卷注與續當有別非若書與語可通用也

銑谿虬戶

東觀餘論跋高彥休闕史云彥休叙事頗可觀但過為緣飾殊有銑谿虬戶體此其贅云 廣按唐徐彥伯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鷗閣龍門為虬戶金谷為銑谿後進效之謂之澁體此風至宋不絕如所云

迅霆不及塞聰之類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隋志二卷無撰人唐志始以為葛洪撰東觀餘論云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闕其稱余者皆歆本語中有歆所記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陽書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非也蓋段誤以歆自稱余為稚川耳柯古博洽罕儔猶舛謬如此吳郡黃省曾序云暇得葛洪西京雜記讀之云為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抄

種松書篋鈔本

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知
固之漢書蓋根起于子駿而其擯落者幸存於雜記
惜今所傳已失其半非洪故簡矣然則書固劉作而
稚川採輯之功亦不可沒明刻徑題漢劉歆又矯枉
也盧抱經學士有抄本余嘗為僊言校云

師春

東觀餘論校定師春序略云臣所定著師春三篇已
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准盜發魏襄王冢
得古竹書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局
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

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由是知此非預見師春之全也然預紀汲冢其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紀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記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三者又與紀年異矣

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由是知此書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今師春已亡所傳止竹書紀年二卷矣

周氏世譜

余家世譜舊本宋南渡時從洛南携至錢唐為濂溪公所脩自漢絳侯以下世次圖像系表歷歷可按首有岳武穆手書世珍二大字南宋諸名人皆為序而始遷洛塘祖仲潢公譜序一篇序漢初逮宋宋末分支析派源流尤極詳悉讀之燎如指掌考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止汝南永安二望亦甚疎畧謂允元墀

二相俱出決曹椽燕之後其先平王少子烈食采汝
墳生懋懋生文文生昇昇生興興生晏晏生安安生
弘弘生明明生隱隱生壽壽生容容生休休生雄雄
生暉暉生寬寬生員員生成成生邕秦滅周并其地
遂為汝南著姓邕生秀秀生仁字季房漢興續周之
嗣復封為汝墳侯賜號正公以汝墳下濕遷于安成
十子長白球執金吾生平陵令應應生郎中孝廉道
道生五官中郎將約約生決曹椽燕燕裔孫表表元
孫曰允元相武后永安周氏則燕九世孫防防十三
世孫靈超其先徙居永安黃岡靈超第五子法尚法

尚元孫墀字德升相宣宗大畧如此而已羅泌路史
高辛紀云平王之子三少曰秀封汝川謂之周十九
世併于秦為周氏注云併其地為汝南郡自烈至邕
十九世汝墳侯仁躋正公或云報出非長安沛二望
報後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証于成生邕下云秦滅
周并其地為汝南郡遂姓周氏家於汝南一云秦黜
周報王為庶人百姓稱為周家因氏焉自應至允元
並同唐表又引元和姓纂曰汝南安城系出周平王
次子秀別封汝川因家焉漢汝南侯周仁徙汝南六
代孫燕以上魏周斐孫浚晉揚州刺史生顓嵩顓右

僕射安城侯六代孫順生捨捨生宏正宏讓宏直宏

正陳左僕射生墳墳生若水宏直生確確孫翼唐江

王友孫訥言岷州刺史安城沛國報王之後漢汾陰侯

周昌從父兄苛御史大夫子武高景侯又蒯成侯周

濞與昌竝沛人沛以上陳留與汝南同祖晉周震陳以上

尋陽晉梁州刺史周訪生建城公撫撫生楚楚生虓

五代孫羅睺右武大將軍生仲隱唐平州刺史尋以上

臨川狀云本汝南人徙臨川宋臨海太守周毅元孫

寶玉唐申州刺史生褒永州刺史陳西豐侯周敷孫

宏毅唐集州刺史江陵公生處靜冲臨以上廬江狀稱

種松書塾鈔本

仁之後陳周士衡桂陽王詔議孫績唐司刑丞生利

涉比部郎中利貞御史大夫廬江上泰山周燕子忠為

泰山太守因家焉汝南周仁之後泰山上以上周氏八

郡並舊望至永安狀稱仁之後代居黃州梁保城侯

周靈超生法僧法尚法明亦與唐表同永安上其下又

有河間文安縣狀云仁之後後周右僕射文安公惠

達孫含恩晉州刺史河間上臨汝周仁之後唐屯田員

外郎基生允元鳳閣侍郎平章事以上臨汝即華陰

狀稱十代祖謨自丹陽隨朱齡石入關遂居華陰隋

樂州刺史樂陵公周儒生護仁皇右武衛大將軍洛

州長史嘉川公生志珪元珪志珪亮州刺史元珪少

府監生履順翼州刺史以上華陰河東汾陰狀稱仁之後

貞觀有周昶生元式元達元式生子敬行冲子敬主

客員外郎行冲登州刺史生彭年喬年彭年蜀州刺

史喬年大理司直孫戴大理評事元達國子博士以上

河東汾陰清河唐鳳閣舍人周茂植輝州參軍以上清河江陵

金部郎中周行暮隴西人生娣二字有訛安西都護生

泌隴右節度生皓太僕卿以上隴西膳部郎中周調淮陰

人弟澈鄧州刺史以上淮陰監察御史周子諒京兆人生

頌大理司直生君巢循州刺史以上京兆虞部郎中周文

種松書塾鈔本

雄比陽人禮部郎中周琮河間人以陽河間比長安本姬

氏赧王之後先天中避元宗嫌名改姓周氏後周太

子太僕願弟威威生權權生思忠思恭以上河南後

魏官氏志獻帝以先晉氏改周氏以上濟北周搖賜

姓車非氏隋復本姓以上九郡為新望据其所

言舊八望曰汝南曰安城曰沛國曰陳留曰尋陽曰

臨川曰廬江曰泰山新九望曰永安曰河間曰臨汝

曰華陰曰河東曰清河曰長安曰河南曰濟北內除

河南濟北俱代北姓長安本姓姬外其臨汝新望即

汝南舊望不得分而為二且宋舊譜決曾椽燕明出

絳侯之後何以昌竒縹俱詳而獨遺絳侯一派濂溪
為宋大儒豈有不知所自出者哉况漢書侯表惟息
澤侯表有周子南君姬嘉以周後詔所褒侯三千戶
元康間改封周承澤侯此報王之後姬氏也周之得
氏以國以邑未敢知要不越鄭夾滌所云后稷之後
為周氏也漢世侯者表首絳侯勃次汾陰侯昌隆慮
侯竈魏其侯止鄰陪音成侯縹高景侯成博陽侯聚無
所謂汝墳侯仁者列傳周仁乃以醫見景帝其先任
城人官止郎中令又非唐表所稱仁字季房者故路
史注以唐表封周仁于衛為非文帝時有周仁無封

也絳侯沛人其先卷人徙沛卷縣屬河南則其為平王之後無疑不此之据而泛為稱引失之愈遠蓋姓纂唐表雜採諸家譜狀不復覈實而鄧氏名為辨証實為未能深考也脩錄之以俟書於宗譜之後云鄭夫滌氏族畧暨氏唐上元中准制改周氏代北賀魯氏後魏時亦改周氏

陸氏族望

宋以來族望每一姓舉一最著之望概之不審所出如趙姓概曰清河李姓概曰隴西是也同里陸氏望曰河南射山先生嘗序其家譜以雲間為吳中四姓

歷引遜抗以來謂斷宜吳郡識者疑之或言與平湖
之陸同為宣公之後平湖譜余未得見明萬厯間粵
東葉春及石洞集有族譜序云平湖陸氏譜自巡檢
公至梧州公十一世巡檢江西人宋末巡檢嘉興家海
鹽之當湖鎮明宣德間分置平湖遂為平湖人巡檢
公八世有峽江今綸九世有河南御史琳十世有南
康郡丞鰲十一世則進士萬垓時為梧州太守者也
譜輯于南康公曰江西之譜亡于燹故托始巡檢蓋
其慎也然則平湖之陸亦未敢祖宣公矣 陸氏居
接濟與余家相隔止一河先本生高祖貞靖先生與

射山綸山兩先生戚好往還殆無虛日陸氏族眾既繁自成風氣貞靖因戲為接濟國志一卷序有云始祖渾初讀疑用伊川陸渾譎之未必陸果渾後後閱史記陸賈傳曰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子友達食采于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賈其後乃知貞靖所云據陳留風俗傳也但杜征南注左傳謂陸渾允姓之戎而公羊傳作賁渾戎賁雖亦音陸而字已異故陸士龍作祖考頌不取之其曰承黃虞之苗緒又云在

周之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皆據譜言之也

鄭景平

宋鄭景平字希尹常熟人以大理致仕起守鄱陽判官未半載拂袖而歸謂人曰天子命景平為郡守當以撫字為職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須金幾百兩明日須銀幾千兩枯骨頭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人身其志竟不可奪也見中吳紀聞計其時蓋徽宗末年朱勗用事之日乎

益國公世系

宋周益國公必大字子充世居吉州廬陵曾祖衍中

種松書塾鈔本

大中大夫祖詵左大中大夫父利建太學博士贈朝請郎利建兄利見國子博士知辰州娶安陽尚氏朝請大夫直龍圖閣佐均之女生四子必達必端必正必先孫名澤利見娶安陽王氏給事中贈少保覲之女子必大必強有雋才再與鄉薦年三十三而死孫名綸益公載于宗譜者如此

孫芸香

孫芸香錢唐人益公侍妾也淳靜謹畏精女紅頗能為新聲年十七事益公後二年從歸廬陵明年卒乾道九年塋聖居山見省齋文稿

陳氏

吾州陳氏其先本姓高冒外家姓陳至今兩家譜系相通案古今姓氏書劉聰之臣陳元達字長宏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改陳氏則陳之先或本氏高未可知也

菊花娘子

成都府漢文翁石室壁間畫一婦人手持菊花前對一猴號菊花娘子大比之歲乞夢頗有靈異見已瘡

編

劇

種松書塾鈔本

俗以去六畜勢為闕蓋以人例畜案廣韻元韻劇注云以刀去牛勢也或作捷然則去六畜勢莫不以刀即莫不名劇矣吳音如煙尚與劇近

嫁婢延壽

宋時東州劉安行每啜茶必先酌中雷神一夕夢道人告以祿命將終我承酌茶之薦今奉報也劉念厨婢採薪性剛戾我死必不能留因與白金十星使嫁頃之復夢神欣躍告曰嫁婢之事天帝嘉之許延一紀至宣和間無疾而卒見春渚紀聞

名連百字

宋范蜀公子弟連名百字幾盡至以百發百中取名
李薦戲曰百伶百俐百巧百窮必不取為名也蜀公
掀鬚大笑余外家盛氏於名下立本支百世四字至
妻昆弟輩皆連百字余嘗舉此不覺哄堂有噴飯者

潭應辰

元潭應辰字益之湘潭人父安榮素長者至正庚辰
大侵無賴子譁然具姓名稱貸于富家不問允不允
輒發廩取粟且至安榮所安榮以民命為急欲因以
乞之應辰曰若爾彼未必以為惠徒求效尤者耳乃
集鄉鄰與之粟曰積此將為爾眾備也幸相與守之

種松書塾錄

眾欣然願盡力無賴子計沮官亦尋捕寘于法蘇平
仲為述其事于墓誌中近丙子春禾郡及吾寧以上
冬歉收奸民遽鳩眾取富家粟動以千計里中胡氏
首被其禍乃急令人鳴金號于鄉鄰曰能禦患者願
給三月口食于是鄉鄰響應爭搃鋤持棘以前奸勢
不敵而退翌日官捕其首惡盡法治之後遂帖然始
知周官比閭族黨之制洵良法也

魏證

余於古今避名事每見必錄叢藁數十卷或問何用
余答以忠孝之一節且以為讀書稽古之助或笑為

迂余適閱金仁山論孟集注考證皆避宋諱如齊桓
公為威公魏徵為魏證引中庸大德敷化作大德厚
化初校以為刊寫之誤塗改之繼閱元顧瑛草堂雅
集中附瑛所作謝陸靜遠蜜梅詩有云嫵媚已能知
魏證典刑時憶見中郎此便以宋諱為故事不知又
將作何改法或乃頓首曰然

元刻圖書

王禮贈唐克謙圖書序云私印始於漢以記姓氏其
字皆古篆也隋唐而下舊式漸乖至趙宋篆涉于巧
制涉于夸于是古篆不復見而淮南子所謂方寸之

印者殆虛語矣元初圖書篆隸一復于古印廣以寸
為度痛革宋季鍾鼎之謬制而尚友千載庶幾晷
乎淳龐之習矣嘗玩印制而思可以得河洛縱橫之
意焉可以見井田開方之法焉可以存盤鼎鍾馬之
古焉可以識專門名家之學焉可以寓防奸杜偽之
意焉是則印刻之古所益者廣矣見麟原後集此可
與吾子行學古編叅看

孟蜀官箴

成都文類載孟蜀後主昶著官箴曰朕念赤子肝食
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撫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

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
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
爵賞固不渝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罔不
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其仁民飭吏之意盍然言
表至宋太宗取爾俸二句下民二句作戒石立州縣
廳事前尤為簡要

岳覲

岳覲字明可忠武曾孫紹定初以朝奉大夫為京西
提舉司葉平糶倉于襄李曾伯為作記

万字

種松書塾鈔本

中丙子三字皆俗万字是如來身有吉祥文也見龍
龕手鑑

李曾伯詩

宋李曾伯可齋正續稿俱四六續稿有詩詞二卷題
懷遠樓云野草春千古江天月一痕登四望亭觀雪
云不知四面孰為水但見一般俱是春立春日雪云
多謝玉妃鞭白鳳為催青青駕蒼龍登河山萬里樓
云目窮夕照西沉際心到寒江東盡頭皆好句也

煙草

矩齋雜記載烟害云一友酷嗜煙日百餘吸已得奇

疾頭大如斗牙齧潰爛出膿升許穢間列屋死而復甦又山陰荀仲洙自言犯血下禁煙而止後偶犯則增劇南鄉孟氏家蓄蜜蜂旁有種煙草者蜂採其花皆立死蜜為之壞以是知烟之為毒不可鄉邇養生家謂燕津得長生故活字從千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為活可乎又云煙草始來自異域今所在成熟為土產其毒似亦全減此節已採入動植小志中凡物味辛性熱者皆有毒今育蠶家偶不慎煙少許著葉上蠶食之即吐清水而死可以驗之然烟草方出地即有一種蟲食其葉須不特別除之否則立盡倘所

謂蓼虫不知辛者乎韓慕廬尚書煙筒不釋手未聞
名疾近日嗜者益多雖婦人小兒無不以噓吸為事
者

茅紹之

趙文敏公所書碑皆茅紹之鐫字紹之精八法故于
字毫無所悞後又有闕既濟者亦善刻字謝應芳贈
詩曰憶昔趙文敏公之寫天下碑鐫字獨稱茅紹之
紹之之法在何許八法靡有秋毫遺嗟哉文敏不同
世抱藝如茅誰品第之

斛石

說文十斗為斛古斛皆圓晉書律歷志古斛方尺而圓其外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杪二釐有奇而深尺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是也今官斛方農夫餘話云起宋賈似道元至正間中丞崔彧言其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于世至今不改但所容止五斗與古所稱五斛十斛至于千斛皆不合矣其以斛為石崖下放言謂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數以穀百二十斤為斛猶之可也若酒麩為石俱不可通廣案管

子中歲之穀糶石千錢大男食四石大女食三石吳越春秋楚令得五胥賜粟五萬石莊子大瓠實五石以盛水漿淳于髡飲一石亦醉則石之名不始于漢其俸米之石則又非准以石為斛續漢書百官志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奉百斛又云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若以輕重計之今米重十三五六斤不等古權輕斗米或重十二斤則二千石應月得奉百六十餘斛今云百二十為少六百石應月得奉五十斛今七十為重此實不可強解

義試詩

宋人絕句專尚禁體其法以不露題字為上以渾融
題意為妙以文會友每用此以驗才思謂之義試詩
見水雲村稿

小生

杜牧之投知己書自稱小生

小兒仿本

葉盛水東日記曰上大人及王子去求仙云云此數
語經學小童臨仿字書皆昉此謂之描朱然莫知所
謂或取字畫簡少無他義或云義有了了可解者且

有出也諸暨陳儒士洙云嘗見宋學士晚年以眼明
自矜細書小字書及此學士其知所自耶案謝應芳
龜巢稿曰訓蒙者率以上大人二十五字先之以為
點畫簡而易習也然所云三千七十指孔門弟子而
言則第四字乃聖人名諱理合回避豈宜呼之于口
以瀆萬世帝王之師乎末兩語乖刺尤甚某嘗易以
數與方名曰一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兆東
西南北上下左右前後以字畫較之亦簡易也待其
手熟即兼以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伯仟萬字數
教之以備公私計筭之數案應芳元人已云有此高

則誠琵琶記亦用之疑此起於北宋塾師時未知避孔子名也

杜清獻詩

杜清獻公集有送耕甫弟赴補詩云所性常存、危者惟人心子才秀吾宗一歎凡馬瘠俊快恐易蹶謹勿輕千金賢關集賢多士轡策方駸、功名亦漫爾培護在資深我嘗評京華真是穢濁林繩約稍自寬一縱不可尋蚤夜念倚門翼、如有臨亟歸慰慈抱毋浪花邊吟子弟俊快誠不易得然一縱便不可藥清獻于其弟服官之始諄、訓戒而落句尤深得古

人無忝之意真名言也

牛女

謝應芳嘗與常州路學教授盛克明論文廟旁土地
夫人像當毀大旨謂聖人清廟之側不當夫婦耦坐
呈身露面眉案並食以饗士大夫之籩豆此猶為文
廟起見非謂不應有夫人也顧亭林論泰山府君夫
人推之無神不有夫人因言世人好淫之甚其言精
矣至若牽牛織女二星也自張華槎客之說出遂有
鵲橋乞巧侈談美事雖文人寄託初無所損究之理
短杜清獻範有七夕歌云象緯昭垂各度纏牛女之

說從何年博物有志張茂先客槎親見織與牽坐令
千載習繆傳遂將濁欲穢清之詩史寔錄百世賢亦
以俚語形歌篇君不見昭陽夜靜玉欄邊誰知漢陽
萬騎橫戈鋌何如鳳簫縹緲緱山巔舉手辭世乘雲
駢我欲浩歌痛飲秋風前仰視星斗奕々紛羅駢安
得壯士橫笛一聲吹上徹九天魏了翁亦有七夕詩
其一云經星不動隨天旋枉被嘲謔千餘年無情文
象豈此較獨嗟陋習輕相沿我嘗作詩詆誹之尚有
遺恨忤陳編人于萬物為至靈聰明照徹天地先其
如形氣之所囿則以學問開蒙顛不知誰為乞巧者

乃謂天孫執其權天孫七襄不能報世間之拙無加
焉癡兒貽女競針縷高樓大第迷管絃漢魏以來用
一律無人出語扶其顛其間假拙濟巧者又欲託此
文姦言敢因良會追往事更發此義聲餘寬二公皆
名儒其所析辨令人犁然當心而清獻詩尤意氣橫
溢聲情高壯由其眼孔高魄力大不徒以翻案見奇
也

贈富室詩

杜清獻偶遇一富室款接甚厚一日富室訪公過午
留食慈羹麥飯怒而去公貽詩云慈療丹田麥療飢

慈羹麥飯兩相宜請君試上城頭望多少人家午未
炊其人得詩終身愧不敢見

太歲歲次

魏了翁師友雅言曰紀以蒼龍者為歲陽如甲午之
類以歲陰為龍集書太歲則歲陽書歲次則歲陰今
此義罕有能分別者如去年甲辰而人皆書歲次甲
辰今年乙巳而人或書太歲在乙巳又云蒼龍在乙
巳

會稽秦頌德碑

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頌德文在史記碑在秦望山之

東南何山宋會稽尉梁某嘗登山求之石存而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作古風記之樂清王龜齡册次韵見梅谿詩集

白練雀

鳥有拖白練南人呼練雀四月始來八月後不復見余嘗賦詩偶閱宋王質林泉結契凡五卷第一卷為山友辭首列拖白練序云身全白嘴微紅尾長尤鮮白聲清簡又有拖紅練通體深紅辭云拖白練拖白練蒼翠陰中玉一片翻枝倒葉露微茫風動樹鳴忽不見穿向北穿向南山藤野蔓何能纏嗚呼此友兮

可解顏溪山繚繞多林壑此下又有青菜子屈陸兒
蘄州兒山樂官雪錢子諸鳥其水友辭有紅鶴魚姑
魚燕子水鶯子魚鳥子寐早子諸鳥皆未經見質字
景文辨雪山山東鄆州人寓居興國軍故其所叙之
鳥有吳中所無者快讀一過真覺好鳥枝頭亦朋友
也

檜庭小藁

檜庭小藁宋丹陽葛君願起撰陳起選入江湖集陳
思兩宋名賢小集亦有之詩僅三十首而名句絡繹
如春懷詩寒留柳葉淒迷處春在梨花寂寞枝雨中

種松書塾鈔本

夢故山云倦客一杯愁頓減故鄉千里夢初成初春
感舊云雲橫楚峽縈新夢月冷吳波憶舊遊立馬醉
題花外驛聞鶯笑倚柳邊樓撒雪云風約雲邊停鶴
取水清月際舞霓裳和蘆洲劉子泉秋懷云一庭莎
艸蛩吟老萬里梅花鶴夢長秋寓都城云鴈拖暝色
橫秋塞鴉帶寒聲噪夕陽覽鏡云雅志擬睽高士傳
倦游慵入少年場小隱云是非每向靜中見悔吝多
從動處生疎櫺云桂寫月標格蘭傳秋典刑

魏文 昌韓斗南

潞安府志云壺關魏文昌本農夫得秘書于神祠習

之能隱形變化嘗有事被逮挾一瓦擲之縣廳及笞
瓦碎而體自若尋縮入瓶中呼之應而不出尹怒
碎其瓶再呼則片々皆應後尸解去又洞源縣志云
縣人韓斗南於石匣中得異書一卷皆丹書習之遂
能隱化縣令召而試之與一罈即縮入其中碎之無
形呼之片々皆應後莫知所終此二事與嘉興冷仙
絕相類

也氏女

余舊嘗夢二麗姝皆也氏也音彌也切此姓甚僻通
志氏族畧古今姓氏書俱云蕃姓今秦隴多此姓望

種松書塾鈔本

出晉昌趙郡案北堂書鈔載幽明錄云漢建武元年東萊人也姓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麴至索其酒飲竟去頃有人來云見三鬼酣醉于林中則漢時已有此姓但得之咸陟為異耳

筍泥

張考夫補農書按時趨功稍暇即筍泥謂以竹罾筍取河底泥以壅田地最肥且力永也筍字見元史河渠志宋毛元白珣吳門田家詩云竹罾兩、夾河泥近郭清渠此最肥載得滿船歸插種勝如賈販嶺南歸

河魷

河魷魚亦名河豚雖云河而出於江者實多吳人珍為水族上品江陰人嗜之貢師泰記云漁者取為羹味絕美用作鱠作鱠皆可余客江陰見魚出時居人爭買取無問肝卵腸胃雜食之更相餽遺比來松江其嗜之如江陰二州人最為善治河豚問之則問亦有死於是者魚有三種大者名青郎君小者名斑兒皆可食獨河豚載之傳記河豚又有三種淺黑無雜文者最佳褐色黑斑者次之文如點朱者有大毒其目睛脊魚血能立殺人必剗去之乙腴白如脂俗號

西施乳肝大類鳧雁者亦有毒然魚肥在此去之則
肉無味矣卵細如粟沃以酒經宿大如彈丸能脹人
腹至死食者皆棄之獨江陰競啖無雜色問之無他
法惟煮熟而已齊見玩齋集余客淮安見市中爭鬻之間以
充饑則未敢以身試也後遊江陰土俗洵如玩齋所
說卒不入口嘗有句云憑君莫話西施舌能比西湖
土鮓無嘗讀貢雲林和袁伯長食河鮓詩云荻芽清
軟芼薑菘腴腹披香玉乳同直死端為知味者平生
珍重雪堂翁可謂得觀頤之道雲林即玩齋之文也

林膚齋詩

林希逸字肅翁號虜齋又號竹溪福清人宋紹定進
士官至直寶謨閣詩文共六十卷名竹溪集其詩有
真味亦復排鼻徐朝奉挽歌詩云薤露曲薤露歌人
生如露可奈何如公九十鬢皤皤有子百世名不磨
排奸直氣貫羲娥教忠蜚奏金鸞坡制書內出特旨
褒魚躍白金緋染袍徑坂之門道日高葵藿園中翁
共哦諸孫玉立春至和生事以禮踰牲牢公從諸仙
遊爛柯送車千兩山之阿鴻章伐石質參軻百年似
此勝人多翁歸如脫兕悲號團團一散頃弓俄門人
從今廢蓼莪事親無足可奈何事親無足可奈何薤

種松書塾鈔本

露曲薤露歌此詩每句用韻首尾重押歌何二字中
忽入褒袍高牢號五字考禮部韻畧六豪係獨用不
與七歌八戈通不知膚齋此製名何體也或但摘一
袍字為訛踈矣他若郊行即事云野店相依門向背
村童對語岸東西草枯白見樵成徑木落紅隨葉入
溪色有淺深峯遠近影無長短樹高低眼前好句閑
收拾歸到書窓却自題真一幅好村落圖也

劉潛夫

劉潛夫克莊淳祐間除祕書令少監以不草史嵩之
詔被劾既復起為起官舍人又不肯草史宇之詔風

節凜然晚年禠職景定初乃為賈似道一出為工部
尚書君子惜焉余讀其南嶽詩藁即事云代耕豈若
收躬稼賜帛何如出自機湖海浪遊今已倦山林獨
往未全非又云身隱免貽千載笑書成猶要十年間
別教器之云東閣不遊緣有氣草堂未買為無貴其
心事可謂皎然謫罷時所作又送葉尚書奉初云笑
向故山猿鶴說古來晚節幾人全示兒詩云瓜芋村
連一畝宮閉門不復問窮通生羞奏技伶人裏死怕
標名狎客中講學有誰明太極吟詩無路和薰風身
今老矣空追悔但祝吾兒勿似翁偶賦云偶彈冠起

種松書塾鈔本

成何事徑拂衣歸自一奇則亦自悔之矣其以拂衣為奇又自以為善補過也奏技二句可作千古官箴但能念及死後名者皆未為真小人也

毛元白

柯山毛元白珮以詩鳴端平間所著吾竹小藁章不盈百李龔所謂采詩家得其一二如寶肆中犀壁雜于螺貝也有掩卷詩云盈箱積案欲何如誤盡蒼生半屬渠陸贄後誰無負學臯陶前是讀何書鑿開素朴惟三畫斷碎真淳遂五車安得六經行世外民風盡返結繩初和張梅深云幾踏槐花角寸長擔簦羞

作老來忙立身早慕千層塔閱世今知百戲場從辟
穀來惟嗜酒自栽梅後不燒香人生應為青衫急亦
有秋容可製裳咏桂云天上分來種異常年、花占
菊前黃堆將龍麝應難敵隅畫屏惟亦透香此日且
饒秋富貴全家疑在月中央明朝酒醒風吹畫贏得
黃金滿步廊

龍門

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蓋河津一名
龍門兩旁有山魚集其間上則為龍否則暴腮點額
其魚或言鯉或言鮪或言鱣大抵皆巨鱗也唐韵集

種松書塾鈔本

韻皆云不得上點額流血水為丹色悲乎難至此乎
陸農師曰善為魚者不求為龍望龍門輒逝故無暴
腮點額之患然則非龍門能難魚魚自難也

過夏雜錄卷四

海寧周廣業

京師

京師之名始見於詩公劉篇鄭箋据爾雅釋邱云絕高爲之京毛傳以爲是乃大衆所宜居之地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又穀梁傳曰民所聚曰都故秦漢通謂之都班固賦東都西都是也至晉避宣帝諱遂稱京都江左或稱京輦京邑唐以來分道行省則單舉京或都而臣庶推首善地必曰京師

種松書塾鈔本

。京師古燕薊地也禮樂記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
史記周本紀作封堯之後於薊其地爲今之畿縣張
茂節大興縣志曰大興於秦爲薊縣以城西北隅有
薊邱也燕在春秋有二其一爲伯儻之後姞姓國在
鄭衛之間時號南燕水經注所云有北燕故以南氏
者也都昨漢東郡燕一爲召公之後春秋襄二十九
年齊高止出奔北燕穀梁傳曰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范甯謂時但有言燕者故傳解之史記燕世家周成
王封召公於北燕是也其始都之地不可攷惟裴駟
注史引世本云春秋時桓侯徙臨易宋忠注今河間

易縣此則今之易州燕桓侯乃當魯莊公初年也薊
 國春秋無聞燕之徙都薊亦不知在何年杜預注左
 傳襄二十九年北燕曰燕國薊縣鄭樵通志都邑略
 云北燕都薊注云幽州治元遼史地理志析津縣本
 晉薊縣改薊北縣開泰元年更名汪克寬胡傳纂
 疏云國在今大都路大興縣古燕城則遷都在魯襄
 前可知攷春秋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通志謂山戎
 都薊注今薊州治漁陽注又云北狄也號無終子案
左傳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
無終及羣狄于太原乃今山汪克寬亦云薊州今大
西太原府陽高地鄭氏誤也
 都路大興縣史記燕世家莊公二十七年山戎來侵

種松書塾鈔本

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

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共貢天子齊世家山戎

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水經注齊履北

曰舊說無棣在據此推之則魯莊時薊國已為山戎

所有而自見伐於齊之後山戎不復見於經穀梁傳

山戎為燕辟地又左傳僖十年齊侯許男伐意不久

為燕所滅故燕得而都之漢書地理志廣陽國薊縣

注故燕國召公所封莽曰伐戎伐戎之名當由此也

戰國時燕在七雄之列韓非子曰燕惠王以河為境

以薊為國蘇秦說燕文侯稱東有朝鮮遼東東北有

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方城二千
餘里地理志燕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
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
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則皆就薊
言之也秦置郡縣薊仍舊名項羽封臧荼為燕王都
此東漢幽州刺史治魏因之屬范陽縣歷代沿革詳
於史志至遼始建 帝都方石晉之割燕雲十六州
也在天福元年遼陞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在會同五
年後又改析津府屬燕京宋初僅得永清一縣置霸
州宣和中得之旋入于金金之徙都也改大興府號

大都元初為燕京路至元元年改中都九年改大都

二十一年置大都路總管領六縣十州詳大興縣志括蒼

周權有京都詩曰水入金河灩玉虹填街車馬擁塵

紅九重天近風雲壯萬雉城高鼓角雄花底催朝官

佩列酒邊聽曲綺羅叢太平光景春臺藥物薰陶

聖化中此山當時勝概略可想見

朝定鼎神京

皇基 億載體元立制星共

辰 居若欲雍容揄揚雖班張嘉頌尚恐十分未舉其一

端也

舊燕城

明一統志載舊燕城在順天府西南遼金故都也遼史云晉高祖以遼有援立之勞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為南京又曰燕京方三十六里有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金史云天德三年命張浩等增廣燕城門十三東曰施仁宣曜陽春南曰景風豐宜端禮西曰麗澤顯華彰義北曰會城通元崇智光泰又曰薊邱在舊燕城西北隅即古薊門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存二十一阜旁多林木蒨鬱蒼翠為京師

種松書燕欽本

八景之一名曰薊門煙樹又東南隅有銅馬門即古薊城門城有十門此其一也昔慕容雋得奇馬鑄銅像之置之東掖後人因以名門余齷齪旅寓未遑一訪其處閱虞集道園集古錄有遊長春宮詩序云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東北大遷民實之燕城廢唯浮屠老子之宮得不毀迄今二十餘年京師人物日滋阜而歲時遊觀尤以故城為盛獨長春宮壓城西北隅幽迥元契游者罕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于臨眺往々得意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表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

得登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据之勢瞭然几席間矣
然則舊燕城在元世固為遊眺之地而明人集中已
鮮及之何也

京城

京城元大都城故趾也明正統四年重築周廻四十
里環城濬池有九門正南曰正陽南之左曰右
曰宣武北之東曰安定西曰德勝東之東北曰東直
南曰朝陽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成蓋永樂肇建時
但作郊廟宮殿未暇及城池至是命太監阮安董其
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倍搽而用之既成建安楊

種松書塾鈔本

少師南郡楊少保偕諸學士登正陽門樓縱觀南郡
公有都城覽勝詩和者成集見東里續集

太學石鼓

國子監建自元世祖至元六年明初為北平府學永
樂元年改北平布政使為順天府因以府學為國子
監 文廟戟門內左右列石鼓十形似鼓而頂微圓
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遷置鳳翔縣學孔子廟而
亡其二宋皇祐中向傳師購得之大觀中徙開封置
辟雍靖康末金人取歸燕置大興府文廟元大德十
一年虞集為大都路教授移置今所為京師第一古

物元至元中潘迪作音訓今勒碑其旁時惟第二鼓
最完好今所存者大率與馬驢繹史所載相合馬云
第一鼓共七十六字連重文下同今全闕者五字半闕者
三字餘皆可辨識第二鼓共六十八字今全闕者十
五字半闕者十二字稍見者三字第三鼓共七十四
字今全闕者七字半闕者六字稍見者一字第四鼓
共七十二字今全闕者二十一字半闕者十五字稍
見者四字第五鼓共六十九字今全闕者四十六字
半闕者二字稍見者七字第六鼓五季之亂散落民
間穴室以為囿即向傳師所得者也每行僅存四字

種松書塾鈔本

其上皆闕二三字完者四十字半闕者四字第七鼓
共六十二字今完者四字半闕者三字稍見者一字
第八鼓磨滅無文第九鼓共八十一字今全闕者二
十四字半闕者七字第十鼓共七十三字今只半闕
者六字而已 是鼓說者非一詳載日下舊聞石鼓
考有目為宣王鼓者唐韋應物韓退之蘓子瞻諸賢
是也有目為成王鼓者董道程泰之諸賢是也有目
為秦鼓者夾漈鄭漁仲是也後人各左右袒獨荏平
馬子鄉定國以為後周宇文氏物王厚之復齋碑錄
都穆金薤琅琳趙岵石墨鐫華都詆訾之竹垞亦謂

為僖父之言以廣平心論之成王及秦固屬影響即
宣王亦祇以襲用車攻他無古據夫十鼓為物既鉅
非若鼎卣尊敦可藏篋櫝岐陽陳倉又非深山邃谷
人跡不到之地許叔重說文搜集籀文不及此鼓酈
道元注水經誌銘牌板纖悉必錄豈有史籀真蹟顯
在目前反行脫漏且自唐初逆溯至宣王千餘年謂
竟無一識字者物色及此恐無是理是事當以馬說
為是也金史文藝傳馬定國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
引據甚明惜全文不傳焦氏筆乘為申其說云北史
蘇綽傳周文帝為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

種松書塾鈔本

廟羣臣畢至命綽為大誥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時所造無疑文既倣書則詩體倣雅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證也况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惟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為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為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札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偽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

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
始皇刻石前此未聞則刻石當斷自始皇為始韓韋
臆度之語要不足據弱侯斯論可謂暢矣而於宇文
氏西狩立石之事尚有未盡北史周文紀既載魏文
帝大統十一年十月大閱於白水遂西狩岐陽矣後
周書又載大統十三年冬太祖奉魏帝西狩於岐陽
北史訛作咸陽十四年夏五月進授太祖太師奉魏太子巡
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北史無登隴刻石紀事下安
陽北史無三字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北史訛將東趨五
原至蒲川北史聞魏帝不豫遂還此非西狩及刻石

種松書塾錄本

之明徵乎然愚以為此鼓當作於武帝時何也以文
有嗣王嗣者魏明元帝諱也雖在七世之外猶當避
之魏避嗣而北史高祖紀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
於岐陽十二月車駕至自岐陽後周書以為壬午日
也是年十月甲戌朔十一月為甲辰朔越十有四日
丁巳逆計至十月二十三日為丙申與鼓文日惟丙
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迎為啓行之期適合
又是年七月亢旱而其詞有我來自東薄薄靈雨奔
流迸湧盈灑隰據古文苑是旱後得雨而喜也又
是年九月南寧州遣使貢滇馬及蜀鎧而此鋪文張

馬力最多武帝初即位故稱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来攸止其曰公謂大来余及如兹邑曷不余及者公當是晉公護或紀國公康魯贊之類乃陪從之人也又曰有謀有始周爰止於是者孝閔帝嗣位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爲周公及受禪遂以爲有天下之號故稱周爰止於是也詩詞襲車攻故用小序宣王復古之言而曰振振復古其寔小雅諸什從未有章十五句多至二十句如此鼓者猶大誥及受魏禪諸誥雖雜取尚書成篇不可即謂之尚書也夫其取詩於雅取字於籀取器於鼓本刻意以摹古而

後人果以古目之蘇勗李嗣真輩乃為其所愚而不
知也至其稱名通曰石鼓文或曰獵碣案章懷注後
漢書鄧騭傳元之災云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
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今岐州石鼓銘
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稱石鼓銘最為確當魏
書孝武紀景明三年冬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
五十步羣臣勒銘于射所北史魏文成紀和平三年
春幸信都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文帝仰射鸞弧發
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此
元魏刻銘之証周受魏禪而仍其制理有固然况此

十章言射者固居其四乎陸友仁稱景明碑詞有慨
岐陽之末訓及有彼岐陽語蓋以此地為累代閔武
狩獵之所時已遷都故閔武鄴南而追述祖宗之事
著之于銘陸氏据此是魏事遂謂鼓非宇文物疎矣
今宜正其稱曰後周武帝石鼓銘其甲乙次第繹史
據施宿所定與音訓小不同舊讀古文苑嘗參校諸
書略為更定古文苑第六鼓當依嘉定孫氏作第一
鼓為除道第九鼓當依薛尚功作第二為夙駕第一
鼓當依鄭漁仲作第三為簡車馬第三鼓亦依鄭作
第四為選徒射獵第十鼓當作第五為誓社第八當

作第六為肄武第三當作第七為田畢數獲第二作
第八為觀漁第七當依鄭作第九為克大庖第五當
作第十為順流而歸如此按時考事庶有可據又何
事取証于秦權問形于蚪蚪之紛：哉馬子卿自號
齋堂先生宋溫彥威使三京嘗得其文詳姚氏殘語
元氏中洲集中明季長洲韓隱君洽字君望作石鼓
歌極闢此鼓非籀所作夫以石鼓銘為史籀作者特
以我車既攻等語為宣王詩耳偽詩說遂謂車工宣
王大閱于東郊諸侯畢會史籀美之吉日宣王田獵
復古史籀美之二章既皆史籀作何鏡于石者又異

其詞乎此又傳會之傳會者矣

楊升菴論石鼓詆歐陽文忠為師心獨見又謂其不
讀書因作九可證今觀之亦甚疎淺其一曰後周吏
部侍郎蘇勗云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
籀之跡近在關中二曰章懷注漢書鄧騭傳元之之
災引岐陽鼓石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三曰高宗時
李嗣真書後品云蒼頡造書鬼哭凜々史籀堙滅陳
倉籍甚四曰開元中張懷瓘書斷云籀文者周太史
史籀所作其跡有石鼓文今在陳倉縣李斯小篆兼
採其意五曰徐浩古跡記云史籀石鼓李斯嶧山會

種松書塾鈔本

稽碑崔子玉篆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並為曠絕
六曰杜工部贈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
訛七曰韋應物石鼓歌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
功兮煒煌兮喘息逶迤相札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
作八曰至德中竇泉述書賦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
有蔡邕後世師之又曰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壽而保
傳其弟蒙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府城南有周
宣王獵碣十枚上篆文今見打本其九即韓昌黎石
鼓歌據所臚列正歐陽公所云唐人始盛稱之者也
何煩覩縷耶元和縣志云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

里許形如鼓數之十蓋記周宣王畋獵事唐貞觀中
吏部侍郎蘇勗記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歷代
記地理者不存紀錄尤可嘆惜復齋碑錄云唐自貞
觀以來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泉竇蒙徐浩皆以為
史籀筆蹟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皆有墨妙之稱則
勗叙記明在貞觀間升菴乃指為後周人啟口便欲
欺世即所謂虞褚稱妙者亦無確據率更作藝文類
聚于巧藝部但載漢書元帝善史書小注應劭曰周
宣王太史公籀所作大篆不及此鼓永興書鈔亦無
之况前此宣王至隋幾千餘年陳倉並非僻地竟無

一識字者物色及此安得有是理也蓋唐以詩賦取士耳學之士務取新奇不究出處郢書燕說難盡為憑文忠之所以深致疑也有謂邳公綽為勗之祖不應不知其祖之所作佺說順此又有辨綽卒于大統十三年而此石刻于武帝綽安能預製此文特勗倡為此言後人隨聲和之耳瞿耆年籀史云篆書行筆當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今位置窘澁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又曰以器款惟字叅古刻惟河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斷非史籀跡

此以其字辨之也余不知書視其文除襲用車攻吉日外句字支湊詞義淺陋如云君子爰獵爰獵爰遊鹿鹿速：君子之求又鯉鯉處之君子漁之謂之君子而躬親逐鹿捕魚亦豈復三代人語耶使信周商調曲云鄴宮既會諸侯于是朝岐陽或將淮夷自此平皆用成王事以比孝武帝又祀園丘歌首篇昭夏曰重陽禋祀大報天丙午封壇肅且園又宇文氏日用丙之證也其時工書者有崔浩王褒即曲藝如龔儁之特工模寫黎季明之篆楷兼精趙文淵之牌榜莫逮皆足踵武籀文安在此鼓必出于三代乎升菴

種松書塾鈔本

不事詳考惟恃口辯丹鉛錄既云秦鼓本集又自云
從李賓之得唐拓本凡七百有二字較覽古集古所
載其字較倍穿鑿附會竹垞翁論之甚備茲不具錄
焉 右所論祇據其年代不嫌深考若夫字畫之秀
勁妍美寔有虹伸結絡瓊樹雜披之妙余來京師甲
辰閏三月朔即往視之時有木欄護之未能審諦乙
巳二月復往始得快觀摩杪再四恨未得拓本攜歸
作鎮家寶也

古文苑第四鼓有六馬字章樵注六馬天子所駕夫
六駕始于秦宣王時焉得六海盜張芑堂作釋存

余為指出芭堂乃檢元榻本以為實非六字也

潘廸字愜山其作音訓時方為司業而祭酒則歐陽圭齋博士則黃晉卿也北宋榻本有彭城錢達釋文祇据薛尚功一家故自以為未備

辟雍

聖天子稽古右文化成久道以國學久未有辟雍

特詔創建于彝倫堂之南濬泉構屋乾隆五十年乙巳春告成大厦耽之規天矩地橋門四達節觀順鄉二月六日上丁

皇帝乃整法輿詣

文廟

躬行

臨幸

講四

今

盛

釋奠禮遂

雍宮羣臣侍

方文學之士莫不矩步雍容園橋伏聽洵古

之曠舉

世之隆軌也臣草茅固陋莫罄頌揚又旅次乏書不

能深考謹述周漢舊聞以備考證焉

辟雍天子教宮也周以前未聞蓋自文王創之迨後

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其字本

作辟廱詩靈臺篇於樂辟廱禮王制天子曰辟廱陸

德明釋文辟音壁許謙詩集傳名物鈔何楷詩經世
本古義並云辟通作壁三輔黃圖亦作壁靡許慎說
文靡從广難聲亦作難詩振鷺篇於彼西難先儒皆
以為辟靡而周禮注引逸詩亦曰有昭辟難有賢類
宮難與雍通尚書雍州爾雅作難州是也至尚書大
傳舟張辟雍始作雍白虎通東都賦等並同唐元度
新加九經字樣云靡正雍俗今經典相承辟靡用上
字雍州名用下字則知經典之外二字通用久矣其
命名之義詩靈臺毛傳曰水旋邱如壁曰辟靡以節
觀者孔穎達正義曰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

種松書塾鈔本

內有地也猶如壁然水下而地高故以邱言之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泮水篇鄭箋曰辟廡者築土壘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者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樂禮宣教化也辟者壁也象壁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之壁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頽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于壁何以知

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水也詩言思樂泮水
薄采其芣詩訓曰水圓如璧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
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
天地以班教令流轉天道周而復始又三輔決錄曰
曰辟雍水四面周於外象四海也蔡邕獨斷曰天子
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數說大致相同
漢以來皆主之又鄭氏注王制曰璧明也靡和也所
以明和天下孔穎達正義因之謂於此學中習學道
藝欲使天下之人為皆明達諧和也此與詩箋疏異
然杜佑通典兩存之歸崇敬字正嘗論之曰以制言

種松書塾鈔本

之壅水環繞如壁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則其
理未始不足矣莊子曰文王有辟靡之樂戴埴履璞
謂其舉歷代樂名自黃帝至湯武而中言文王則是
以辟靡為天子學非也詩固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其鎬京辟靡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必有所
據朱子謂蘓氏引莊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亦以辟
靡為樂名此一說也魯詩解辟靡文王宮名也戴侗
六書故舅駟曰按譙周云成王作辟上宮周器之銘
多有曰王在豳上宮者辟雍蓋二宮名也古鼎銘又
曰惟三月初吉王在和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

辟宮獻工錫章雖和也和宮殆靡宮之異名歟廣案
單言辟者左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在莊二是
惠王時東京亦有辟以陳樂不心辟雍也單言雍則
漢時三雍宮皆指辟雍謂之宮可也分為二不可也
又陳耀文經典稽疑胡致堂云於樂辟靡辟君也靡
和也鎬京辟靡義同有聲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
鎬京辟靡則辟為君無疑此數說可備多識非正解
也

右辟雍名義

古制最詳於明堂而辟雍書闕有間說者因合明堂

種松書塾鈔本

廟學為一大戴禮盛德篇明堂九室一室四戶八牖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土上圓下方其外水曰
名辟雍典據通錄禮統曰辟雍圓如壁壑以水內如覆外
如偃盤觀玉蔡邕明堂議曰人君南面故以明堂為
名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則之貌則
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取其尊崇曰
太室取其堂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其四
面周水圓如壁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寔一也又月
令記曰明堂上通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辰象日辰
也水同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

此水也名曰辟雍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
徑二百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
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
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
十六宮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黃鐘九九之寔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七宿之象也
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邑以象五行外廣二十
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素准晉正
論非之曰宗廟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于中

說文天子辟廡人鬼慢躓非其理也祭天子人鬼之室非
 饗射也王者五廟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
 其處也景文通典亦曰王制曰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眾多非所能容也詩中正義宋
 集景文通典亦曰王制曰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下節即云天子曰辟廡是學不與明堂同為一
 物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
 為聽辨之所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也王應麟玉海引
 唐會要云永徽二年七月二日詔議明位堂詳定辟
 辟雍制度三年六月有司奏辟雍案大戴禮無水廣
 內經徑之說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

黃圖云水廣四周與邕不異仍云水外周隄東京賦
造舟為梁禮記明堂陰陽錄水左旋以象天今請減
為二十四步造舟為梁其外周以圓隄并取陰陽水
行左旋之制後以制度未定而止廣案明堂之非即
宗廟信矣然鄭康成注玉藻聽於朔南門外云天子
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又注考工記匠人云或舉宗
廟謂夏后室或舉王寢謂殷人或舉明堂謂周人互言
之以明其同制則因同制而并謂其同事又因宗祀
而謂之廟亦其理也夫明堂廟寢既皆同制即辟雍
不容獨異漢時明堂辟雍靈臺地並相接時以三宮三朝

種松書塾鈔本

並稱且直曰三雍是就雍之以水言之其制之同更可知矣蓋辟雍之為制寔始於黃帝明堂亦謂之漢公玉帶所上圖有云一殿通水水圍宮垣者是也故後言辟雍者往往於明堂連言之更不復專詳辟雍制度如禮道元水經注釋廡字云四方有水曰廡其所言辟雍皆明堂之辟雍也後詳惟不專詳辟雍考訂殊難宋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時議謂明堂辟雍制制無定文自漢迄晉葉之能辨唐高宗永徽二年議建明堂辟雍有司亦大言戴禮及前代說辟廡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水外

周隄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禮記明堂陰陽錄
 水旋以象天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手濶請改為二十
 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以周
 圓隄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其後卒以諸儒紛競
 不定而止以此故也然辟雍之為太學王制既有明
 文鄭康成亦謂太學即辟雍也與靈臺同在西郊詩見
 正義通典辟雍注引崔靈恩曰學制有二一云制學與
 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在一基之上四方堂則其以方
 名學蓋即大戴東學西中央堂謂之太學一云凡立
 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餘並以方名之

種松書塾錄

在國中謂之太學一云凡立學故鄭注祭義曰周有
 四郊之虞庠謂四由前說言之益足証辟雍與明堂
 同制矣但太學稱名又復不一陸氏禮象據大戴謂
 周太學五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南為成均北為上庠
 而辟雍居中四門四橋通於四方陳祥道禮書則為
 太學三辟雍居中即成均左右輔以東序瞽宗即東
 膠西學並建一邱之士上夫成均本五帝學名董仲舒說
 周立此宮見文王世子注一學明矣文王世子上一處可例推
 成均所教國子專以樂事均訓調樂師調其聲大樂
 正受其成故曰成均是專以教樂得名辟雍之立白

續修四庫全書第 30 版反內

辟宮虎通及五經異義皆云所以行禮樂宣德化合
諸薛綜文選注大合樂饗之說則成均辟雍非即成
均乎朱子曰辟雍為大射行禮之處類宮為諸侯鄉
射之處故振鷺西雍說者以雍為澤蓋即旋邱之水
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案射義澤取擇士之義天子
將祭先習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鄭於澤但云宮名
射宮無釋而儀禮鄉飲射禮射不主皮注則云凡祭
取餘獲陳于澤宮謂射得禽獸然後卿大夫相與射而取
之又云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至注於郊則問中
以旗獲云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太學王制太學在郊

又樂記散軍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注云郊射為射宮于郊右左東學右西學也然則大射行禮斷宜在射宮而不在澤宮不當牽合旋邱之水以為水說况東京賦詳言合射辟廱又言天子徐至於射宮注家明以辟雍為射宮乎竊嘗論之周備四代之學而惟辟雍為本朝之學衆學以分教王子群侯世子卿大夫之子國之俊秀而辟雍則唯天子視學始合樂于此饗射選士於此視學必在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舍聲之時時則衆學士畢至所謂大合衆以事也平時學士各居其學以肄業不敢居辟雍諸侯之

辟類宮亦然故惟魯蒞止而後小大後公從平時則
在米廩序瞽宗而已鄭人遊於鄉校其非類宮可亦
知惟非學士常居之地故禮經言辟雍者絕少然則
成均瞽宗上庠東序寔皆即一辟雍而分言之若冠
以摠名則但曰辟雍此王制所以言天子曰辟廱也
說禮者偶未見及此耳

右辟雍制度

靈臺詩序云民始附也以作於追王之後故稱文王
為王據竹書紀年周作辟雍在帝辛三十七年時文
王在位四十八年前二年自程遷豐後三年作靈臺

靈臺靈沼孟子謂當日之民相與樂奉之辟雍亦祇
隨事立名如公劉之徹田為糧古公之臯門有仇非
有意為子孫傳世之計也且以卑服即田之主爰始
度築其制亦必不盡如漢儒所說及近所傳詩傳圖
禮器圖所有但四周有水耳思齊篇雖雖在宮箋云
宮謂辟廱宮也羣臣佐文王養老則尚和又云文王
之在辟廱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
藝無無射才者亦得居于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
大振鷺毛傳曰雖澤也韓詩薛君章句曰西雖文王
之雖雍也詩地里攷曰言文王之時辟廱學士皆潔

白之人也又王氏曰辟廱有水鷺之所集也詩集傳名

物鈔曰朱子云先儒皆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雖禮

王制正義引熊氏曰文王之時猶從殷禮辟雍在大

學在西郊見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注

在國中王宮之東鄭于小學在公三輔黃圖曰周文

王辟在長安廱西北四十里亦曰辟壁廱如壁之圓

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靈臺亦在長安西北四十

里是臺與辟雍同處漢世遺址尚存而左秦穆公舍

晉惠公於靈臺相注杜以為周之故臺所以抗絕令

不得通外內在僖十年其壅水猶可想見不特四方而

種松書壅錄本

高也黃圖又言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
 長安二十里囿沼不應與臺懸隔疑有訛字鄭康成
 謂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又駁異義云於臺下為
 囿沼並見詩然則沼方而池圓與辟雍相左右明矣
 魏王泰括地志云辟雍靈沼今志無復處惟靈臺孤
 立程泰之雍錄云文王都豐在今鄆縣豐水之西豐
 宮靈臺靈沼靈囿皆在其地

右文王辟雍

文王有聲篇鎬京辟廱傳云武王作邑於鎬京竹書
三十二年西伯命世子發築鎬帝辛箋云武王于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

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無不歸服者夫但曰行辟雍
靡之禮則別建與否不可知也羣經所說太學成均
膠庠又皆無辟雍明文史記封禪書稱豐鎬有天子
辟池索隱云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正義云周文武豐
鎬皆置辟雍故秦立祠案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
豐水之東此豐鎬辟池則未知為文之池歟武之池
歟三輔黃圖亦不及唯詩地里攷載戴氏曰到武王
都鎬京為四方來朝者豐不足以容之先作辟雍以
以養人才張氏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辟雍之在
鎬京武王之學今之學者皆據之

右武王辟雍

漢書祀郊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頌宮玉海曰此在成王時

右成王辟雍

漢辟雍莫盛於永平而其定昉于西京武帝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武帝時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者宮三

雍者辟雍明堂靈臺也三宮皆壅以水故名應劭曰

言天地君臣亦謂之三朝詳其樂今亡或曰即儀禮

大射禮所奏新宮也藝文苑志有河間獻王對上下

三雍宮三篇後漢張純稱有河間古辟雍記即此篇

也詳後蓋河間多得古書因武帝問三雍制度而據古
記以對與獻雅樂是二事三輔黃圖曰漢辟廱在長
安西北七里漢書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帝武對之
三雍宮即此謂武帝對之誤矣又案史記封禪書但
言武帝立明堂無立辟雍明文唯漢書兒寬傳云上
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陛下發憤合指天地
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師古注知當時辟雍與明
堂同處此明堂之辟雍且不在長安水經注汶水條
蔡邕說正如此載漢武帝封泰山欲治明堂於奉高濟南公玉帶上
黃帝明堂圖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于汶上如帶圖

種松書塾鈔本

也古引水為壁雍處基瀆存焉世謂此水為石汶其
是其證也又漢書禮樂志成曰帝時號為帝郡於水
濱得石磬十六枚議者以為譴祥劉向因說上宜興
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
化天下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
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平帝即位王
莽為宰衡元始四年遂興辟雍五年詔曰劉歆等受先帝遺詔中堂辟雍令漢與文王靈臺周
公作洛同符于時典籍散亡士罕稽古故劉歆移書
太常博士云學者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
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

雍

幽冥而莫知其原也及既立辟雍明堂大朝諸侯徵
蕭由子望之為大鴻臚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
辟雍為博士舍三十區為會市接列槐樹數百行諸
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
雍雍揖讓論議樹下侃侃閭閻水經注曰渭水東逕
長安縣南又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為辟雍處在鼎路
門東南七里其制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室四嚮五室
堂北三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王應麟
玉海郊視門祀引隋宇文愷議曰元始四年八月起明
堂辟雍長安城西門一殿垣四面八觀水外周隄壤

高四尺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
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親扶
三老五更因班時令宣恩澤

右西漢辟雍

光武帝改都洛陽建武五年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
豆干戚之容備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其中既
洋洋美觀矣即位之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
人足太尉趙意上言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中元
元二之間初建明堂起靈臺立辟雍明帝即位親行
其禮永平二年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

臨饗注三朝明堂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

初行大射令月吉日元月復踐辟雍尊事三事老兄

事五更時天子冠通天依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

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

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

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

萬計八年又臨辟雍以上見漢書帝紀儒林傳及續志禮樂志漢宮儀曰

明堂四面起土作澗上作橋澗中無水辟雍四門外

有水以節觀者掘此則明堂辟雍門外皆有橋觀者

在水外明堂去年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

種松書塾錄本

厥厯明堂廼至郊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

雍從北門入至禮殿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

萬舞於庭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焉漢志及後

漢書先是建武二十六年議禘祫禮大司空杜陵張

純字伯仁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

者也乃案七經驗也明堂圖間古辟雍記注河間獻

對對三雍宮有考武太山明堂制度又得武帝時公

玉帶黃帝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謂之昆欲具奏之未上會

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議而純議

辟同上乃許之又博士士曹充通侯字叔持慶氏禮亦受詔
議立七廟三雍大射奉老禮儀又召拜承宮為博士
而仗恭拜司空又諸王來令辟雍潁川太守任延亦
召會辟雍並後漢書蓋創興于世祖恢顯拓于顯宗然後
觀海流道德之富也班固東都賦云永平之際重熙
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
鑠揚世廟正予樂又辟雍詩云乃流辟雍辟雍湯湯
聖王涖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
孝友光明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政頌常複廟
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節造澗舫清池惟

種松書塾鈔本

水決之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

決

相觀祲祈禱禳灾李尤辟雍賦云辟雍巖巖規矩圓
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方湯湯造舟為梁神聖班
德因斯以匡又銘曰明王所建方中國外清流四通
滌蕩濁穢其後順帝陽嘉二年靈帝熹平六年俱
臨幸辟雍此其大略也其制又有所謂側字何休注
公羊以人為蓄蓄云蓄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
威儀今太學辟雍有側字是也在昭二水經注穀水
條云自樂里道屈而東至陽渠水又東逕平昌門南
故平門也即平又逕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年立尋

其基楨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以與蔡邕月令章句

同故引水于其下為辟雍也蓋即漢官儀所謂墜太學有漢石

經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案通

武帝太始六年惠帝元康五年二行鄉事於其碑中

折但世代不同物有停敗石經漫缺存半毀幾駕言

永思諒用懋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

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毀焚二學尚髣髴

前基矣

右東漢辟雍

案辟雍之制在漢為詳矣自後魏明帝晉武帝皆嘗

種松書塾欽本

舉昭雍之禮王廙王沉等為之頌故水經注稱東京國子太學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太始二年立而徐陵辟雍頌有曰晉雍大啟王廙逞其詞至甘露間遂以賦詩稽留奏免侍中和道尚書陳騫等殊失讚禮講德之意且火率惑于更老之說反致天子頌教之地名寔不應始漢明帝既立辟雍欲毀太學以太尉趙憙言得以兼存然太學自是日就頽廢順帝永建六年重加修繕增置博士而辟雍諸儒則以時會故桓帝元嘉初詔云儒生汝南湖胡憲陳留恭幸爽或六十以下常以月朔會辟雍垂白安貧因試補

卽至晉魏以來則專重太學矣唐高宗永徽二年議
立明堂辟雍不果武后證聖間重造明堂惟于其下
圍繞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至大曆八年太子欲臨
國學行齒冑禮國子司業歸崇敬建議曰古天子學
曰辟雍在禮為澤宮此朱子說所由本已詳前故前世或曰璧池
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
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
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監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
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國子監為辟雍省以悞
於改作議格不行見唐書唐宗徽宗宗寧元年所創辟雍

種松書塾鈔本

外圓內方為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增生徒共三千
八百人內上舍二百人內舍生六百教養於太學
外舍生三千人教養于辟雍太學之不率教之辟者
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而辟雍別設司業丞各
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十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
所見王標燕當時謂之三舍法三年駕幸太學遂幸
辟雍大觀二年御製辟記雍其移不率教于辟雍尤違
古意皆不足據餘詳文獻通考冊府元龜聶氏三禮
圖諸書可考而知也

國學槐

一多二一、丹、絲、作、日、五、全、百、步、2、片、上、夕

國學藝倫堂元崇元閣遺址也吳澄有記庭中老槐
許魯齋所植乾隆辛未復榮今尚存旁發三葉滋茂
為五百餘年物時許蓋為大司成也嘗論植物甚微
亦知託人以不朽朽如韓昌黎刺潮州嘗手植椽于
書堂後人名為韓木明萬歷初郭青螺守潮與僚佐
博士摩抄而嘆曰椽也百千年猶韓推之而上之為
孔子手植檜子貢手植楷聖賢遺澤固宜壽永神明矣
更推而上為召伯棠括地志云召伯廟在洛州安壽
安縣西北五里召伯訟聽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
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上爾

種松書塾錄本

翼詩地里攷宋王存九域志云召伯甘棠在陝州府
里攷並引之署西南隅此出于傳記或是移設古蹟後遇同年毛
君郁言在河南陝州親之見直上無枝葉狀如舊棋
杆而皮理堅緻爪指不能入其旁即召公廟土人呼
召公棠陝州亦載之此樹出于周初當無古于此者
焦氏易林曰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
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可想見
當時蔽芾景象又陝西華陰縣華山廟有青牛樹相
傳老子出關時嘗繫青牛于此亦無枝葉質堅如石
而色常青家兄嘗客秦見之為余言任昉述異記又

載曲阜古城顏回墓上石楠樹二株可三四十圍土
人言顏子手植

雲摩將軍碑

國學文丞相祠東壁嵌二石礎為唐天寶間雲摩將
軍李秀碑北海太守李邕書也邕所書雲摩碑有二
一為李思訓秦人一李秀范陽人今世所傳搨本皆
秦州碑也范陽為今良鄉縣地其碑久斷裂不知何
時為學博士某劉斲為四柱礎明嘉靖間重修學宮
或見之以告宛平令李蔭蔭即寓書良鄉令輿致之
嵌齋壁中名其齋曰古墨一時賦詩歌咏之越若干

種松書塾鈔本

年京兆少君尹王惟儉移入署中其後莫知所在

國朝康熙二十一年鄉先輩石門吳公涵為順天

府丞訪求久之僅得二礎恐其遂湮沒也特移置

府學文相祠而詳記顛末于石礎圓經一尺許字多

漫灼然可見者南一礎十二字書益乞議者數見召

義修四厚北一礎女利靜大正文山大舉之碑式先

公施及我公克廣爾祖水隴凡二十四字乙巳五月

六日與沈君廷龍同觀案金石錄李琇碑李邕行書丹

鉛錄謂在蒲城縣久斷裂正德中劉達夫御史謫蒲

城以簿訪出錮以鐵索復為完物與此不同書影載

李蔭于署中握地得柱礎六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
存故唐鑿^三字亦與吳記不合此碑槩本鮑綠飲有之
余亦嘗觀焉

金石經

明一統志石經碑文在順天府舊燕城南金國子學
碑二上刻春秋禮記文今磨滅不完此石經不知何
時所刻惜未得見若房山縣石經山洞中所刻佛經
三十餘處亦多毀踣惟般若序品存吾衍學古編載
石鼓在燕都舊城文廟今國子監蓋金源盛時燕京
頗盛文物後石鼓移大都而石經不甚顯當力訪之

種松書堂鈔本

元題名碑

進士有登科記同年錄肇於唐盛於宋當時皆嘗鏤板今所傳者獨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寶祐四年登科錄則以紫陽文公山二公皆為不朽之人故也其題名則刻石於相興國寺兩等至元世刻錄如宋而題名有記且碑于名于太學視宋增重矣楊士奇東里文集有書元首科程文云元延祐祐乙卯廷試錄一冊左右榜總五十六人是錄所刊對策凡四卷五十有三人先待制之文在焉而五十六人家狀及其初授官悉具此板行之錄也又書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云

辟右元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蓋先待制登第之歲也此碑趙文敏公所書刻石在北京國子監此本故大學士胡文穆公所惠者此石刻之記也案延祐二年為元設科取士之始時張起巖為狀元東里所稱待時則楊名景行後官至翰林待制者也首科如此則其後十數科皆有碑可知朱氏曰下舊聞載國學題名碑起明永樂而無元碑惟吳青壇述異記云新安吳榜香為大司成時於啟聖祠土中得元題名碑三俱至正年所刊皆有正副榜可見元人制舉之法王文安池北隅偶談則云元舊碑甚多為學胥所匿

當歲大比。方郡縣誣於盜士之流徒與客遊。○
○議者。設科本以待士而限貫。使不得自見非
廣求賢之道也。乃行前代寓試之法。許在京官。吏
各舉其人。貢郡府移春額官視元籍而殺其數。定取四
色進士。合京額為三十五人。公試生仍舊制。中書以
聞。詔可。於是拔。○達寒雋作士氣而彌皇文甚盛
舉也。國子生自鄉貢第者又廿一。○。○。蓋自祖宗
建學立師。逮今一百八十有七年。累朝涵養。○。○天
○先後輩出。彬彬然題名可識也。矧比年來。遘時多
難。諸君子天下事。固精思熟策之。宜有文武長才出

其間用濟斯世以報國家光前修為。〇〇〇利達為
可羞使來者觀之而喟曰太學有人如是哉則題名
不徒記矣予辱師也故書以誌之

正榜蒙古六人可辨二者二五兒道字元脫歡顏字正

色目六人可辨者一神保道字新漢人郭永錫楚杞張

鳴鶴李志仁王德芳孔名餘漫滅

副榜蒙古四人色目三人漢人可辨者余桓字士立

蒙大庠字子高趙溥李以約張海趙州人王琬字之義

仇機劉興〇王升王宗仁 記係前國子祭酒張翥

撰翥字仲恭晉寧人仕至翰林待制

至正二十六年國子中選生題名記 初○○○○
○其蒙藝古色目漢人凡三色各取中式百二十人
及科舉復行合為一試異其考以廷對即○○○其
出身蒙古從六品色目七品南人漢人從七品亦可
謂厚至正二十五年冬上猶閱學者之久滯詔優異
之廷蒙議古秩正六品色目秩從六漢人秩正七
文在所取而限於額數者為副榜副榜三色亦以次
而升奏上報可明年春大比拔其尤以充貢者悉如
舊制授官有差既而諸君子相謂曰每試必題名於
石石必有有文以記之以余嘗列曾子之末乃來請

種松書塾錄本

文遂語之曰國家當捨攘控惚之際留心文教雅思
多士其願治之意至矣豈非以文教之興彞倫攸繫
多士之勸人才所自出乎孝父忠君此為學之本豈
徒曰祿位而已哉諸君子發動于口必進而行其所
勅功于鼎彞流聲于竹帛指其人而考其寔則今日
之題名特為他日之張本也尚懋勉哉既以是與之
而又為之記是歲提調貢舉則中書平章政事七十
知貢舉則中書左丞王時同知貢舉禮部尚書徐白
丙考試官則翰林學士陳祖仁翰林直學士張以寧
禮部侍郎劉獻御史臺政事岳信監察御史王倫普

此水蘇天民因并記之撰人滅漫不辨

正榜蒙古七人 賜正六品出身授承直郎 色目

六人 賜從六品出身授承務郎 漢人南人七人

賜正七品出身授承事郎

副榜蒙古六人 以下俱不可辨

海子橋

海子橋之有池(西)焉舊名積水潭其水自玉泉來流入都城匯于此汪洋如海故名海子由橋下穿宮墻而入曰裏河環紫禁出東南之玉河橋當正陽崇文二門間垣下而出與城河合名玉河元主蒙海

種松書塾鈔本

子橋詩云暮登海子橋西繞紅門歸霜楓著宮樹葉
葉帶紅飛據鞍吹短笛乘月搥征衣江南冰雪裏音
信寄來稀蒙字叔明吳興趙文敏之甥也海子橋本
名越橋

東西閘

京東西十一閘皆元至元二十一年郭守敬開通惠
河時所建西曰東青龍白石廣源高粱澄清東曰慶
豐平津上平津下普濟通流廣利澄清在都城內鼓
接南海子東岸慶豐在都城東本第一閘俗呼二閘者以大
通橋下亦有閘故并數之此地水木清妍夏月饒荷

芟有掉可移

四庫書目

欽定

四庫全書計三萬六千卷先寫成四分計共十四萬四千冊分貯

文淵

文源

文津

文溯

等閣

續寫三分

頒發

江南浙江兩省計共十萬八千冊四分全書俱用

涇縣榜紙續辨三分全書用棉白榜紙紙質稍薄前後

面頁恐有磨損仍用涇縣榜紙為頁

京學聖像

元貢奎雲林集有題京學所壁詩喜見京庠作堂堂

種松書塾欽本

像素王考工彰絕藝苑施采耀靈光配從儀刑肅尊
崇典秩常經營出心匠心名託祀俱長據此則塿像
清嚴可知但所壁二字費解案草堂雅集有李廷璧
元題所翁畫龍詩所翁未考其人意者繪塿兼精故
學壁亦其手歟恐貢集抄本脫誤也

平逆回

四十九年甘肅逆回蠢動未幾殄滅督臣奏搜獲鹽
茶等十五廳縣逆產共山川水旱荒熟地五萬一千
四百三十三畝六分零瓦房土房共三千八百三間
土寨六百一十五處折毀禮拜寺七十三間並估價

辟于甘省漢民招買居住耕種或本省願買人少許陝省漢民出價認買

考試翰苑

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三日 御試翰林學士以下諸臣於直乾隆^清宮 欽命三題以仁安民以義正我賦以題為韻循名責實詩限班字七律八韻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論 命大學士公阿 蔡 尚書德 等八人分閱卷第以進按字_文優劣分為四等一等陸伯焜吳倣二員由編修起授侍讀侍講學士二等蔡廷衡等二十五員前列即予起擢餘記名

種松書塾教本

候陞三等彭冠等五十員侍讀以下各降一階奪俸
半年編檢俱奪俸半年其有在館議叙者注銷四等
三十二員侍講學士傅森布等十一部改員改部分
別錄用編修以知縣用者二員休致者十一員其留
館者前列二員奪俸二年餘俱一年注銷議叙闕槐
未曾用韻奪俸三年不入等者四員俱視職舊例翰
林大考五年一舉後因修四庫全書久不行至是書
成上意循名責實以清翰苑故黜陟特嚴先是閱
卷大臣定闕槐一等一名既查得詩內文豹窺來得
一班句應寫班字誤作班字用而 欽限班字未經

點出奏附四等末故雖留館而奪俸較重時侍讀孫效曾直上書房亦着休致侍讀張燾莊承籤本降中允贊善等官後以對品調部著令檢討丁榮祚本在列呈請捐捐授內閣中書

內閣中書

初十日 上諭此次考試翰詹嚴加甄別滿員出缺甚多除簡擢數人外餘竟無員可補與其_濫撥等充數毋寧揆寔酌裁所有現出之侍讀侍講學士二缺已另降 旨裁汰嗣後滿洲人負並當自知愧勉詩書敦行砥礪成材以待國家器使如果能蒸蒸日上

種松書塾錄本

一變從前積習人才蔚興彼時自當補還舊額也同日奉 旨侍講學士負缺着全魁補授圖敏補侍圖讀嵩貴補洗馬所有滿侍讀侍講學士各一缺滿侍讀侍講各一缺俱義裁去十一日 上諭此次乾清宮考試滿洲向別衙門陞用翰詹等官既閱其繙譯又驗其才人才分列等第一等一員慶齡着加一級二等二員觀 白麟三等二員右庶子傅彬罰俸一年侍讀八十二着休致四等二員右贊善塘五珠右庶子九十四不入等一員右贊善阿禮謨俱着革職

終養

乾隆五十年正月湖南巡撫陸耀奏請申終養之例以廣孝治事竊照定例官員父母七十以上家無次丁或年至八十以上雖有次丁俱准終養蓋以朝廷用人首重忠孝若甘棄老親妄希榮進其人于生我生之愛尚且漠如將一切民風吏治何關痛癢故定例之設所以教天下之孝于家而後可望其忠于國也至于出人子出任有年其父母先已迎養在署自可朝夕承歡公私兼盡若父母初未隨任在外者不肯言歸在家者轉出求仕致使垂白之親倚門嘆

息或明知桑榆已迫而強令跋涉相隨皆于名教大有
關係臣接見屬員時留意察詢有試用知州李永埰
湖北石首人由縣丞捐陞知州分發湖南據稱伊父
年已八十家中止子侄侍奉又試用知縣胡宗定江
西舉籤人製陝西親老改發湖南丁生母憂回籍今服
闋復來嫡母在家年已八十雖有兩弟俱非嫡母所
出查該二員俱例應呈告終養今在省候補正需時
日乃皆背棄老親遠來待缺雖其年力均可委用然
方今人材甚多並不少此兩人即俟終養事竣再出
報效亦未為遲臣為風俗人心起見現勒令二員回籍

終養並通查所屬如有應例告歸之員即令呈請歸
養仰祈 皇上俯鑒臣言 敕下各直省督撫不論
現任試用人員凡親年八十以上及獨子之親年七
十以上者通飭自呈聽其終養似于 皇上孝治天
下之至意不無少補謹奏奉 旨允行廣案終養字
出蓼莪詩序毛傳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在
役所不得見也蓋即送終之終用之陳情則可若得
請後常言但當依家語言歸養

封贈章程

乾隆五十年欽奉 恩詔內外臣工俱得封贈郎中

一種松書堂鈔本

閻泰和等援照乾隆四十四年前任貴州巡撫圖思德代奏貴陽府知府陳業遠請將本身妻室應得封典貤贈曾祖父母之例呈請禮部代奏又郎中李澂芳等呈稱自幼孤苦或受庶母叔父母教育之恩或受妻父母兄嫂訓教之恩願將本身妻室應得封典貤封部為代奏得旨准得行既而吏部以品有尊卑宜限以制據會典酌定章程四則一本宗貤封四品以下不得封曾祖父母一外姻貤封止許及外祖父母餘概不准一加級請封者七品不得踰五品八品以下不得踰七品一改任請封必職任官階

俱改者方准重封如止衙門地方調易而官階相同者先已受封不得重請捐納各級俱不准計筭請旨增入會典其已奏請貶封與此例不符者一概扣除以昭慎重奉旨所議是依議

律呂正義輯要

五十年八月 上諭古樂以宮商角徵羽為五音合變宮變徵則為七音今之樂猶古之樂何以樂部所奏樂章僅以五六工尺上等字為音而問之以宮商角徵羽則茫然不知為何事近閱張照所奏論樂劄子辨析頗詳其所謂五六工尺上即宮商角徵羽

種松書塾鈔本

甚合古意因復取律呂正義再加叅校本屬相合因
思今五之五六工尺上與古之宮商角徵羽名雖異
而寔則同聲音之道原欲避俗趨雅今反援雅而歸
於俗非道也况 郊 廟樂章格 天啟 祖
正朝御殿歌政臨民鐘簾元音自應用古制為節奏
今樂部所定樂章俱取便用工尺揆諸名義殊乖莊
雅但相沿已久若猝令樂工等改習宮商角徵羽則
心手俱所未嫻其勢亦有所難朕意俗用工尺既與
宮商角徵羽相同嗣後雖令樂工等取便用工尺等
字而于樂章每章每字下則兼注宮商角徵羽變宮

變徵字樣皆令蕪知則不但用諸 郊 廟朝廷倍
彰莊雅而以此潛移默化漸復古音未始非返樸還
淳之一道再古樂中琴瑟與金石並重近來樂部奏
樂琴或間能搔縵而瑟則竟屬虛設即業儒之人雖
偶有學琴者已非古道至于瑟則未有能鼓者是瑟
之為道久已失傳夫八音迭奏琴瑟相宣豈容偏廢
向來樂部奏樂俱因笙笛聲壯琴瑟聲細為其所掩
絲不如竹古已有其語是以樂工等罕有嫻習者殊
非八音咸備之意前此勵宗萬為太常寺少卿時寺
丞張樂成編輯 壇 廟樂章勵宗萬為之作序雜

種松書塾鈔本

時已有律呂正義一書而張樂盛所編書內樂章並不仿照兼注宮商輒專注工尺勵宗萬又不為之定博正所謂不學無術不可與言樂安能窺律呂正義之治賅賅耶然律呂正義一書卷帙既繁剖晰又極精微樂工未易領會德保係禮部尚書太常寺樂部皆所綜理莊存與則禮部侍郎而兼管樂部着德保莊存與向武英殿咨取律呂正義刻本一部將律呂正義書內每字下駢注宮商角徵羽及五六工尺上字樣者摘出令樂工按書演習精熟並着將好琴瑟二器令器樂舞生一體用心嫻習蓋黃鍾為萬事根本五

音十二律還相為宮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其義原可貫乎今之工尺蓋黃鍾生大呂至半大呂而又生黃鍾夫黃鍾宮也以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位言之則為七以其相生之數言之則為九此隔八之說所由來也如歲時之有八節八節連嬪而歲成矣今之五六工尺上四合合字音之終也而即以生五生生不窮自為循環所謂貞下起元聲音之道與政通也著德保莊存與悉心講求檢閱十律呂正義一書取要節繁輯為簡要一編會同軍機大臣酌定繕寫進呈刊發再律呂正義中原有御製補

一種松書塾錄本

笙詩六首駢注工尺宮商字樣者一併入編頒發學宮肄習以示作樂崇德協律同和之至意欽此

許王臣七世同居

福建侯官縣許王臣自曾祖許友承以來爰及孫曾七世同居有百餘丁乾隆五十年巡撫題請旌表御製詩章御書匾額賜之並照例給賞緞疋坊銀

撲毀去思德政碑

乾隆五十年正月 上諭各省地方無論大小文武各官現有去思德政等碑俱着查明撲毀該督撫

務須寔力查明辦毋得視為具文致蹈陽奉陰違之咎並着每年年終奏聞隨據雲南巡撫劉秉恬奏稱雲南省城內外現暨歷任文武各官去思德政等碑自康熙初年迄乾隆年間計大小文武各官去思德等碑一百餘座非稱係地方官民所建即指為營兵衙役所立其碑詞類皆歌功頌德無閔寔效甚有脩書某官德政碑去思碑字樣並未叙入事蹟者留之適以傳訛不足為懿好之分公俱逐一撲毀其圻下碑石及亭頂座磚瓦等物俱收貯以充公用奉旨劉秉恬能飭屬詳查撲毀竟無瞻顧辦屬理甚屬可

嘉着交部議叙各省着仿照劉秉恬所奏辦理毋得
 視為具文嗣後四川總督李世傑奏毀通省文武大
 小衙門碑共一千四百六十二碑塊悉剷除文字石
 塊充公浙江巡撫福崧奏毀省城碑八十二座並近
 省各屬陸續報到一百四十六座折下碑石充公再
 查各官署懸掛匾額藉為頌揚其邀譽沽名與碑碣
 無異亦飭毀拆現據報到二百四十餘塊廣西巡撫
 孫士毅奏毀省城碑七十五座仍飭各屬嗣後將萬
 民衣傘脫靴等事俱嚴行禁止署江西巡撫座祿位梅學堂奏毀省城文武大
 碑二塊通省共碑三百五十二座牌七十五塊其所本門及南宮
去思德政
十九兩

毀各碑俱無旁頂磚瓦等料石板亦均不甚厚止堪
補砌街道山東巡撫明興奏毀省城碑五十三座各
各府州縣共九百九十三座各協營一百二十座
通共毀一千零八十五座其料留修理橋梁道路湖
北巡撫吳垣奏毀通省石碑五百三十三座匾額十
九塊安徽巡撫書常奏毀通書省碑六百九十一座
陳世元

十月奉 上諭畢沅奏閩省監生陳世元赴豫教種
番薯因感受風寒抵省後旋即病故等語前因閩省
番薯既可充食又可耐旱特令富勒渾等採寄河

種松書塾欽本

南栽種陳世元因熟悉樹藝之法情願赴豫教種年
老遠涉頗急公今患病身故殊堪憫惜陳世元着加
恩賞給國子監學正職銜俾該生得邀身後之榮並
著畢沅妥為照料交伊子護送回籍其子服滿後願
來引者見亦聽欽此

明陵

明陵在房山縣乙巳春奉 旨修葺享殿神堂皆新
諸陵前各樹穹碑而不鐫偶閱寤凡云唐乾陵豐陵
皆有字碑嘗其故劉賓客嘉話錄云東晉謝太傅墓
碑但樹貞石初無字蓋重難製述之意此說亦通

過夏雜錄卷五

海寧周廣業

闕廟

正陽門闕帝廟香火之盛神籤之靈甲於天下備載
劉同人景物畧及寄園寄所寄香祖筆記等書向與
崔子應同輯徵信編祠廟門首列是廟詳載詩記甲
辰三月朔祇謁堦下拜舞之餘搜訪碑刻所謂三絕
碑者竟不可得見惟東廊外圍牆嵌石有王季重詩
并米勺庭跋寫作均妙亦可稱二絕原編未及特錄
于此恭謁午門闕帝廟有紀筵筭鵲聒擠寅昏七尺

種松書塾本

英風帝貺存只把人中提萬國大明先謁正陽門山
陰王恩任題北地米萬鍾書鍾字仲詔順天人萬歷
乙未進士官至太僕卿
與魏閣隣居求書翰其跋云焦弱侯廟碑已稱黃絹
不可得因至祝職
幼婦但正陽門三字未出則第謂之廟碑而未必碑
之正陽門也吾年友王季重占此一絕聖人神道設
教當與此門闢開萬年而他碑亦可槌碎矣季重曾
請謁于帝輒得第一籤許可之矣因命鍾丹筆付石
以同不朽鍾又識廣案人中二字盖用日在天上心
在人中語嘗讀子樞言篇有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
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又劉晝新論

云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天秉陽而
垂日人挹陽而有心日本明雲翳之洽浴于咸池則光
華繼照也心本明欲蔽之濇以聖臺則朋從退聽也
人能知己之心如天之日則庶幾矣

闕聖勅封疏記

天啟四年七月禮部題為祀典宜明神號宜在正祈
顯然昭示不致名寔相違敬神聖以口口明聖號事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常寺卿盧
題稱五月十三日欽承皇上遣祀漢壽亭侯前將軍
臣當對越時瞻像顧名讀祭神之祝文與以傳之封

種松書塾鈔本

號全不相當皇祖朝臣山居日已聞漢壽亭侯奉敕旨封神大號無論郡邑里巷凡所聞見皆遵勅改易服像無異即臣承乏遣祀今廟拜瞻亦儼然帝者像也夫戴冕衣衮豈曰無因而本寺承祀寔無所考且業已帝而祝文猶是前封但帝其像而不帝其號無以安神靈昭祀事仰祈皇上勅示禮部查察如皇祖之勅封非真則中外何以知所欲敬如皇祖之勅封為真則臣部何以無勅旨口祀典不宜草畧禮制責于畫一務令與寔稱庶人心免豫祭神神格職守亦克稍明矣等因奉熹宗皇帝聖旨禮部知道卿欽此

後恐侯
字之訛

敬遵抄出禮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祀典之設原以
崇德報功封號之加要在循名覈寔我朝議禮定制
酌古斟今凡前代所加岳鎮海瀆封號郡邑城隍神
號盡行革去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爵稱之即
間有新封亦早經臣部題請故廟貌攸崇明名寔相
稱有其舉之莫敢淆也惟是漢壽亭後前將軍關精
忠大節迄今耿耿不磨故歲仲夏朝廷遣享祀牲帛
祝號悉照祀典從未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
尊之號也近接太常寺盧大中之疏臣案查往事茫
無憑據詢其所自有云萬曆四十二年間忽中官捧

種松書塾鈔本

袞冕并天尊神號到廟中謂此典出自皇祖特封彼
時並未知會臣部而臣部亦無新式所以歲時祝文
祝文猶仍漢壽亭侯之稱故廟貌儼然帝像而稱謂
尚屬侯封此寺目擊心維顧名義而有祀典宜明之
請也臣以為冠冕袞裳豈其無因或者闕聖顯應聖
祖特袞俱未可知口口皇祖元年早有此神號不識
有口口而勅有先後闕廟祝辭或仍舊號或用新封
俾著為昭令示天下庶祀典肅而人心正廟貌益藉此
以增嚴蕙名寔符而英靈安神庶自丕彰于呵護國
家之典禮祭祀口口尤彰臣不口口口口熹宗皇帝

聖留這神號遵皇祖時特加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
遠振天尊歷考祀典神封具在口典欽勅傳示天下
使四海人民咸知崇奉以矣著為令典乃若闕聖神
號元有義勇武安王協天大帝之稱號迄今祇知稱
崇而罔知封以何由號以何加至萬歷四十二年間
通傳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神號未勅
禮部題覆天啟四年間禮部題請欽勅伏魔神號行
示天下祀典祝帛之制謹將題封之疏欽勅之旨勒
之于前以彰聖朝崇報忠義之典臣子以知口口口
口口盡臣節于生前必享崇褒于萬禩俾景仰興起

一種松書堂鈔本

皆聖明激勸而然也謹誌崇禎五年五月吉日信
官徵仕郎浙江山陰弟子戴國俊同男先祚薰沐立
石 右記刻石嵌廟門西牆內甲辰秋廣與沈君廷
寵手募錄出內漫滅數處皆存之仍此封號已載徵
信編而盧疏部議俱未能如此之詳其協天封號已
亦已據載今廟門東一碑大書義聖忠王四字旁書
天啟元年五月十三日長樂魏廣徵沐手敬題後書
古歛程開祐立此號又不知出何時豈熹廟初有此
封乎但廣徵何人而猶留其績此於蓋以帝君故人
不敢去之然魏之名終不嘗留也

文丞相祠

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在順天府學明倫堂東學在明
 初為大興縣學永樂元年改以大興宛平二縣學屬
 焉其克弟子員者皆大宛人餘府屬州縣不得與丞
 相祠舊在 文廟大殿旁正統十一年府尹王賢始
 建宣德四年府尹李庸重修并刻宋劉岳申所撰傳
 于石楊士奇作記萬曆庚辰遷此為堂三楹神龕下
 石刻公像上自贊即孔子曰成仁八句西壁石刻一
 詩云十年燕市遇公祠瓦閣松陰走馬遲九死欲回
 唐宇宙一生經繫漢威儀雲飛斜照歸人晚霜重無

種松書塾錄本

枝棲鳥疑千古中原今故在忠臣遺恨可曾知後署
嘉靖甲寅春望南京戶部主事嵩山李世德題庭東
嵌墻即劉傳後題嘉靖後間上石則非宣德原刻也
岳申為公鄉人其傳據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南錄
集杜二首百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
傳成之視史為詳寔許有壬嘗序之云公之孫富為
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為
傳將刻之使有壬序之見元文類中又劉堦跋文丞
相家傳云舊鈔文丞相紀年一帙正與此同今黃葉
屋此編比舊加詳豈公時相從兵間同其事不忍遺

從而附益之耶家傳紀年二書俱未見不知視此若
何明人調祠詩甚多王文恪蓋云義氣橫天白日陰
巍然遺像學宮深千金欲買留侯士三擊難回豫讓
心自昔奸諛誰不死如今元社亦銷沉黃昏柴市風
沙慘回首行人淚不禁顧文僖清用杜韻云碧殿長
松鎖十尋曉雲將雪助簫森貂蟬不改匡山制金石
疑聞孔壁音南去星潮嗟往事北來祠廟豈公心春
風一掬唐衢淚幾為先生溫短襟皆切學宮然皆不
勒名石于祠皆揚記亦無之又有羅倫廟記今亦不
存

憫忠寺

遼史地理志南京道折津府載宋王曾上契丹事曰

燕京有憫忠寺本唐太宗宗為征遼陣亡將士所造遣

朝書使游觀明一統志憫忠閣閣在順天府西南十

五里唐太宗征遼歸憫忠寺義陣亡之士建此為飛

楹上雲端氣象雄深勢屹蟠萬里乾坤雙望眼千年

城郭一憑欄銷磨丹腹風霜老凌厲青雲星斗寒日

暮無窮懷古意殘碑字字拂苔看此山下思義字宜

州人愍忠閣詩登臨獨上最高層東北闌干不敢憑

雲近蓬萊連複道天低星斗挂觚稜愍忠曾葬征遼

本朝東漢
為觀音
閣在元世
有題
閣詩
危梯

骨破暗空存供佛燈欲浣京塵振衣袂冷風簫瑟洒
炎蒸草堂雅集今閭無聞唯憫忠寺為南城第一古刹紫
新書太宗貞觀三年閏月癸丑為死兵者立浮屠祠
唐時寺地屬幽州則此所度乃征高萬里麗陣亡士也
有碑現存殿宇高嚴像設清嚴所謂法鼓所振變爻
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甘棠露者猶庶幾焉
遼統和十九年丁酉寺僧有智光者嘗為釋行均龍
龕手鑑作序王曾上事憫作閔下思之宜詩書憫作
愍當因避之金主諱而改蓋金主諱旻并閔避之故
也寺僧種菊多至數十本九日節分餉貴家好事者

種松書塾欽本

亦從而買之

東嶽廟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一里許元延祐中建魏煥軒殿
天齋像係元劉元塑元史稱其巍然帝王之度其
侍臣像乃若憂得深思遠是也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
官昭文館學士秘書卿庭中牌板林立大興縣志稱
有虞道園趙松雪記今止松雪碑係天歷二年為張
宇初宗師立非記廟也明碑尚數十餘率市民記香
會燈會元寶會歛錢若干皆募去舊碑為之者殊可
歎恨貢奎雲林集有京城東嶽廟落成簡吳宗師詩

云尊嶽開新廟高承萬雉翔寶花嚴像設玉燭曜龍
光野潤春浮靄齋清午積香真人端傑見衛道豈微
茫高士何年契虛堂竟日留老慚今日會狂憶向時
遊種樹供栖鶴開池待狎鷗廛居真可隱江海謾乘
舟

文昌殿銅驢

嶽帝殿東北有文昌殿三楹旁有銅驢一高大與世
所有等鞍韉俱備傳是宣德年鑄銅色光瑩絕似鎔
金鑪按聞人滉改過齋雜記載文昌祠在慈壽寺西
元福宮吾鄉查初白先生人海記云文昌與夾侍童

種松書塾鈔本

子皆銅像徐志莘根味齋集亦有元福宮看宣德銅
驢歌舊皆錄入文昌通紀今元福宮在朝陽門內與
嶽廟相去約二里不知何時移置此文昌與侍從四
人皆新塑匾聯係乾隆年每月朔望焚香者多有患
目者則捫驢目患足則捫足自朝至暮撫摩不絕

帝京景物畧

帝京景物畧人但知為劉同人侗所作不知宛平諸
生於繼夏竇助之繼冬夏改名奕正讀書好古與同
人及譚友夏善兩人來京必主其家後遊金陵將復
著南京景物畧未及而卒

滿井

滿井在東直門外明素宏道有遊記

元寧寺

元寧寺在東直門內稍北本名圓寧寺元大德門創以奉^三筮乾之教明嘉靖間脩國朝康熙年重脩改今名近增建極閣以祀文昌里人周某倡捐莊承籤作記寺僧云學士秦昆弟嘗讀書於此秦聯登鄉會入詞館其弟亦為部曹築此酬祝神貺云

神籤

關帝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本禪語也蘓東坡贈清

種松書塾鈔本

涼寺和長老詩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文六身
李俊民崇安寺重修三門上梁文云拋梁南瓶鉢生
涯共一龕試問龍蛇今幾種前三三與後三三乾隆
甲戌冬杭郡歲試吾州人有占童生試題者得之解
者九人而已是題多舊文因共習誦之而已果然以
雷同抄襲被斥者八十餘人而獲售者未必皆夙梓
也因嘆神籤不可輕褻如此

戊日

前門關帝廟相傳逢戊日帝必親臨廟謹案詩吉日
維戊蓋戊為剛日而正陽門當午位於干支皆為中

神雖洋洋無不在而應中居正以時安侑理或然也
觀音

前門西北隅有觀音廟萬歷間吾浙餘姚虞淳熙作
重脩都城廟門記略云廟觀自在及關公大抵皆捍
衛城隍而吾鄉于公廷益實為之總案佛家之有觀
音號為圓通其法以為身之圓者勿通通者勿圓獨
耳根圓通可以普濟故證果于聲聞城為聽瞻所集
故亦廟之于公則都城隍也 國朝順治己亥重建
康熙壬子脩魯吾鄉黃文僖公機有記朔望香火亞
于關廟

諸頂

春月諸頂都人羣往燒香其神為天仙玉女昔宋真宗封泰山有玉女出水面建祠奉安號曰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今泰安府泰山絕頂碧霞靈應宮是也明宏治八年山東巡撫熊沖重脩徐溥作記既而鄒魯秦晉冀梁間無不祀之北京之祠稱泰山頂上天仙聖母分立數處皆蒙頂名麥莊橋曰西頂草橋曰中頂東直門外曰東頂安定門外曰北頂其最盛者為宏仁橋在京城東南四十里四月十八誕辰士女羣聚名曰香會又東便門內有廟俗名玉母

宮亦元君也康熙年建三月三日進香者雲集內殿
有額曰羣仙億轅衆不知所出案度人經云五老啟
途雲笈七籤玉女羣仙翼轅億乘萬騎浮空而來額
字蓋取諸此又三千侍真扶轅皆仙靈轅集之謂也

萬柳堂

崇文門外東南二里許有拈花寺舊為萬柳堂元廉
希憲別墅盧執事趙孟頫諸公嘗遊宴其中 國朝益
都馮大學士溥因遺址築堂取萬柳名之寺主石文
茂文柱文彬皆設主奉之余嘗過其地求陶宗儀所
謂數畝之池蓮數百株之柳僅存敗柳數十株池則

種松書塾欽本

低窪而已他若王暉所題匏瓜亭虞集所詠南野亭
王士熙所稱玩芳亭皆在城南為元時勝地今皆不
踪跡

龍見

金時有龍見燕京舊塘灤手托一嬰兒如少年中官
狀紅袍玉帶略無畏怖之容經三時始沒見草木子
冬季唸經

京師寺廟無論大小將近長至用黃色紙書冬季唸
經四大字貼山門外牆上蓋竊倣儒家冬讀及董遇
歲餘之意案佛經在漢明帝時郎中蔡愔得自天竺

馱以白馬者止四十二章而已其時楚王英尤崇信之西域沙門齋佛經至者甚衆然皆未能翻譯永平中法蘭始譯十住經其後翻譯漸多苻堅姚萇時道安羅什更大譯經論今所傳維摩法華等經是也梁武大崇佛法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凡五千四百卷民間傳寫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後魏文成之世往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魏書釋老志云世宗武定末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隋書經籍志所載大小乘經律計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今釋藏所有更十倍于此開

種松書塾鈔本

士脩習窮十二時之力尚慮不能通解何冬季足以
盡之昔釋迦在世行教四十九年天龍人鬼並來聽
法涅槃之後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弟子五百人撰
集三藏十二部經其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異故
有大乘小乘之說降至隋世于大小乘外別為雜經
又有後人偽造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意今冬季所
其嗔疑經乎然余寓隣僧寺亦絕未聞有梵唱屠音也
釋氏糟糠法中社鼠即其所自表見之四字知之矣
陶然亭

正陽門外西南隅多隙地舊為黑窯廠今有臺名窰

臺臺之西南高阜廟祀文昌及觀音火祖創自元世
幢刻牟尼大士像及蒙古學文昌閣籤集唐人詩成
之凡百首極有靈驗閣旁翼以亭曰陶然楚人江瑤
所建亦名江亭軒戶宏敞西山當牖最宜遠眺未至
亭里許經一廢閣云即此廟之山門也葺之不過費
貴人一朝之享而磚甃瓦傾圮不知幾何年矣余甲辰
春夏兩過之不勝朽門之慮迨乙巳新正經此則已
煥然視其題額云閔玉璽陳銀官重修後改官為印
久之復去銀字
銀官優狡乃能出餘力大開方便之門異矣閔即閔
九銀官妻兄也陶然亭舊本為士大夫觴咏之地壁

種松書塾欽本

有詩刻石皆名人近廟僧利商民香資亦聽酣宴于此有宛平人宋天壽者庫丁宋八之子捐納州同本年五月十四日拉賈珍張楷李佩等八人赴亭飲酒珍賣南菜楷開錢行餘皆稱是亭凡三間席設兩旁恐中間有遊人出入布桌以隔之俄戶部員外王詡安盛額司務馬養筆帖式懷豫光祿寺署正邊啟崇因同至盆兒衚衕捐納布使司理問舒倫家拜壽地與亭近遂偕遊焉安盛額馬養懷豫知亭已有人却赴文昌閣茶罷即散王詡同邊啟崇從亭旁過道繞進後軒間覽將出見中間用桌塞路命僕撤去宋天

壽不許王負外發怒作燕語罵曰你們什麼東西不
過庫丁之子如此撒野天爵壽自以暴貴聞斥其父賤
亦肆恣詈隨以揪打撕其衣擲其帽珍楷助之傷詎
左目李佩亦揭去邊寺正頂帽詎奔控北城御史送
刑部審議擬將宋天壽斥革職銜杖一百徒二年半
賈珍張楷李佩劉焜任濤俱分別杖徒仍各枷號滿
日折責擺站紀元善任灝縣大文各責三十板王詎
以現任職官無故閒遊復不知自愛與庫丁之子爭
勝出言肇衅致取毆辱有玷官箴應革職革邊啓崇不
行理阻被扭落帽應罰俸一年安盛額等隨同前往

未便免議應罰俸九月南城父老謂自創亭以來未聞有此廝鬧者亭舊懸一聯云此亭風月足千古使我襟懷時一開斯獄也宋天壽等不足云以華省仙郎欲與屠沽爭風月宜其禍不旋踵矣

廟會

內城廟會最盛月以六日為率護國寺遇七八隆福寺遇九十百貨輳集於此護國在西城元建以處喇嘛初名崇國寺相傳藏有明姚太師像隆福在東城明景泰四年建有碑記前後四殿皆為層臺環以石欄左殿藏經右殿轉輪今兩寺皆西僧居之

清真寺

東四牌樓南大街舊名明照坊有清真寺明景泰元年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友建初名禮拜寺勅賜今名戶部尚書廬陵陳循記中有云其事切間謨領隸德為教之旨有五其一敬天忠君云云蓋以奉天方之教者其南一碑所鐫皆回回字不可識司香火者亦回人其所讀經字正與碑同陳友字文德滁州全椒人

老龍松

沙窩門

本名廣渠門

外南三里許

和碩武肅親王墓前有

種松書塾欽本

一松甚奇大十圍陰蔭欲餘巨幹夭矯盤屈而上虬
枝攫拏儼如龍形土人呼為老龍松四圍用木夾持
之故亦名夾松木架凡六重為柱一百三十有七
王係 世祖章皇帝之兄順治八年薨蓋百三十
餘物也先是家林汲編修語余有比乙巳八月望偕
友人盤桓其下聞風聲謾謾輒作貞白携琴想聞天
禧宮有古松四十四株康熙間張公毅復陳公廷敬
俱為賦詩惜未及觀大興縣志又載有護駕松云金
章宗時物今不知所在

夏至

諺云夏至少逢端午節百年難遇歲朝春余已兩遇
歲朝春矣夏至值端午則未也今年甲辰五月四日
夏至前端午一日耳周處風土記端午日與夏至同
言是日風俗相同也馬融王肅謂夏至晝漏刻六十
刻冬至晝漏四十刻鄭康成謂夏至日五十五刻冬
至四十五刻寤凡載正統己巳歷晝刻五十九夜刻
六十一以為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歷則長極
于六十二刻短極于三十八刻以燕地稍偏北故然
今憲書晝夜凡九十六刻蓋一時八刻也

金危危

種松書塾鈔本

甲辰五月十一日值金危危俗言是日祀財神可致
富案危為元枵乃虛耗之象又值危日不得其安宜
不吉而云得財殊不可解委曲求之律書營室者主
營室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垓也鬼毀切言陽氣之
危垓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又李淳風曰凡司人
之星與羣臣之錄皆主虛危又分野在岱故岱宗為
十二諸侯受命府然則得陽氣之先為受祿之府所
取其以此乎抑財為福亦能為殃以財為危危者正
猶夢屍得官之意祀其神以免耗散非必求利益也
時有貲郎祀之甚虔歌舞達旦費數十金及秋果獲

無仕人以為祀神之驗云

簽貼完補

凡校勘書籍有疑誤多用小簽貼眉上以便更定世說載殷深源讀小品下二百籤是晉已有之明道雜志曰楊大年奉勅脩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輟奏上比降出真宗常有籤貼少差說必見有數十簽大年雖眼上精鑿竊揣幾暇不應能此訪問乃知進本輒付陳彭年凡謬誤皆簽貼以進今翰苑校官書每簽必具名至騰手為字工拙不等拙者差落既多又艱于易紙則鑿出去而補之用津唾粘綴久則脫或數日

種松書塾欽本

即脫有一紙得數窟籠者俚俗謂孔為窟籠團為突
樂見朱輔溪蠻叢笑繕寫之繕漢書注備也今直以
繕為寫矣

職官表

歷代職官表計內外官職六十七門編成七十二卷
官稱

杜清獻集薦葛應龍劄子有余兵書素吏侍趙兵侍
李刑侍之名又言水心葉公景齋素公奏牘有此稱
謂殊非體制案官稱在新唐書無不詳載有至數十
字者以其有關職守故寧繁不殺自歐宋二公修史

務在簡省遂多割截官名踵事者遂以兵部尚書為
兵書吏部侍郎為吏侍至君前臣名古今達禮南宋
孝宗禮貌大臣宰相不以名呼誠屬謙德豈有對君
而可公其臣者忠亮如清獻不免此失所謂積習生
常有自來矣

日食

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為之食歷家每以百七十
有三日為一交會會時或稍有高下盈縮即不食其
道又有表裏若日光在裏多依限而食月光在表雖
依限而食者常少此天行之常度故可預推而知之

食必在朔亦有在正月者史所載如漢光武建武二年唐太宗貞觀四年六年以及德宗貞元五年文宗開成元年武宗大中八年皆正月日食 國朝康

熙間亦有之明年丙午正月丙午朔日食司天奏

聞屆期除照例行救護禮外

特詔免朝賀

皇上於宮中設香案救護仰見

聖天子敬

天懋德之至意不以躔度之恒稍紓 宸敬焉至于
頻月日食如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
七月八月皆頻月書日有食之漢高祖即位之三年
十月十一月亦頻月食此則僅見之事又非天度所

可臆計矣

啟心郎

伊成額滿洲索佳氏鑲白旗人阿哈圖圖次子也

太宗文皇帝時中式舉人第一人史館行步官至吏部啟心郎見八旗氏族譜此國初科舉職官之制謹誌之

包衣

旗下包衣人蓋世僕也非特旨不能出籍八旗萬毓哈氏尼喀達原隸正黃旗包衣雍正元年因係定妃之外家特旨出包衣編半個佐領令其曾孫

謝尼營之又官名亦有包衣大者係六品伊箇泰海塔滿都札恩特等並為之見氏族譜

中堂

今稱內閣大學士曰中堂不知起何時或云即中丞也案漢志御史大夫二丞一曰御史丞一曰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東漢省御史中大夫官屬入中丞特置中丞一人總之權次尚書晉稱為臺主唐改御史臺曰憲臺中丞稱史司憲大夫杜工部贈夔州楊中丞詩李義山集有代中丞滎陽公表狀則皆以臺官出使

者也今殿閣大學士勅贊綸扉兼統會府位望迥出其右惟漢初御史大夫副丞相遇丞相更易即以御史大夫代之故漢書稱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韋賢匡衡皆丞相貢禹則御史大夫蕭望之任御史大夫為將軍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意者因是奉以中丞之稱又以其在殿中與中丞無異故名之歟若史所有中堂如晉明帝太寧二年次于中堂穆帝升平三年親釋奠于中堂此權以中堂為太學宋文帝即位于中堂齊高帝車駕幸中堂聽訟既皆非官稱亦非人臣所宜用唯儀禮有此二字注以為南

種松書塾鈔本

北之中或取此以見居尊之意耳舊六部尚書皆稱
大堂而侍郎為左右堂今尚書止曰正堂以避中堂
之稱

翰林院庶吉士

進士臚唱之後越數日引見便殿自第二甲以下
欽點入詞館者最為榮選次分部或即用知縣餘
悉歸班待銓此定例也嘗見一先達列銜某科進士
欽改翰林院庶吉士余以進士賜出身初未入
仕何以稱改答云進士應選知縣今為庶常是改也
心竊惑之然舊讀明詩綜小傳中類此甚多或當不

誣及閱明人文集乃知此係前明舊制非今所宜混
 用顧東江清翰林院以居侍從官自學士而下皆以
 蕭儒淳德進士高第者處之臺閣元僚胥此焉出高
 皇帝以人不易得選編修張唯等十人入禁中肄業
 文華堂以備任用學士宋濂為之師文皇廣其員至
 二十八以應列宿以狀元曾察輩與庶吉士同業大
 官給食內府其地則今舊史館是也其後始出就外
 署即兩廡而居之此館選之始也楊東里士哥集誌
 泰政陳士啟墓云永樂元年癸未中江西鄉試明年
 甲申中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凡進士未授官

種松書塾鈔本

分隸諸司觀政士啟在左軍都督府時成國公掌府
事禮遇甚厚召入翰林為庶吉士脩永樂大典又誌
翰林院庶吉士王鑑墓云正統元年鑑廷試第二甲
之首既有命大臣選進士如永樂甲申故事進學于
翰林得十四人而鑑正字欵居首志以為庶吉士此則
新進士于撥歷之後選為庶常改之所由名也又宏
治間徐文靖溥奏為考選庶吉士事據給事中涂旦
建議欲選新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
士之選自永樂二十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累
選或數科一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

內閣自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同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產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考試亦無定制本朝儲才惟此一途自今宜立為定制一次一開一次選用待新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俾其中有志學古者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十五篇以上于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閱試訖編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照例子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卷相稱即收以預選若詞意鉤棘而詭僻者

種松書塾鈔本

不在取例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無宿構文字能于此一月間有新作五篇以上者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列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是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材有所論議俱堪借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觀者云云見謙齋蓋文錄其精詳慎重于始如此既改之後又令肄業署舍量其器能以次擢用故人望之如登瀛洲然雖其所傳館課錄若干卷不無浮靡之詞末年至以翰林文章入十可笑之列要之流弊使然非二祖立法之初意

也

進學

明時進士選庶庶常者謂之進學蓋令讀書中秘他

日即文學侍從之臣也其名起於永樂甲申東里集

中每言之

禮部侍郎章敬墓銘永樂甲申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與曾榮等二十八人同奉詔

進學文淵閣餘見前

是年吾寧沈升等五人與焉吾浙初遊津

六名進學乃以館選望之非僅謂博士弟子員也

盧溝橋

盧溝橋建于元已見紀程明設征稅于此元時未有

也貢奎盧溝野亭詩云出郭野塵絕青山開函圖迴

種松書塾鈔本

岡萬井聚梁虹駕川途杳杳車馬集交臂無寧軀
此一畝宮而有靜者居花木明窈深魚鳥樂澄虛濁
醪得釀法好客時與俱昔我東南來萬里馬足瘡解
鞍道旁樹座謁嘗自沽題詩忽在眼日暮飛雲孤讀
此詩想見是亭清曠之趣今盧溝夜月雖標為燕山
八景之一過此者絕不聞有井聚花鳥之美矣

螞蟻墳

南海子在城南方一百六十里中有殿舊名幄殿
旁有瞭鷹臺其西北隅清明日蟻集成邱中一邱高
丈旁三四邱高各數尺竟日散去曰螞蟻墳相傳遼

伐金金軍沒此化為蠻感時序而動理或然也見大興縣志

葉春及書

隆慶二年惠州舉人葉春及應詔上書其第二篇關土田曰古者畿內謂之甸服粟米總銓於是而出所以省輸將便資給也國家建都北平古為燕國是故諸侯宮闕城郭之壯麗玉帛會同之輻輳百官萬民之殷庶何能仰望萬一然自文公以後立于強國之間北迫蠻貉內錯齊晉又嘗帥師爭馳中原乘勝逐北翱翔千里之外此其為費非微細矣蘓秦入燕時

種松書塾鈔本

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
滹沱易水即今畿內東西所至視昔狹而南有渤海
鉅鹿至于邯鄲城濮蓋兼齊趙之地長短相互寔亦
當之昔者織悉出于其國而今盡仰給于江南非所
以富國息民也蘓秦謂燕足于粟粟支數年不言
杭稻之事豈非人謀地利漸乃出哉臣觀往牒何承
矩耕水田于河北虞集議海田于京東脫々大興營
田西自西山東至于遷民鎮南起保定河間北抵檀
順皆從司農佃種欣慕之焉水泉陂塘之迹門堰捍
築之方召募勅授之法器具工作之資蠶蛤粟米之

富燦然可觀按成法法往智教歲之後其效立見此
與轉吳會漕潞渚功相十利相百矣成化中都御史
原傑窮山澤計毫毛取贏萬里而置隸千里之內棄
而不收甚可惜也祈發內帑金之未用者募民開墾
而責其速成又在任事者其言似有依据可見施行
故從石洞集中錄之

官負儀從

官府出入必伍伯前呼導引非以壯聲威也西疇常
言曰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唯存心以恕乃可以容
下故行動必先謦欬步遠則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

聽以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以所不脩也居官能
知此意庶幾慈惠之師矣然儀從烜赫亦唯外任為
然京負便甚簡寡雖中堂不過四人輿前開棍一對
後隨馬數匹而已其騶哄固無聯坊呵止不至百步
餘唯京兆巡城街道各御史亦用開棍長丈餘而從
節俗名甘蔗棍猶古者赤棒清道之意部負例有伍
伯出入衙署則誰何謂之短道更無所謂籠吹也

何義門四拜李穆堂

徐廷槐字立三號笠山亦號止止老人會稽人工詩
文康熙十七年以諸生荐應制科不第歸主淮陰程

春谷家諸名士皆與交結後中庚子鄉試雍正庚戌
進士時年五十矣庚子主浙闈者李公穆堂 初房
考得廷槐卷不能句讀以示同官皆詫以為奇適李
公至索去一讀一擊節遂獲雋公還京長洲何義門
焯趨造其門掖公上坐四拜曰如公斯可相天下士
矣曰屈指榜中某某咨賞良久又前揖曰天下能文
者衆總無出會稽徐某右者吾未識其面來京師吾將
兄事之義門揀選政少所許可獨傾倒廷槐一時競
傳四拜臨川事云庚戌出奉新蘭臯帥公念祖門帥
後視學浙江廷槐入幕所拔皆奇峻乾隆丙辰尚書

任公蘭枝保荐騷賦絕倫應制科詩與同郡王雨楓
霖雷同被劾自是不復出年七十六卒學者稱墨汀
先生傳之者門人盧大榕也程氏兄弟四人春容其
仲名峻伯字根輿叔名塏字爽林季名嗣立字風衣
最有名塏舉康熙己酉餘俱以諸生終

高誘

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並行于世而後漢
書無傳水經注稱是涿人而明一統志順天府人物
不載

范陽盧氏

盧氏望出范陽自晉至北朝稱右族案左傳昭二年
齊子雅放盧蒲嫫于北燕意其後也漢初盧綰封燕
王或其子孫家焉

西山

西山在順天府西三十里從朝陽門大街長安街望
之可見每大雪初霽峯巒積素最可觀京師八景之
一曰西山霽雪以此也

高粱河

明一統志高粱河水經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東逕
昌平州沙澗又東南經高粱店流入都城海子宋太

宋伐遼與遼將耶律沙濶等戰于高梁河即此案是
河去黃河遠安得謂之別源考水經作潞河河別源
乃豁然

釣魚臺

釣魚臺在順天府西花園村臺下有泉湧出匯為池
其水至冬不竭相傳金時郡人王鬱隱此作臺其上
假釣以為樂今俗呼望海樓

玉河橋

玉河橋有三一跨長安東街一跨文德坊街一近城
垣以皆在玉河故名水從禁城流出春深水渙綠水生

漪岸柳映之素鳧戲浴其中

萬歲山

孟熙霏雪錄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
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
酒三十餘石

站

站之名起于元每站約百里內外而有水陸之別元
史兵志云凡站陸則以馬牛或驢水則以舟草木子
云傳命陸有馬站水有水站州縣九十里立一舖大
事則遣使馳驛起船馬有劄子小事則止以舖兵傳

種松書塾鈔本

送元經世大典序驛傳云至元二十六年沿海鎮守
官蔡澤言泉州至杭州陸路甚遠外國進貢方物勞
民負荷駟馬多死海道舊有三千水軍合於海道立
水站遞軍從之名曰海站後罷又元貞元年丞相完
澤奏哈兒賓地界舊立狗站十二所站戶困乏每戶
乞給鈔十定聞其俗用青珠宜兼與之奉旨准奏今
之站鋪蓋猶元制也自用兵川蜀以來軍營進守機
宜皆隨時奏聞驛站文書緊要者日馳五百里或
六百里加緊即八百里郵遞之速古所未有

鼻烟

煙產不一處其名亦殊北方肆中所有大抵定子煙
葉子煙為多至鼻烟別一種以小壺貯之黃色細末
以少許吸入鼻孔無貴賤皆用之見客首以相奉不
踰時吸數次不知何藥物所製聞出粵中合用鴉片
價甚貴佳者十餘金得一兩亦不知何所裨益壺小
口彭腹玻璃水晶無一不有廟集陳列此物最多水
煙出秦隴大熱壺如鞞鞞下承水長其嘴以噓之此
間人語云客來坐炕拉手不用喝茶唱酒纔把水煙
粧來鼻煙先自領取

霧淞

冬月春初曉霧將散寒凝卉木一望如瑤草瓊林謂
之霧淞豐年瑞也曾鞏齊州吟藁有詩云園林初日
靜無風霧淞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裡舞人齊
插玉籠慙又冬夜即事云香消一榻攴揄暖月淡千
門霧淞寒聞說豐年從此始幾回籠燭捲簾看自注
齊寒甚夜氣如霧凝于木上旦視如雪日出飄滿階
庭尤為可愛謂之霧淞諺曰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
甕以為豐年之兆蘇東坡詩亦有之又名霜淞余于
乙巳季冬丙午正月八日兩度曉出見之口占二十
八字云綴葉粘花曉霧濃江南驛使訝相逢但教飯

甕頻頻滿目笑脉蹄祝歲農

豐臺

春秋草木諸花擔賣于市者都從西門外來有地名
豐臺者芍藥最盛種之盈畦連陌半開即剪入城市
往遊者必豫期留看浩態狂香寔足蕩心眩目然非
有力好事不能也此花一名辛夷一名可離春生紅
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三二尺花
有紅白紫數種品次牡丹世謂牡丹花王芍藥花相
亦有香陸璣以為無香氣誤也

牛首魚

種松書塾欽本

北土少魚，雖不至如洛鯉。伊魴貴于牛羊，然居常所
有，止魴、鯽之類。大者從天津來，價頗不廉。唯冬至後
關東魚連輿而至，關外地寒，十月水冰，漁者秋深打
魚，隨覆以冰，過驚蟄始爛，不復踴於市矣。內一種魚，
圓首銳鼻，口在頷下，長身無鱗，兩傍有邪行自腮至
尾，如釘，密布大者五六十，筋極小，亦十餘，筋內白理，
甚美，而首為尤美。俗皆呼為鱠鯉魚。案宋人使北者，
稱混同江牛首魚，彼處珍品，得賜食以為榮，亦曰牛
頭魚。蓋即此魚，非鱠鯉也。余舊客江陰，所見鱣、鯉，並
不如此。或曰：南方所有名者，甲鱣、鯉，此則真鱣、鯉也。

俟再考

李翁

大興有李翁者老而黠有三子皆充滕錄期滿需選會國慶舉千叟宴年自六十五以上者皆得與宴領賞八十以上者加優李年寔七十八增其四遂膺上賞未幾湖南陸中丞奏准官負父母年逾八十者雖有次丁亦勒終養三子回俱停選李乃悔恨祈死使非虛加年甲則封君矣天惠之不可濫邀如此然洹陽老對宋時已有之

豐豆扇

豐潤縣摺扇著名畫人物亭榭極細上者直數金然大率士女會合及諸淫褻之狀雅人弗尚也明成化間南京摺扇最重李昭骨王孟仁畫兼之者詫為竒玩嘉靖間已不可得顧清江有詩云李郎扇骨王郎画三十年前盛有名其見稱名流如此必有所以致之矣

縉紳錄

或問縉紳錄所自昉曰昔唐宣宗大中元年欲知百官名數翰林學士令狐綯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

員御覽五卷置案上是則縉紳有錄起于唐也

種松書塾鈔本

過夏雜錄卷六

水筆

古筆皆用羊毛崔豹古今注云秦蒙恬造筆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然則昌黎毛穎傳亦祇就唐言之耳宋宣州諸葛氏筆擅名亦當用兔其後盛行無心散卓筆始不用柱意即今水筆也水筆專用羊毛為之頗利疾書但軟少力於抄胥為宜書家不尚唯湖筆純羊毫製者鋒銛力勁最便臨池前門內劉必通硬尖妙筆招牌傳是董文敏題疑當時得此法若止如今所市羊毛水

種松書塾欽本

筆則為虛譽矣初時價廉五六文可得一管列仙傳
載漢桓帝時潁川李仲甫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
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此當是筆店之祖而南方
俗語三箇錢買一管羊毛筆或亦本此也宋劉克莊
書考詩五錢買得羊毛筆自寫年勞送有司南岳度詩集
正酬謂鄉學士詩瓦劄帶塵壤羊毛拂煙霏自注歐
公硯譜特取瓦劄謂胥吏以瓦劄研墨作字尤快羊
毛筆之最下者性善堂稿是知價值之賤今古畧同近以
騰書者多踊貴有至二十五錢者謂之雙料寔猶是
羊毛也唐有刺虔州者時宰托購新塗筆曰命老筆

工製之百日僅得二管以獻試之甚不堪怒欲罪之
工曰我所製乃歐褚所用請相君翰墨視之笑曰如
此只消三十錢筆不日獻五十管試之大喜厚賜工
岳相臺珂因試毘陵張顥筆遂序其事賦詩有云紛
紛鸞管抱筓賣恰費書三十錢然則字非虞褚筆價
無過三十者矣余拙書而習用湖筆今不易得以雙
料水筆代之戲咏云中書嗟老禿新管束柔毛摹畫
心應盡塗鴉興亦豪錫沐和木卓銅錯帶雲韜結習
誰投得寧論索價高

眼鏡

黠黷始明中葉近世盛行通都大邑列肆居竒既助
老眼復便短覷客誦一肆中粘聯輯四書成語頗精
功聯云吾憒知斯二者如用之皆自明也或近則有
一焉苟合矣不亦遠乎蓋老眼用雙以牯鼻短視用
隻以便携行也

琴韻

古人無故不徹琴瑟今能其事者百不得一習者既
少工拙亦莫之辨已邠春客吳門有羽士善琴為奏
數曲舉座皆曰工而不知其所以工也時逆旅主人
婦頗知音語人曰是指法不清故絕無韻余與張竺

仙起卧雲球聞之相顧喟喟甚自愧也昔唐于司空
頓之嫂知音於簾下聽客鼓琴曰三分中一分箏聲
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以今準昔韻果不易言乃獨
冥會于閨閣何也

澆人

北方遇大風沙輒揚起內城街道每日早晚有看街
兵丁以水潑之土常滋潤輕塵不飛案魏書孝靜帝
天平二年五月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
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澆人即澆水之人
也旱燥需水多故雖王公亦令出人助役然非常例

種松書塾鈔本

故得雨即止澆人二字甚新余暮歸有句云多謝澆人新灑路輕埃不上帽簷來

火石

古者取火以木其代以石不知始何時潘岳河陽縣詩歛如敲石火瞥若截道颼則晉已有之李長吉南國詩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船殷堯藩暮春述懷詩鄰屋有敲敲石火張喬送新羅僧詩落帆敲石火蓋此物於行旅最宜近用火絨引之尤便攜帶

煤炭

煤炭一名石涅一名石墨亦名石炭山海經女林之

山其陰多石涅水經注鄴縣三臺其水臺有數井藏
水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
引西域記云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盡日但
煙人取此山石炭治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本草
又有鐵炭烏金石焦石等名李時珍曰上古以之書
字謂之石墨今俗呼煤炭煤墨音相近也宋有石炭
塲掌受納出賣案煤炭色正黑其明如金故名烏金
石其潤如脂故又名黑石脂本草分黑石脂石炭為
二非也都下以此代薪宋^朱弁炕寢詩所云西山石為
薪黝色驚射目者是也元至元二十四年置西山煤

窑場有提領大使各員領馬安山大峪寺石灰煤窑
明一統志順天府土產有煤炭石炭其石炭注云俗
呼水和炭水和者取煤搥碎入水及黃土揅之印成
方塊長三寸許俗謂之熟煤實非二物也煤炭有毒
生者尤烈熟者差緩水蘿蔔解之隋文帝時王劬疏
請變火曰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
麻蕒火氣各不同石炭色黑屬水性燥屬火故其氣
兼焦朽味合苦鹹識勞薪者自能辨之

治湯火咒

治湯火咒云龍樹王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

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
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咒畢手握真武訣
吹之即用少許冷水洗雖火燒手足成瘡亦可療見
夷堅志丁上

觀音咒

京師刊施觀音心咒每朔望在前門關廟送人余所
得先後數紙是咒舊止十句三十六字今婆訶下添
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五
句十九字始於宋朱道誠妻王氏金州推官之母也
王素誦十句咒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忽

種松書塾鈔本

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咒但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不識字青衣令隨聲誦之乃念天羅神云：既醒疾尋愈後至七十九終世由此增為十五句也事見王鞏聞見近錄

後檔車

京負所乘有後檔車餘皆中檔檔應作輜龍龕手鑑有之案齊書輿服志重翟車注畫輪鐵鐺漆畫輪車注金塗鐺漆畫牽車注師子輅鐵鐺則字當從金旁又詩名物考載脂載牽是兩事字書牽車軸端鍵字亦作輜以金為之無事則脫行則設之蓋軸穿于轂

而牽則貫于軸之兩端以鍵夫輪者也今脂則脂其
軸與轂牽則加其鍵漢陳遵以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不得去以無鍵則不可行也然古今制殊難以證
說其所謂輦者兩手對舉之車今俗呼二把手是也
○韻會車軸謂轄頭也轄即車軸之端貫古所謂轄
急就章注轄豎貫軸頭制轂之鐵也運車之力全在
軸春秋時陽貨之叛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
歸之欲絕追者正以此其軸末之傳以鐵籠則自戰
國田單始元史輿服志輿軸一輪二軸之擘羅二擘
羅不知何物

香油

油有兩種葦麻子油為燈油脂麻油為香油燃燈香油為優仕宦家用之前明宮中亦用此油末年避熹宗嫌諱呼曰脂麻水脂麻一作芝麻本名胡麻莊綽鷄肋編曰油之通于四方可食與然者無如芝麻其性有八坳雨暘時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乃澁今膏車但用芝麻油不復用脂也

取燈見

引火物南方用杉木薄片名發燂載輟耕錄北方多

燃煤炭引火用細麻骨長七八寸蘸硫黃謂之取燈
今煤市街有取燈
見衢衢疑昔有鬻是物者因名

賣花聲

都下賣物者多為曼聲其語不可辨大率誇美炫售
之詞賣花尤甚負籠入衢巷先用手掩其一耳望門
高唱必掩耳者一以專力於喉一則門內有應者恐
為已聲所混掩則聽之諦也倡畢視其行止即知應
否但駐足片時即有粉臉猩唇者三五啟扉而出矣
若通街估衣市羣器雜出聲非不長音節殊促穀梁
傳所謂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是也

茶肆

茶肆內城為盛前門次之座客常百餘然不過市民雜聚啖小食恣劇談而已非若洪忠宣續松漠紀聞所云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也案古無茶字吳志韋曜飲酒不過三升孫皓密賜茶餅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唐宋始盛稱之燕京茶肆不知起何時金貨志章宗泰和六年尚書省奏茶者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市旅多以絲綿易茶歲費不下百萬因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

罪賞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
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並禁之犯
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據此則金末已無茶
肆矣食茶猶漢書言食酒也

燈花

李時珍本草發明云昔陸賈言燈花爆而百事喜漢
書藝文志有占燈花術則燈花固靈物也廣案漢志
無此惟新唐書藝文志鄭夾際通志藝文畧有唐李
淳風占燈經一卷西京雜記載陸賈曰燈花得錢財
故庾信對燭賦云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會得

種松書塾鈔本

財其百事喜則唯蜘蛛集為然然杜少陵詩燈花何
太喜是燈花亦主喜事也每客夜更深寒燄相對忽
爾繁花吐艷珠綴星聯雖未必果有喜事亦足破寂
消愁嘗愧無佳句答之閱宋元人詩有專咏燈花者
輒錄於此宋陳起燈花戲簡西隣詩西隣逸韻偕秋
清瑤琴曾許月下聽神馳吟境日復日金甌轉矣寒
此盟昨夕相逢再有約六花飛時湖上行短檠不密
泄此意輝煌粟：攢金英開堂一笑前未覩信手開
閱燈花經一主飲席設林麓一主盃簪獲良朋便欲
箋天檄滕六銀盃逐馬快此情曉來喜見萬瓦白迺

是天宇清霜明得非分
聲薄誤燈花還復燈花戲老
兄乙芸稿王鎡詩喜信今宵報與誰
玉人曾剪畫雙眉
等閒開落銀缸見只問春風不得知
吟洞陳鑿之與客
夜飲蠟燭有花客請賦詩
圓蒲促坐話情真
蠟炬能
花似有神畢竟蜂鬚膏馥在
酒餘依舊十分春東齋小集
元貢奎燈花詩云今夕離家遠
燈花儘意開
綠烟浮
小暈紅焰落
輕煤影照頻
占喜心挑莫見猜
遙知兒
女坐歡笑對銀臺雲林集
張雨燈花聯句序云永嘉李
季和十月三日夜霜天殊寒
兩燈作花遂聯句於酒
間詩云星閣迎寒闕
霜鐘動夜樅
光酒深燔木火漏

種松書塾鈔本

下續蘭缸寸草熒芝小雨丹葩瑞帶雙金枝交婉孌
 孝銀粟亂髻鬢晨蠅結飛蛾笑雨膏融吐鳳懷承珠光
 透鏡孝火齋幻垂幢的的輝青瑣雨淫淫颭玉缸燭
 龍擎紫蓋孝翹燕綴紅躡隣眼書窺隙雨仙眉黑暈
 意狂吟心藥發喜聽足音足孝折聖風吹座鈎簾月
 江雨青藜如見遇揮手出紛龐孝光見草堂雅集
 斗姥百字咒

斗姥百字心咒得之江西曾氏時在秀水官舍辛卯
 十一月也自是每晨持誦原刻有音因仍未及考定
 亦有字書未載者閱龍龕手鑑附記數字於此伽音

迦囉力何力沙二反咤莫郎反哩音里唵烏敢反但
當達反此書出於梵英甚多當得其正

方言

水經注引地里風俗記云燕語呼毛為無故毛鄉城
作無鄉城今呼毛若卵無若墨音猶相混也鄭氏周
禮注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曰逢許氏說文北方人
謂烏腊曰腊釋文盧云腊雉腊燕地足雉也晉書蔡
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

米價

賓退錄唐太宗貞觀年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美談梁

天監四年米斛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值

二錢者廣案漢書食貨志宣帝時穀至石五錢穀一

石得米五斗是斗米僅值一錢可謂極賤南宋末臨

安府斗米十千見杜清獻集貴矣而荆南孫儒之亂斗米

四十千持金寶換得一合一撮謂之道賜米見南道新書

賜清異錄可謂極貴作通賜

穀父蠶母

紺珠集載沈汾續仙傳曰三川飢三青衣童子語人

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已收五穀之神矣可相率祈

謝穀父蠶母當致豐穰廣案此事最足醒世今人幸

生 盛代年奏婁豐衣租食稅者固罕知節嗇即氓
庶亦習於鮮美狼藉傾污視不甚惜此實足以感召
天殃近南方蠶收既薄孽起幽昌可不惕然知儆乎
余書家函後云聞說南(東)雨澤愆預愁米價倍前年
急從穀父殷勤謝莫道青衣事浪傳正用此也穀父
蠶母疑即吳農所稱田公地母俗多肖像祀之

象

象者南越大獸其字象牙耳四足之形聖人作易取
之賤以名子秦以號郡由来舊矣然多力難致人罕
得見故尸子稱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執

雕虎唯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

與象鬪以自試

尸子已亡見班固思元賦注

韓非子解老篇人希

見生象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諸人之所

意想者皆謂之象淮南子說林訓象肉之味不知於

口又汜論訓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觀三子之言

其皆未見生象可知三國時孫權致巨象於魏武帝

欲知其斤重其子沖謂置象船上刻其水痕所至稱

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蓋自見驅文公之後史言獻

象創見於此經所稱象箸象輅象笏象珥之類皆指

其牙也海賈名為白暗甚貴之今則通用不甚珍異

酉陽雜俎云大象百頭頭有十才佛書又言普賢乘
六牙白象唐李嶠賦象詩亦曰六牙行致遠千葉奉
高居今京師有巨象可折十橋形畧如豕灰色踈毛
冬則盡脫皮如厲癩鼻長委地兩牙橫出二三尺許
或交於鼻前說文牙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釋名
以為櫪牙蓋象有牙復有齒故左傳稱象齒焚身二
牙特其最長且露者曰六曰十乃并齒計之呂覽馬
齒十二與牙三十高誘注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
八合為三十是馬亦有齒復有牙也聞順成門內象
房各有象奴謹事之當知其詳宋至道中詔問大食

國貢使取象法對云用象媒誘致以繩漸羈縛之或云伺其出入之處掘坎鋪薄板覆草其上往往墮入漸以甘蔗等物餌之乃聽人指使身具十二生肖肉惟鼻是已肉其力亦全在鼻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即斃象胆隨四時在足三歲一乳最大者為豫左傳定四年吳敗楚及郢楚使鍼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注云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案上文楚子取妹季芊以出涉睢與固同舟於時水次涇德安得有象据本文言執乃假為烽燧之象使執以示吳若有伏兵者然非真有火也註誤或遂附會為火牛

之祖矣

駱駝

駱駝本名橐駝漢書作橐佗

常惠匈奴等傳

師古曰言能負

橐而駝物也鹽鐵論作駝駝郭義恭廣志作駝駝龍

龕手鑑作驪駝其義同也逸周書王會解云伊尹為

四方獻令正北空同太夏莎車姑他且略貌胡戎翟

匈奴樓煩月氏犍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

馬駒駝駝駝良弓為獻明非中原所有而蘓秦言燕

代橐駝良馬是六國時北方已有之燕代在漢為漁

陽右北平鴈門等郡何太史公史記又稱橐駝為白

種松書塾鈔本

奴竒畜文帝時嘗獻一匹其貴如此及武帝伐大宛
時出燉煌者驢橐駝以萬數則又不勝其多此所難
強解者今燕地饒產幾同牛馬舊說力負千斤雖未
盡爾然實能勝重居平用馱煤炭等物狀如胡羊昂
首短尾背隆起二處足三折其卧屈足灣不着地而
漏明者名明駝最能遠行古詩願借明駝千里足是
也冬春之交鬣毛耗音耗奈多夏秋則疥或遂禿
剥北魏邢子才謂劉晝六合賦正如疥駱駝伏而無
媵媚是也其鳴曰圓乙鎗反能知水脉所在博物志云
過其處以足蹋地不肯行又知風信東夷且未國西

北有流沙數百里夏中有熱風將至惟老駝知之即相聚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毡擁護鼻口其風迅疾斯須過盡若犯者必至危斃蓋亦靈獸也漢書西域傳又言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本亦作犖後漢書順帝記陽嘉二年疏勒國獻師子封牛李賢曰東觀記封牛其領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夫項領隆高而又名以一封橐駝宜封牛與橐駝為一物矣然與師子同貢方物又謂之牛自別一物顏李注雖不詳不謂

種松書塾鈔本

即今駱駝說者因杜少陵詩有云紫駝之峯出翠釜
酉陽雜俎載將軍曲良翰有駝峰羹為衣冠家名食
遂欲混合為一不知此在爾雅名為爆音牛郭璞注
即犂牛也領上肉爆眊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
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
牛此注極其明白少陵及柯古所稱駝峰蓋亦指此
癸辛雜識云駝峰之雋列于八珍駝似豕其背隆起
特肥美今奉天亦產之與駱駝似是而實非也古諺
云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道是馬腫背格物洵不易
哉

風箏

唐元微之連昌宮詞曰烏啄風箏碎珠玉此風箏今
簷前鐵馬也得風搖動聲諧宮徵宋田表聖錫有專
咏風箏詩首云白蘋洲上春風生畫樓檻迥銀箏鳴
鏗鏘節奏急復慢空中一部天樂聲是也全篇見咸平集甚長
今春月坊巷小兒施放風鳶都下亦呼風箏舊說紙
鳶入空小兒仰面張口向之能洩內熱或云南史梁
武末羊車兒作紙鴉繫以長繩簡文子太極殿前向
西北風而放事由此始北史元世哲從弟黃頭使與
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鴉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

種松書塾鈔本

墜是紙鳶又名紙鴉紙鷓也其曰箏者既糊紙于竹胎復着厚紙和絹其中風入則箏箏然聲似軋箏故名南方所有大率鳶鴉鷹鷄之類間為蝴蝶美女小兒已極誇美此間形製百出凡有翼如鳳鶴山鷄蝙蝠以及複翅之蜻蜓蚱蜢固靡不肖其形他若和合三星八仙鐘鼎瓶罍斯已奇矣乃至鱧鯉蝦蟹蛙蠍蜈蚣亦皆傳翼搏風翱翔雲際真所謂人巧奪天工也

都街

都街九達其旁市肆商賈百族裨販夫婦居焉鋪面

侈麗者雕梁綉檻黝漆糝金上用鬪八皆髹繪西
河沿銀樓為最他如茶社酒樓亦必高楣綵幄侑茶
率以麵食下酒則窮水陸之珍竭南北之味昔宋魯
宗道微服飲仁和肆百物皆備恐尚無此盛也

沐猴戲

正月多沐猴戲衣冠進退干戈馳逐行丐者以博錢
餬口夫猴生于山林性黠難制而頑然者教訓馴習
之久乃惟人是從故曰揉曲木者不累日由來漸矣

太平鼓

正月小兒擊油鞞扁鼓柄下連四五鐵環擊時以手

振其環與鼗：鼗相應謂之太平鼓大興縣志亦云
民間擊太平鼓

狗尾草

北方蓋屋以瓦用土和石灰厚塗之可禦盜兼避風
四月有草茸生青翠可愛五六月結穗方秋寔落即
黃而萎矣貧者力不能薙除經涉冬春望如黃茅名
狗尾草案太平御覽韋曜問曰甫田維莠今何草答
曰今之狗尾也羅願爾雅翼莠草似稷無實今之狗
尾也北人呼稗亦名狗尾其寔二種孔子惡莠亂苗
戰國策魏文侯曰幽莠之幼也似禾今此草與禾絕

異南方亦多但不在屋耳余為賦屋上草一篇樹至
夏初方發葉未九月已萎唯松柏常青歲寒後彫至
此益信

琉璃廠

正月朔至十七日琉璃廠市集最盛書函珍玩花木
俱在火祖廟百戲雜物在廠橋北隙地然不過木偶
土稚之伎撞木緣絙之戲遊人駢聚轂擊肩摩余亦
往焉雖不能效杜司徒着麗布襴衫入市看盤伶傀
儡聊以遊目亦足解愁

楊木牙籤

種松書塾鈔本

酒數行後庖人進剔牙籤人一根以楊木為之云常用去風不損齒案法苑珠林佛言嚼楊枝有五利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熱病五除痰癢或云一除風二除熱三口知味四能食五眼明不嚼者有五過失一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癢病不消四不引食五眼不明又三千威儀云用柳枝有五事一斷當如度二破當如法三嚼頭不得過三分四梳齒當中三齒五當汁澡自用刮舌又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舌上血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汗僧伽梨若足四棄柳枝莫當人道五當著屏處柳枝即楊枝也

自淮以北有楊無柳爾雅楊蒲柳邢疏楊一名蒲柳
生澤中可為箭芻左傳所謂董澤之蒲鄭康成曰水
楊也葉圓潤樹與柳相似故名楊柳采薇楊柳依
左傳董澤之蒲即此凡有白青赤三種白楊葉圓枝
弱微風大搖古詩白楊多悲風是也青楊葉長赤楊
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此樹易生倒植之亦生析而
植之亦生別有黃楊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
則短一寸北方所用楊為多焉

袴

自山東蘭山以北婦女有袴無裙已載之冬集紀程

種松書塾鈔本

矣此風不知始何時案莊綽鷄肋編云燕地諸倡皆以子為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錦裙然則宋時諸倡尚裙況在良家漢書外戚傳孝昭上官皇后霍光外孫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注服虔曰窮袴有前後當不得相通也師古曰袴古袴字窮袴即今之緄襠袴也史但言窮袴則單複裙不待言矣晉書王宏傳太康中宏為司隸校尉時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續宏曰遣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褻發于路由是獲譏則袒服

之不當暴露明矣魏書禮志論戴記童子不衣裳謂
童子未就外傳往來父母慈乳之前故許其無裳以
便易之若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
受道成均之學釋奠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
曾參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實所未安
是則元魏時男子十五以上便不可無豈有朱粉其
面綺羅其襦而獨可不蔽下者鹽鐵論稱匈奴無裙
褲曲襟之制淮南子九疑之南民人短綰不袴以便
涉游說文滅縮中女子無袴着縛衣狀如襜褕溪蠻
叢笑矻以裙代褲蓋皆圓于俗使然齊魯燕趙不

應有是也

揖

顏氏家訓曰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古之道也我善其迎揖今則南北正相反初見自覺其倨久之亦相習其寔在南時無不揖者惟元正則北人雖相遇于市亦必揖分卑者并曲跽市人並叉手致敬謂之拜年

衎衎

都下街巷多以衎衎為名衎通街也見說文衎字不

載字書遼僧行均居京師憫忠寺所輯龍龕手鑑載俗字甚夥而彳部止有御字注云俗音胡無訓其御字亦但云通街則知遼時尚無此稱疑元明人就御字加彳也亦有以街名者如菓子街瓜子街之類案輟耕錄都下六局菓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办局今之瓜果始舊名歟御字罕見于詩唯樓鑰小谿道中有云後御環村儘遊鳳山寺前換行舟御有同洞二音樓蓋作去聲用

冰牀

北方河水合時用木艦平其底上可坐一二十人以

篙撐刺往來冰上其疾若馳謂之冰林按夢溪筆談云信安滄景之間冬月作小坐冰上拽之謂之凌林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冰者相屬問之曰此運使凌林此提刑凌林聞者莫不掩口北人呼冰為凌凌音同靈故皆掩口今直呼冰林是也然官負無乘此者時又有溜冰之戲鞞鞋疾走如飛

奶子茶

奶子茶用牛乳合鷄子成之即古所謂醢酪晨飲可充飢虛亦壯脾胃楊允孚滌京雜咏云皮囊乳酒鑼鍋內奴視山陰對角羊

名刺

劉熙云書姓于奏白曰刺後漢書所載如高彪覆刺遺孔融書孔融王朗修刺以侯邊讓蓋即今書柬帖也彌衡遊許下懷一刺既無所之至于字漫滅此止書鄉邑名氏當時所謂爵里刺乃今之履歷或修謂通姓名自叙稱謂則通曰名刺今謂之帖子京師初亦行用之近士大夫通謁祇以紅紙長五六寸濶三四指書姓名背注寓所不知所昉大興縣志稱元旦冬至日姻友俱投刺互相拜答志作于康熙十二年其說風俗尚如此或云始乾隆二十五年海寧朱名

登泰字又韓者其人布衣而好交結創為此法人樂其簡便相習用之

戲子會

三月十八日戲子會其所奉之神唐明皇也優伶獲雜百戲異陳亦有臺閣儀衛觀者如堵四月二十八日縫婦紅女千百成羣往藥王廟進香謂之剪刀會

七夕曝水

大興縣志風俗曰七月七日婦女曝水日中水膜生投以針則浮視水底針影巧則喜拙則嘆矣案古法穿針向月此獨以日意者姮娥藏拙故羲和代之耶

余有咏云簾鈎纖月漏清光隔院如聞蘭麝香却怕
素娥踈懶甚針浮水面候斜陽

苦萎塗面

鷄肋編曰燕地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
以苦萎塗面謂之佛粧但皆傳而不洗至春暖方滌
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近苦萎無聞但
多用面藥及泥粉耳女子十二三情識已開過三十
便成老嫗所謂顏如王者曾幾何時

剪絡

剪絡賊俗呼小侶多匿于鬧市人衆處物失去初不

自覺旁觀見者皆不敢言恐其讎怨也余嘗出崇文門佩一鞶韞匣覺背後有掣之者回顧其人方偃而行昔唐時有愚者應選入京皮袋為賊竊去乃云鎖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偷我袋何物以開之正恐遇小侶連衣帶也不能保歸語同人為之一笑案武林舊事闕闕之地剪脫衣裳環佩者謂之覓貼兒

膾魚

鄭氏周禮注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

荳芽兒

市人呼舉子落解貢士下第者為荳芽兒菜荳或大

豆水清透入木桶中置煖處經霜芽長二三寸肥白
可茹食以其不種而生故取喻焉

燈圓

正月以燈圓相餽遺俗直呼為元宵猶八月之月餅
皆應時之物也顧東江清以燈圓餉陸太僕詩三五
新正憶故園屑雲糜玉鬪春盤小奴解作江南意遠
客都忘歲暮寒梅欲闌圓忙着子雪如爭巧故成團
玉屋太僕真清吏莫認明珠按劍看蓋是時北方未
有此故文僖頸聯云云今則頗有平時則買掛粉湯
圓謂之南點心

乾姊妹

夫尊于朝婦貴于室禮也同鄉婚友饋問往來亦情也或遂結為乾姊妹酒食徵逐甚者干與外事出奇制勝輕薄子目為女寇

蒲萄羊肉

北方蒲萄甚佳白如水晶者尤上有紫者多曝乾散市四方遵化縣東南三十里有蒲萄山盛產蒲萄山因以名畫墁錄云陶隱居注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麪胡羊尾極肥淮南子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無角者犬豕之

之屬肥從前起者也有角者犁羊之屬肥從後起者也又曰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尾大於要則不掉矣今獸之大者無如象與駱駝及牛三物尾皆極小故多力胡羊尾雖短而肥大故行遲

牛角

考工記稱材之美者首燕之角淮南子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列女傳曰傳弓以燕牛之角蓋取其瑩潤緻密至今猶然以製器亦佳

窩窩

用小米磨粉為之略似饅頭而無餡俗呼窩窩

花狀頭

矩齋雜記云明萬歷間涇川章孝廉少勵搃行領薦後稍懈久不第嘗赴公車同寓少年挾妓強之雜坐少酣少年請占兆以骰子六紅為花狀頭奪者得妓章一擲得之遂不辭適妓體毒將發逡巡中夜謂不敢污貴人章怒罵曰若嫌我老耳新狀頭不病也一狎中毒榜發復黜歸至半塗瘡潰其鼻漸見故鄉自經逆旅人曰可憐六粒骰子斷送半生道學愚山書此事足令虛憍之徒流汗浹背蓋荏平以北流娼甚多發解者往往有染姑無論是非獨不計利害乎余

親見有因此致病者矣

戲園

城內外戲園凡三十餘所班名最著者曰永慶萃慶
宜慶各有旦擅場所至聚觀占席稍遲即無所容所
演號秦腔者大都淫哇之音媒媪之狀至極醜則必
齊聲曰好其實不過鬢髮朱粉有類婦人耳歌喉既
非李八郎弓足復遜黃蟠綽而狎之者或且千金買
笑寒生饒眼則製詞賦以媚之彼偶開筵醪會投片
紙相招雖典質必應咄嗟間出則壯與居必華屋皆
出豪家橐也會給事御史孟公懋奏請逐禁彈唱變

童俗所謂檔子者 廷議以秦腔戲旦既亂雅音更
靡不貲之費今改習崑弋二腔衣帽不得侈僭其風
稍戢初戲文始宋末永嘉草木子所稱南戲元初京
師多演之明時又有海鹽腔弋陽腔而弋陽尤盛崑
腔則始於崑山人梁辰魚字伯龍撰江東白苧妙絕
一時其邑人魏良輔能喉輔音聲始變弋陽海鹽舊
調為崑腔伯龍因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
閭白面冶遊兒多唱梁郎艷雪詞是也今傳奇家諸
戲弋陽弟子能改調歌之唯浣紗不能也旦所由名
不可解遼史樂志有七旦即七聲也云自隋以來樂

府取其聲四旦二十八調為大樂則旦其樂聲乎裝
旦吳子貴武林舊事已載之矣陳耀文謂生淨丑旦
名義見太神正音惜未見其書

廁屋

劉熙釋名曰廁言人雜在上非一也或曰溷言溷濁
也或曰圜至穢之處宜常脩治使潔清也或曰軒前
有伏似殿軒也此事雖極猥瑣然實居家所必不能
無周禮宮人為其井區除其不蠲去其惡臭鄭司農
注云區路廁也左傳晉厲公如廁漢書武帝臨廁見
衛青此宮中之廁也戰國策趙襄子如廁心動史記

萬石君傳郎中令石建洗沐歸為其父奮浣滌中裙

廁榆

榆音住短薄板也蓋即廁籌舊解謂廁溷也又言廁竇虎子行清恐皆未的

晉石

崇奢侈客入其廁誤認為內此富貴家之廁也甚者
外屏南天溷七星主天廁星家以為天之廁溷南方
士庶莫不有廁歲暮則祀廁神謂之廁姑即紫姑也
歐陽文忠嘗謂措思在三上廁上實居其一江淮以
北乃絕無此都城居民輒乘夜傾穢臭溝或穿墻以
出狼藉甚矣獨通街有所謂茅房者外雜列什器骨
董之物內即區廁入者輸一文蓋市民剔糞為生往
往有致富如唐之羅會者由是專室狹廬牟利如龍

斷然內城尤多門幌用布幅雜繪人物戲齣洩處四
壁懸士女會合之圖以引屋頭者潑少年借此遊目
或日數登焉嗟乎市僧博錢納污奚惜而遂犯誨淫
之罪得非廁屋之一厄乎棄糞器曰世古作鬪音
畢見龍龕手鑑○屋頭俗謂如廁也并州人鑿土為
屋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云北齊文宣帝怒魏郡丞
崔叔寶以溷汁沃其頭後人或當食或避親長不敢
正言溷曰影為沃頭見資暇錄古者謂之更衣其名
最雅今言出恭又不知何取也

甜水井

內城近東街市去水稍遠得井水甜者便以瀹茗但
初沸時有沫浮起入碗少頃結成衣以磁蓋揭之色
焦黃或黑未幾又凝聚如初此茶經所謂水膜如墨
雲母飲之其味不正者也初謂腥甌臙鼎使然手自
滌罷煮點仍復爾。性既嗜茶非是無以療渴吸穢
入肺誠非所宜然此水亦斗十錢長安百物貴即水
知之矣

哈噠

紬匹肆有哈噠粉絹哈噠滿洲地名亦作哈噠蓋其
地出素絹曰名婦人用以護領

西瓜

北方菓實無不佳者以土燥性鬆而肥故也揭曼頤
京城雜言曰桃李大于拳棗栗充餽糧誰謂苦寒地
百物莫得傷是也西瓜大者數十觔瓢皆檀香色有
白瓢者更佳不多得案削瓜包瓜事詳于經郭義恭
廣志記其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烏瓜
魚瓜狸頭蜜甯龍蹄羊髓等名今所稱西瓜南方亦
有之云宋洪皓使金從燕中得其種謂是金主征西
域時所得遂美冠諸瓜味甘如蜜然不及此間之大
今京師多以水貯之以荐客元周衡之權詩云當年

種松書塾鈔本

傳種非東陵蒲萄石榴來與并碧壺深貯白沆瀣霜
及凍割黃水晶豪家晏客侯鯖列火酒鯨吞嫌內熱
此時專席荐冰盤分與風前滿襟雪此詩山南方西瓜
如宋毛珣儀真詩云販來北粵堪充膳種得西瓜可
析醒是也

蘋果

蘋菓亦名蘋婆果色味俱佳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
言曾獻果子 紀王慎慎貢於高宗以為朱柰又名
五色林擒或謂之聯珠果上重賜方言為文林郎因
又號文林果

草帽花

婦人挿髻蒲草花有肖韭菜之類者有為船者有為鞋者獨草帽花織細篾為笠北方謂笠為草帽上綴珠翠雜小花頂懸孔雀雙眼小翎長可七八寸爭飾首以為妍若用鵝毛則直賤矣

無花果

護國寺東多花廠四時之花畧備有一種葉如枇杷而小着子纍纍聞賣花者曰無花果也案宋景文益部方物畧有天仙果贊其序云樹高八九尺無花其葉似荔支而小子如櫻桃纍纍綴枝柯間六七月熟

味至甘贊曰有子繫枝不藹而實薄言采之味比蜂
蜜荔支葉未之見不知即此果否

巴吉

巴吉國語曰法世猶言努力向上也滿洲或以此命
名近見 奏牘亦用之嘗見朱蒿菴先生日劄云人
生盡一巴字一日不巴則一日自暴棄矣意蓋如此

棲菹

劉跋暇日記北人樹上晒乾菜冬來食之詩所謂棲
菹言如鳥棲也案菹詩本作苴當音槎正義謂是草
木之枯槁者此作菹亦通

火判

正月元夕前後市人率錢搏巨土偶空其中以煤實之坐臺上燒令通紅口鼻耳目諸竅吐欲蜿蜒謂之火判云可獲福殆猶南方之燒田蚕也

烏鵲鴿

鳥多烏鴉及鵲烏有四種小而純黑小嘴反哺者慈烏也似慈烏而大嘴腹下白不反哺者鴉烏也似鴉烏而大白項者燕烏也似鴉烏而小赤嘴穴居者山烏也山烏絕少上三種所在多有以其聚散不常故曰烏集烏合亦曰烏散漢書谷永傳烏集雜會後漢

書耿弇傳烏合之衆史記南匈奴傳雲屯烏散是也
文性多猜始雖甚善後終不親管子烏鳥之狡雖善
不親是也然觀其衝曉羣飛覓食晚各歸栖故林亦
似知時審幾者何待聽緡蠻而始嘆不如也鵲噪多
主喜西京雜記云乾鵲噪而行人至禽經靈鵲兆喜
客中聞啾啾聲眉為之豁然南人喜鵲惡鴉北人喜
鴉惡鵲又不能不隨俗而變鵲無常匹故字从合每
月生子故易繁人多取食之卵可淪羹

雨沙

雨沙北方常有之穀梁傳曰著于上見於下謂之雨

今沙不由風起自然從空而飛一望昏黑頃之着地皆黃或以黑漆盤盛之見其點滴如細雨焉毛詩傳靈雨土也

鞞鞞鞞鞞

鞞

去吉反

鞞

都昆反

鞞

各

鞞

徒各反

鞞

胡履也並

見龍龕手鑑

蜘蛛

甲辰七月從陳太史觀樓借得四庫目錄十冊手錄其書名撮其大概其已經目者略之時以校讎餘暇急手寫畢腕幾欲脫目為腫不之倦也初十日晌午

種松書塾鈔本

忽有小蛛蜘蛛懸于輟黷之外當左目之下蜘蛛主喜
而在目下意必有應至十四日果得家書余自入都
八閱月未得一信始信杜少陵抵萬金之言為不虛也
目之橫為四蛛其知之矣

亮鐘亮梆

唐制六街鼓節日暮八百聲而門閉五更二點鼓自
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鼓三千搗辨色而止今
街徼擊梆取木空其中擊之聲邦邦然蓋古時柝之
遺意趙岐孟子注云柝行夜所擊木也范甯公羊注
云柝兩木相擊周禮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鄭

司農云橐謂日夜擊橐蓋邏巡之法柝為尤宜初更鐘樓鳴鐘而撥街柝應之一更擊一下二更擊二下至更將盡則雜擊數十下畢仍一下至天明止謂之打亮柝漏鐘亦然謂之打亮鐘

相船法

相船法頭高於身者謂之望路如是者凶雙板者凶隻板者吉以舫底板數之五板七板為隻六板八板為雙見談苑

捉盲

今小兒有捉盲戲緣起宮中北齊書皇甫玉善相人

種松書塾鈔本

文宣欲試之以帛巾袜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
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于常山長慶二
王並曰亦貴殆此昉也鄉嫖記曰明皇與玉真恒于
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真
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滿宮之人撫掌大
笑明天啟宮詞曰內人深藏學迷藏即捉盲亦云摸
盲

禪宗

禪家兩宗南能為頓宗北秀為漸宗

藕

陸璣詩疏云幽州謂藕為光旁為光如斗角王質林泉結契賦藕條詞云光旁聊見幽并兒自注藕條號光旁者希見之稱毛晉詩疏廣要云今北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今京師西直門外植荷甚多荷藕之稱與南方無異不聞光旁亦非希見矣凡物皆先華後實獨此華實齊生以善耕泥故字從耦又性偶生也月生一節閏輒益一葉曝乾用以裹物

竹梅桂

竹性惡寒喜濕故有九河鮮育五嶺實繁之語北方絕少間有之亦無青蔥搖曳之態梅過江盡變為杏

故人有終身不識梅者猶踰淮之橘遷地勿良也爾雅說梅有三時英梅者雀梅也杙槩梅者杙樹似梅也至所謂梅杙郭注如杏實酢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杙詩終南有條有梅是也案陸璣詩疏梅樹皮葉似豫章大豫章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花赤黃子青不可食杙葉大每三四葉一叢木理細緻子有赤白兩種楊州人曰梅則與今所謂梅迥別故埤雅據之以為一木二名郭璞所注誤而毛子晉以未釋標有梅之梅為欠事也杙木直上柯葉不相妨此方墓上多植之梅惟盆供間有之亦自南方來明年多不

復花桂則未之見也

棗栗榛

燕地饒棗栗賈誼新書懸弧之禮曰北方之弧以棗
栗者北方之木也栗五方皆有陸璣曰漁陽范陽產
者甜美長味他方志不及味鹹性溫理筋去風昔有病
足弱者坐栗下食之便能起行榛說文作辛木廣雅
作辛詩疏本草皆作莘趙岐孟子注作楫栗屬也有
二種一皮葉皆如栗子小如杼子味亦如栗詩樹之
榛栗是也南方謂之錐栗一枝葉如木蓼高丈餘子
如橡子作胡桃味核中悉如李詩山有榛是也周禮

種松書塾鈔本

以充籩實昏禮為女執陸璣羅願俱謂漁陽遼代上
黨皆饒今果肆獨榛實去殼蓋是物中空者多土人
採得以水驗之沉者搥取攜入市賣之浮者以付商
販故南方有十榛九空之語

鷓隼

詩疏晨風一名鷓似鷄青黃色燕領鉤喙向風搖翅
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郭璞爾雅注以為
鷓屬北人亦多畜之隼亦鷓類一名擊征一名題肩
鼓翅迅疾韋昭以為鷓李善云奮擊之鳥通呼曰隼
禽經曰鳥之小而鷓者皆曰隼

蟋蟀

蟋蟀一名蝥聲如急織故又名促織陸璣曰幽州人謂之趨織督促之意也今猶名趨趨秋時市兒捕得之以高粱稈空其中而納之或買畜以觀其鬪考古人于秋蟀未有言其善鬪者唐宮中始有此戲至宋賈似道酷好之遂為著經謂其合類頡頏以決勝負英猛之態甚可觀也又云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赤小黑大可當對敵之勇黃大白小難免侵凌之虧又有仰頭捲鬚練身踢脚四病切不可犯若兩尾高低曾經有失兩尾垂萎並是老朽嗟乎平章蟋

蟀可謂精矣其於國事何如哉

白翎

北方有蟲曰白翎如蠖蟻而細其翎白色故名夏月
啣人膚輒起紅粟奇癢甚則成瘡大率如南方之鷄
末子察難知也乙巳六月暑濕薰蒸此虫極多余作
詩責之遂絕不復至亦似有知者

蠍

蠍一名蠱螫人虫也莊子其智慘于蠱蠍之尾通俗
文長尾為蠱短尾為蠍左傳蠱蠱有毒國語申生曰
雖蠍諸焉避之是蠍與蠱小有別詩卷髮如蠱謂其

尾曲上捷左傳子為蠱尾然則蠱尾較長信也京師
居人多以紙泥窓壁夜聞其行有聲剔蠱去之舊云鼠
婦之大者化為此虫蜥蜴能食之故蜥蜴亦名蠱虎
又為蝸牛所食規之以跡不能動今人蠱螫人以蝸
牛涎塗之立愈嵇含曰諺云遇滿百為蠱所螫而唐
制三月上巳日賜侍臣柎柳捲帶之免蠱毒是教其
下怙過也陶隱居曰有雌雄雄者螫人痛止一處雌
者痛牽諸處入藥用尾謂之蠱梢北方生捕之噓以
風即止不動取貯筒中聽用或戲以筵擊其背輒反
其尾螫之不得自中其背如是數四宛轉而死死則

種松書螫鈔本

尾脫藥力緩矣

巳巳嘉平十四日男勳懋敬校

唐世解人不捷退而肄業謂之過夏蓋暫為息肩之
 計至明初則有寄監讀書以俟後舉者矣夫微名得
 失時之利鈍為之亦藝之精拙為之必倖勝於一朝
 或決去於窮日其事誠過飲願如余之浪隨海送塲席
 龍鍾不急韜筆入山而尚浮沉人海將何為乎甲辰
 閏三月會闈將撤友人沈嵩門以余癖書引司讐校
 將藉此免就暑塗既而王秋部踈雨遣子從遊一經
 援止無由自脫兩度蟀鷄非本懷也抑梁劉緩有言
 曰不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知見以余僻
 處海隅老鑽故紙一旦竊天祿之餘光窺石渠之秘

種松書塾鈔本

籍雖嘗止一齋踰於鼎食矣而且瞻仰雍宮摩抄石
鼓城闕街衢之壯麗人材物貨之美富舉昔人研京
練都所不能詳者今悉得之目擊其足重又孰過于
此然則資斧有心固宜為含度所笑而虛所知見愧
益甚焉爰於胝沫餘暇隨筆記錄久之次為六卷名
曰過夏雜錄仍初心也要期無負目前而已如云覆
瓿則固其所丙午二月二十一日春分節耕厓周廣
業自識



過夏續錄卷一

海寧周廣業

靳氏

左傳莊十二年宋公靳之注戲而相愧曰靳吳元滿
六書正義乃云靳姓宋公靳之後楚大夫靳尚漢靳
欽可怪也

桑欽

水經世傳桑欽作王應麟地理通釋云桑欽長君漢
成帝時人見儒林傳隋志不言欽撰水經又引通典
曰水經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廣案漢

種松書塾欽本

書欽河南人嘗從平陵塗惲子真撰毛詩地理志本注往往引桑欽說疑長君故明於水道者特非今之水經耳姚寬西溪叢語則云別有桑欽

易圖

十三經原有圖者惟禮記投壺餘皆無圖而後儒補為之易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聖人但謂之象此不圖之圖也自朱子本義列九圖於卷首學者尊信之以為易之精蘊在是矣間有疑而辨之者終未明暢吾浙胡東樵著易圖明辨十卷始河圖洛書訖象數流弊先列諸家論說後斷以案舉凡劉牧陳搏邵

堯夫及九宮參同契諸似是而非之說一概廓清使
五百年來理障一朝開朗雖紫陽復起亦無以易其
言真包犧之嫡冢也東樵胡氏名渭原名渭生字拙
明東樵其別號德清人有刊本余從邱芷房師借讀
一過。東樵自為題辭云詩書禮樂春秋皆不可以
無圖惟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
其圖矣案圖與象不同古所謂圖肇端托始得其仿
佛而已故爾雅訓圖為謀象則擬諸形容灼然可見
矣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知伏羲作卦
先按諸圖繼定以書六十四卦即六書中所謂象形

者圖不可謂之書書亦不可謂之圖伏羲之卦書也
兩圖在其中矣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六十四卦象也而數出焉物生即其圖也
如畫家畫人物以人物為圖而後畫以象之無人物
無可象也既以象之後其始亦遂名之曰圖伏羲雖
聖無河圖亦不能凭空畫卦無洛書亦不能撰奇耦
之畫故曰不圖之圖易通卦驗云伏犧精作易無書
以畫事此言以畫卦事為治也王充論衡云伏犧以
卦治天下蓋古人治民不徒文告聲律身度君之一
身即圖也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又圖也然

則文周未繫辭之先易之為易乃純是圖今云惟易
無所用圖未免語病當云詩書禮樂春秋皆當別為
之圖惟易則本書即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是
也

詩換字有深淺

三百篇有數章文同止於句中換一二字者國風尤
多然其意自有淺深謝枋得詩傳注疏說風雨篇云
淒淒則風微雨細但見其寒涼瀟瀟則風勁雨大瀟
瀟然有聲如晦則風狂雨驟天昏地黑一節緊一節
夷則心氣平和瘳則如病頓愈喜則有歡樂之心不

種松書塾鈔本

止於瘳也亦一節深一節其說草蟲甘棠北風諸詩
並然余嘗推此以讀諸詩大率如此疊山可謂深於
詩矣是書早佚近從永樂大典摘出刻之知不足齋
叢書中

春磨碁

唐僖宗中和三年陳州四面賊寨相望擄民充充食
號為春磨寨見冊府元龜

偷江東集

後梁羅紹威字端已魏州貴鄉人太祖時為魏博節
度使封長沙郡王好書賦詩時江東羅隱盛有詩名

紹威遣使叙南巷之敬隱乃聚所為詩寄之紹威酷嗜其作因名已所為曰偷江東集嘗有公譙詩云簾前淡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脚風雖深於詩者亦嘆服焉見永樂大典本傳

禁毀碑碣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四月幸河南府禁人毀廢所在碑碣見薛氏五代史

五不足懼六深可畏

薛五代史載明宗長興二年大理少卿康澄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五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

種松書塾鈔本

崩川涸蟲賊傷稼有深可畏者六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褻聞帝優詔獎之識者謂可畏六事寔中時病廣案上五事皆下六事所致知所畏則不必懼不知所畏徒懼無益否則天象示儆災眚迭見亦天人之變侈然聽之勢必至勸長星食肉糜而後已可乎哉

五經印本

宋史藝文志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案晁公武石經考異稱國子監有長興板本則後唐明宗時已有之矣薛氏五代志不載惟石晉高祖天祿五年五月

命道士張薦明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學士和凝撰序頒行天下八年三月國子祭酒兼戶部尚書田敏以印本五經書上進賜帛五十段二丈為一段寔少帝嗣位之二年也漢隱帝乾祐元年五月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願集學官參校雕造從之據此則五經印自唐而羣經備於漢周也

方虛谷

陳櫟定宇集有哭方虛谷先生詩自注丁未歲正月十四日卒於杭詩云目深窺理窟身獨據詩壇偏得古猶少兼全公不難槐柯千里幻椿算八旬寬癖愛

種松書塾鈔本

湖山色好郎君待闔棺余案癸未雜識別集載方回
事甚詳極其醜詆且謂鄉曲怨之切齒遂寓杭之三
橋旅樓而不敢歸又云年已七旬不歸田野棄妻子
留連杭邸買少艾之妾歌酒自娛則其人之無行可
知今觀定宇詩亦美中寓諷末言郎君待闔棺尤為
棄妻子之明證前輩詩便是史不似後人一味贊頌
也

區田

齊民要術載汜勝之書區種法曰湯有旱災伊尹作
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須

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坂及邱城上皆可為之
區田不耕旁地庶盡民力凡區種不先治地就荒地
為之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
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
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四寸長四丈八尺尺
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于溝間相去
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之
地以積穰種禾黍于溝間夾溝為兩行去溝兩邊各
二寸半中央相去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
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上令有

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

令相去二寸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

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

尺二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禾一

五萬一千餘粒黍較少大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

豆一斗一萬五千餘粒相去一尺天旱常澆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

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

區區種粟十二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

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

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九

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道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一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昔兗州刺史劉仁之日昔在洛陽于宅外以七十步之地域為區田收粟三十六合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少地之家所宜遵用也區中草生芟之區間草以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鉏剗鎌比地刈其草矣汜勝之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復加之骨汁糞汁種種劉馬骨牛骨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煎之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

日去附子檮麋鹿羊矢分等置汁中熟撓和之俟晏
溫又溲曝狀如后稷法皆溲汁乾乃止若無骨煮纒
蛹汁和溲如此則以區種之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
石以上倍於后稷此言馬蠶皆出之先也及附子令
稼耐旱終歲不失于穫穫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為務
芒張萊黃稔穫之無疑穫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又汜
勝之曰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米種種之則禾
不蟲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
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
各等分撓呼老反令同同如稠粥先種二十日前時

以澆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澆之立乾薄布數塊
令易乾明日復澆天陰雨則勿澆澆六七澆而止輒
曝藏勿令受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澆而種之則禾稼
不蝗蟲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
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罷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
常倍收。金汁難造頃一友言一法甚簡易取糞不
論濃淡貯缸中以皂礬礬即綠礬約畧多少入之攪勻曝
日中數日便澄清如水不臭金汁成矣

戲下

史記項羽本紀諸侯罷戲下注家以為戲同麾旂也

種松書塾錄本

案說文戲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從戈虛聲徐鍇曰
史記所謂戲下也惟智反則當讀如字

吳彩鸞書唐韻

吳彩鸞本女仙自言西山真君之女唐太和末進士
文蕭客鍾陵中秋于歌場邂逅遂嫁之蕭拙於為生
彩鸞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為餬口計一日
可了數萬字自是世多得焉歷九年同仙去宋御府
藏正書唐韻十有三後有唐鸞者慕彩鸞因名鸞書
唐韻極有功緒御府亦藏之見宣和書譜

歲華紀麗

唐韓鄂昌黎人著歲華紀麗四卷海鹽鄭端簡有之
胡震亨寫寄俞羨長令入唐類函歲時部

儒學傳

史未有以儒學稱者東都事畧始有儒學傳宋史又
改為道學不知道學傳為六朝時黃冠之學其書名
見太平御覽甚多不如儒學為得寔也其作元公傳
云周敦頤字茂叔春陵人也初名敦實以蔭為將作
監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
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勝投其告身以去曰如此尚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轉運使感悟囚卒不

死後通判永州用呂公著薦擢廣東路轉運判官移
提點刑獄以病求知南康軍病且劇上南康印分司
南京敦頤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其旁以居號曰
濂溪卒年五十七敦頤倡明道學程珦嘗與為友珦
之二子顥頤聞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業慨然有
求道之志敦頤嘗著通書行于世子燾為宣文閣侍
制案東都事畧百三十卷王稱撰敘事簡核有法但
少略耳元公二子長燾次壽字元翁黃魯直跋周元
翁龍眠居士大悲贊云吾友周壽元翁純粹動金石
清節不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言語文章發明妙

慧非為作使之合蓋其中心純粹而生光輝耳少時
在廬陵與之同僚此時元翁猶少年已能重厚抑畏
無兒子氣遂濟登茲茂叔有子蓋豫章生七年便知
其有棟梁用耳中疑有誤山谷又書次韻周元翁遊
青原山寺後云予曩時上七祖山極愛其山川故為
予友元翁作此詩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釣臺嘉遜世
不見其光輝者元翁亦請余賦詩詩曰避世非一邱
壑似漢非世漢獨尋嘉橘頌不遺子公書筍蕨林塘
晚絲緜歲月除安知冶容子紅袖泣前奠元翁以青
原遺蹟但有顏公大字書當并刻此二詩使來者得

觀焉其後各解官去不果刻海昏王子駿以生絹來
乞書子駿于余外家有連故書予之能以青石板而
遺之祖山亦一段奇事元翁余家譜有傳觀山谷二
跋亦可想其風致矣

福德桑

齊民要術蠶初生以毛掃用荻掃則傷蠶調火令冷熱得所

小時採福德上桑謂福德土也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

切韻

沈括筆談切韻之學本出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
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

可為匣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
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輓字文從而
天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
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
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
總於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
田年邦降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人為之
如幫字橫調之為五音幫清宮之當清商之剛清角之臧清徵之
清夾羽之縱調之為四等幫清宮之滂清商之傍清角之茫清徵之
宮之不是也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聲幫清宮之平清商之傍清角之清清徵之

種松書塾欽本

之傍宮清博宮清是也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
上去封峰逢止有三字邕宵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
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
亦有無字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
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母韻
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紅
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
別聲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與唇類齒與
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
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

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
東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韻
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
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聲音韻愈密然梵音則
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厖雜師
法多門至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
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
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為宮
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曰二字是也
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叅配今五姓是

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聲自臍輪
 起至唇上發如針浮切金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欲字
 鼻中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
 囉拖婆茶沙嘑哆也瑟吒合迦婆麼伽他社鎖呼拖
 前一拖輕呼奢佉又合壤曷擺多合婆聲車娑麼合
 此一拖重呼奢佉又合壤曷擺多合婆聲車娑麼合
 緩伽聲吒拏娑頗合娑迦合也娑合室者合佉陀為
 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
 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通微耳

工尺

俗樂用工尺上四等字案四上見楚辭大招云四上

一
子
書
第
3
反
外

競氣極聲變只王逸注四上謂上四國代秦鄭衛也
洪興祖補注四上謂聲之上者有四謂代秦鄭衛之
鳴竽也伏犧之駕辨也楚之勞商也趙之簫也文選
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三奏四上之調六英九
成之曲注亦用王逸說然由競氣極氣聲思之當非
上四國之謂而調之謂也今十字譜已見宋史樂志
而猶未明惟沈括補筆談最詳其言曰十二律每律
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聲宮羽商角徵變
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
般涉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高上高一高四勾

合凡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呂雙調中呂調皆
用九聲豎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雙角同
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工高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
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
聲道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
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調加勾字共十聲南呂宮
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
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
皆用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鍾角
加高工共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皆用九聲高五

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
外則為犯燕樂七音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
宮仙呂宮黃鍾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
小石調歇指調林鍾調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
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角七羽中宮呂調南呂
調又名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又名大石調般涉調高般調正
平調又云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燕樂止十
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聲今
燕樂止以合字配黃鍾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
簇下一字配夾鍾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

配蕤賓凡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
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鍾清下五
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鍾清雖
如此然諸調殺字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
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皆後世聲
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
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記

孔子有妾

孔子有妾古所未聞楚詞東方朔七諫曰路室女之
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遊過於

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善其貞信故以自侍過
一作遇此說不知何据

病無過人目

岳肅之嘗以所著數種及奏藁遺參贊高紫微聞以
閱讀未及賜報平日正病無人過目者茲不待向有
所別白平生漫浪筆研間為不虛矣因贈二首其一
云夜半軍書尚掣鈴想應欹枕夢難成新涼頗復欺
長夜夏舊事何妨閱短檠人說文衡真有托公於詩
卷若為評復襄遺跡吟如許試考當年六萬兵見玉
楮詩藁大抵人有著述後人既苦無相知定之者當

時又慮無肯細讀一過者非箇中人不能道此語也

自全計

何孟春餘冬序錄稱其先世萬十九公值元季之亂
衆議欲避兵入廣欲結寨防盜請公為率公概不許
曰匹夫懷璧必為身累乃盡出其寶與人蕩其宇身
挈妻子走山田間與故佃夫別覆茅以居耦耕自活
鄉有讖效之曰是固自全計也遠近聞之無入掠其
鄉者

江湖風信

沈括筆談云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行有漸船行

可以為備惟盛夏風起於嶺聳間往往罹難聞江國
賈人云夏月風多作於午後船行者五鼓初起視星
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巳時即止如
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行江
湖得此術未嘗遇風余嘗聞友人張宜君云日將落
時西北忽有紅氣一道似虹非虹謂之風牌逾一兩
時必有狂風暴雨船行宜早停泊嘗兩度見之皆不
爽云

文翁

張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蜀

種松書塾鈔本

郡太守今漢書不載其名

魯子

公羊傳稱引魯子者五何休無注郝經三傳以語孟
傳注無魯子疑魯為曾傳寫之誤因謂左氏公羊皆
出魯子案漢書人表魯子列中中與沈子北宮子尸
子同等沈子善春秋則魯子可知豈可強改為曾耶

考工記

周官補以考工記釋文引鄭氏曰此前世識其事者
紀錄以備大數爾其何以名考工未有說案漢書百
官表少府秦官有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

室為考工史記田蚡嘗請考工地益宅如淳曰冬官為考工專作器械也如淳曰考工官名也然則考工記固先秦之書矣

漢語

漢書貢禹傳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

及第出身

進士前三人謂之及第餘皆賜出身宋元明以來大概相同第者名第也漢書儒林傳太常歲課郡二千石所上能通一藝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

種松書塾鈔本

為郎中太常籍奏此第字所由昉也隋唐設進士科天下州縣貢士試禮試部合格者為及第亦曰登第言其姓名入等第也否則為下第落第不第皆罷黜者也時進士極少至宋乃多至數百分五甲獨第一人為及第餘皆出身而不得謂之及第今惟及第者皆授官餘則或入館分部選縣而縣又有即用歸班之分歸班非十餘年不能服官也故同在一榜而有仙凡之隔

西山

京師西面有山峯巖峻峻去城三十里而遙蒼翠

之色撲人眉宇余欲一往探其勝未果每大雪初霽朝陽照曜真如燭龍之在崑山京師八景其一為西山霽色雪帝京景物畧云西望一山高秀如駝峯者戒壇後五里極樂峰也

積水潭

積水潭即西海子也東西濶二里許中多植荷花人因名蓮花池又名淨業湖以水陽有淨業寺也水從宮墻流入禁城為太液池俗呼海子套詳燕都遊覽志嘗於夏月至金鰲玉竦觀荷折而北出北安門至鼓樓西斜街銀錠橋地當潭北所見無非荷花紫太

液池舊為西苑禁地非大臣賜遊不得到今紫禁城外並許車馬往來經之者如逢仙界因紀以詩云太液池邊仙境寬當年西苑賜遊難 聖朝處處同民樂菡萏花開得飽看

熊公故第

北半截衎衎與爛麪繩匠等衎衎毗連其地房宇相傳皆明嚴分宜舊址今割裂不可考唯聽雨樓尚為東樓遺蹟喬木叅天為數百年物樓入 國朝數易其主康熙間吾鄉湯西厓先生居此於樓北土中得石數笏移置書齋前吾寧查他山老人嘗題為得石

軒。今石尚存有之者即他山之從孫也。樓之東北別
一宅康熙間熊文端公賜履故第有堂曰翔鶴堂後
北廊有石刻嵌壁十八片上勅勒 聖祖臨董帖謹
識於此

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所本朕四十餘年惟
日兢兢未嘗晷刻稍釋萬幾自警也政事稍暇頗好
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賜卿等觀看 故園
渺何處歸思日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雁來良霄
迎爽至舊簡拂塵看駒影過窻駛窻螢光映室寒吟
餘砧欲度檢處燭初殘漫訝還生卧潛來太乙觀五

種松書塾欽本

車繙未易尺璧寶非難月幌牙籤白霜庭草帶丹居
然照千古糟粕笑侯桓前有康熙御書之寶後署賜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加一級臣熊賜
履。熊湖廣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康熙十四年由
翰林院學士授武英殿大學士尋罷三十八年復由
吏部尚書授東閣大學士四十八年卒于家謚文端
其罷任年月未考見中書掌故彙記嘗見所著下學
堂劄記二卷皆格言也

古銅戈

古銅戈一重六兩三錢無銘色紅多翡翠斑汪君廣

仁得之肆中程君為摹圖

四出五銖鐵錢

四出五銖鐵錢一吳君騫寄其友陳君克恕者云乙巳夏秋之交江浙大旱太湖水涸數百里有漁人掘土得一獨木船長二丈濶四尺中有五銖錢三百餘千半雜沙土眾爭取之吳君購得數十枚面有五銖二字背文四出乃梁普通中所鑄鐵錢也按之洪遵泉志大小輕重悉合其船繫烏溪港口數月無售者乃析為薪因謂是年之旱為蕭梁以來所未有余嘗記詹景鳳性理小辨託一事云萬曆十七年東南大

旱自正月至七月不雨彭蠡洞庭太湖皆涸見太湖
中心有石井及井欄尚存欄下有稻穰數束尚未朽
此湖入國朝二百餘年未涸此稻穰知是何代物夫
井欄稻穰必其始瀕湖居民而後沒于湖者謂為中
心恐未必然若此船入土既深非旱之奇而且久者
無由掘得也是年程君易疇遊楚親見鄱陽湖僅如
一溝小船皆牽挽而行况太湖乎

穿井

穿井以得泉者為貴味美難涸欲知之者先用數大
盆貯水置數處俟星氣清朗于盆中觀所照星何處

最大而明則地中必有甘泉識其處掘之見癸辛雜
識續集居家者亦不可不知

京城門名

京城創自遼金門名屢易今九門皆因明舊然如順
成齊化平則三門民俗所稱與門額不同考元至元
初十一門南三門正曰麗正右順承左文明北二門
東安貞西健德東三門右齊化左光熙西三門正和
義右肅清左平則明初廢光熙肅清餘仍之正統四
年重修改麗正為正陽文明為崇文順承為宣武齊
化為朝陽平則為阜成乃知俗稱尚沿元舊而易承

為成也

術術

京師坊巷術術名目極繁難盡記憶余初至此頗類
溫人入周問其巷而不知也然其命名必有自坊舊
有坊巷術術記不可得見海寧會館之西名棉花術
術畫為上下又各分一二三四等條友人有寓此者
戲以劉棉花自比見之題咏按明成化間有劉閣老
吉保定博野人屢為臺諫所劾而寵眷益隆人謂之
劉棉花以愈彈愈起也事載正沅治世餘聞文林琅
玕漫抄等書余謂此術術未必因劉得名而因是見

前明弊政凡小人得志臣鄰攻之益力主上護之益堅是教之持牢也故大人在格君心之非而人不足與適也

名刺

癸辛雜識曰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菽園雜記曰漢晋用名刺唐用門狀嘉靖時士大夫刺紙用白鹿紙如兩指濶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為大事亦止一尺長耳近則競用奏本白綠羅紋箋甚至松江五色蠟箋膳脂毬青花烏格眼白綠官司年

節以大紅紙為拜帖餽送以銷金大紅紙為禮書封筒長五六尺濶四五寸云起於京師貴戚可謂奢侈暴殄之極矣是二說者草窳以小刺為薄文量以大紙為侈蓋皆失其中者也近京師尋常拜客止用片紙單書姓名於上甚省煩費而外省州縣稟帖必用青梅紅全紙為之紳士遇婚嫁皆銷金大紅全筒長筒蓋即紙札一項費已不貲夫子不云乎禮與其奢也寧儉

俗字

柳抄中有競字已乙巳六月初七日夜獨直隸吉之

溪妻尹氏獨在室脫卧有楊秀恭者潛往圖姦尹氏
喊嚷始逃隨羞忿投繯題請 旌表案脫字不經見
惟說文長箋矐目無睛直視也借凡直曰矐如卧地
曰矐瀉地曰矐之類字旁從目與此從身者不同南
方亦謂挺身而卧曰脫以偃然如尸故每以為怒詈
之辭居常不輕用也

紙燈

元夕前後內城東單牌樓外城菜市口諸處俱買五
色紙燈謂之燈市間有糴謎字亦無異思其無由揣
擬者則鼓兒詞也

蒿子燈

中元用新荷葉炷燈于中謂之荷葉燈又以蒿草高六七尺者枝葉繁茂綴紙於枝葉間仍各懸線香一炷每本可綴百數十炷俟夜焚之謂之蒿子燈蓋古人燭蕭之意漢書練時日燭管蕭注李奇曰蕭香艸也

拜月

中秋以紙印作兩層上層月殿下層白兔搗藥四面用蘆糊作長榻謂之月光菩薩猶南方所謂馬張也
月上時素饌瓜果向東望祭婦女羅拜謂之拜月光

小兒食疳

小兒飲食不節致成疳積腹脹泄瀉用皮硝叁錢杏仁七粒生梔子七枚紅棗七箇葱白連鬚七根飛麩三錢酒釀混酒脚亦可和搗如泥攤貼腹上以布縛之腹露青黑色五日一換以腹白為度重者不過三作無不愈者曾試有驗

驗方神咒

元伊世珍娜環記載經驗方云經霜冬瓜皮同朴硝

煎湯洗翻花瘡立愈又法以灌葡萄洗之亦治痔按姚寬

語引臨安府仁和縣圖經云縣東十里出鹽消煉成西溪叢朴消又有冬月自地中湧起消通透光瑩者名霜花

種松書塾鈔本

亦名斂脊消藥中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

為元明粉紫雪之類

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細辛白芷雄黃好酒硃末

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蛇風狗咬鹽和油敷治蜘蛛咬

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衄欲死黃連一兩酒

浸晒吳茱萸一兩滾湯泡七八次聞木犀香止晒乾

用真神麴和為丸梧子大食後荷葉湯送三十九三

治梅核膈余三弟婦患此十數年百蜜陀僧滑石等

藥不効惜未知此方也

分生姜汁調敷治腎囊瘡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

上金雞叫地下草雞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喉嚨

讀如滄海二十五字口誦七遍飲之愈骨體又書馬

龍下魚化丹邱八字亦佳見二酉餘談又空同子
載骨骸方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詹景鳳性理小
辨載二方遇仙胡麻丸治癩風王胡麻去土白蒺藜
研去刺白苦參去蘆各八兩軟防風去蘆荆芥穗去梗各六
兩揀淨炒兩川當歸去蘆酒洗蔓荊去衣不見火各四兩大風子去壳四
兩切片研細布包二層札緊用火燒淨瓦二片將紅
用一片蓋雙脚着布底厚鞋踏緊油淨為度

點春打春

屠用謙綿州志立春先一日春官著綵衣舞於公堂說
吉利語謂之點春本日謂之打春遂鞭土牛至碎也案

種松書塾鈔本

打春浙中亦有此稱點春字則甚新也

太學碑

太學 文廟大成門外碑板林立堦東一堦碑為元加封詔書堦西一碑為元加贈聖祖父母詔書又西三碑一為進士題名二為國子生題名錄皆明國朝進士題名元明者皆有記刻上方列進士姓名籍貫於下方 國朝皆無記堦之極西末新豎一碑係乾隆庚子題名先兄名籍在焉兄以親老急於祿仕授寧波教授未及終養遽以病亡觀之益增傷感嘗有光試進士先後共十餘科加國子公試中選等題

當有二十餘碑何以止存其三葉盛水東日記云
間統安督工建太學時悉取前元進士碑磨去刻字
置之際地令三年一立石皆此物也若新建廟學之
碑則即程鉅夫國子學先聖廟碑石而又屬鉅夫裔
孫南雲書之當時以為非偶然之故也又云太學有
前元加封孔子制碑卧草間天順四年劉祭酒從益
語李閣老曰欲具奏重立門下李言此立則可耳何
用奏議盛謂從益曰此前代所立若建學時因而不
改可也今國子監建自我朝已有御製文一旦復立
前代詔旨若具奏重立恐亦未當其後不知如何既

而兩碑者皆立而復仆矣據葉說如此元加封碑即
今塔東西之碑也其重立又不知何時新立之進士
碑或云市諸舊廟磨去其字為之然文字稀少石亦
狹小即買置新石亦非難也程鉅夫碑立於仁宗皇
慶二年

僧尼

僧尼人皆呼之為老爺否則怫然不悅僧極俗黠其
飲酒食肉固無論也梁家園壽佛寺僧嘗募錢冬月
施粥人多目為善僧後竟以元夜開放烟盒誘奸民
娼杖而逐之姚福青溪暇筆載成化間有富商寓齋

虎門一寺中僧利其重賁命眾徒先殺其二僕旋以帛縊商死埋寺後土中以僕尸壓其上越二日有貴官過之寺犬嗥不已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令人隨犬所至犬向瘞所伏地悲嗥因發視之得二尸尸下有呻吟聲乃商復活也灌以湯少頃能言遂聞于朝捕僧寘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

貢院

貢院在海岱門內觀天臺西北黃溥開中古今錄曰明永樂中親軍指揮紀綱宅址綱以恃權怙勢坐事

伏誅籍沒夷族畿輔通志云元禮部舊基明永樂時
改萬厯初拓地重建

名公

順天府學名宦祠首名公案名公尚書史記名彙說
文引史篇名醜春秋時號公亦名醜

文文山

文信國祠舊建於柴市今在府學明季史閣部之生
也母尹氏夢信國入其舍遂誕育焉前生後生俱以
忠烈著異矣閣部名可法字憲之大興人揚州梅花
嶺有衣冠墓先是桐城左忠毅公視學京畿拔置第

嘗召入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者此生也後左以劾直臣璫死獄中史亦握節以死焉

閻陳二典史

向客江陰有弔閻陳二公詩後考縣志不甚詳其事頃見畿輔通志人物忠節門載閻應元字麗亨紹興人徙家通州以吏負除江陰縣典史禦海寇顧三麻有功遷廣東英德縣主簿道阻未赴寓縣之東鄉為人鳳眉面黑有智畧好騎射嘗集鄉勇千人以保一鎮順治二年大兵破江寧列城皆下江陰諸生許用倡守城應者數萬典史陳明遇主兵用徽人邵康

公為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 大兵擊
敗之明遇乃延應元入城屬以兵事應元請設高皇
帝位勵眾以大義眾皆哭願以死效乃悉計拒守八
十日城中食且盡我兵乘風雨以大砲擊城城崩應
元持短兵接戰知不敵至睢陽廟奮聲大呼自沉於
溪溪淺被曳出死之陳明遇許用邵康公同日死此
叙閭事詳矣當再考陳公事也

天齊帝像

齊化門外嶽廟帝及侍從像為元世劉元所製元寶
通人始為黃冠師青州祀道錄傳其藝至元中兩都

剎佛像多出其手上都三皇尤古粹仁宗時元既
塑天齊帝像其侍從像久未措手偶閱祕書圖畫見
唐魏徵像瞿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遽走
廟中成之官昭文館學士見元史藝事雖微尚必師
古如此東嶽廟叛自張留孫成於吳全節時為仁宗
壬戌癸亥年也

王守備

王政行號次泉昌平州人明季嘗官守備旋棄去闖
賊破京師懷宗殉社稷梓宮在殯偽符下昌平令葬
而不給錢遂無有以為意者政行乃糾義士合政行

得十人痛哭各出家貲凡三百五十千請於官啟田
妃墓納帝后其中事竣復痛哭而去王政行以其子
太學生敬嘗乞墓表于韓慕廬宗伯得傳餘九人莫
或知其姓氏矣

古墨齋

古墨齋者明萬歷中宛平令李蔭得唐李邕雲麾將
軍殘碑嵌壁而因以名其齋也事詳前錄偶閱石墨
鐫華載雲麾將軍碑在蒲城楊用脩謂已斷正德中
劉遠夫御史以鐵束之又謂已亡朱秉器又言良鄉
亦有此碑蒲城者趙文敏臨書今蒲城碑尚存未斷

樂鐵束事且蒲城李思訓墓處北海真蹟非文敏所能良鄉本肥媚文敏書無疑楊朱二公未嘗至蒲城而朱尤為贅斷余讀之益嘆金石之學不易言也夫良鄉之碑即趙明誠金石錄所載唐雲麾將軍李秀碑在幽州者也今止存二石礫子函復何所見而以為肥媚耶其能贅斷更甚于朱今碑移置文丞相祠古墨齋名莫或知其存否畿輔通志有李言恭古墨齋雲麾將軍斷碑歌一首特錄于此蒼頡史籀不可起蝌蚪鳥跡今已矣書苑千載尊鍾王乃有北海接其軌秀勁首推雲麾碑當年落筆風雨隨何人擊斷

種松書塾鈔本

成礎礎神物終為造化私歲歲委置荆榛裏瓦礫冰
霜竟誰視數字模糊苔蘚封雙螭斷缺斤斧毀吾黨
好古有李侯忽焉搜致如琳瑯一朝置向高齋壁拂
拭光芒動斗牛李侯邀我把酒看白日高堂氣自寒
人生屈伸亦猶此屈於不知伸知已。金石錄李秀
碑李邕撰并書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是
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据此則趙氏猶及見
此全碑也子函不知有此反以朱為磬斷可怪也

四庫書字数

四庫全書開館於乾隆三十八年先辦四分續辦三

分每分計字七萬萬三千零八十一萬九千前四分
計共二十九萬萬二千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字後三
分計共二十一萬萬九千二百四十五萬七千字蒼
要二分計六萬萬字全書蒼要中各種提要計一千
三百二萬字先後考取謄錄二千餘名每名寫二百
萬者列為一等一百六十五萬者列二等篆字以一
作十隸字以一作五圖一頁作字一千疎者自兩三
頁至八九頁折作一頁中作兩三頁至十一頁不等
字不端楷者記過一次罰寫字一萬各省採進遺書
并各家進呈書籍計共一萬三千五百零二種除重

本二百七十二種已經發還各家書籍三百九十種
外送 武英殿繕寫者三千九百八種存原書九千
四百十六種內應遵 旨交 武英殿者六千四百
八十一種應發還各家者二千九百十八種應銷毀
一百四十四種抽燬書一百八十一種乾隆五十一
年奉 旨清查實數續辦三分發生監蔡本俊等二
十四人校對五十二年春事竣俱 恩賞舉人內丙
午先自中式舉人者一名蔣光弼 賞給後因承辦
李清諸史同異斥草者一名朱文鼎

了
端罩

嘉平一年二月十六日 賜禮部尚書彭元瑞黑狐
端罩一件謝表云着來 恩重憶舊服之鷄懸捧出
心驚惕微裹于鷄翼

賢良祠

五十一年二月奉 旨原任大學士于敏中着撤出
賢良祠三月奉 旨原任大學士徐本高斌伊犁將
軍伊勒圖直隸總督方觀承兩江總督薩載俱着入
祀賢良祠

張烈婦

邱甲妻張氏直隸人家貧甲傭于外張依弟文禮以

種松書塾鈔本

居夜作無油從鄰婦于忠元妻劉氏會績有劉士遠者素狎文禮是夜就忠元索逋忠元赴集未回劉出應適士遠手携瓜子糖劉輒取啖教枚以其餘入偶憶是日係張生辰庾言無物相請即以糖為壽士遠在院實與聞之忠元旋歸語竟各散去翌日士遠謔文禮曰昨晚吾曾買糖壽爾姊文禮歸問其姊張以士遠造言褻狎羞忿自縊士遠依出語褻狎令本婦一聞穢言即便輕生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治罪母老獨子決杖留養張氏照例 旌表甲辰臘月事

了。韋。狀。保。

馱保者正藍旗人娶民人湯作新女為妻作新家
貧嗜酒屢向馱保索飲醉輒使酒會除夕號呶不已
馱保之父諾爾布厭之馱保遽促令去且戒曰後不
必來作新懷忿而歸先是湯氏患胃痛馱保延醫調
治作新責其不先關白後痛復發馱保懲前事走告
作新數往未值最後乃發怒踹門吵嚷作新初未知
為女病求醫也聞之亦大怒控之京城吏目馱保慮
赴案拘留勢必革退名糧因自碾煤末一包稱是作
新所給伊女毒藥令其調酒與伊母張氏服食隨經
救解誣控于步軍統領衙門父母及妻扶同執証妻

初不從馱保以休退嚇之始允既交部鞠訊始果供
認加以窮詰旋即吐寔部擬湯氏被夫抑勒誣告其
父與子孫謀告父母者有間但既知誣告不即吐寔
應照子孫告父母但誣即絞律絞立決韋馱保流三
千里加徒役三年係旂人應折枷鞭責但湯作新係
外姻總麻尊長因口角微嫌輒起意誣以謀命重情
致陷伊妻于縲首應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奏
上奉 旨湯氏着改為應絞秋後處決韋馱保情節
可惡僅發伊犁不足蔽辜着削去旂籍發往伊犁給
厄魯特為奴乾隆五十一年事 案此事如果韋馱

保所告屬寔湯作新固應絞侯湯氏聽從父命謀毒親姑雖未致死罪亦應大辟然則馱保此舉已早置作新父子死地矣作新父女絕無致死伊母之心保忽起殺機偽造毒藥逼妻調進復堅供其妻父髮妻共謀毒其生身之母幸而作新部訊昭雪而其女即免弒姑之罪已躋弒父之刑矣夫此二人者矜韋馱保皆為至戚而皆有死之之心寔為倫理所不容聖主洞察其奸改從重法所以示懲戒者深矣

命案

河南巡撫畢 奏魯山縣人張山牛慘殺張拉一家

種松書塾鈔本

七命事山牛先賃拉屋居住因與王順劉庚閏羣開賭為拉所逐山牛遂夜糾順等以借錢為名殺拉及其母嫂妻子女七人山牛擬凌遲立決餘擬斬此五十一年二月事本年命案有殺一家三命者有五命者至七命以為極多矣乃冬季山西巡撫勒 奏絳州稷山縣武生裴泰祥因被史古年鷄姦索銀未得殺死古年及妻媳子孫一家十命以一人手刃十人視山牛更毒比之虎狼有過之無不及矣

攔路虎

京師浩穰莠良雜處前門為肩摩轂擊之地尤多匪

竊丁未五月中城御史勒奏稱正陽門外中城兩坊
所屬有白日搶奪錢文賊匪一名又有綽號欄路虎
姚四花胎膊任老兒等十數名交部究辦又有李三
者在周姓店舖吵罵驗其兩膊上有札刺花事同時
又有一人自稱綽號花胎膊李四在大柵欄口外大
街混罵營城司坊攔阻過往行人拿驗胎膊上果有
亦札刺万字請 旨將李三李四先於生事地方枷
號三月滿日移交刑部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遇
赦不准減等以為在 輦轂重地擾害舖戶良民自
稱綽號肆行無忌混罵營司毫不畏法者戒又有起

車小民周三綽號周總兵亦拿獲重治先是剪絡賊俗呼小侶葉盛水東日記作小李謂是昔時此賊之首故傳以為號知此風相沿已久然未有公言搶者唯歲底封篆後南城僻處傍晚經由都有被搶帽子之事今於白晝通街肆行無忌貌法極矣勒御史此舉都人盡稱快焉說文長箋剪絡通若作柳彼於衆中割衣盜物則當作縷縷線也

衛人

京師送喪最侈昇柩者常多至六七十人不問貴賤惟力是視昇柩槨木大斗許長三四丈塗以硃小槨

數十繩繫疊架亦塗硃蓋即大小槓已非二三十人不能舉矣此必前代專為職官飾而後民庶亦通用之也又有衛人者以紙作人物輿馬以及功布亞嬰幢幡蓋旂之類填塞街衢一路拋撒大白紙錢紛飛布地乞兒爭拾之以多為貴既殯之後繞過百日則已琴橫凶席繡積麻筵矣昔漢韓延壽為潁川太守定嫁娶喪祭儀品民遵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蓋動以誠也

元宵

京師正月燈節前後市肆用糯米作粉團名曰元宵

閱綿州志亦有此稱謂十五日用祀天地家神及祖先祀後合家食之謂之迎元宵又元旦爆竹開門向吉方拜名曰出方京師亦有向喜神方行之說謂之迎喜

周萃元

周萃元江蘇贛榆人由進士選廣東雷州府徐聞縣知縣履任十年有繼母呂氏在籍丙午春忽有人向藩司捏報丁憂制府委負接署萃元自訴並無其事奏聞奉 硃批奇事必應嚴察重治今獲犯否速奏來欽此隨據署督孫究出係萃元族姪周永廷所

為擬絞入秋後情寔處決

儒門教

田恒實本名田恒本安徽亳州人其兄嘗以行混元
邪教誅恒實亦枷責歲丙午豫省多患時症毫與永
城縣接界因往彼倡立儒門教名編造歌詞云每日
念三次望空禮拜可消災獲福詞云清清凉凉棟梁
材翻三四五正午年大家都到龍華會侯着佛法保
周全適有李善如患病恒實令念之果愈遂入其教
不一月轉展誘至十數人縣令張珠訪拿詳究 奏
聞 部議斬決 上念其因貧困造歌騙錢尚無恃

種松書塾鈔本

逆不法情事改應斬監侯見又七月邸抄

京官

官於京師者謂之京官宋時已有之見老學菴筆記
今卿尹三四品謂之京堂官八品以下謂之小京官

太陽生日

二月初一日俗傳太陽生辰市民買五色糕餠之謂
之太陽糕

文武官階封號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三通館進呈 皇朝通志職門
官略一門所載文武官階文職自正一品至從九品

共十八階武職自從一品至七品止十一階多寡懸殊上諭武職正一品應照前次欽定領侍衛內大臣為正一品增入一階其正七以下亦於內外武職微員酌定正從照文階一體釐正又志載武官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正二至從五俱將軍將軍為專闡之帥大夫係文臣之稱乃舊例則封將軍今又更封大夫名義混淆嗣後正一至從二俱封將軍正三至從九酌予都尉騎尉校尉等字以示區別十一月大學士阿等奏查中樞備考自正一品領侍衛內大臣起至從八共十六階自從一品提督起至正七

共十一階但文職合內外統計始有十八階武職合內外止十六階少正九從九二階查八旂有藍翎長太僕寺委署固山達无品級今擬將藍翎長作正九太僕寺委署固山達作從九又綠營七品以下未經設有官階內外合計已足十八階之數各省駐防將軍舊例入正一品三十二年奏改從一查總督品係從一將軍亦從一品制相當應仍從舊其封贈一二品封將軍三四品都尉五六七品騎尉八九品校尉奉 旨依議

開溝

京師開溝多在二月經年積穢散布街衢行者掩鼻
謂之開臭溝遇天晴則十餘日變成乾土隨風飛揚
撲人頭面矣溝寬深儘可容人幸糞土填塞可免無
憂洞鬼樊樓之弊

黃道

大駕將出先期治平街道鋪黃沙宋制已如此謂之
黃道

土饅頭

南城鮮民居荒塚累累俗呼土饅頭宋王梵志詩云
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每人吃一箇莫嫌無滋味

種松書塾鈔本

蒙雙氏

搜神記載昔有蒙雙氏高陽氏之子同產而為夫婦
帝放之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覆以不死草七夕
復生遂同體二頭四手足近亦有犯是而偕逃者父
母諱之不復追索久之復歸則兒女成行矣父母亦
不深怒為隣右所逼執訴之官問大辟臨刑之日二
人年皆止二十許在獄嘻笑自若蓋彼但知姦罪止
答忘其為同產也蒙雙復活神鳥豈曲庇此禽獸哉
正欲留以儆世也

詩經題誤

丙午雲南主試秦翰編潮江蘇人章中書煦浙人第二場詩經題舊例於風大小雅頌中各出一題是科三四題俱出大雅又先後倒置主試隨自檢舉以諸生俱已就稿不能更換也監臨叅奏議處案江隣幾雜誌載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詩云出大雅古今人何不相及耶

欽賜舉人

丙午鄉試直省 奏諸生年八十九十以上應試三場完卷未經中式者俱奉 恩旨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八十以上者順天五名侯瑛蘇彩飛王泓梁元鈺

種松書塾鈔本

劉子旭江南六名趙有為金有光許承恩趙宏誠張
家賢朱詩江西一名涂紅鵬浙江四名章宸衛張潘
任際泰周庠登福建二名林復發曾錫嘏湖南二名
何紹治王澤週河南六名程鳴岐韋元勳閻遐齡毛
景燧王輝祖周思義山東六名朱渭揚桑振采軒轅
圻李冕方永祥王嘉賓陝西二名房彥貴喬壬四川
二名彭有飛譚諭美貴州三名孫彥葛維楠李良棟
九十以上者湖南一名葉有聲河南一名王協恭山
東一名李宏道廣東三名謝啟祚已中式舉人彭一
猷中式副榜謝璜奉 旨彭一猷謝璜俱賞給舉人

丁未會試禮部奏七八九十舉子五十餘人奉旨
九十以上給翰林編脩銜九八十以上檢討七十以
上國子監學錄 國家壽考作人 皇上優卹耆壽
皆殊恩異數也。王世貞鳳洲雜記景泰中北京鄉
試陳循王文子皆下第訢考官故抑之 詔特許其
子會試時謂欽賜舉人此出于徇私非若 本朝之
優老勸學也

鴻禧

新年門換紅對有官者換官御銜封條大書鴻禧二
字貼照牆或門內屏上

脂粉

香奩家習用脂粉字然南中婦女罕有用胭脂者北方婦女年三十以下不論妍醜無不以脂點唇伊席夫世珍琅嬛記引采蘭雜誌云黃帝鍊成金丹鍊餘之藥永紅於赤霞鉛白于素雪宮人以永點唇則唇朱以鉛傅面則面白洗之不復落後世效之以施脂粉余戲咏王風詩云燕姬十五嫁東家珠翠粧成草帽花炕寢起來無箇事吸煙纔罷口脂搽

換帖

假兄弟曰換帖曰拜把子此風最盛不問氣類惟勢

利是驚甚至有以朝列下比優伶者伶人最重旦色
但邀一顧盼雖纏頭百萬不惜矣情契既篤結為哥
弟公然行之書東扇面稱人曰第幾行兄自稱曰愚
弟炫耀稠人恬不知恥

綿州諺

綿州志風俗志載諺語有風趣三月三日婦女頭戴
薺花諺云三月三薺花兒賽牡丹八月間鴈語云八
月初一鴈門開鴈兒頭上帶霜來

馬吊

近日盛行馬吊謂之打吊上自士夫下及僮豎得暇

即聚相見輒問弔興何似各談勝負在羣座中了無
忤色不知馬弔果何物耶其葉子自萬貫以上皆圖
宋江等形殺園雜記謂宋江等皆大盜作此者以賭
博如羣盜相奪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為利所迷不
悟也余謂人各有氣類今以冠裳之人終日與羣劇
盜相對意欲何為設令清夜自思定當流汗浹背

燒料瓶

歲時廟會鬻燒料瓶者至多云以糯米汁燒就綠色
大小俱有或作葫蘆形亦有紅色者小兒以貯水蓄
金魚脫薄易碎治世餘聞云俗呼泡燈黃巖王古直

不羈之士得之玩日夜玩弄以為奇物一日誤觸碎
佛然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落盡矣此言雖謔實則
萬事皆泡燈也余有句云愛汝晶光照眼明琉璃一片
碧盈盈世間幻相原無定水面浮漚滅復生

煤土

賣煤土者用單輪小車載入都城大小塊皆堅而黃
色煤肆屑煤以是土水和之仍以木匡範成方塊嘗
問此土所自出人皆不知閱明劉定之遊梁氏園記
云京師西南五六里有舊城即唐藩鎮遼金別都之
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全

種松書塾鈔本

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遼時太梁氏
園在焉城壁皆為人取去僅存土梗土皆正黃土人
取之和煤炭以燒乃知此土皆從城西南來也記又
云唐時此為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
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鎮衛去
此各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遼金即因
此為都此說可補前錄所未備記見畿輔通志志又
云舊燕城在宛平縣西南遼時築土城在宛平縣西
北八里即元大都故城俗名土城關

賃房

京官皆賃屋以居間有自稱者非饒裕者不能也賃
直多者每月數千金極廉亦每月六七貫縱非華屋
終殊陋室矣崔銑洹詞載成化中風俗淳朴先君為
司馬郎銑時十歲記先君賃屋自深巷入轉東土垣
小門內屋三間秣馬又土垣小門入寢三間東三間
為客次寢之對有楹及門小屋二間爨室也宏治中
官頗治屋然西泠閣老宅尹天官故第又名以賄敗
者在陋巷椽柱皆樸椒小材但稍廣廠今被召至京
大官自造華居劈石采椽連甍別院有價至萬金者
李序菴第燕客酒半出玉笋相酬金銀不足珍噫樂

極矣能無悲乎詔還梁儉菴司徒徒人丐子相語曰
今天開眼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
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予嫌其太陋儉菴至即
居之但掃除塗墍予愧不及也然予不能久留京師
故做官署貫民居而已

勅建護國帝君廟

護國帝君廟即文昌帝君廟在厚載門外北鼓樓大
街東南俗名帽兒衚衕其東北則順天府署也是廟
見青溪漫稿續文獻通考並云在北安門外景泰五
年因舊重建日下舊聞據順天府志云北城在順天

靖恭坊有勅建碑其曰護國帝君則見馮可賓重刻
化書有憲宗勅諭及碑廣向纂通記已詳載之甲辰
春入都訪求所謂靖恭坊者人皆不知王疎雨秋曹
嘗屬北城坊官訪查未得因循三載闕焉瞻謂因請
於京尹南滙吳師始得之丙午十一月二十一日與
沈舍人劔舟偕往居人尚稱梓潼廟門額有勅建護
國帝君廟七字內二殿正殿帝君位中兩聖配位東
西神座前有銅鑄大鉢可容五斗上鑄景泰七年十
月日造八字朱綠色可愛賜額御碑則無一存者矣
殿前老楓一株廢井一口後殿已奉大士而西夾室

復有帝君聖配二像按憲宗碑稱舊廟百三十餘年
知為元末所建自景泰迄成化累經脩飭為春秋致
祭之地至宏治議罷祀而荒落日益甚焉司香火者
一老翁詢以始末了不能知廣別有謁廟記劔舟名
叔埏嘉興人素嚴事帝君登丁未進士吏部主事以
親老寧歸

火祖廟石幢

火祖廟在南城中有陶然亭為都人遊宴之地故但
稱為陶然亭云亭面西山一望峯巒皆在憲牖下多
水窪秋深蘆花如雪洵為奇觀庭中有石幢一上有

蓋下鑿蓮座中為八角其四角皆刻佛像四角皆刻
字前二行梵語用漢文後二行用女直字其一角末
題金天會九年四月十九日考是年為金太宗晟即
位之九年壬子宋高宗建炎四年也自金世祖收國
元年乙未遷都于燕至是十六年矣女直字體與趙
函石墨鏤華所載天會十二年都統經畧郎君行記
略異其即完顏希尹所造女直大字歟石質亦瑩潔
可愛

窯臺

窯臺在陶然亭東北半里其地舊為黑窯廠此遺址

種松書塾鈔本

也高可四五丈三面正北面有徑可躡而上有廟亦祀火祖天壇在其東黑龍潭在其南一望蔥翠皆居民種菽之所菜畦新綠尤可愛廟旁土屋二椽小憩野翁進茶泉水頗清余於初秋同張恂菴查生遊陶然亭歸途嘗一登之有詩云雲山滿眼快登臨蘆荻秋風吹客襟祇覺去天纔尺五不須拔地有千尋茶甌細瀹清香發菜稜平鋪積翠深孤樹夕陽靈鶴噪似言潭底聽龍吟自謂頗盡其概黑龍潭都人禱雨地也

夕照寺

夕照寺在沙河門外有掩骼埋胔會紳士醵金置地
一區屋二間命寺僧主其事每歲春夏秋僱人持籬
夾取遺棄骨殖貯屋中春秋二仲埋地坎洵義舉也
又有義園在宣武門西南園字取曾子問下殤土周
葬於園之義蓋以藁葬不能備禮也嘗見程篁墩集
記陳瑞卿備兵臨清憫客死無歸之櫬以贖鏹構地
東西崖各二十畝繚以崇垣井畫之井方濶以丈其
隅樹所宜木四而中葬其一櫛比碁布使無相亂置
籍記死者歲月暨石識姓名州邑後遷改焉各甃屋
八楹召二僧守之立表曰義塚深合周官蜡氏勸禁

種松書塾鈔本

之汰此汰儘可倣而行之

姚彬廟

內西華門外西南里許街巷曲折名九條灣有姚彬
關帝廟塑像作姚彬裸而反縛將就刑帝介冑臨訊
左右神將共七人俱仰承帝命狀神采如生與劉同
人趙吉士所載略同當是好事者倣元塑也

善果寺

善果寺在宣武門西南三里許有數碑一為翰撰盱
江嚴安理撰文云地誌宛平縣白紙坊有南梁漢興
元府之唐安寺舊址太監陶榮

安南人永遊憇於此

天順甲申奏請重建賜今額一抱犢山人李宏紳記宏
治間太監姚訓塑羅漢事一周洪謨記開山募疏者
為善士李尊羅漢五百尊侍從蕃漢人物倍之奇形
詭狀無所不有皆木胎紙裱數重加之髹繪錯以金
絲工巧絕倫殆不減僧乾北方變也西廊第一間塑
陶淵明遠公羅脩靜三人東廊第一間塑功德主姚
訓地下復有冠帶而坐者像較鉅不知何人後殿毘
盧間馮溥題額溥舊寓與寺近本朝重修馮有力焉

長椿寺

長椿寺在土地廟斜街萬歷四十年孝定太后為水

齋大師建米勺庭萬鍾記并書碑側有孫文紹承澤
跋自言及見水齋與勺庭云後殿有多寶滲金佛塔
舌高丈五尺藏寺九蓮菩薩畫像題宏慈極聖智上菩
薩崇正庚辰敬繪此慈聖皇太后像也幾輔通志載
阜成門外八里莊有萬歷丙子所建慈壽寺後殿有
九蓮菩薩像未及往觀也

江東王

北半截衚衕關帝廟正殿之西廡祀江東王按王姓
石名固秦人前門百籤人謂之江東城籤蓋其始本
係江東王所有陸梁庚己編載蘇州教場側有江東

行祠以百籤決休咎甚驗因記數事云長洲趙同魯
得前三三與後三三縣橋許氏得百里鵬程君有分
學生周景良問科名得巍巍獨步向雲間皆今前門
百籤詩也不知何時歸之闕廟而人亦不知有江東
矣是廟祔祀于旁尚有不忘本之意歟

隆福寺

隆福寺在內城東四牌樓西明景泰四年建大殿有
轉輪藏其下推運者皆刻回回人像寺初成時縱民
入觀寺僧集殿上一回人持斧突入殺二僧并執訊
之則憫我教門人經年推轉辛苦是以讐而殺之無

他故也。因棄市事載陸容菽園雜記。謂回人党護族類，雖死不顧如此。

中頂

右安門

俗名南西門

外數百步地。名草橋。有護國泰山中

頂。普濟宮。俗名中頂。前明萬曆癸丑建。以祀碧霞元君。五頂之一也。每年四月朔開廟。士女進香。雜沓碑板頗多。其一為宛平王熙撰。餘皆磨去。舊文另刻新記。又庭西一碑。上下旁側鑄龍。而無字。疑明世御製。碑未及鑄字者。

護國寺

大隆善護國寺元世為西崇國寺明宣德間重脩係
元脫、丞相舊址佛座下尚有遺像或云永樂間姚
廣孝居此有遺像藏焉有元碑皆闕書不能識

文昌祠

唐執玉等畿輔道志祠祀志文昌祠在府學內春秋

仲月丁日祭各州邑祀同魁星閣在府學內春秋仲月丁

日祭各州邑祀同二段當補入道紀

天主教堂

天主教堂在宣化門內東十數步面城墻西洋人所
奉也本故明首善書院地名大時雍坊十四鋪天啓

種松書塾鈔本

初御史臺稱賈倡建都御史鄒南準元標副都御史
馮少墟從吾集都人士講學于此御史周宗建董其
爭葉文忠向高撰記董文敏其昌書天啓二年開講
俄而郭允厚朱童蒙等疏論以講學為門戶及黨禍
大作御史倪文煥奏毀書院崇正時禮部尚書徐光
啓率西洋人湯若望等修歷于此後遂為教門所有
黨禍皆言東林東林亦書院也在無錫顧涇陽致仕
時得楊龜山講學故址構精舍焉從遊最盛附巨璫
者遇正人皆目為東林而耳食之徒亦爭以得入東
林為榮黨錮所由起也

劉猛將軍廟

劉猛將軍為驅蝗之神南方多祀之謂可除蟲賊之屬春日出巡田中香火最盛北方有廟始雍正初今在順天府治幾輔通志引降靈錄云神名承忠吳川人元末授指揮弱冠臨戎兵不血刃盜皆竄遁江淮千里飛蝗蔽野揮劍追逐須臾蝗境飛外後因禹草華自沉於河有司奏請遂授猛將軍之號

西峯寺

西山寺宇之多見辛齋詩話近不知若何有西峯寺者女冠張李氏重脩氏本順天府順義縣興周營人為

種松書塾鈔本

同縣張國輔妻先有是瓦子街有李行婆以拉鐵銷鍊募錢能用手按摩針札治疾氏延治國輔病得痊遂習其法李婆死氏即取其鐵鍊募繫項出外募化行至通州風雪迷路即於雪地帶銷打坐見者異而詰之以能治疾告試之有驗居民信之旋來京以尼菴山為師然終不落髮國輔死遂至山西峯寺自號西山老祖活佛畫符賣藥看香治病遠近被惑者甚衆烏任氏係原任大學士三寶之寡媳嘗便治病施銀萬七千兩崇飾殿宇又置供器銀三千兩遣女奴雙慶隨之跪香念佛烏任氏亦屢赴寺燒香住宿

特英氏係現任銀庫負外郎恒慶之妻亦施銀萬七
 千餘兩金子二百七十兩修三教菴改名靈應寺遣
 婢玉喜跟隨服侍特莫氏亦屢燒香住宿李氏則往
 來兩寺跏趺蓮座男女膜拜晝夜煽誘有工匠任極
 盛者代為經理脩廟并為圖畫李氏坐雪徒眾拜狀
 凡五軸計得贏餘銀八百兩李氏罷用侈僭甚至坐
 褥靠墊俱用黃緞事聞却議李氏絞決上以鄉婦無
 知治病騙財從寬監候任極盛絞立決烏任氏特莫
 兩家照所施修廟銀兩十倍科罰李氏三子次新德
 已故長明德開設木廠幼廣月出家為僧俱以伊母

種松書塾欽本

故致富並進入官西峯靈應寺改募僧人住持李氏財物除經卷函像佛金龕龕五供幡旂鐘磬仍給還二寺外餘並入官計可數萬金乾隆丁未六月事

憫忠寺

憫忠寺已詳前錄續通志云唐貞觀十九年太宗憫陣亡軍士于幽州城內建憫忠寺中有高閣諺云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案金石錄載唐幽州昭仁寺碑貞觀三年云立是太宗與薛舉戰處又云太宗即位詔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命儒臣為銘凡七碑今憫忠碑乃天寶年安史所立京城寺刹此

為最古東都事畧載契丹主隆緒聞宋真宗崩令燕
京憫忠寺置真宗靈御建道場百日云

義聖忠王

神號加封事體重大關帝自宋元以來褒嘉非一見
諸正史傳記舊輯事蹟皆嘗考核編入從未聞有所
謂義聖忠王者今前門廟門東有石碑大書義聖忠
王前小書天啓元年五月十三日後小書南樂魏廣
微沐手敬書古歛程開祐題開祐不知何許人魏則
當時巨奸為魏奄鷹犬者也逆奄受誅廣微前死喬
若震流列其奸狀請斲其棺不為過當乃此號既不

由朝議復無典楮而奸人之筆污我帝廷何以至今
不碎也。魏係大名府南樂縣人萬曆甲辰庶吉士
天啓二年由南京禮部侍郎陞禮部尚書入為東閣
大學士三年十月任十一年進文淵閣五年進建極
殿尋致仕在閣三年見王正功中書典故彙記第七
卷題名

紀夢

丙午閏七月二十二日五更夢張補齋示余一地圖
障子云此君家新阡也有山，上有臺夢中自以為
橫山也穴在檀山其外已有一墓而新阡在其稍北

補齋田心堪輿夢兆當不虛特紀之。

日通丸

遇日食以麪向日和水波為丸圓眼大取盆盛水令滿加竹篩其上勻鋪藥曝乾每丸中有一孔名日通丸治膈食每服三錢初起者三四服愈積久多服亦愈張恂菴說

下第預兆

丁未會試頭場頗可意三場入號舍見墻上墨書一佳字余曰此未成進字也且小佳為佳心惡之出闈時以走字足成進字自知必下第矣後卷落第十四

房首藝僅默讀四五行餘更不寓目問之旂人也既聞此房落卷率如此時同考旂籍四負皆倦于批閱卷在其房者謂之投旗然得失有數余之預兆豈人力所能轉移哉進士二字見王制三國蜀志注引續漢書曰會稽朱雋字公偉少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則知進士之舉東漢末有之

害少

都人以怕羞為害少少當作晏菽園雜記云晏音少杭人謂男子之有女態者近檔子盛行擇童子十二三妍好者飾以衫裙兩_二迭唱淫詞作懷春狀以極

醜為好廉恥之心自幼已消喪無餘能害晏者誰哉
達官每出少從蜂擁必選俊羨之童謂之小妖尤不
知何所取也

一千一方

今市語以一千為一萬為一方初謂就字形而變其音
耳闕箬波繼世紀間知始明正德間時逆奄劉瑾用
事賄賂公行有干謁者云一千即一千之謂一方即
一萬之謂後漸增至幾千幾方猶今言黃物白物也

看心

丁未重九後二日偶讀蘇詩至次韵惠循二守許過

種松書塾鈔本

新居云也知卜築非真宅聊欲藉跣趺看此心憶庚
午秋先師近墅先生移居硤石揭此二語於後堂謂
廣曰此心最難看亦最易看即大學所謂慎獨也今
逾三十年言猶在耳又甲辰塲後寓內城五月十七
日閱史記周本紀至宣王時廩孤箕服事憶己未之
夏侍先君子於許氏書塾先君方覽是書呼廣前講
此事因言妖也此言傳稱人棄常則妖興唯修德可以弭
之古今家國初無二理其他隨便指示類此非一日
見背以來忽忽四十餘年老大飄零負父師之訓多
矣觸緒追思泣然淚下

鐵樹

右安門外居民類以種花為生其南三四里翟氏花園有樹長三尺許圍可七八寸葉如合歡而尖長堅厚生於頂凡十數有似椶櫚蒼色老而經霜則黃乃剪自去之自根以上斑駁如鱗鬣乃剪痕也花翁曰此名鐵樹百五十年矣因記王濟君_子堂日詢手鏡云吳浙間俗嘖見事難成即云須鐵樹開花余以廣西橫州馴象衛殷指揮家園中見一樹高四五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名楠質理堅厚殷云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

種松書塾鈔本

一開累日不凋嗅之有草氣今此樹榦葉形色皆與
王濟所見不同閩花翁曾有花否云自祖父以來不
聞有花豈鐵樹亦有兩種歟

杜若

杜若花燕人呼六月菊以其開于夏也亦名江西蘭
或云江西臘有粗葉細葉二種黃心千瓣色甚艷亦
頗耐久

指甲草

鳳仙可梁指甲北方呼指甲草亦名染甲桃滄州人
呼為海南花

菊

憫忠寺長椿寺皆種菊數千本三月間先植蒿草于盆培壅使肥以菊傳接之秋開分遺仕官家亦以瓊錢必用蒿者菊種佳者少傳接則一本可化為數十本且明春根發芽仍為蒿種不他傳也凡傳花接木雖歷年久花木盛長其本茁芽仍然故質余家園中一李樹大盈把初用桃接每年春近根桃葉其上為李不差鎚黍草木子謂此乃天之主宰所謂帝也然物莫能兩大人之嗣續亦然養子繁盛本支未有不衰者

榆梅

北平山中有榆梅亦名榆葉梅俗名蘭支二三月間
開花絕類紅梅而差小色微淡枝葉如榆故名榆梅
京師每百花將開輒剪取其條買之以瓜肫音狐都
花藥也
多寡為價之高下用挿瓶缶余書齋亦然丁未二月
二十八日早僮忽携梅數莖養瓶中至晚忽瓜肫盡
開其一莖以數十朵簇成一球穠艷可觀初疑為花
瑞卒無應意其性然也

浮草黃花

大名府萬全縣有愛陽河即遼史所稱愛陽川也在

炭山西北二十里本放牧之地下有頑水黑色者數尺水上有浮草性涼尤宜飼馬地又生黃花大如錢人馬踐踏萎悴明日復生如新見幾輔通志

蓬

蓬土人名蓬蒿亦曰同蒿可縛為帚故又呼蒼帚草其形狀性質友人程易田通藝錄釋蓬言之備矣案漢書賈山傳至言曰曾不得蓬穎蔽冢而託葬焉注服虔曰塊壤作冢也臣瓚曰蓬穎猶裸穎小冢也晉灼曰東北人名土壤為蓬穎師古以為皆非穎謂土塊蓬穎謂塊上生蓬者耳余案服晉以蓬穎為土塊

固非師古以穎為塊亦非蓬生枝葉稠密大如圓蔽葦

土尺餘故蓬以穎計言無一穎之蓬以蔽冢也又武

五子傳昭帝賜燕刺王且書曰當是之時頭如蓬葆

勤苦至矣當是八字注葆草本叢生之貌案禮記不

樂葆大注葆之言哀也則蓬葆正言髮糾結哀聚之

意又羽葆之葆猶蓋也亦以不暇擲沐散出如蓋也

此二條狀蓬最確切書此補之

椿夾

椿樹京城最多四五月間枝端出莢薄如黃嫩小葉

多至數十瓣秋深漸黃每莢中有一寔如小核中有

仁白色涼風頻起飄搖滿地大而踰抱小而拱把皆
如是其不結莢者十之一耳丁未年始見之

頻婆

娜嬛記引采蘭雜志曰燕地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
邊微有香氣即佛書頻婆華樹也昔袁上方以此致
張玉由此觀之則當時未必不以為相思也案此俗
但名頻果味不如色故法華經稱如來唇色赤好如
頻婆果余戲有句云報李投桃遜艷姿枕邊若為助
相思試看一點朱唇好大覺金仙本入時宋徽宗宣
和元年詔改佛為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見東都

事畧山縣上方兜率寺後園有頻果二樹結實甚繁
名頻果園幾輔通志入古蹟花淡紅可愛土人取實
不忍剪買也

金錢花

金錢花直莖高二三尺葉細長而疎夏秋之莖節間
開花紅色午後始開夜半而落故又名子午花俗名
夜落金錢

鷄冠

各種皆有矮者居多名壽星鷄冠庭際植數本皆紅
色而矮

無花果

無花果一名映日果堅幹大葉夏結寔如小李益種之
幾輔志据倦遊錄謂即木饅頭非也已詳前錄

王瓜

二月間王瓜初出大如拳者一枝直錢二錢都人爭
買之為筵宴珍品酒肆剖賣長指許者四條為一盤
價倍常饌

梁

梁亦謂之粟北方直呼為穀或竟云小米有黃色白
色二種莖葉似麥一穗數百粒有有芒者有無芒者

春種秋熟可煮粥北方給食恃此為多高粱本名蜀秫亦有紅白二種即南方所稱露稷黍也稭子大致如梁而穗分數歧亦可煮粥

延蔓

京師清酒肆所設饌上必加生延蔓葉覆之案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之本名胡蔓潘岳閒居賦蓼蔓芬芳六書正義云蘊屬可以香口

種花樹法

余久困名場每有歸耕之志但苦無田故詳錄田區田法思以少許勝多許又念三時餘暇繞宅樹花果

既可取寔又足娛目偶見癸辛雜識續集有數條善
 而錄之春花半開者揀蘿蔔上種以土時澆溉之異
 時花過根已生矣又種葡萄法正月末取嫩梗長四
 五尺者捲為小圈先^{坎坎}土沃以肥埋之留二節在外
 候春氣萌動衆萌競吐在土中者不能條達則盡萃
 出土之二節不二年成大棚寔^大如棗而多液又桃
 樹生小虫滿枝黑如蟻俗呼呀虫極難去法用多年
 竹燈檠掛壁間者懸樹間則紛々墜下此前二法著
 其種類後一法除其奸蠹雖小有至道焉當試為之

駱駝

種松書塾鈔本

駱駝古謂之橐漢書百官志太僕有牧橐昆蹏今丞
應劭注橐佗昆蹏好馬名其背謂之肉屏明初南詔
梁王女阿禡詩曰肉屏独坐細思量盖蒙人不論男
女皆騎駱駝也楊慎滇載記田汝成炎微紀聞並載
之

檳榔

檳榔產嶺南能下氣消食一名賓門藥餞詳南方草
木狀北方以為常食佳者一枝枝直五六錢切作小塊
啖之中鑿齶牙類類間頃之吐涎如血余偶嘗之
謂滋味絕媚嫵也



ZW 21101000819328

21215
21154